武俠世界


雷公鎚
（武林秘辛軼事奇聞）高皐・著
一個浪跡江湖的少女，因救下一對被人追殺的母女
，不僅爲她惹來麻煩，也爲他師兄樹立了一個強敵，而
那對母女正是雷公鎚的得主。雷公鎚的出現引起江湖動
亂，黃蜂谷二公主屢經挫折，終於消滅邪惡，使江湖恢
復平靜。
$4.00
第27年
8

編者話

高皐先生的作品，過去在本刋發表的中篇連載爲數不少，深受讀者歡迎，推崇愛戴。今期本刋刋出的一部巨型故事「雷公鎚」，是他睽別了一段時間後的最新巨著，題材新穎別創，亦俠亦情，敘述一個浪跡江湖的少女，因救下一對被人追殺的母女而惹來一身痲煩，而且還爲師兄樹立了一個强敵，爲了什麼？原來那雙母女竟與轟動江湖的「雷公鎚」有關，牽連甚大，欲知整個故事精采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３頁。

*　　　*　　　*

東南亞名作家卧龍生自從在本刋「飛花逐月」一文結束後，他的作品很少與讀者見面，由今期起，連載中篇「金釵令」隆重刋出，這是一篇圖文並茂，哀艷奇情的武俠名著，希望各位滿意和捧場。

*　　　*　　　*

「獵王」小五子是個傳奇性人物，他在民初時代裡叱咤風雲，安良除暴，成爲萬家生佛，名噪一時。下期巨型小說「白骨灘」故事，講述他一段英勇事蹟，且看他怎樣以寡敵衆、在步步危機中去殲滅一個日本人爲首的販毒罪案組織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 8 期

（總號1348）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武林秘辛軼事　奇聞

雷公鎚

高皋·文
可飛·圖

八方風雨會雙城

「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

她的確來自遼東，只不過駒光易逝，忽忽三年，姑娘已經芳齡十八了。

十八的姑娘一枝花，她有美麗的容顏，與花樣的年華，然而她却懷抱琵琶，長街賣唱，那黃鶯般的嗓音，却唱出淒楚悲愴的歌詞，使聞者不忍卒聽，有些甚至爲之潸然淚下。

不過這位遼東小婦（婦，是泛指女人，並非指她已婚。）並不是弱者，如遇意圖不良之人，可能會遭她琵琶無情的痛擊，只因她秉性良善，遇事忍耐，雖然浪跡江湖已有三年，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 × ×

柳浪桃雨，秋月春風，這景色雖是明媚，却無法概括西湖於萬一。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今天的樓外樓依然嬌音繞樑，琵琶聲聲，不過那是一股悽涼悲惻之音，它都能使途經此地者都爲之低迴不已。

忽然……

「嗨，姑娘，太悲了，能不能請妳換個曲兒？」

「哼，這簡直是破壞大爺的酒興，乾脆叫她滾出去算了！」

「別這樣，兄台，曲是心聲，看來這位姑娘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這關我什麼事？要傷心回去傷，別在這兒鬼哭狼嚎。」

這是兩名素不相識的酒客在對話，此時又插入一個第三者道：「好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這兒是十兩紋銀，妳先拿去，如果姑娘願意，老朽希望妳能再歌一曲。」

有人感慨，有人反對，更有人歡迎，感慨的不算，歡迎反對的難免會形成兩個極端，進而發生衝突了。

「老小子，你是成心跟大爺過不去？」這是反對者說的。

「這話怎麼說？朋友，老夫喜歡聽曲子也碍着你了？」

這位喜歡聽曲子的老人家一身青袍，半新不舊，穿着雖然不算寒酸，却也找不出半點富貴的氣息，但他聽一段曲子出手就是十兩白花花的銀子，這種人倒是不太多見。

反對者是一個濃眉暴眼，臉肉橫生的勁裝大漢，單看他腰際插着的一對巨斧，就知道此人是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

他不滿意青袍老者的回答，呼的一聲站起來道：「有種，老小子，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外面見。」

勁裝大漢衝出樓外樓，樓裏的食客也跟去了一大半，有熱鬧好瞧嗎？誰不想去開開眼界？

但鬥毆搏殺必需要有對象，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青袍老者不去，勁裝大漢一個人如何鬧得起來？

莫非青袍老者眞的不去？

不錯，他正架着二郞腿，舉杯小飲，自得其樂，對勁裝大漢挑戰的事，他好像已經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凡是在江湖上混的，只要有人挑戰，必然會挺身而起，拔劍而鬥，但青袍老者却不一樣，莫非他並非武林中人？

要是這樣就糟了，這位飛斧門的高手，絕不會善罷干休的，因爲在黃河兩岸，長江南北，飛斧門如日中天，是一個潛力驚人的門派，此人名叫流星斧巴雷，是該門五大高手之一，並以個性粗獷，睚眦必報聞名江湖，就算青袍老者不是武林中人，他也未必就此把青袍老者放過。

這些，青袍老者毫未放在心上，他正笑容可掬的在跟賣唱的姑娘閒聊。

「姑娘貴姓，聽口音好像是關外人，怎麼落得沿街賣唱的？」

「小女子竹蘭君，是遼東人氏，由於先慈遺命，進關來找我的師兄，因爲盤纏用盡，只有賣唱維持生活。」

「原來如此，要是老朽猜的不錯，姑娘可能身負上乘武功。」

「前輩過獎，小女子只不過會一點花拳綉腿，用以防身而已。」

語音一頓，續道：「適才那位大爺，可能是飛斧門的高手，前輩不理會他的挑戰，只怕他不肯罷休！」

青袍老者微微一笑道：「流星斧巴雷睚眦必報，他自然不會罷休，不過老朽不以筋骨爲能，不知姑娘能否替老朽擋他一陣？」

竹蘭君說道：「長者命，不敢違，怕只怕晚輩不是他的對手，豈不塌了前輩的台？」

青袍老者哈哈一笑道：「沒有的事，老朽替妳瞧着一點就是。」

他們說話之間，一股嘈雜的人聲忽然傳進樓頭，接着樓梯一陣亂响，五名彪形大漢像風一般捲了上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流星斧巴雷，他身後跟着四人，每人的腰際全都插着雙斧，想不到對付一個糟老頭兒，他還約來了幫手。

一聲暴吼，流星斧巴雷衝着青袍老者大聲吼叫道：「老小子，你敢跟大爺耍無賴？告訴你吧，今天除非你向大爺們每人磕五個响頭，否則大爺非剁下你的狗頭不可！」

青袍老者沒有生氣，只是淡淡一笑道：「竹姑娘，一切拜託妳了。」

竹蘭君螓首微頷，再對流星斧抱拳一禮道：「巴大爺，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位老人家並沒有怎樣，希望巴大爺給人稍留餘地。」

流星斧怒叱道：「妳給我滾開一點，

否則大爺就連妳也算上一份。」

竹蘭君面色一寒道：「飛斧門是名門大派，流星斧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閣下居然率衆欺侮一個年邁蒼蒼的老人家，如果傳出江湖，閣下的臉往那兒放！」

流星斧巴雷大怒道：「賤婢居然敢數落大爺，給我劈了！」

一條人影快如閃電，巨斧挾着勁風，猛向竹蘭君的肩頭劈去，此人是巴雷身後四名大漢之一，名叫無情斧崔望鉉，一身功力也算得是一名高手。

尤以他出手無情，招招奪命，所以搏得無情斧的渾號。

竹蘭君只是一個纖纖弱女子，這一斧叫她如何承受得了！

但她嬌軀一擰，琵琶以妙到巔毫的角度砸了出去，噗的一聲响過，無情斧崔望鉉的背部挨了一下重擊，他竟然悶哼一聲，然後摔了下去。

一個賣唱的少女，竟然一招之中叫一名飛斧門的高手摔下，這不僅使流星斧驚愕莫名，樓上瞧熱鬧的客人，也全都目瞪口呆，連大氣也不敢喘出一口。

青袍老者緩緩立起，對色厲內荏的巴雷道：「請告訴你們門主諸葛癢，今日的事老夫關侯接下了，貴門如果要找場，本教隨時候教。」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排教的聲威固然高出飛斧門頗多，教主關侯，更是當代武林幾個絕頂高手之一，流星斧巴雷縱使胆大包天，他也不敢爲飛斧門招惹這麼一個强敵。

於是他收起雙斧，抱拳一禮道：「請恕晚輩無知，得罪之處，請前輩海涵。」

排教教主關侯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不打不相識，坐下來喝幾杯。」

流星斧巴雷道：「多謝前輩，不過咱們還要有事待辦，無法奉陪，告辭。」話音一落，架起負傷的無情斧崔望鉉，匆匆奔下樓去。

現在雨過天晴，樓外樓又恢復了一片熱鬧的氣氛，不過，再也沒有人敢請竹蘭君唱曲子了，人家姑娘身負絕學，是一個遊戲風塵的俠女，誰敢老虎嘴邊拔毛？要是挨上一記鐵琵琶，不横着出去才怪。

排教教主關侯，却對竹蘭君姑娘十分欣賞，他要她坐下，叫店小二添了一些酒菜，兩人邊吃邊聊。

「竹姑娘：請恕老朽交淺言深，令師兄是誰？也許老朽可以盡一點心力。」

「前輩言重了，敝師兄名不見經傳，只怕前輩帮不上忙。」

「妳說說又有何妨？」

「他姓狄，名叫飛虹。」

「狄飛虹？不錯，他的確名不見經傳，只是揚州城裏的小混混……」

「啊，前輩認識他？」

「不認識，不過由於他水功超人，現在已經是一個名滿江湖的人物了。」

「請前輩指示，他現在何處？」

「是在川北巴峪關附近的黃蜂谷，不過……」

「怎麼，前輩，莫非其中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沒有，老朽是想，此去川北迢迢千里，姑娘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但卻結下飛斧門一個强敵，老朽反正閒着無事，不如陪姑娘走一趟黃蜂谷。」

「不敢勞動前輩，晚輩自信還應付得來。」

「這個老朽相信，不過黃蜂谷十分隱秘，知道它確實位置的人不多……」

「前輩知道麼？」

「老朽有幸，曾經在該谷作客。」

「那……」

「走吧，竹姑娘，老朽替妳作一次嚮導。」

於是他們經臨安西行，一逕向安徽省境奔去。

這天到達徽州以西的岩寺鎮，日色祇不過剛剛偏西，投宿麼？是早了一點，再趕一程的話，就算能夠趕到，時間必然太晚，人也會感到疲累，既然沒有甚麼急如星火之事，又何必跟兩條腿過不去？

話是不錯，但他們只在鎮上打了一個尖，就出鎮趕了下去，這是關侯的主意，竹蘭君自然不便說甚麼，偏偏這位排教教主在出鎮以後，就邁着四方步，像是閒着無聊在漫步似的。

竹蘭君忍不住詢問道：「前輩，咱們今晚住在那裏？」

關侯道：「自然是住在岩寺鎮了。」

竹蘭君道：「那——咱們現在……」

關侯道：「閒着無聊嗎？耍耍猴兒也是好的。」

「耍猴兒？這是什麼意思？」竹蘭君心中犯着疑慮，不過這項疑慮很快就獲得答案了。

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由身後傳來，人數不少，當在二十名以上，竹蘭君回頭一瞥，面色不由一變，因爲這般人全是一身勁裝，腰插雙斧，顯然是飛斧門來找場了。

竹蘭君身負上乘武功，對付三五個普通高手，當不至有什麼問題，但是對方是二十多個，在人單勢孤的狀况之下，形勢就不太樂觀了。

她在思忖之際，已經被人圍了起來，其中一個正是栽在她手下的流星斧巴雷。

關侯停下脚步，向四周打量一眼道：「四大堂主來了三個，好一個龐大的陣容，看來各位是要將老朽擺平在這兒了。」

飛斧門分四堂一寨，四堂是白斧、黑斧、黃斧、紅斧，還有一個晴雨寨，寨主就是流星斧巴雷。

在飛斧門，巴雷的地位頗高，他栽了觔斗，飛斧門自然要找回這個場面。

此時一名身着黃衣的大漢向關侯雙拳一抱道：「晚輩陰林見過教主，敝門與貴教一向河井不犯，敝門了斷過節，希望教主不要插手。」

關侯道：「原來是陰堂主，失敬，只不知貴門向那一位了斷過節？」

陰林面現不悅之色道：「自然是這位賣唱的姑娘了，教主何必明知故問？」

關侯道：「陰堂主這是强人所難了，這位竹姑娘是老朽的朋友，你教我如何能夠不管？」

陰林冷冷道：「關教主，人貴自愛，咱們敬你是武林前輩，所以一再容忍，你應該看得出來，咱們並不怕你。」

關侯道：「不錯，飛斧門來了三堂一寨，可以說精銳盡出，當然不會怕我這糟

老頭子，不過如是貴門擺不平我這個糟老頭子，或是兩敗俱傷，那麼貴門難免精英盡失，今後就不必再在江湖上混了，此舉利弊參半，閣下何不仔細的盤算一下？」

陰林道：「咱們盤算過了，螞蟻多了淹死象，教主應該明白其中的道理。」

關侯心頭一懍，暗忖：「這話不錯，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何况自己既不是大象，對方比螞蟻更厲害，惡鬥一經展開，後果就難以逆料了。」

當然，以排教教主的一身絕學，如果他要走，沒有人能留他下來，但竹蘭君呢？他能夠臨危棄友麼？

正當他心神不安之際，竹蘭君的話却接了上去，說道：「姓陰的，你們不是螞蟻，只是一堆供人踐踏的腐草爛泥罷了，你們快給我滾，否則小姑娘叫你們全躺在這裏。」

流星斧巴雷曾經栽在竹蘭君的手裏，他却栽得有點不服，此時一聲暴吼，飛身撲了出來道：「小賤人不要狂，大爺劈了你。」

人如猛虎，斧似流星，出手一招，就是他仗以成名的絕學，顯然，他是要挽回一敗之辱，並將竹蘭君傷在他雙斧之下。

但無論他的招式如何凌厲，偏偏招招走空，像是在捕風捉影一般，根本連竹蘭君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十招下來，他越打越覺心驚，難免慌了手脚。這是一面倒，誰都看得出來，這場搏殺，巴雷必然有輸無贏。

五條人影由飛斧門隊伍中撲了出來，他們出來的目的，自然是想馳援巴雷了。

但他們撲出未及五步，場中就有人發出一聲慘嘷，一條人影同時摔了出去，落地之後，便已氣息全無。

這五人呆了一呆，目光一起投向摔出去的死者，這一眼抛出，他們禁不住連打幾個寒顫。

流星斧巴雷名滿江湖，想不到會傷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他們雖是以五搏一，只怕連一招也接不下來，生命畢竟是可貴的，叫他們如何還敢踏進半步！

不過飛斧門是一個强梁組合，一向横行江湖，予取予求，現在眼見流星斧巴雷被人打死，這口氣如何忍得下來？於是在陰林一聲「殺」字之下，飛斧門下便像潮水一般的向前衝殺。

斧光霍霍，在晚霞投射下，映出一片血色的紅光，但鬥到後來是斧光，還是血光都分辨不出了。

這是一場江湖罕見的惡鬥，飛斧門以三堂一寨的精銳出擊，是吃定了關侯與竹蘭君，使他們想不到的是，關侯固然舉手投足均是殺着，竹蘭君功力之高，更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她的鐵琵琶奇招百出，幾乎沒有人能逃過她素手一擊，再配合她一套玄奥絕倫的身法，她那把鐵琵琶就成爲追魂奪命的閻王帖子了。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飛斧門已然屍横遍野，潰不成軍，還留得命在的，不過陰林及三五人而已。

關侯止着竹蘭君追奔逐北，搖搖頭嘆息一聲道：「陰堂主還要打下去麼？」

陰林擲掉手中的雙斧，冷冷道：「陰某認栽，不過今日之仇，飛斧門必然要加倍索還。」

關侯冷冷一笑道：「很好，老夫會隨時候教。」

這雙老少回到鎮上，落店清洗之後，竹蘭君不安的說道：「對不起，前輩，爲我……」

關侯不讓她說下去，只是哈哈一笑道：「看來竹姑娘是在替老朽着想了，其實飛斧門經此一戰，元氣大傷，縱使借他們三分胆量，他們也不敢向老朽找碴。妳不必爲此事担心，時間已不早了，咱們歇息吧？」

翌晨，他們由岩寺鎮出發，横貫皖南，逕奔武漢，這天到達黃梅以西的雙城鎮，原想打一個尖就走，誰知在飯莊進食之際，一件意外又將竹蘭君留了下來。

× × ×

一名頭戴范陽草帽，身着青衫的中年漢子走進飯莊，他一眼瞧到關侯，立即面露喜色的奔了過來，雙拳一抱，躬身一揖道：「屬下參見教主。」

關侯一怔道：「是龔堂主，瞧你行色匆匆，有什麼事麼？」

龔堂主是排教九江堂的堂主龔驥，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知名人物，關侯問他有什麼事，他却踏上兩步，附着關侯的耳根，說出一段悄悄話來。

世界之上，每一個人都有他不足爲外人道的私事，何况排教人數逾千，自然也有不便公開的秘密，竹蘭君是聰明人，由關侯凝重的臉色推想，她已然猜出排教可能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於是她咳了一聲道：「前輩，是不是飛斧門找上了貴教？」

關侯道：「不，是本教內部發生了一點問題。」

竹蘭君道：「那麼前輩就不必去黃蜂谷了，晚輩只要沿途小心一點，不會出事的。」

關侯略作沉吟道：「好吧，老朽爲德不卒，十分抱歉，不過我會盡快處理教中事務，趕到黃蜂谷找妳。」

竹蘭君道：「他日前輩有暇，歡迎來黃蜂谷小住。」

關侯哈哈一笑道：「好好，這點銀票姑娘留着使用，老朽就此告辭。」

竹蘭君道：「多謝，前輩請。」

待關侯離去之後，竹蘭君也準備出發，她剛剛立起身形，一名蓬頭散髮，混身浴血的女人，一手持着短刀，一手牽着一名小男孩衝進了飯莊，緊跟着進來兩名持刀的彪形大漢，雙刀並舉，攻向那名混身浴血的女人，好像他們之間存有深仇大恨，非將她殺死才肯罷休。

這名女人原已身負重傷，怎能抵擋兩名大漢的猛擊，她以短刀格架一柄長刀，雙方刀鋒一觸，她被震得倒退數步，最後還是一跤摔了下去，這一摔她倒是得了便宜，否則第二名大漢跟上來的一刀，她絕對無法避過。

這兩名大漢存心不讓她活着，一擊不中，跟踪再上，刀光湧起一片兇悍之氣，直奔這名女人的胸腹。

此時滿堂食客紛紛走避，惟恐惹禍上身，眼看一名弱女子及一名小童受到强梁

的殘害，竟然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

但噹的一聲脆響，兩柄長刀並沒有傷到那名少婦，他們反而連連倒退，長刀幾乎被震脫手，待他們立定身形之後，才發現有人出手管了閒事，而這名管閒事的竟是一名懷抱琵琶的少女。

其中一名滿臉于思的大漢吼了一聲道：「小姑娘，是妳伸手架樑？」

竹蘭君道：「不錯，是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事平常得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于思大漢怒叱道：「不值得大驚小怪？嘿嘿？妳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竹蘭君道：「兩位必是大有來歷之人，說說看。」

于思大漢道：「在下胡陵，他是我二弟胡社，江湖道上稱咱們為恒嶽雙霸天，姑娘既是久走江湖，對咱們兄弟應該有過耳聞。」

竹蘭君心頭一懍，她的確聽過恒嶽雙霸天的字號，知道他們是兩名滿手血腥的冷血殺手，她並不在乎這雙兄弟，但對他們的後台却不敢輕易招惹。

江湖上有一個神秘的殺手集團「南天門」，沒有人知道這「南天門」三字是一個人的姓名，還是一個門派的名稱，當然更沒有人知道它的巢穴。

恒嶽雙霸天是殺手集團的兩個馬前卒子，雖然他們俱有一身不可忽視的功力，但在南天門，他們只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而已。

縱使如此，恒嶽雙霸天仍然得以橫行江湖，就像現在一樣，竹蘭君原可收拾他們，却有點投鼠忌器，不得不忍下這口閒氣。

於是她雙拳一抱道：「原來是兩位胡前輩，久仰……」

胡社哼了一聲道：「還要管閒事嗎？姑娘。」

竹蘭君道：「晚輩不敢，不過這位大娘不知道為何得罪了兩位前輩，竹蘭君願意為她向兩位前輩賠個不是。」

胡社一怔道：「哦？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竹蘭君一吁道：「兩位前輩是成名已久的高人，他們却是一個婦道人家及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子，兩位如此追殺他們，一旦傳之江湖，豈不讓人齒冷？」

胡陵怒叱道：「這是咱們兄弟的事，妳給我滾開。」

竹蘭君冷冷道：「一個人成名不易，莫非兩位要將一世英名作孤注一擲？」

胡陵哈哈一陣狂笑道：「好狂的口吻，咱們兄弟要是被妳唬住，這多年的江湖豈不白混了？」

竹蘭君道：「看來咱們不必再說廢話了，此地不夠寬敞，外面請。」

鎮口有一塊廣場，正是一個比鬥的好所在，此時萬人空巷，在廣場四週圍成一圈厚厚的人牆，竹蘭君往場中一站道：「請賜招。」

胡陵道：「竹姑娘，咱們兄弟一向是聯手作戰，對一人或千軍萬馬都是一樣，希望妳不要認為咱們是依多為勝，不過只要姑娘不管這檔子閒事，現在退走還來得及。」

竹蘭君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咱們武林人的本份，兩位前輩如果能高抬貴手放過那位大娘，晚輩將感同身受。」

胡社道：「大哥，這小賤人太不識抬舉，咱們廢了她。」

胡陵道聲好，長刀一挺，泛起一片凌厲的刀芒，這雙兄弟立時展開一輪狂悍的攻勢。

恒嶽雙霸天果然不是徒擁虛名，在刀上的造詣深厚無比，尤以兩人聯手配合得絲絲入扣，對手縱使高過他們，百招之內也會栽在他們的手裏。

開始幾招他們的確佔了上風，但在十招之後形勢就不樂觀了，因為竹蘭君展開了一套玄奧絕倫的身法，胡氏兄弟那綿密得像驟雨般的長刀，却連她的衣角都無法沾到，更不必說要傷到她了。

二十招過去了，竹蘭君沒有還手，她不想跟南天門結怨太深，只希望胡氏兄弟知難而退，她忘了羞刀難入鞘這句話了，要是恒嶽雙霸天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這無異他們的江湖命運宣告完結。

因此酣戰仍然在繼續着，胡氏兄弟雖是刀刀落空，好似盲人舞劍一般，但那股兇悍的氣勢，仍然具有震懾人心的威力。

待五十招一過，竹蘭君無法再忍耐了，鐵琵琶左右一盪，立即揚起噹噹兩聲脆響，胡氏兄弟的長刀冲天而起，帶着兩股晶芒，飛到場外去了。

瞧熱鬧的人們剛剛一呆，又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莫非在胡氏兄弟的長刀被震飛之後，又發生了甚麼意外的變故？

這的確是一件意外的變故，意外得扣人心弦。

當胡氏兄弟的長刀被震飛之際，他們的刀柄還在手中，在刀身脫離刀柄的同時，無數細如牛毛的鋼針，立即由刀柄中激射而出。

如此接近的距離，除非是金剛不壞之身，必然逃不過此一刦數，竹蘭君雖是身負絕學，在驟不及防之下，自然會中胡氏兄弟的道兒了。

她仗着奇妙的身法，以及鐵琵琶的阻擋，避過不少毒針，但左肩及右腿，仍然各中了一枚。

毒針所淬的毒劇烈無比，竹蘭君雖然只中了兩枚，立即感到神智不清，暈暈欲睡，手中的鐵琵琶也把持不住，轟的一聲砸到地面上去了。

胡氏兄弟見機不可失，迅速由懷中抽出一柄匕首，雙雙騰身而起，向竹蘭君的胸膛全力扎去。

他們那躍起的身形只不過剛剛離開地面，竟然一聲慘呼，同時摔落下去，這是為了什麼？莫非他們遭到暗算？

不錯，是兩隻黃蜂在他們的後頸上螫了一口，他們殺人的願望也因此落空，及發現他們是被黃蜂所傷，這兩名冷血殺手不禁面色一變。

胡陵抱拳向人羣一拱手道：「愚兄弟與黃蜂谷素無過節，為什麼要向咱們暗下毒手？」

一名身着黃衣，腰繫金帶的妙齡女郎由人叢中走出道：「晚輩心急救人，開罪之處尚祈鑒諒。」

胡陵道：「少說廢話，解藥拿來。」

黃衣少女道：「這位姑娘中毒頗深，請前輩先予救治，晚輩自當奉上解藥。」

胡陵一怔道：「妳們不是一夥的？」

黃衣少女回答道：「不，咱們素不相識。」

胡陵道：「姑娘既然與她素不相識，何苦為她替貴谷招來一個强敵，胡某由衷之言，姑娘何不三思？」

黃衣姑娘冷冷道：「扶危濟困是本谷行道江湖的宗旨，這位姑娘也是俠義道中人，晚輩豈能見死不救！」

黃蜂之毒辛辣無比，他們才說了幾句話，胡氏兄弟的脖子已經粗了一倍，黃衣姑娘既然不肯讓步，胡陵只得乖乖的給她解藥。

好在藥效極佳，只要服下解藥，拔掉傷處的毒針，竹蘭君便已平安無事，待打發走了胡氏兄弟，這兩位萍水相逢的姑娘就一起回到飯莊，適才被追殺的一對母子，却已踪影全無，及問店小二，才知道他們已經走了。

竹蘭君哼了一聲道：「這位大娘眞是的，咱們在為她拚命，她却一走了之，眞敎人有點不是滋味。」

黃衣姑娘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有些事是不能按常情論斷的，那位大娘的不辭而別，也許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竹蘭君道：「這話也是，適才承蒙女俠仗義相救，小妹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敎尊姓芳名。」

黃衣姑娘說道：「不敢當，小妹司棋，只是谷主的一名侍婢，怎敢當女俠的稱號。」

竹蘭君問道：「姑娘當眞來自黃蜂谷嗎？」

司棋道：「是的，小妹是谷主貼身四婢之一，此次奉命辦一件事，有幸遇到姑娘。」

竹蘭君道：「那好極了，我想打聽一個人……」

司棋道：「是誰？」

竹蘭君道：「狄飛虹。」

司棋啊了一聲道：「姑娘找咱們二谷主？妳跟他有什麼關係？」

竹蘭君一怔道：「狄飛虹是我師哥，他會是你們的二谷主？」

司棋道：「這有什麼稀罕，咱們谷主原是要將谷主之位讓給他的，他不肯，才勉强屈就二谷主之位。」

竹蘭君道：「妳們谷主是誰？為什麼要對我師哥這麼好？」

司棋道：「谷主名叫覃小蝶，江湖上稱她為蜂王，至於她為甚麼對二谷主這麼好，我就不知道了，姑娘將來可以問妳師哥。」

竹蘭君道：「說的也是，司姑娘何時回谷？小妹可以跟妳一道走麼？」

司棋道：「咱們當然可以一道走，不過在稱呼上得改一改，小婢是下人，如果讓谷主聽到咱們姑娘小妹的稱呼，小婢可就慘了。」

竹蘭君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各交各的。」

司棋道：「不，妳是二谷主的師妹，也等於是小婢的主人，禮不可廢，姑娘一定要改改稱呼。」

竹蘭君道：「好吧，妳既然執意如此，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她們離開雙城鎮就直奔黃蜂谷，沿途沒有任何躭擱，但到米倉山區，立即發覺情況有異。

這兒距離黃蜂谷不遠，應該說米倉山區巳在黃蜂谷的勢力範圍之內，但她們却在一條山道之上，發現四五隻死狀奇特的黃蜂，司棋面色一變，脚下也停了下來。

竹蘭君道：「司棋，有什麼不對？」

司棋道：「姑娘請瞧……」

竹蘭君問道：「妳說的是這幾隻黃蜂嗎？」

司棋道：「正是。」

竹蘭君道：「這有什麼稀罕，黃蜂到處都有，牠們不一定就是貴谷的。」

司棋搖搖頭道：「妳不明白：咱們養的是異種黃蜂，除了本谷，天下再也找不出來。」

竹蘭君道：「聽說貴谷的黃蜂飛行絕跡，此人竟能一舉殺死五隻之多，這實在不太等閒。」

司棋道：「黃蜂的身體燒傷，敵人可能是噴射一種灼傷力很强的藥物，咱們再找找看。」

她們沒有再找到黃蜂的屍體，却發現危機四伏，已經陷入草木皆兵的險境之中了。

竹蘭君悄聲道：「司棋，這般隱伏的敵人，每一個都有一身超絕的身手，他們為甚麼不向貴谷進攻？」

司棋道：「本谷固若金湯，任是何等人物，只要進入谷中，就休想全身而退，我想他們是採圍困計策。如果谷中糧食用盡，就不得不出谷一戰。」

竹蘭君焦急的道：「好歹毒，谷裏的糧食還能維持多久？」

司棋道：「姑娘放心，谷裏的存糧足可維持一年有餘，不過咱們不會就這麼被他們困住的。」

竹蘭君道：「咱們怎麼辦？」

司棋道：「後山有一條入谷的秘道，姑娘請跟我走。」

在後山秘道入口之外，她們遇到四名身着黃衣，腰繫白帶的姑娘，她們見到司棋，齊聲呼叫司棋姊姊，其中一名詢問道：「棋姐：這位是誰？」

司棋答道：「她是二谷主的師妹竹姑娘。」

黃衣姑娘施了一禮道：「屬下小簪見過竹姑娘。」

竹蘭君道：「小簪姑娘不必多禮，我師哥狄飛虹可在谷中？」

黃衣姑娘道：「谷主與二谷主到太原去了，否則，咱們怎能容忍南天門如此張狂？」

司棋道：「原來如此……」

竹蘭君不安的道：「這是我替黃蜂谷惹來的麻煩，叫我如何對得起師哥？」

司棋道：「別自責，竹姑娘，碰到那件事任誰也會伸手管管的，走吧，咱們進谷再談。」

入谷之後，司棋替竹蘭君引見了內管事許裳，外管事朱丹鳳，以及黑白雙佬，然後就與如畫安排她的住處，原來覃小蝶

與狄飛虹帶去拂琴侍書，金帶四婢只剩下如畫留在谷中。

待清洗進食之後，司棋詢問如畫道：「四妹，咱們跟來人交過手？」

如畫道：「有兩名白帶弟子在巡山時遇到敵人，他們自稱是南天門的，要咱們交出畢玉仙母子，雙方一言不合自然就打了起來，這般人功力極高，對咱們的蜂兒也早有準備，那兩名弟子能夠逃得性命已經不容易了。」

司棋對竹蘭君道：「畢玉仙母子莫非就是他們？」

竹蘭君道：「八成錯不了，南天門對這雙母子像是志在必得，咱們這次的閒事看來是管錯了。」

司棋道：「咱們是濕手抓麵，再後悔也甩不脫了，哦，四妹，谷主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如畫道：「朱管事已飛鷹傳書通知谷主，大概一兩天內就要回來了。」

如畫沒有說錯，在第二天的傍晚，兩位谷主果然聯袂回到谷中。

× × ×

「小妹竹蘭君見過師哥……」

「啊，師妹，六年不見，小丫頭也變得亭亭玉立了，師父他老人家可好？」

「爹三年前就已經去世了，臨終叫小妹找你，但一晃三年……」

她哭了，老父去世，自己再流浪江湖，如非遇到司棋，眞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見到唯一的親人師哥。

狄飛虹安慰道：「別難過，師妹，生老病死，人所難免，倒是小兄沒有能夠送他老人家，感到十分慚愧。」

他們敘述了一陣往事，狄飛虹並替她介紹了覃小蝶，然後詢問道：「師妹，妳是怎樣惹上南天門的？」

竹蘭君當即將援救畢玉仙的經過，作了一番述說，又道：「對不起，覃姐姐，小妹不該替貴谷惹來强敵的。」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這不能怪妳，南天門橫行江湖，咱們遲早會碰上的。」

狄飛虹道：「這南天門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

覃小蝶道：「她們是一個殺手組織，以殺人收取費用，據說無論目標是誰，從來沒有失過手……」

狄飛虹道：「他們無法承受失手的打擊，所以找上了咱們……」

覃小蝶道：「我想他們早該找上咱們，竹妹子祇不過引發而已。」

狄飛虹道：「這話怎麼說？」

覃小蝶道：「以噴筒盛藥物攻擊黃蜂，豈是一蹴可就之事？如非他們早有對付咱們的準備，怎會如此快捷！」

狄飛虹霍的站起來道：「妹子，走，咱們出去瞧瞧。」

覃小蝶道：「好，咱們走。」

他們三人只帶了金帶四婢由秘道出谷，另帶黑白雙鷹，叫牠們在天空追隨。

距離谷口約莫三里之處，是黃蜂谷對外的交通總樞紐，谷中人無論前往何處都必須經過此地，如果將此處加以封鎖，黃蜂谷就變作一個死谷了。

這當然是外人的看法，他們並不知道黃蜂谷另有秘道，覃小蝶等輕車路熟，輕易的就越過了敵人盤據之處。

據守要隘的共有十二名敵人，六人懷抱諸葛連珠弩，六人腰際繫着一隻金屬圓筒。

這一關已經十分難闖，距要隘約莫三十餘丈之處，是一個世居本山的農戶，那兒盤據的敵人更多，爲數幾乎近百。

待他們瞭解全盤敵情之後，狄飛虹提出意見道：「妹子，咱們的蜂兒還是派得上用場。」

覃小蝶道：「夜襲？」

狄飛虹說道：「不錯，今晚的月色並不太好，如果咱們將蜂兒先藏在農戶的屋簷、牆壁、門戶之上，以及附近的樹林之中……」

覃小蝶道：「然後攻擊據守要隘的匪徒，引誘農戶中的匪徒倉惶出援，讓蜂兒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狄飛虹說道：「不錯，我正是這個主意。」

竹蘭君道：「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我也有相同的想法。」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這叫作英雄所見略同嘛。」

覃小蝶說道：「就這麼辦，咱們回去吧。」

約莫二更向盡，黃蜂谷的五大班頭，各率三十名弟子，已經完成了包圍農戶的黃蜂大陣，狄飛虹、覃小蝶、竹蘭君、黑白雙姥、金帶四婢，帶著神鷹十二隻，對據守要隘的十二名匪徒展開攻擊。

十二隻神鷹首先由空際俯衝而下，由於視綫不太清朗，攻勢又是如此的突然，立有七名匪徒傷睛洞喉，喪生在神鷹鋒利的嘴爪之下。

另五人雖是幸得不死，但已身負重傷，在黑白雙姥及金帶四婢的狂攻之下，立時橫屍亂石腐草之間。

這陣兇狂的攻擊是暫短，却已引來另一場蜂人大戰，敵方雖然全是功力絕乘的高手，却甫行接觸就敗下陣來，而且傷亡慘重，能夠逃得生命的不及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空前的大勝利，最大的功臣自然是成千累萬的蜂兒了。在夜幕深垂，視綫不能及遠的景況下，黃蜂以高速撲向敵人，數量又多得難以估計，無論這般殺手功力多高，除了抱頭鼠竄，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在羣蜂鑽聚，毒刺猛攻之下，縱使抱頭鼠竄，又焉能逃過這一刦數？

最後的結局，是南天門遺屍遍地，被生擒者達十七名之多，其中並有一名南天門的重要人物「毒掌風嵐」。

在南天門，毒掌風嵐是除門主外三大絕頂高手之一，此次圍困黃蜂谷，就是由他主持，當人蜂大戰之際，他雖然冷不防中了幾下毒刺，但傷在他掌下的黃蜂却也不在少數，如非覃小蝶給他一記「拈花指」，必然制他不住。

黃蜂谷在收拾殘局之後，將俘虜帶回谷中，冷艷芳向覃小蝶稟報道：「稟谷主，這般俘虜如何處置？」

覃小蝶道：「封閉他們的武功，給他們解除蜂毒，帶風嵐來見我，其餘的均關入地牢。」

冷艷芳應聲退下，片刻之後將毒掌風嵐帶進廳堂。

此人身材瘦小，雙目烱烱有神，雖是毒傷初癒，武功已被封閉，但神色冷肅，顯得傲慢無比。

覃小蝶道：「冷班頭，給風大俠一個座位，人家是武林前輩，咱們不可太過失禮。」

風嵐坐下之後，雙眉一挑，說道：「別得意，姓覃的，仗着幾隻蜂兒，就想跟本門爲敵，哼！螳臂擋車，你們太不知自量了。」

覃小蝶道：「這麼說你是輸得不服了，其實幾隻蜂兒你們就承受不了，再要加上一點別的，南天門豈不要棄甲丢盔，全軍盡墨？」

風嵐道：「覃谷主，妳敢不敢跟風某打一個賭？」

覃小蝶回答道：「可以，風大俠請命題。」

風嵐道：「請谷主解開在下的穴道，在下當以一雙肉掌向貴谷的高人領教。」

覃小蝶知道風嵐的用心，他是想以毒掌逞兇，洗雪南天門戰敗之辱。

寒青黑毒掌爲天下最毒的掌力，不必掌力接實，只要掌風着體，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必然血液凍結，全身發黑而死亡，武林中使毒的雖多，却沒有人能解開他的掌毒。

覃小蝶武功極高，而且機智絕倫，聞言淡淡一笑道：「風大俠的提議，本谷主完全同意，但既然是賭，就不得不下一點賭注。」

風嵐道：「這個當然，如果風某輸，前賬一筆勾消，自今以後，南天門不得再與黃蜂谷爲敵……」

覃小蝶道：「如果本谷輸了呢？風大俠希望本谷下什麼樣的賭注？」

風嵐說道：「很簡單，只要貴谷主交出畢玉仙母子，咱們的過節仍然是一筆勾消。」

覃小蝶略作沉吟道：「很公平，不過本谷主仍有幾點疑問，必須請風大俠據實作答。」

風嵐道：「甚麼疑問？谷主請說。」

覃小蝶道：「風大俠憑什麼認定畢玉仙母子現在本谷？」

風嵐伸手一指竹蘭君道：「他們母子是被竹姑娘所救，事後本門曾經發動龐大人力，搜查附近方圓百里，都沒有畢玉仙母子的下落，除了被貴谷門下暗中接走，他們絕對逃不出咱們的掌握。」

覃小蝶道：「畢玉仙只不過是一個婦道人家，帶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貴門爲甚麼要置他們母子於死地？」

風嵐道：「對不起，限於敝門門規，不要說風某不知道；縱然知道風某也不能說。」

覃小蝶道：「既然限於貴門門規，我也不便相强，不過我還要請問風大俠的賭，是代表南天門還是風大俠本人？」

風嵐道：「自然是南天門了。」

覃小蝶道：「這個麼，本谷主倒要考慮考慮了。」

風嵐道：「風某言出如此，這有什麼好考慮的？」

覃小蝶面色一正道：「風大俠適才所下的賭注，必須貴門門主才能辦到，莫非風大俠就是南天王的門主？」

風嵐道：「風某不是門主，但本門規定，本門任何人對外的承諾，南天門上自門主，下至任何一個弟子，都要一體遵遁，何况門主是風某的大哥……」

覃小蝶說道：「我相信風大俠說的話，只是口說無憑，萬一風大俠有個三長兩短……」

風嵐輕蔑的撇撇嘴道：「依谷主之意，風某應該怎麼作？」

覃小蝶道：「咱們作個書面協定，白紙黑字有憑有證，事後誰也不能反悔。」

風嵐道：「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看來風某只好聽妳的了。」

在侍書準備紙筆之際，狄飛虹以傳音對覃小蝶道：「妹子，寒青黑毒掌天下無敵，咱們不能大意……」

覃小蝶道：「大哥放心，小妹已經想好了主意。」

她沒有說明她想的是什麼主意。待侍書取來紙筆，立即擬好一個協定，其重點有三，一是由覃小蝶與風嵐公平決鬪，死傷不論。二是覃小蝶如果失敗，必須交出畢玉仙母子，如若風嵐失敗，雙方的過節從此一筆勾消！南天門不得再向黃蜂谷找碴，第三點是說明决鬪雙方各代表一個門派，無論勝敗，黃蜂谷及南天門全部人員都應該一體遵從。

這項協定經過雙方同意劃押之後，覃小蝶以快如閃電的手法，向風嵐連點三指道：「閣下的穴道已經解除，你可以運功試試。」

風嵐運功一試，果然眞力泉湧，百脈皆暢，他立即軒眉哈哈一笑道：「谷主果是信人，請。」

廳外是一塊綠草如茵的庭院，兩旁姚黃魏紫，種植着不少奇花異卉，中間一條可供三人併行的白石小徑，由院外直達廳堂。

這是一個養心怡性，供人觀賞的所在，如是在此地生死相搏，豈不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然而，風嵐却往白石小徑上一站，雙拳微拱，道：「谷主請賜招。」

覃小蝶的眉峯皺了一下，緩步步入庭院道：「風大俠不必客套，請。」

風嵐道：「得罪了。」右臂急吐，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只是試招，並未使用全力，他那寒青黑毒掌力，自然也沒有使它出來。

雖然如此，覃小蝶依然不敢讓風嵐的掌力碰上，嬌軀一擰，以巧妙無比的身法避讓過去！

風嵐一招走空，緊接着連攻八掌，招招有如巨斧開山，一掌比一掌兇悍凌厲。

但這八掌仍然徒勞無功，白白費了不少力氣，更糟的是在他八掌攻勢之後，覃小蝶忽然展開一套玄奧絕倫的手法，她忽掌忽指奇招百出，玉掌翻飛之間，風嵐連續中了幾記，雖然覃小蝶出招並不太重，按說風嵐已經輸了應該認敗才對。

但此人滿懷仇恨，心存報復，要他認敗服輸如何能夠？何况他的看家本領還未施展，一旦讓他使出寒青黑毒掌力，覃小蝶未必就是贏家。

覃小蝶不下重手，也許她另有打算，但也可能是她的失策，一旦姓風的使出毒掌，那將如何是好？

這就應了怕甚麼有甚麼，風嵐果然大吼一聲，猛提毒掌功力，全力揮手出去。

在江湖道上，沒有人能抵禦風嵐的毒掌，只要讓他有機會使出，能夠留得命在的並不多見。

如今他使出毒掌了，相距不足五尺的覃小蝶，自然會首當其衝，本能的自衛是人之常情，當風嵐以毒掌劈來之際，覃小蝶縱然不願出掌反擊，至少也應該趨吉避凶，撤身避讓才對，令人不解的是，她却面含淺笑，靜立原地，對那追魂奪命的掌力，絲毫不予理睬。

她不在乎死亡，一旁觀戰的狄飛虹、竹蘭君却面色大變，他倆一聲叱喝，同時飛身向塲中撲去。

他們的身形剛剛躍起，又一起停了下來，兩人目瞪口呆的向鬪塲瞧看着，他們爲什麼會這樣？是搶救不及還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不錯，是發生了意外，面對死亡的覃小蝶安然無恙，毒掌風嵐却口噴黑血，全身發紫的倒斃下去。

這是一種令人想不到的結果，覃小蝶却像沒事之人一般，她吩咐內管事許裳小心處理這具全身是毒的屍體，並將風嵐收存的協定交給南天門十餘名俘虜帶回，然後身形一轉，舉步回到廳堂。

狄飛虹跟進來吁了一口氣道：「妹子，眞嚇死人了，他……」

覃小蝶笑笑道：「此人的掌力太過歹毒，江湖道上喪生在他毒掌之下的多得難以計數，爲了替武林除害，小妹不得不使用一點手段，讓他在提足功力時，劇毒突然回竄，內及五臟外達百骸，他如何還能傷人？」

竹蘭君道：「姐姐果然高明，不過南天門此次損失太大，一紙協定是不是當眞能約束他們？」

覃小蝶道：「他們必然不肯罷休，但不敢明目張胆的向咱們挑釁，今後出谷的弟子多加一點小心就是。」

狄飛虹說道：「此事的關鍵在那畢玉仙母子身上，咱們糊裏糊塗的結下這麼一個强仇，是不是應該對那雙母子作一番了解？」

覃小蝶道：「蘭君妹子，妳是在何處遇到畢玉仙母子的？」

竹蘭君道：「在湖北黃梅縣以西的雙城鎭，當小妹與恆嶽雙霸天了斷之時，她就不告而別了。」

覃小蝶扭頭對黑白雙姥道：「姥姥當年久走江湖，而且見多識廣，對此事有什麼看法？」

黑姥道：「這件事絕不是一般江湖仇殺，其中可能藏有重大的隱情，依老婆子的淺見，咱們還是少管爲妙。」

覃小蝶道：「白姥呢？妳又有什麼看法？」

白姥道：「黑姥說的對，這絕不是一件普通的江湖仇殺，不過咱們是濕手抓麪，此時想甩也甩不脫了。」

不錯，南天門高手如雲，黨徒遍佈一十三省，她們在黃蜂谷栽了這麼大一個觔斗，絕對不會善罷干休。

這一點別人想得到，狄飛虹與竹蘭君自然也心裏明白。

黃蜂谷原是一個世外桃源般的人間仙境，如今就因爲竹蘭君伸手管了一件閒事。往後這人間仙境只怕再也不得安寧了。

想到這些，竹蘭君簡直是坐立難安，她立起身來道：「對不起，覃姐姐，這都是小妹惹來的禍，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件事由小妹來解決。」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蘭妹子，碰到當時那種情形，誰都會忍不住伸手管管的，所以這不能怪妳，再說事情發展到目前的程度，也不是個人之力所能化解的。」

語音一頓，回顧狄飛虹道：「大哥！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狄飛虹道：「這個麼——我想竹師妹說的也有點道理，如果她出現在江湖之上，南天門就不會再找黃蜂谷的痲煩了。」

覃小蝶面色一變道：「大哥這是說小妹臨危棄友了？」

狄飛虹道：「不要誤會，妹子，我是說這樣就可以轉移南天門的目標，咱們再暗中跟踪竹師妹，那時敵明我暗，一切主動就操之在我了。」

他語音甫落，外管事朱丹鳳忽然匆匆進來稟報道：「稟谷主，少林掌門了凡禪師、武當掌門昆陽道長，及太原金府老夫人聯袂求見。」

覃小蝶愕然道：「有這回事？本谷跟他們素無來往，他們來本谷作甚麼？」

朱丹鳳道：「屬下曾經問過他們的來意，據少林了凡掌門說，他們有重要之事與谷主面談。」

覃小蝶道：「他們來人共有多少？」

朱丹鳳道：「他們各帶兩名弟子，一共只有九人。」

覃小蝶道：「將他們引入西花廳，我即刻就來。」

朱丹鳳道：「是。」

待朱丹鳳退出，覃小蝶再吩咐侍書如畫道：「妳們分別去通知五大班頭，四大巡山，立刻加强戒備，本谷周圍十里之內，不得有任何外人闖入。」

遣走侍書如畫之後，覃小蝶、狄飛虹、竹蘭君、黑白雙姥及拂琴，司棋等一行，隨即來到西花廳。

此地風景優美，無論一草一木，莫不匠心獨運，是覃小蝶日常消遣的所在，此時却來了三派高人，使這座清靜的西廳，頻添無限殺機。

覃小蝶領先走進西廳，向在座的來賓雙拳一抱道：「覃小蝶見過各位前輩。」

少林了凡掌門合十一禮道：「咱們來得魯莽，希望施主多多鑒諒。」

覃小蝶道：「好說，各位俠駕光臨，是敝谷的榮幸，不過我想各位不是到黃蜂谷觀風景來的，有什麼事不妨直說。」

了凡掌門道：「這個麼，還是讓金老夫人告訴妳吧。」

金老夫人咳了一聲道：「覃谷主可知五十年前江湖上的一件大事？」

覃小蝶道：「五十年前晚輩還沒有出生，不過既然是江湖大事，黑白雙姥也許有過耳聞。」

金老夫人向黑白雙姥瞥了一眼道：「當年雷公鎚荼毒生靈，在江湖上興起無邊風浪，他爲惡不過兩年，武林各大門派幾乎一蹶不振，兩位是前輩高人，縱使沒有親眼瞧見，也應該聽過雷公鎚的傳說。」

黑姥道：「不錯，我姐妹的確聽到過雷公鎚的傳說，金老夫人忽然提及此事，莫非雷公鎚已再現江湖？」

金老夫人道：「雷公鎚並未重現江湖，不過他的武功秘笈却已被人發現。」

武當掌門昆陽道長道：「雷公鎚是一門邪派武功，陰狠毒辣，無與倫比，當年創痛猶新，咱們不能讓他舊事重演。」

覃小蝶道：「前輩說的是，但不知那雷公鎚與敝谷有何關連。」

金老夫人哼了一聲，道：「如果與貴谷無關，咱們就不必勞師動衆，千里跋涉了。」

覃小蝶冷冷道：「這話怎麼說？」

金老夫人目光一轉，瞅着竹蘭君道：「這位姑娘是姓竹吧？」

竹蘭君答道：「是的，晚輩正是竹蘭君。」

金老夫人嘿嘿一笑道：「姑娘救了一對母子，那女人叫畢玉仙？」

竹蘭君道：「不錯，晚輩的確救過他們。」

金老夫人道：「那好，請妳交出畢玉仙，因爲她藏着雷公鎚。」

竹蘭君道：「當晚輩在雙城鎭與恆嶽雙霸天過招之時，這對母子就不辭而別了，叫晚輩如何交得出來？」

金老夫人叱喝一聲道：「交不出畢玉仙母子，就是妳殺害了他們，識相一點，姑娘，私藏雷公鎚就是與天下武林爲敵，四海雖大，只怕沒有妳容身之處，黃蜂谷麼？嘿嘿，自然救妳不得！」

狄飛虹道：「畢玉仙的確不辭而別，我師妹並沒有欺騙前輩……」

金老夫人道：「住口，你是我太原金府的女婿，爲什麼帮助外人說話？就算你有話要說，等回到太原再說不遲。」

狄飛虹聞言一呆，他想不到此時此地金老夫人會提及這件令人煩惱的往事。

當日是太原金府騙婚，以丫環冒充小姐嫁給他，此事一旦抖露開來，太原金府豈不名譽掃地。

然而，金老夫人却於此時當着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之面說出，以她的機智和狡詐，决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脚，看來她是早有安排要使自己百口莫辯了，那麼除了追查雷公鎚之外，她必然還要將自己帶回太原，這將如何是好？

狄飛虹想到了這些，兀自在暗中着急，一雙求援的目光，禁不住向覃小蝶投過去。

以覃小蝶過人的機智，狄飛虹想到的她自然也能夠想到，不過她斷定這三大門派主要的目的是雷公鎚，他們决不會因爲太原金府的私人恩怨而影响對雷公鎚的追查，因而神色之間顯得一片安詳。

羣英追尋雷公鎚

她沒有猜錯，武當掌門昆陽道長立即將話引到正題上去了。

「谷主是聰明人，所謂獨不拗衆，無論黃蜂谷如何强大，也不宜與天下武林爲敵！」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黃蜂谷雖然只是一個弱小的門派，却也不怕任何强權的威脅，祇不過爲了明辨是非，有幾句話晚輩不得不說。」

語音一頓，續道：「那畢玉仙與竹蘭君素不相識，竹家妹子雖是仗義救她，她多半認爲那是另一個爭奪雷公鎚的敵人，此事如果發生在前輩身上，請問前輩會不會如此想法？那麼乘機溜走自然是上上之策？」

這話入情入理，昆陽道長不禁爲之語塞。

覃小蝶接着道：「畢玉仙在雙城鎭失踪，南天門遍尋不獲。那麼假設那雙母子原是投奔雙城鎭某一親人來的，而她那親人又非江湖中人，咱們只注意江湖人物，豈不是一項失着！」

了凡禪師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智慧超人，分析入微，使老衲不虛此行，告辭。」

金老夫人一怔道：「老禪師！咱們就這麼一走了之麼？」

了凡禪師道：「如果眞如覃谷主所言，那畢玉仙可能還留在雙城鎭附近，遲則生變，咱們怎能不走？」

昆陽道長道：「了凡禪師說的是，咱們走吧。」

覃小蝶說道：「各位前輩先請，晚輩略作安排之後，當親率敝谷弟子前來相助的。」

送走了三派掌門，黃蜂谷緊張的氣氛鬆下來了，只有竹蘭君與狄飛虹的神色是凝重的，因爲他們一個替黃蜂谷帶來煩惱與危機，一個對太原金府是難了之局。

覃小蝶也明白這些，她却微微一笑道：「放輕鬆一點，兩位，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咱們先喝杯茶潤潤嗓子，再研究一個可行的對策。」

金帶四婢立即爲他們送上香茗，覃小蝶喝了一口道：「大哥，你說，對畢玉仙失踪之事，你有什麼看法？」

虹飛狄道：「妹子機智絕倫，想必已然智珠在握了，妳說吧，咱們聽妳的。」

覃小蝶道：「別捧我，大哥，小妹只是一得之愚，而且不一定是正確的。」

狄飛虹道：「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客套？有什麼主意妳就說吧。」

覃小蝶說道：「雷公鎚重現江湖之事，决非空穴來風，所以咱們也不能不信。目前咱們雖然還不知道畢玉仙的出身來歷，依小妹推測，她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竹蘭君長長一吁道：「她如果簡單，就不會逃過南天門的重重攔截了，覃姐姐，那什麼雷公鎚當眞如此重要麼？」

覃小蝶道：「爲了雷公鎚，不只是南天門投入了全力，如今更是天下轟動，各門各派只怕都會捲入這塲搶奪雷公鎚秘笈的動亂之中，因爲習得該項武功之人，就可縱橫天下統御武林，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竹蘭君道：「咱們呢？覃姐姐，咱們應怎麼辦？」

覃小蝶道：「一鹿在野，羣雄相逐，咱們說不得也去碰碰運氣。」

語音一頓，扭頭對拂琴道：「去將葉菁找來。」

拂琴應聲奔出，片刻之後，一名年約二十七八，長像頗爲清秀的姑娘進入了大廳，她是黃蜂谷五大班頭之一，一身功力與冷艷芳不相上下，她的特長是小心謹愼，觀察入微，這回覃小蝶要借重她的長才了。

葉菁進入大廳之後，立即抱拳一禮道：「屬下參見兩位門主。」

覃小蝶點點頭道：「畢玉仙身懷雷公鎚武功秘笈，使平靜的江湖掀起一股駭人的風浪，本谷旣已捲入這場是非，不得不追查畢氏母子的下落。」

葉菁道：「所謂畢氏母子是在雙城鎭失踪，南天門搜遍附近數百里都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依常情推斷，這雙母子可能還在雙城鎭內隱藏。」

覃小蝶道：「不錯，我正是這般想法，妳即刻挑選二十名弟子及十隻神鷹趕往雙城鎭，希望在短期之內查出畢玉仙的下落，記住，妳們要喬裝改扮，決不能讓人瞧出破綻。」

葉菁道：「是，屬下明白，但不知谷主是否也去雙城鎭？」

覃小蝶道：「咱們隨後就到，妳先去吧。」

葉菁道：「是，屬下告退。」

遣走葉菁之後，覃小蝶吁了一口長氣道：「江湖之上每多捕風捉影，但願這次不是白忙。」

狄飛虹說道：「妹子，我……有點担心——」

覃小蝶道：「是担心找不到畢玉仙？還是怕其他的門派不放過咱們？」

狄飛虹道：「找不到畢玉仙倒還罷了，否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別人硬說咱們得了雷公鎚，那……一個門派怎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覃小蝶笑一笑道：「不要妄自菲薄，大哥，黃蜂谷要是逐鹿江湖與天下武林爭一日之長短，不是小妹說句狂妄的話，咱們的震撼之力，決不會比雷公鎚差了多少，再說，天下任何武學，都無法尅制咱們的鷹兒及黃蜂，只有雷公鎚咱們鬥它不過，所以天下武林能夠奈何咱們的也爲數不多。」

狄飛虹道：「旣然如此，咱們何不出谷去碰碰運氣。」

覃小蝶道：「我正是這個主意。」

三天之後，覃小蝶、狄飛虹、竹蘭君、黑白雙姥、金帶四婢，率領四大班頭，及所屬弟子一百二十人，浩浩蕩蕩向雙城鎭奔去。

這是一個震懾江湖的龐大陣容，任何一個武林門派，也不敢對他們輕啓事端，因而直到雙城鎭，並未發生半點阻碍。

× × ×

這兒並不是一個十分繁榮的鎭集，此時却八方薈萃，羣英畢集，客棧固然家家客滿，連廟宇廢墟也住了一些不速之客，黃蜂谷住在離鎭十里的「青蓮庵」，是當地香火頗盛的叢林之一，他們的運氣算是不錯的了。

黃蜂谷的人馬住在西院，他們自成一個體系，一切行動與青蓮庵的尼僧全然無關。

當天傍晚時分，葉菁悄悄然而來，這位黃蜂谷的五大班頭之一，果非等閑可比，單看她那身裝扮，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辦到的。

一頂英雄巾，佩上一身寶藍長衫，脚下登着一雙粉底快靴，再加上一柄繪着山水的摺扇，當眞是玉樹臨風，活脫脫的一位長隄走馬的公子哥兒。

雙拳一抱，向覃、狄二人施了一禮道：「屬下參見兩位谷主。」

覃小蝶道：「葉班頭不必多禮，辦得有頭緒了麼？」

葉菁道：「稟谷主，頭緒是有了一點，但還要深入求證。」

覃小蝶道：「哦，說下去。」

葉菁道：「在本鎭的西南三十五里，有一個程家堡，堡主萬里雲鵬程寒超，不只是財雄勢大，一身功力更是超凡入聖，名列爲當代九大頂尖高手之一——」

覃小蝶道：「我知道此人，聽說他疏財仗義，頗獲黑白兩道的尊敬，怎麼，他也捲入這場是非？」

葉菁道：「現在還不敢確定，咱們只是由悅來客棧的店小二口中得知畢玉仙的失踪的當天，他瞧到一個女人帶着一名孩子由鎭集奔向西南，後來……」

覃小蝶道：「後來怎樣？」

葉菁道：「後來本谷弟子想還問個仔細，誰知店小二却被人以飛刀殺死。」

覃小蝶一呆道：「殺人滅口，那把飛刀呢？」

葉菁道：「那是一把十分普通的匕首，瞧不出它的來龍去脈，只不過兇手手法奇準，一刀就已穿透心臟，此人的武功必然不是等閑之輩。」

覃小蝶道：「還有別的事麼？」

葉菁道：「本鎭風雲際會，天下武林幾乎都在向這兒集中，經屬下調查，住在鎭上的有太原金府、神箭門、天羅門、少林、武當等門派，寄居鎭集附近的有峨嵋、丐帮、飛斧山、南天門等派。其他的如雙手托乾坤等江湖逸隱，武林魔頭，到達的也不在少數。」

覃小蝶眉峯一蹙道：「此事越來越複雜了，葉班頭，咱們要注意監視程家堡，但不能打草驚蛇，對武林各派的行動也不能放鬆，有任何一點動靜，立刻以飛鷹傳報。」

葉菁道：「是，屬下告退。」

此後一晃數日，黃蜂谷的密探毫無所獲，程家堡像一頭睡獅，靜靜的躺在那兒，他不招惹別人，也沒有人敢招惹於他。鎭裏鎭外的武林各派，也像來此渡假的旅客，除了吃喝玩樂，任什麼他們都不管。

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其實，如果有人向那般旅客仔細打量一眼，必然會發現此等外弛內張的情形，已經到達爆炸的邊緣。

他們緊緊綳着面頰，雙目露着殺光，任何一點事故，都可能引起血流五步的慘劇。

住在青蓮庵的黃蜂谷中高手，也同樣

在急燥不安之中，尤以狄飛虹、竹蘭君師兄妹，更像熱鍋上的螞蟻，片刻也安定不下來。

這天，初更時分，狄飛虹了無睡意，他却無心與別人交談，獨自一人在院中慢步。

忽然一條人影捷如鷹隼，一閃便已越牆而出，他沒有瞧到那人的面貌，却瞧到了那人的身材。

她是竹蘭君，狄飛虹惟一的師妹。

這般時辰她爲什麼要出去？莫非——！狄飛虹能夠體會到竹蘭君的心情，因爲她仗義救人，幾乎爲黃蜂谷惹下滔天大禍，如今旣然再度來到雙城鎭，怎能不追它一個水落石出？

然而，如今的雙城鎭危機四伏，傾黃蜂谷派之力也不敢輕擧妄動，她一個女孩子怎能孤身涉險？

這些問題像電光石火一般，在狄飛虹的腦際一閃而過，他不敢再作遲疑，晃身一躍，去勢若箭，逕向竹蘭君消失之處奔去。

× × ×

程家堡屋宇連衡，大厦千間，財勢之雄厚，在方圓數百里，無人能出其右。

堡主萬里雲鵬程寒超，名列當代九大高手之一，在江湖道上是一位呼風喚雨的人物。

如今他已封劍歸隱，享受着田園之樂，江湖是非自是不加過問了。

不過程家堡財雄勢大，金銀如山，黑道朋友自然瞧得眼紅，那麼如果有不開眼的損毁了堡裏一草一木，萬里雲鵬的金字招牌，豈不憑空蒙上了汚點！

因此，這位退隱多年的武林奇人，並未放棄武功，程家堡由他的義弟鐵手神判梁九蔭掌管，如非重大事故，他一概不加聞問，自然，這位梁總管不只是武功超人，還要有總攬全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對程家堡的一份忠心，他具備了這些條件，當然能夠獲得程寒超的信任，以及小一輩的尊敬了。

除了鐵手神判梁九蔭，程寒超還有四個徒弟，江湖上稱他們爲雙城四虎，另外他還有二子二女，每一個都已獲得他的眞傳。

程家堡的護院武士有百名之多，其中不乏功力不俗之人。

這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勿怪雙城鎭風雨滿樓，程家堡仍能刁斗不驚的了。

× × ×

約莫二更將盡，一條人影由程家堡的後院越牆而入，他雙脚還未着地，兩隻鈎鏈槍已經一左一右向他的雙腿襲來。

出手俐落，快如閃電，只此一招，就知道程家堡果然如同龍潭虎穴一般。

不過來人旣敢獨闖程家堡，自非等閑之輩，他雙腿一捲，右臂左右一盪，噹噹兩聲脆响，兩柄鈎鏈槍已被震開，然後雙腿一伸，輕輕立於地面之上。

「嘿嘿……好功夫，你們退下，讓我來領教這位姑娘的高招。」

說話的年約三旬，一身青衫，懷中抱着一柄長劍，由暗影中緩步踱出。

雙方相距八尺，他不再向前迫進，一雙冷電似的目光，緊緊盯着越牆而入的黃衣姑娘。

良久，他才咳了一聲道：「姑娘是走錯了地方？」

黃衣姑娘道：「沒有錯。」

青衫少年道：「哦，姑娘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黃衣姑娘道：「程家堡，對麼？」

青衫少年道：「對，正是程家堡，姑娘有何貴幹？」

黃衣姑娘道：「找人！」

青衣少年道：「找人？誰？」

黃衣姑娘道：「畢玉仙。」

青衫少年道：「畢玉仙？據在下所知，本堡並無此人。」

黃衣姑娘道：「你是誰？程家堡如此之大，你敢說沒有人藏在裏面？」

青衫少年道：「在下刁樸，江湖朋友稱我青衣虎，程家堡是在下自幼生長的地方，其中一草一木都瞞在下不過，何況是一個大活人，走吧，姑娘，在下不想爲難妳。」

黃衣姑娘撇撇嘴道：「走？那有這麼簡單，我旣然來到貴堡，就得弄個水落石出。」

青衣虎刁樸面色一變道：「別不知好歹，姑娘，在下如果要留下妳，並不是什麼難事。」

黃衣姑娘冷冷道：「本姑娘正想領教程家堡的武學，請。」

刁樸後退兩步，擧手一揮道：「給我拿下。」

他沒有自己動手，兩名護院武士却應聲奔了上去。這兩人是同胞兄弟馮青山馮碧海，在程家堡，他們的武功只是僅次於雙城四虎，如今兄弟聯手，黃衣姑娘只怕很難討得好去。

馮氏兄弟使的是正宗梅花棍法，三槍七棍，點刺掃壓，一出手，就是搶攻的招式。

使棍者必須配合靈活的身法與步法，馮氏兄弟旣是使棍的高手，自然會獨得身法步法之妙。

他們的確不錯，出手幾招，但見烏光滿天，勁風四溢，黃衣姑娘那嬌小的身形，完全籠罩在馮氏兄弟的雙棍之下。

可惜他們那合作無間的雙棍，並不能將對方怎樣，黃衣姑娘像大海裏的游魚，那汹湧的浪潮，對她發生不了任何威脅的作用。

她的兵刃是一柄鐵琵琶，粉臂伸縮之間，琵琶帶着懾人心魂的異响，招式之玄奧，當得是江湖罕見，如非她手下留情，馮氏兄弟已丟人現眼了。

刁樸瞧得心頭一懍，正待親身接戰，一聲「住手」忽然傳了過來。

呼叫「住手」的是一名面如冠玉，身着紫衫，年約二十四五的少年，他緩步走進鬥場，向刁樸叫了一聲二師兄，然後扭頭對黃衣姑娘抱拳一禮道：「請問姑娘的芳名怎樣稱呼？」

黃衣姑娘道：「竹蘭君。」

紫衣少年道：「在下程鳴珂見過竹姑娘。」

竹蘭君說道：「原來是程大公子，失敬，小妹冒失闖入貴堡，請大公子多多鑒諒。」

程鳴珂道：「姑娘不必客氣，聽說姑娘是來找人的？」

竹蘭君道：「不錯，我找畢玉仙，要她還我一個公道。」

程鳴珂道：「對不起，竹姑娘，咱們這裏沒有這個人。」

竹蘭君哼了一聲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程鳴珂微微一笑道：「這就難了，但不知要怎樣姑娘才會相信？」

竹蘭君道：「很簡單，讓我搜。」

青衣虎刁樸怒叱道：「妳太放肆了，小丫頭，程家堡名震武林，豈是妳耍刁的地方！」

程鳴珂擺擺手道：「別這樣，二師兄，竹姑娘說的也是道理，不過咱們這兒房子太多，但不知竹姑娘要如何搜法？」

程家堡的房屋鱗次櫛比，大厦千間，一眼望去黑壓壓一片，比一個小城市沒有什麼兩樣，要在這裏面找人，實在太困難了，程鳴珂問竹蘭君如何搜法，她呆得說不出話來了。

程鳴珂笑笑道：「竹姑娘：在下倒是有點拙見，不知姑娘願不願聽。」

竹蘭君道：「你說。」

程鳴珂道：「姑娘要逐屋尋找，必須化費很多時日，在下之意姑娘可以住在敝堡，或是住在鎮上每天前來搜查，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這是甚麼話，程家堡名噪天下，在江湖上是一個人人尊崇的所在，這位程鳴珂少堡主居然願意讓外人到堡裏來搜查，而且還請她住在堡裏，或是天天來查，如果傳之江湖，程家堡豈不威嚴掃地！

因而青衣虎刁樸面色一變道：「大弟，你在說些甚麼？程家堡何等神聖，豈能任人隨意搜查？」

程鳴珂道：「這沒有甚麼，狂風雖能掀起巨浪，大海還不是依然故我，何況竹姑娘只是一條可愛的美人魚兒，竹姑娘，妳說，究竟怎樣決定？」

竹蘭君原是一個生性沉穩的女孩子，祇因一時衝動，竟然胡裏胡塗的跑到程家堡來了。

如果雙方一言不和，彼此放手一拚，倒還罷了，想不到程少堡主竟然提出如此一個建議。

現在她清醒了，既不能住進程家堡，也不便天天前來搜查，只得哼了一聲，道：「只要畢玉仙不出面，我會再來的，告辭。」

她要走，程鳴珂卻叫住她道：「慢一點，竹姑娘，這是敝堡的飛花令，妳留住它今後可以在本堡通行無阻。」

一片浮雲，一朵飛花，鏤在一塊腰形的銅牌之上，這就是程家堡的飛花令，有了它不只在程家堡可以通行無阻，還可以指揮堡裏的一般武士，是一塊頗具權威的令牌。

青衣虎刁樸不明白這位大少堡主今天犯了什麼邪，正待出面阻止，人家竹姑娘已經翻身一躍，向牆外飛奔而去，她不領程鳴珂的情，刁樸卻悄悄的吁出了一口長氣。

× × ×

月光如水，照着迎風搖曳的樹影，令人有着如夢如幻的感覺，奔馳在月光之下的竹蘭君，的確有這樣一種感受。

因爲她想到程鳴珂，那位風度翩翩的美少年，究竟是怎樣一種人，他又是什麼存心。

一個人要是陷入沉思之中，他的行動必然沒有平時靈活，竹蘭君的情形正是這樣。

當時她正以全力奔馳，準備繞過一個山崗角，想不到對面也有一個人在放步急馳，如非那人閃避得快，她八成會一頭鑽進別人的懷裏。

「咳，你這人怎麼攪的，走路不帶眼睛！」

女人就是這麼不講理，分明是她低着頭走路，不帶眼睛的是她，她卻怪到別人的頭上去了，如非來者不是外人，豈不平白的引起一場糾紛。

「師妹，是我……」

「啊，師哥，這麼晚了，你要去那兒呢？」

「咳！你還說呢，這麼晚了妳又去何處？」

「我……去了一趟程家堡。」

「咳，師妹，程家堡無異龍潭虎穴，雙城鎮這麼多的武林高人，沒有人派敢輕攖其鋒，妳……」

「我怎樣，還不是平平安安的回來了麼？祇不過……咳，叫我怎樣說呢？」

「程家堡財雄勢大，高手如雲，妳能夠全身而退，算得是一樁異數，不要顧慮，師妹，把妳瞧到的，遭遇到的統統說出來，咱們也好有一個研究。」

竹蘭君果然將她在程家堡的遭遇，一字不遺的說了出來，然後眉鋒一皺，道：「師哥，你說那程家堡究竟是怎樣一種地方？」

狄飛虹道：「萬里雲鵬程寒超雖是功力蓋代，並不與任何一個門派交往，但如果有人犯了他，那人就不可能活在世上，因此，雙城鎮高人雲集，敢於侵犯程家堡的卻找不出一個。」

竹蘭君道：「如此說來程家堡應該是一羣以自我爲中心，絕對自私之人，如若畢玉仙眞在他們那兒，那該怎麼辦？」

狄飛虹道：「現在雙城鎮的各派高人雖是按兵不動，我想他們必然在醞釀什麼，一旦時機成熟，就可能爆發一場駭人的風暴，至於咱們麼，除了注意各派的舉動，就只有養精蓄銳，靜觀其變了。」

他們邊走邊談，不久就回到住處分別就寢，此後一晃三天，看似風雨欲來的雙城鎮，表面上倒是平靜得很。

又是五天過去了，雙城鎮上的武林各派，似乎有了一種轉變，他們原是各自爲政的，此時已有聯合的跡象。

各派的聯合應該是一件好事，至少在雙城鎮上必然減少兇殺，產生一些祥和之氣。

這天早餐之後，竹蘭君再也鷩不住了，她先去找覃小蝶，希望一起到鎮上走走，覃小蝶有事無法分身，她就來磨狄飛虹。正當他們纏鬧不休之際，如畫前來稟報道：「稟二谷主，竹姑娘：谷主有請。」

狄飛虹道：「哦，谷主有事？」

如畫答道：「是少林、武當、丐帮及飛斧門四派掌門前來求見，谷主請兩位參加。」

狄飛虹說道：「好，師妹，咱們快走吧。」

在客堂之中，除了少林等四大掌門，黃蜂谷的谷主覃小蜂、黑白雙姥、四大班頭、金帶四婢全都參加，當眞是儕儕一堂，算得是一次武林盛會。

待狄飛虹師兄妹就座之後，覃小蝶雙拳一抱道：「各位掌門俠駕寵臨，覃小蝶感到無限榮幸，但不知有什麼指教，請道其詳。」

少林掌門了凡禪師喧聲佛號道：「同爲武林一脈，覃帮主就勿須客氣了。」

覃小蝶道：「禪師說的是，不過在下有點聲明，黃蜂谷以前的確稱爲黃蜂帮，如今已經改爲黃蜂谷了。」

飛斧門主諸葛癢道：「在下不明白谷主何以將稱呼改帮爲谷，莫非其中還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覃小蝶道：「當然有，不過我想各位必然不是爲了敝谷的稱呼來的，咱們何不先談正事？」

丐帮帮主應天雄道：「覃谷主快人快語，了凡禪師，還是請你代表說明咱們來意吧。」

了凡禪師道：「既是如此，老衲就直言了。」

一頓接道：「雷公鎚出現江湖，對未來的武林，可能動亂不斷，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爲了挽救此一空前刼難，凡我武林同道，都應該盡一份心力……」

這是開場白，接下來必然是主題了，所以廳堂一片岑寂，都在靜聽下文。

了凡大師果然咳了一聲道：「畢玉仙是在雙城鎮失踪的，經多方查證，她可能仍在此地隱藏。咱們已經訪得目擊者，據說畢氏母子是向程家堡方向消失的……」

武當掌門昆陽道長道：「程家堡財雄勢大，高手如雲，武林任一門派，均非該堡之敵。因此，咱們才聯合各大門派，以期完成此一功德。」

覃小蝶略作沉吟，回顧狄飛虹道：「大哥，你看怎樣？」

狄飛虹道：「這是一件大事，咱們必須多加考慮。」

覃小蝶點點頭，然後雙拳一抱道：「各位掌門，敝谷閉關自守，一向很少與各大門派交往，遇到這等前所未經的大事，一時很難拿定主意。這樣吧，請給咱們三天時間以作答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覃小蝶說的情理兼顧，各派自然不便相強，待他們離去之後，黑姥哼了一聲道：「這般人畏懼程家堡，卻想用咱們的蜂兒打頭陣，谷主千萬不要答允他們。」

覃小蝶道：「我知道他們的用意，祇因爲四派掌門親自前來，不得不敷衍他們一下，其實要對付程家堡咱們有足夠的能力，何必跟他們聯合。」

狄飛虹道：「那……三天以後呢？」

覃小蝶道：「這般人面和心違，各逞機鋒，所謂消弭武林刼難，不過想將雷公鎚據爲己有，咱們跟他們合作，無異與虎謀皮，而且這般人都是不甘寂寞的，也許三天之內，會發生意外的變故。」

竹蘭君道：「要是沒意外變故呢？」

覃小蝶道：「咱們就拖，拖到發生變故爲止。」

這是黃蜂谷的決策，他們要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保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局面。

× × ×

會昌酒館在雙城鎮是最出色的一家，如今更是日進斗金，生意興隆無比，今天才只巳初，離晌午還有個把時辰，酒館已是熱鬧非凡了。

正當人們興高采烈之際，一名器宇軒昂的紫衣少年，帶着兩名黑衣壯漢進入酒館，他目光四掠，向食堂瞥了一眼，然後身形一轉，準備退出食堂。

酒館內掌櫃是一位花信年華的少婦，當紫衣少年踏進酒館之時，她那雙頗爲迷人的雙目，立現一片驚喜之色，此時已三步併作兩步，奔到紫衣少年的身前。

「喲，大公子，你老可是稀客，小二，快收拾一副雅座，公子請，今日由奴家作東。」

未語先笑，還不斷的猛拋媚眼，如果說最難消受美人恩，這位紫衣少年，就應該暫留下來。

只是他却眉峯一蹙，冷冷道：「不必，我是來找人的。」

紫衣少年雖不假辭色，那掌櫃的仍然不以爲侮的道：「找誰？公子，只要有名有姓，奴家準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紫衣公子道：「這個我不知道……」

紫衣公子語聲未落，食堂中忽然响起一陣轟笑，還有人以調侃的語氣道：「大哥，我說這小子要找的必然是一個女人，你可相信？」

被稱爲大哥的道：「老三又來胡謅了，你怎麼知道他找的是女人？」

老三道：「這還不簡單，你瞧他那情急的模樣，八成是老婆跟人私奔了。」

紫衣公子面色一變，回顧身後的兩名黑衣壯漢，道：「侮辱本公子者死，給我殺！」

黑衣壯漢應了一聲，伸手拔出長刀，併肩向適才說話那人走去。

說話的一桌共有四人，是關洛世家秦坤的弟子，老大趙典，老二錢湘園，老三秦季玉是秦坤的獨子，老四名叫諸葛鎮山，這四人名頭很响，江湖上稱他們爲關洛四公子。在中州，關洛大豪秦坤名震遐邇，其人不只是武功卓絕，而且長於交遊，江湖黑白兩道稍有名氣之人，幾乎都作過關洛大豪的座上客。

因此，關洛四公子不只是身負上乘武功，也是最得人緣的一羣，食堂中的客人無論識與不識，對他們都有一份好感。

如今他們多言賈禍，食堂之上立即充塞着一片殺機，縱使是事不關己的旁觀之人，神色上也是一片穆肅。

這固然由於人們對關洛四公子先有好感，因而爲他們承担一份壓力，更重要是那兩名黑衣壯漢，只見他們一刀在手，霸氣橫生，座中不少名噪一時的高人，全都爲之悚然動容。

關洛四公子面色一變，他們想不到適才幾句戲言，竟惹來威脅生命的危機。

他們明白，這兩名黑衣壯漢只是紫衣少年的隨從，但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之

中必然罕見，因此他們全部站了起來，手握劍把，凝神以待。

黑衣壯漢走到關洛四公子身前八尺之處，長刀一舉，冷冷道：「剛才說話的站出來。」

秦季玉道：「是在下，不過……」

黑衣壯漢不容他再說下去，口中大喝一聲「納命來！」長刀急劈，快如閃電，秦季玉來不及掣出長劍，右臂已齊肘被長刀劈落。

一刀揮出，見血方收，普天之下，除了程家堡，沒有人具有這等追魂奪命的刀法。

兔死狐悲，物喪其類，其餘三公子紅了眼，除了趙典在替秦季玉裹傷之外，錢湘園及諸葛鎮山雙劍併出，向黑衣壯漢作全力搶攻。

這是以兩搏一的場面，另一黑衣人哼了一聲，也縱身加入戰圍。

刀光連續閃動，食堂之內立即現出一副慘不忍覩的畫面，名滿中州的關洛四公子竟然不堪一擊，錢湘園失去六陽魁首，自然活不成了，諸葛鎮山死得更慘，被刀鋒划破肚皮，鮮血流滿了一地！

關洛四公子是澈底失敗了，暫短的搏殺，竟落得兩死一傷，剩下的趙典雖是心有不甘，但以技不如人，除了忍下這口窩囊氣還能怎樣？

誰知紫衣少年指着趙典哈哈一笑道：「還有你，朋友，你不想替你的同伴報仇嗎？」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師弟兩死一傷，這筆血債他自然不能放過。

不過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他希望留下生命處理師弟的善後，併護送師父的獨子安返師門。

如今紫衣少年在指名叫陣，那是不想讓他活了，名門高弟，又豈是貪生怕死之徒！

於是他拔出長劍，踏前兩步道：「朋友尊姓大名？咱們一時失言，落得兩死一傷，莫非朋友還要趕盡殺絕？」

紫衣少年撇撇嘴道：「本人是程家堡的大公子程鳴珂，閣下如果認為死得冤枉，不妨到閻王殿上告我一狀。」

程鳴珂不只是趕盡殺絕，他那橫蠻驕狂的性格，也使人難以忍受，但程家堡堡主萬里雲鵬程寒超是當代九大頂尖高人之一，堡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放眼江湖，誰敢開罪程家大公子？

沒有人敢於招惹程鳴珂，那麼他與趙典的搏殺就難以避免，結果如何？自然是這位秦門大弟子凶多吉少了。

這些，趙典也十分明白，這一戰他沒有存着活命的打算，因此，他着着搶攻，招招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程鳴珂的功力雖然較他為高，一時之間，却也奈何不得。

他們由屋裏打到屋外，惡鬥五十餘招，還是一個不了之局。

不過，趙典已然身負數處刀傷，鮮血洒滿衣衫，形勢狼狽以極，看情形，往後二十招內他必然會亡命於程鳴珂的刀鋒之下。

這是旁觀者的看法，此一看法並沒有離譜，戰往後第十七招，他就面臨死亡的邊沿。

他的長劍被震脫手，刀光急閃劈向他的脖子。

刀勢太快太急，不用說他是一個身負數處創傷之人，就算換了一個體力健壯的高手，也很難躲過這一快刀。

瞧熱鬧的心弦狂震，他們為秦門大弟子感到悲哀，因而不忍再看，多數闔上了眼皮。

就在此時，鬥場響起一聲金鐵交鳴，同時傳來一聲驚呼……「啊，竹姑娘，是妳……」

莫非趙典忽然來了救星？

及人們睜開眼來一瞧，不錯，趙典的腦袋還留在脖子上，場中却多了一位懷抱琵琶的姑娘。

她是竹蘭君，一位曾經夜闖程家堡的姑娘，與程鳴珂他們有過一面之雅，所以程大公子才有那聲驚呼。

「竹姑娘，妳認識他？」

「不認識，不過殺人不過頭點地，希望你能放他一馬。」

「這個……好吧，既然妳替他們說情，總算是他的運氣不錯，滾吧，姓趙的，今後別叫我再碰着。」

趙典死裏逃生，自然不能再留，他取出銀兩請託店小二料理兩位死者的後事，再扶着斷臂的秦季玉匆匆離去。

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江湖恩怨，但關洛大豪的門下却付出十分慘重的代價。

停留在雙城鎮上的黑白兩道，原就懷疑雷公鎚落在程公堡，只是這般人却沒有一派敢公然向程家堡找碴。

如今程大公子出現在雙城鎮，這就給人一個可乘之機了。

程鳴珂的功力夠高，他的兩名隨從也不是等閑之輩，不過一山還有一山高，自信能夠擊敗程大公子的大有人在。何況雙拳難敵四手，給他來個一湧而上，必然可以生擒這主僕三人。

那麼無論程家堡的力量何等强大，只要擒着程鳴珂，不愁萬里雲鵬不以雷公鎚換人，人同此心，原已落幕的江湖恩怨，此時忽然昇起另一種詭異的氣氛來了。

× × ×

「竹姑娘，在下正在找妳……」

「哦，有事？」

「沒……沒有，只是那晚匆匆一別，在下有點放心不下，一來想知道姑娘是否平安，再則想找姑娘聊聊。」

聊聊？是談情說愛麼？這大街之上可不是談情說愛的好地方。

再說竹蘭君雖是走過不少時日的江湖，可就沒有談情說愛的經驗，因而嬌靨一紅，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正在這尷尬的時刻，程鳴珂的隨從忽然發出一聲叱喝：「你們想幹甚麼？給我站住。」

聽口吻，是有人找碴來了，敢到老虎嘴邊拔毛，這人决非等閑之輩。

不錯，崑崙弟子龍鏢客的確不是等閑人物，他身後還跟着飛斧門兩大堂主韓淦及伍奔，四週各大門派的高手雖然沒有行動，但全都虎視眈眈，對程鳴珂主僕存有很深的敵意。

程鳴珂流目一瞥，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這是做甚麼？各位，是想替關洛四公子報仇？」

龍鏢客道：「不，咱們只是跟你作個交易。」

程鳴珂道：「哦，說說看。」

龍鏢客道：「請你暫時在鎮上作客，叫令尊拿雷公鎚來換人。」

程鳴珂一怔道：「好主意，不過這位竹姑娘與本堡無關，請你先讓她出去，咱們再作計議。」

韓淦哼了一聲道：「她如果與貴堡無關，就不會出手救畢玉仙了，廢話少說，識相一點，快進屋子去歇歇吧。」

竹蘭君嘆息一聲道：「看來我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程公子，人在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咱們進去吧。」

她語音甫落，一股異聲忽然遙遙傳來，片刻之間，但見黃雲蔽空，幾乎遮蓋了整個天際，牠們在五丈上空急速流轉，快得令人眼花繚亂。

龍鏢客驚呼一聲道：「是黃蜂谷的黃蜂，咱們快躲進屋裏。」

原本劍拔弩張，殺氣騰騰的場面，忽然鷄飛狗散，冷清了下來，偌大的一條街道，就只剩下程鳴珂的主僕，及竹蘭君四個人而已，當然，如果算上頭頂上的黃蜂，他們並不孤獨。

程鳴珂向空際瞥了一眼，道：「竹姑娘，多謝解圍，在下想請姑娘到敝莊盤桓數日，不知姑娘是否俯允。」

竹蘭君曾經身冒奇險，夜探程家堡，如今程鳴珂當面邀請，豈不正中下懷？

但她兩次行動，都沒有徵得師哥狄飛虹的同意，再要這麼不聲不响的到別人家去作客，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因而婉拒道：「到貴堡作客是小妹的榮幸，不過今日不行，改天有暇定當專程拜候。」

竹蘭君拒絕邀請，程鳴珂頗為失望，他由懷中取出一塊飛花銀牌交給竹蘭君道：「姑娘，這是敝堡的飛花令，在江湖上它沒作用，但在敝堡却頗具權威，姑娘留下它，改日來到敝堡就可通行無阻了。」

他拎着飛花令跟竹蘭君說話，想不到灰影一閃，他手中的令牌竟被人一把奪走，一晃之間，那人便已失去蹤跡。

程鳴珂呆了一呆，口中暴喝一聲道：「追！」主僕三人展開身形，向街頭狂奔而去。

× × ×

人生的際遇很難逆料，誰也不知道造物者是怎樣安排的，就拿竹蘭君來說吧，當日出手救畢玉仙母子，只是一時的義憤，她怎會知道惹來無窮的是非？

如今這一是非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才有夜探程家堡，及獨闖雙城鎮的行為。

就實際情形來說，無論是程家堡或雙城鎮，莫不危機四伏，决不是她所能應付的。

然而她却兩度遇到對她一見鍾情的程大公子，她個人固然化險為夷，却將江湖是非導入迷離撲朔，更為複雜的境地。

正當她呆立原地，思緒百轉之際，耳畔忽然响起一股輕柔的呼喝道：「走吧，師妹，有事咱們回去再慢慢研究。」

來人自然是狄飛虹了，除了她這位師哥，誰還會對她如此關切？

此時頭頂上的黃蜂已經消失！八成是被侍立狄飛虹身後的金帶四婢收回去了，竹蘭君沒有再說甚麼，柔順的跟着師哥返回住地。

他們返回住處不足一個時辰，青蓮庵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一身黑色勁裝，神色十分慓悍，他聲稱來自程家堡，有事求見谷主覃小蝶。

當雙方見面之後，黑衣大漢取出一張拜帖道：「家主人以各派高人寵臨敝地，理應盡點地主之誼，特派在下邀請貴谷於明日午時在敝堡一會，告辭。」

覃小蝶道：「既蒙寵召，黃蜂谷當準時赴會，朋友請。」

送走了來人，狄飛虹眉峯一皺道：「妹子，程家堡這是什麼意思？」

覃小蝶略作沉吟道：「八方風雨會雙城，程家堡却一直按兵不動，此時忽然主動邀請各派相會，我想其中必有道理，只是一時之間猜它不出。」

竹蘭君道：「覃姐，妳想會不會與飛花令被奪有關？」

覃小蝶道：「很有可能，程鳴珂雖然說飛花令在江湖上沒有作用，但在程家堡它却極具權威，如若失掉該項令牌，會損及程家堡的聲譽，甚至持令之人，可以對程家堡作某種程度的要挾，那他們就無法按兵不動了。」

狄飛虹道：「妹子，武林各派曾經邀請咱們聯合對付程家堡，如若明午是一個鴻門宴，咱們應該採取怎樣一種立場？」

覃小蝶道：「程家堡如是居心叵測，那是他們失禮於先，咱們為了自救，自然要與各派聯合了。」

狄飛虹道：「說的也是，到時候咱們見機而作就是。」

翌日晌午，黃蜂谷精銳盡出，他們離開青蓮庵不足五里，葉菁帶着兩名屬下忽然迎了上來，道：「參見谷主。」

覃小蝶道：「有事？」

葉菁道：「稟谷主，程家堡與南天門聯手已於昨晚摧毀前來雙城鎮的各大門派，目前正以全勝之師向本谷展開圍擊。」

覃小蝶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等事？看來咱們只能孤軍作戰了。」

葉菁道：「這不行，谷主，他們人多勢衆，高手如雲，並携有毒惡的噴筒對付咱們的黃蜂，此時跟他們硬拚，吃虧的必然是咱們。」

覃小蝶點點頭道：「好，咱們先回黃蜂谷，這筆賬以後再算。」

葉菁道：「稟谷主，咱們得趕緊向東北走，如果讓程家堡合圍，再走就來不及了。」

她語音甫落，一股洪鐘似的笑聲，忽然由三十丈外一片叢林傳來，道：「黃蜂谷果然大有能者，可惜你們低估程家堡了，哈哈……」

覃小蝶面色一肅，道：「五大班頭聽令。」

五大班頭齊聲道：「屬下在。」

覃小蝶伸出一隻手掌道：「擺陣。」

她舉起一隻手掌，伸出五根指頭，這是黃蜂谷擺陣的暗號，所擺的是五行朝天陣。

冷艷芳、花茹楣、柳飄、唐婉誼各領三十名弟子，分站着金木水火四行方位，

覃小蝶、狄飛虹、竹蘭君、黑白雙姥、金帶四婢，及葉菁率領的二十名弟子，站中央土位，三十六隻神鷹在空際盤旋，構成一個固若金湯的五行大陣。

他們的陣式剛剛擺好，敵人已像潮水般湧來，人數之衆，比黃蜂谷約莫多出三倍。

這般人是程家堡及南天門的組合而成，其中數十人手持圓筒，分佈四週，對付黃蜂，他們已經作了萬全準備。

距離五行大陣兩丈之外，他們停了下來，一名身着灰袍，白髯飄飄的老者揚聲呼叫道：「老夫梁九蔭，叫你們谷主前來答話。」

覃小蝶與狄飛虹竹蘭君併肩行至陣前，然後雙拳一抱道：「梁前輩有什麼指教？請說。」

梁九蔭道：「谷主領導羣雄，獨霸一方，為何還不知道識時務，知天命的道理呢？」

覃小蝶道：「不敢當前輩謬讚，在下愚魯得很，不明白識時務知天命該如何解釋。」

梁九蔭哼了一聲道：「敝堡主神明英武，八方景仰，當今武林各派，莫不衷心臣服，如今千軍合圍，莫非谷主還要作困獸之鬥？」

覃小蝶冷冷道：「原來前輩是替程堡主說客來的，只是在下不懂，萬里雲鵬程寒超名列當代九大絕頂高手之一，而這九大絕頂高人，也只剩下槍聖盧緯與程堡主兩人而已，程前輩功蓋寰宇，名滿八荒，貲財之盛，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望其項背的。他如果追求名利，也應該滿足了，如今不保晚節，與這無名之師，我不知道他究竟為了什麼？」

梁九蔭怒叱道：「住口，妳竟敢肆意批評本堡堡主！我再問妳一句，妳是降還是不降？」

覃小蝶神色一肅道：「黃蜂谷不作城下之盟，閣下如果當眞要戰，本谷只好勉力奉陪。」

梁九蔭道：「妳們既然不知死活，就怪我不得了，給我殺！」

話不投機半句多，雙方既已說僵，只有訴諸武力了。

黃蜂谷是整體作戰，五行變化，層層相因，再加上三十六隻神鷹凌空下擊，程家堡的攻擊因而無法得逞。

也許這是一樁刦數吧，當雙方鏖戰不休之時，遠遠的山頭忽然飄來一片濃霧，刹那之間，它遮蔽了整個鬥場，使人伸手難見五指，這個仗如何打法？

按常情來說，這應該是罷戰休兵的最佳時機，令人想不到的是一陣飛蝗像驟雨一般，向黃蜂谷的五行大陣勁射而來，立時鬼哭神嚎，哀聲四起，五行陣自然要秩序大亂了。

此時黃蜂谷的人馬奔走呼號，各不相顧，他們縱有拚命一搏之心，瞧不到敵人又能奈何？

狄飛虹原是與覃小蝶竹蘭君聯袂撤退的，誰知他時運不佳，左肩胛竟然中了一枝毒箭。

先痛後麻，他知道箭上有毒，先運指點上傷處附近的穴道，再繼續向前奔跑。

最後他終於逃過敵人的追擊，但也失去他的同伴，投目四矚，曠野無盡，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

更糟的是他感到一股奇冷，好像置身寒冰地獄一般，雙眼的視力也在逐漸模糊，前面的景物都有些瞧不清楚了。

這是毒力已發的現象，他必須找一個地方運功療傷，否則他這付大好生命，就可能已到盡頭。

但這一帶全是程家堡的勢力範圍，如果不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很可能會落入敵人的手裏。

在一陣奔馳之後，天空忽然飄起鵝毛般的瑞雪，北風呼呼，響起惱人的嗚咽之聲，像是在替狄飛虹的不幸作不平之鳴。

氣候忽然變得如此之壞，這對狄飛虹是不利的，體內的寒毒，加上天候的寒氣，叫他如何承受得了。

所幸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座涼亭，它雖然無法阻擋寒氣，對這漫天風雪多少可以遮蔽一點。

及到達涼亭附近一瞧，原來此處是一塊建築宏偉的墓地。

高聳的墳墓之前，設有祭奠所需的香案爐台等物，墳前兩側設有八名翁仲，雖然全被大雪所蓋，依稀還瞧得出來。

那涼亭之中聳立着一塊石牌，可能是記載墓中人功德用的。由於它擋住了迎面而來的風雪，它的背面豈不正好作為運功調息之用。

這兒雖然是狄飛虹惟一可以運功療毒之處，他却呆立一具翁仲之旁，半晌動彈不得。因為他聽到了人聲，那人聲是來自涼亭內石牌的背面。

他此時毒傷迸發，幾乎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了，如若那談話之人是他的仇家，一旦被他們發現，豈不是死路一條？

那麼為今之計，自然是走為上策了。

但他已全身僵硬，舉步維艱，雖是心急如焚，却又動彈不得。

正在此時，兩條人影順着風雪的方向，向墓地急馳而來，來人的輕功十分了得，刹那之間，便已停身墳墓之前。

他們先向四週打量一眼，其中一人忽然出聲叱喝道：「是什麼人，快給我滾出來。」

糟，莫非他們瞧出狄飛虹來了？

雖然他全身積雪，與原有的翁仲沒有什麼兩樣，如是熟習墓地之人，必然會發覺多出一具翁仲，那聲「滾出來」的叱喝，未嘗不是針對他來的。

所幸隨着那聲叱喝，涼亭石碑之後轉出三名彪形大漢，其中一人怒喝道：「小賤人，妳剛才說甚麼？」

「狗賊找死！」語音未落，人影急閃，啪的一聲脆響，只見一個沉重的耳光，竟將那名出口傷人的大漢擊得滾倒於雪地之上。

這一擊如同驚雷驟發，出手人身手之高，大出此人意料之外。

由涼亭轉出的三人呆了，他們知道碰到了武林高人，不由一起向後來的兩人瞧去。

「啊，是大小姐……」

這三人敢情是程家堡的武士，後來的兩人是程家大小姐，程玉倩，及貼身婢女六兒

，適才出手的是六兒姑娘，由僕知主，程玉倩的武功，自非等閒之輩。

程家大小姐見這三人是堡裏的武士，也不想太過難為他們，只是哼了一聲道：「你們躲在這裏作甚麼？偷懶！」

一名武士道：「屬下不敢，咱們奉命在追查黃蜂谷的人，因為走累了，所以就在這兒歇息一下。」

程玉倩道：「歇夠了麼？歇夠了就快滾！」

這三人齊聲應道：「是，是！屬下告退。」

待他們消失於風雪之中，六兒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姐，妳瞧。」

程玉倩道：「瞧什麼？」

六兒道：「翁仲，妳瞧是不是有點奇怪？」

程玉倩道：「哼，妳這丫頭，瞧妳緊張兮兮的，我還以為發生什麼大事。這潘家大塚的翁仲，少說點咱們已經看過百兒八十次了，還有什麼好瞧的。」

六兒道：「咱們是瞧過很多次了，不過小婢總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程玉倩道：「是那兒不對勁了？妳說吧。」

六兒道：「潘家大塚的翁仲，早已殘缺不全，據小婢所知，好像只剩下七具，如今不只是多了兩具，而且這兩具竟然靠在一起，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程玉倩道：「這有什麼稀罕，也許是潘家的後人在修理添補吧。」

六兒道：「這倒也是，不過小婢還想刮下牠們面部的積雪瞧瞧。」

程玉倩道：「嗯！要是不嫌煩妳就刮吧。」

六兒的武功是跟程玉倩學的，她們主婢的兵刃相同，都是使用一雙短劍，程玉倩允許她刮翁仲面部的積雪，她立即撤劍出來，向一具翁仲面部刮去。

翁仲是石刻，不必說刮它面上的積雪，就算剁下它的腦袋，也沒有什麼要緊。

但，六兒的短劍剛剛遞出，距離翁仲的面部至少還有五寸，它竟像落水上岸的狗一般，身軀一搖，積雪迸飛，無數雪粒猛向程玉倩主婢襲來。

程玉倩立身較遠，應變也十分敏捷，她及時撤身閃避，總算沒有被雪珠擊中。

六兒就不同了，如此接近的距離，叫她怎樣能夠閃避！所幸雪珠的擊勢並不太強，她雖是數處穴道受制，並沒有遭到太重的傷害。



白髯老者揚聲對狄、覃二人道：「老夫梁九蔭，叫你們谷主答話。」

這是假翁仲手下留情，否則這位俏丫頭焉有倖理。

假翁仲是誰？他縱使閑得發慌，也不應該在這等冰天雪地之中假冒翁仲？

莫非他情非得已，有什麼不得不爾的苦衷？

的確，南駝雖是遊戲風塵，所行所為往往出於常理之外，但他總不會跟自己過不去，站在這裏受那風雪之苦！

其實他是一個性情中人，只要對誰發生了好感，為朋友，兩肋插刀不會皺一下眉頭。狄飛虹就是他欣賞的朋友之一，當他獲得程家堡的陰謀之後，就急急的趕來報信，可惜他的消息遲了一點，還沒有到達鬥場，黃蜂谷已經遭到刦難。

雖然如此，他仍要找到狄飛虹，不如此，他覺得寢食難安。待找到潘家大塚，他聽到涼亭內有人說話，及站在翁仲之旁一聽，他也變作一具翁仲了。

這算不得甚麼稀奇，稀罕的是狄飛虹竟然來到南駝的身旁。

一位身負毒傷之人，處於如此形勢之下，不僅會全身發抖，呼吸也會粗濁而喘息出聲，雖然藉於風聲的掩蓋，涼亭內聽它不到，却瞞不過身旁的南駝。

遠赴青海療毒傷

幾隻冰冷的手指，悄悄伸過來抓住脈門，而他的身旁，就只有一具堆滿積雪的石刻翁仲。

現在雖然是大白天，但雪花紛飛，北風怒吼，天色陰慘慘的，看不到半點人跡

，在此等情形之下，誰敢担保沒有鬼魂出現？

在常人，縱使不被嚇掉三魂，至少也會心弦震動，拔步狂逃。

但他是狄飛虹，一個視生死如等閒的鐵血漢子。

人們通常怕鬼，他却另有一套看法，鬼既是人變的，那有什麼好害怕的？

如果翁仲是妖，那就更合他的心意了，他平生沒有遇到過妖魅，正好瞧瞧他有些什麼能耐。

因此，當那冰冷的手指抓住他脈門之時，他只是暗凝功力，並沒有作絲毫的抗拒。

終於，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傳入他的耳鼓：「少俠……你中了毒？」

「是的，我中了箭，箭上有毒，你是誰？」

「我是南駝歐陽超，現在我助你一臂之力，先將劇毒逼入左臂。」

「多謝。」

狄飛虹絕處逢生，原是一件好事，想不到鬼丫頭六兒對翁仲的數目起了疑心，要用短劍刮掉南駝面上的積雪，在無可奈何之下，南駝只好先發制人了。

「對不起，大小姐，事出無奈，老夫不得不出手自保，如果妳不反對，咱們就此告辭。」

「想走？嘿嘿，那有這麼便宜！」

程家大小姐果然不凡，說話間吐指如風，震開六兒的穴道，短劍泛起漫天晶芒，罩向南駝的全身。

南駝順手一帶，將狄飛虹帶得倒退八尺，然後雙掌一錯，竟與程玉倩惡狠狠的纏鬥起來。

大小姐一動上手，六兒可不願閒着，及擧目向狄飛虹一瞧，她又有些遲疑起來了。

「喂，你受了傷？」

「是的，在下中了一箭。」

「箭上淬有劇毒？」

「姑娘好高明的眼力。」

「那你是黃蜂谷的了，看你不像壞人嘛。」

「誰說黃蜂谷是壞人了，小小年紀竟然黑白不分！」

「你敢罵人？」

「別誤會，姑娘，我只是說姑娘不能聽人片面之言，就認定黃蜂谷的人不是好人。」

「說的也是，你是誰？」

問他是誰的是程家大小姐，敢情南駝吃了敗仗，負傷逃走了，她才回過頭來，接下了這句話。

狄飛虹道：「在下狄飛虹，是黃蜂谷的二谷主。」

程玉倩啊了一聲道：「那你也會養黃蜂了？」

狄飛虹道：「會，不過黃蜂谷養的是異種黃蜂，別處找不到的。」

六兒道：「小姐，狄公子中了毒，養蜂的事以後再說，咱們先救救他。」

程玉倩先瞧瞧狄飛虹的雙眼，再查看他的傷口，然後柳眉一蹙，緩緩吐出一口長氣。

六兒道：「小姐，有麻煩？」

程玉倩道：「是的，他中了龜殼花與五變玫瑰調和而成的奇毒，咱們堡裏沒有這種解藥。」

六兒面上一變道：「小姐，這箭上的毒不是咱們淬上去的麼？怎麼會沒有解藥呢？」

程玉倩道：「不錯，毒是梁叔叔淬上去的，但他只從西域携回毒藥，可不知道解毒的方法。」

六兒櫻唇一噘道：「那他爲什麼要淬在箭上？這不是明擺着害人！」

程玉倩略作沉吟，目注狄飛虹道：「小妹可以保證少俠半年之內不至毒發，要想根治，就必須前往青海海心山找玫瑰夫人。」

狄飛虹道：「多謝小姐厚愛，在下心領了。」

程玉倩一怔道：「怎麼啦？少俠，你不願治癒身上的奇毒？」

狄飛虹道：「我願意，但在下身爲二谷主，在本谷遭受刧難之際，怎能獨善其身？」

六兒哼了一聲道：「這眞是腐儒之論，你自身難保，不能獨善對貴谷又能有什麼幫助？何況那塲大霧雖是害了貴谷，可也救了貴谷，據小婢所知，黃蜂谷連傷帶死不過十幾人而已。」

程玉倩道：「少俠，敝堡與貴谷雖是站在敵對立場，小妹可是出於一番善意，五變玫瑰毒性奇特，再加上龜殼花的劇毒，走遍天下，除了玫瑰夫人無人能解，小妹知道少俠是重義氣、輕生死的鐵血男兒，但回谷於事無補，反而會爲他們帶來更多的困擾，少俠是聰明人，應該想得到其中的利害得失。」

狄飛虹道：「好吧，不過我希望告知黃蜂谷我的去向，免得他們担心。」

程玉倩道：「你放心，咱們一回堡我就派人去黃蜂谷。」

狄飛虹愕然道：「妳說咱們要去程家堡？」

程玉倩道：「不錯，我要替你金針過穴，不回堡怎麼辦？」

狄飛虹道：「一定要金針過穴？」

程玉倩嘆口氣道：「這是惟一能讓你延長生命的辦法，希望你委屈一下。」

狄飛虹道：「在下不怕委屈，只是替妳担心……」

六兒說道：「放心吧，公子，咱們由秘道進出，安全得很，再說，老爺他們這些日子可忙着呢，咱們只怕連人影都見不到。」

程玉倩道：「六兒，天氣太冷了，快扶着公子走吧。」

他們果然很安全的回到了程家堡，在大小姐的閨房之內，他接受了金針過穴。

程玉倩有一個方外的師父，習得一身高明的醫術，金針過穴只是其中一部份。

經過三個多時辰，總算大功告成，狄飛虹不再有寒冷痛苦的感覺，一切活動也與常人無異。

待他運功一試之後，立即抱拳一禮道：「多謝小姐，在下就此告辭。」

程玉倩道：「少俠要走？」

狄飛虹道：「在下想及早趕往青海，以免夜長夢多。」

程玉倩道：「這不行，少俠，金針過穴只能暫時逼住你體內的劇毒，每隔七至十日，必須再施針一次，此去青海萬里迢迢，你怎能獨自前往！」

狄飛虹一呆道：「那怎麼辦？難道要小姐陪伴我萬里跋涉？」

程玉倩微微一笑道：「我國山川壯麗，名勝古蹟十分之多，可惜我沒有機會出去走走，一直引爲遺憾，如今天假其便，咱們正好結伴一遊。」

狄飛虹道：「不，小姐，妳是千金之體，要玩也該有充份的準備，咱們……哼，如果路上有什麼閃失，在下就算百死也難蔽其辜！」

程玉倩笑笑道：「你這是看輕咱們了，憑你我三個，江湖上能奈何咱們的必然不多。」

她說的不錯，適才在潘家大塚，以南駝那等成名巳久的高人，都落得負傷而逃，這位程大小姐的一身功力，可說是深不可測。

但，狄飛虹仍然搖了搖頭，說道：「小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讓令尊知道了……」

程玉倩擺擺手道：「爹整天在計算他的事業，那裏有時間顧到小妹，再說咱們不辭而別，他知道咱們去了那裏？」

狄飛虹道：「縱然如此，在下還是過意不去。」

程玉倩說道：「不要迂了，六兒，快收拾一下，再去準備三匹駿馬，咱們這就走。」

狄飛虹見程玉倩如此决定，他也無話好說了。

人的感情是十分奇妙的，像他們這一對萍水相逢的男女，程玉倩竟然肯作如此重大的犧牲，除了說這是一個緣字，實在無法作其他的解釋。

他們冒着風雪沿官道向西北走，經武勝關入河南，再沿綫北上鄭州。

此時天寒地凍，官道上雖然也有旅客，比往常却少了很多。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離「李新店」還有十里，只要加上一鞭，趕到鎮上吃晚餐當無問題。

領頭奔馳的程玉倩忽然啊了一聲，猛將坐騎勒得人立而起，就原地打了兩個轉才停了下來。

狄飛虹與六兒一時控制不住，兩人衝出丈外，方扭轉馬頭，回到程玉倩的身邊來。

六兒櫻唇一噘道：「妳是怎麼啦？小姐。」

程玉倩用手指着右前方的樹林，一臉詫異之色，她分明要說甚麼，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狄飛虹道：「妳是瞧到了甚麼？」

程玉倩道：「是啊，我瞧到一個十分恐怖的人頭。」

狄飛虹仔細打量那叢不算濃密的樹林，不要說人頭，連一隻鳥兒也沒有，不由微微一笑道：「妳八成是看花眼了，那兒甚麼都沒有。」

程玉倩道：「我分明瞧到一個人頭，他還衝着我傻笑呢。」

狄飛虹說道：「哦，他是怎樣一個長像？」

程玉倩說道：「醜死了，滿頭白髮，一雙吊眼，眼角之下掛着兩股血絲，再配上一對獠牙，面貌的猙惡，當眞是擧世少見。」

六兒哇的一聲道：「不要講了，小姐，嚇死人了！」

狄飛虹道：「世間沒有這樣的人，鬼魂也不敢在大白天出現，我看妳準是恐怖小說看多了才生出幻想，時間不早了，咱們走吧。」

程玉倩絕對不相信她是看花了眼，或是腦子裏生出的幻想，只是那人頭不見，說破了嘴別人也不會相信，一賭氣就催馬向鎮上奔去。

進南街不遠是一家「長榮老棧」，他們還沒有到達店門，店小二巳經迎了上來，道：「公子小姐辛苦了，酒席房間巳經準備妥當，三位請。」

這家長榮老棧，果然招徠有術，客人還沒有進門，酒席房間早巳準備妥當，這無非是作生意的玩的噱頭，他們也不以爲意。及進得店門，掌櫃的立將他們領到上首一張食桌之前，道：「老夫人說這些都是公子小姐最喜歡吃的，她老人家有事不能相陪，請兩位慢慢的享用。」

狄程二人擧目向桌上一瞧，只見佳餚滿桌，雖然不一定是他們所喜愛的，却也色香俱佳，頗能引人食慾。

顯然這是有人在惡作劇，他們縱使飢腸轆轆，也不能讓人像耍猴兒似的。

因此，程玉倩面色一沉道：「是那位老夫人？她姓什麼？長的什麼模樣？」

掌櫃的道：「老夫人沒有說出姓氏，只是交了十兩銀子在櫃上，吩咐完就走了，哦，她老人家身材瘦小，穿着黑衣，面部也用黑紗蓋着，所以小的瞧不出她的長像。」

掌櫃的回答應該在意料之中，因爲這原是江湖上的技倆，只是平白的多出一個長輩，感到有點窩囊而巳。

六兒哼了一聲道：「你弄錯了，掌櫃的，她不是什麼老夫人，只是咱們小姐的侄孫女罷了。」

語音一頓，續道：「小姐，這是乖孫子的一點孝心，妳就將就用一點吧。」

程玉倩道：「好吧，掌櫃的，以後再見到我那乖孫女的時候，就說祖姑姑謝謝她了。」

打發走了掌櫃的，他們跟着坐下來用食，同時目光四掠，一一打量食堂裏的食客。

五張八仙桌子，除了他們這一桌之外，其餘四張全都坐着客人，他們都是一般商賈，惟一岔眼的只有一個年約四旬的中年道士。

此人尖嘴猴腮，目光邪惡，他也在向程玉倩打量，眼神之中却射出一股仇視的光芒。

這就怪了，彼此萍水相逢，談不上任何過節，他這樣兒爲了甚麼？

程玉倩不願理他，六兒可就忍耐不住，目光一斜，向那位道長投下輕蔑的一瞥道：「小姐，有人說酒肉道士，滿肚臭屎，這話是不是眞的？」

程玉倩微微一笑道：「自然是眞的了

，古人還會騙咱們？」

這那會是古人說的話，只是六兒編出來罵那位道長罷了。

當然，如果那位道長不以仇視的眼光瞧人，就算他喝酒吃肉，也沒有人願意管他的閒事。

像他這等人，無事還要找三分碴，現在居然有人罵他一肚子臭屎，他要是不出手傷人，那才是怪事。

果然，呼的一聲，一雙筷子凌空飛來，單看那份强勁的來勢，就知道此人功力不凡。

筷子是兵分兩路，照顧程家一對主婢，程玉倩只是輕輕一抬手，筷子來勢一緩，噹的一聲落於桌面之上，六兒可就不肯這麼善罷干休，當即拾起面前的茶杯，抖手向那位道長擲去。

茶杯在凌空之際就跟裏面的茶水分了家，前者迎着筷子，一起震落地面，後者形成一片水珠，挾着無比的威勢，像彈丸一般向道長擊來。

那位道長估不到這對主婢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一時慌了手脚，只得提足內力，雙袖揮舞，迎擊那片水珠。

虧得他武功不弱，雖然衣袖上添了不少破洞，總算將水珠接了下來，入是丟了一點，但觔斗栽得不算太大。

不過在衆目睽睽之下，栽在對方一個丫頭手裏，這口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於是他掏出一塊銀子丟在桌上，冲着程玉倩主婢道：「明日午時本道長在十字坡候敎，不來的就是姑子養的。」

這位出家人眞有點不成材，「姑子養的」髒話虧他說得出口。

再說要了斷過節何必等到明天，他所以如此，必然是要約幾位帮手，程玉倩主婢自然知道他的用心，但沒有將他放在心上。

他果然是約帮手去了，因爲他發現程玉倩主婢的功力，高得出乎意料，他一人出戰，一定會丟人現眼。

他出店拐了一個彎，來到另一家「清雲客棧」，在後院一間客房之內，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她是一個滿頭白髮，長像奇醜的老婆婆，道長進門之後沒有說甚麼，只是吁出一口長氣，就在椅上坐了下來。

白髮婆婆向他瞥了一眼道：「怎麼啦？跟誰過不去了？」

道長苦笑一聲道：「我那敢，是別人跟小弟過不去。」

白髮婆婆啊了一聲道：「假道士吳宮名滿江湖，是誰有那麼大的胆子？」

原來這位道長名叫假道士吳宮，跟白髮婆婆晋衣秋是終南惡客東門亮的左右雙使，這主僕三人壞事作盡，惡名遠播，在江湖道上是幾名人人畏懼的煞星，他們於十年前銷聲匿跡，此時再現江湖，必將引發一場動亂。

他們第一個下手的目標是程家堡，因爲堡主萬里雲鵬程寒超與東門亮是同門師兄弟，當年在師門，他們就面和心違，各懷鬼胎，兩人明爭暗鬥，希望獲得師門絕學「雷公鎚」。

× × ×

有人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在一百五十年前，雷公鎚畢代，技壓江湖，威震四海，博得當代武林第一高人的盛譽。

但樹大招風，名滿遭忌，畢氏一門竟然被人暗中下毒，一門老幼，幾乎寸草不留。

也許皇天見憐，畢氏的香烟終於延續下來，但在痛定思痛之下，因而立下兩項規定，一是畢氏子孫不得踏入江湖，二是雷公鎚不傳外姓，可以傳媳婦，不得傳女兒。

程寒超東門亮的師父畢獨秀，雖是身負曠代絕學，却以賣藥，以及替人接骨療傷維持清苦的生活，並嚴守祖宗遺訓，決不招惹江湖是非。

不幸的是他收了兩個根骨頗佳，心機也十分深沉的徒弟，而且年逾五旬，膝下猶虛，只有兩個承歡的女兒。

如今問題來了，畢獨秀爲了延續香烟，必須以一個女兒招贅，他的兩名弟子，自然是優先考慮的人選，這就是造成他們師兄弟各懷鬼胎，明爭暗鬥的原因。

最後他將個性活潑的長女畢鳳仙嫁給程寒超，留下老成持重的次女畢玉仙招婿入贅，但是雀屛中選的却是一個農家的子弟。

在畢玉仙婚後三日，畢獨秀遣走了他的兩名徒弟，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是必然的結局。

此後這對師兄弟分別投入江湖，但以際遇不同，成就上就形成很大的差異。

程寒超行俠仗義，設館收徒，幾年之間聲譽鵲起，終於在泰山武林大會一鳴驚人，博得萬里雲鵬的頭銜，及當代九大絕頂高人的盛譽。

東門亮却交結黑道，走入歧途，雖是開山立寨，獨霸一方，但終南惡客的聲譽，是無法與萬里雲鵬相提並論的。

宿怨未消，再加上滿懷嫉妒，於是他找上了程寒超，要在武功上一爭長短。

十年之間他們比鬥過三次，每一次東門亮都是鎩羽而歸，這以後他不敢再找程寒超了，因爲程寒超說過，事不過三，要是他再來找碴，縱然不要他死，也要廢掉他的武功。

東門亮知道程寒超言出必行，不敢再來嚐試了，只是心有不甘，這口氣說甚麼也嚥不下去，於是一不作，二不休，將主意打到二師妹畢玉仙的頭上。

如今師門絕學雷公鎚必然落在畢玉仙的手上，因爲師傅已經去世，她是師門惟一的傳人。

不過他不敢招惹程寒超，又如何敢惹習得雷公鎚的二師妹？放棄麼，他不願，要想橫行江湖，了却私人恩怨，他非取得雷公鎚不可，好在有錢能使鬼推磨，花點銀子請幾個冷血殺手，不就解決了問題？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畢家滿門遭刦，畢玉仙却携着幼子闖出重圍，她雖是身負重傷，却平安的抵達程家堡。

現在虎歸深山，龍藏大海，東門亮應該死了這條心了，但這頭狡詐的狐狸，仍然時時在等待機會。

終於讓他等到了，程玉倩主婢遠去西域，焉能逃過他的毒手！

他原是叫吳宮晋衣秋兩人以靈貓戲鼠

的手法，讓程玉倩日處驚濤駭浪之中，以滿足他變態的心理，估不到假道士吳宮竟然將事弄砸了，以至不得不找白髮妖婆求助。

對這位大姐，吳宮可不敢撒謊，他將栽在六兒手裏的經過，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

白髮妖婆眉峯一皺道：「强將手下無弱兵，程家堡果然不好招惹……」

假道士吳宮道：「晋大姐，妳說咱們要不要稟報主人？」

白髮妖婆道：「不行，咱們如果伺候不了那幾個後生晚輩，主人必然饒不過咱們。」

假道士吳宮道：「那……妳說該怎麼辦？」

白髮妖婆道：「走，咱們去找他。」

去找程玉倩，那是當面鼓對面鑼的了斷了，假道士雖是技不如人，對白髮妖婆却充滿了信心，因而未加反對。

白髮妖婆用黑帕蒙着面孔，與假道士直奔長榮老棧，他們先找店小二問明程玉倩所住的房間，一逕前往敲門。

「程姑娘……程姑娘……」

「誰？」

「老身姓晋，有事跟姑娘面談。」

咿呀一聲房門打開了，當門而立的正是俏丫頭六兒。

「哦？是妳？妳就是那位自稱老夫人的？」

「那是店家對老婆子的稱呼，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妳找咱們小姐什麼事？快說。」

「姑娘不讓老婆子進去坐坐？」

六兒無意讓她進房，但程玉倩却出聲招呼道：「六兒，讓她進來。」

小姐既然如此吩咐，六兒只得讓她進去。

房裏除了程玉倩還有狄飛虹，白髮妖婆晋衣秋雙拳一拱，道：「老婆子冒昧求見，是來替敝師弟向各位道歉的。」

程玉倩說道：「不必客氣，令師弟是誰？」

白髮妖婆道：「敝師弟吳宮，就是穿着道裝的那位。」

六兒撇撇嘴道：「既是六根不淨，還信什麼三清？當然，咱們管不了這些，他不是約咱們明午在十字坡比鬥麼？莫非妳是來探咱們虛實的？」

白髮妖婆再向六兒抱拳一拱道：「姑娘說笑話了，對付幾個後生晚輩，何需探什麼虛實，老婆子此來不過是跟各位談談交易而已。」

此人前恭後倨，原是謙恭有禮的，忽然變得倨傲起來了，莫非在這幾句談話之中，她施展了什麼手脚？

程玉倩心有所疑，不由向狄飛虹擧目一瞥，發覺他雙目噴火，臉如噀血，嚇得跳了起來道：「狄少俠，你怎麼啦？」

白髮妖婆嘿嘿一陣冷笑道：「他中了老婆子的烏頭瘴，只能活過兩個時辰，妳們也一樣，不信妳就試試。」

程玉倩運功一試，果然胸腹間其熱如焚，一點眞力也提不起來，再看六兒的神色，顯然也受到同樣的遭遇。

白髮妖婆接着說道：「所以老婆子要跟你們談談交易，妳該不會反對吧？」

程玉倩道：「什麼交易！妳說。」

白髮妖婆道：「用你們三個人的生命，換雷公鎚武功秘密，妳看如何？」

程玉倩道：「程氏門中沒有這項武功，妳找錯人了。」

白髮妖婆說道：「沒有錯，雷公鎚武功秘笈在妳姨娘畢玉仙的身上，她正在程家堡作客，只要妳娘向她要，她會交出來的。」

程玉倩道：「如果我姨娘不肯交出來呢？」

白髮妖婆道：「那你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狄飛虹冷冷接道：「不見得……」

他原是坐在一側的，此時長身而起，脚下一跨，便已到達白髮妖婆的身前。

一個身中奇毒，無法提聚眞力之人，絕對不會有如此矯健的身手，白髮妖婆難免大吃一驚，說道：「你沒有中烏頭瘴的毒？」

狄飛虹道：「我原先就身中劇毒，所以才萬里求醫，想不到烏頭瘴竟然中和了毒力，還使我的功力突飛猛晋，我應該感謝妳才對。」

白髮妖婆面色一變，身不由己的連退數步，她這一退已經到達門邊，再一退就可奪門而逃了。

這是她的如意算盤，只要逃離此間，無論狄飛虹的功力多高，爲了程玉倩主婢，不怕他不俯首就範。

但人影一閃，甚快若風，不容她再轉任何念頭，脈門已經落在別人手裏。

狄飛虹連點她幾處穴道，才鬆開手回顧六兒道：「搜搜她的身上，看有沒有解藥。」

六兒在她百寶囊中搜出五隻藥瓶，說道：「公子，這麼多，究竟那一瓶才是解藥？」

狄飛虹道：「喂給她吃，一瓶一瓶的喂，一個時辰之內分別喂她四種，咱們還有很多剩餘的時間。」

白髮妖婆說道：「姓狄的，算你狠，白色的丹丸連服兩粒，運功一週天其毒自解。」

狄飛虹說道：「好，就先喂她四粒瞧瞧。」

六兒依言喂給白髮妖婆四粒白色的丸藥，等待半個時辰並無異狀，這才與程玉倩分別服食兩粒，然後運功一週天，果然藥到毒除。

狄飛虹留下她五瓶丸藥，再解開她的穴道說道：「今日放妳一次，如是再落到我的手裏，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放走了白髮妖婆，程玉倩嘆息一聲道：「好啦，如非少俠……」

她語音未落，忽然面色一變道：「狄少俠，你怎麼啦？」

適才狄飛虹整治白髮妖婆之際，神色本已恢復正常，此時又不對了，臉上赤紅如火，紅得十分怕人。

程玉倩意欲試試他的體溫，玉臂剛剛伸出，他忽然一聲暴吼，一掌震碎後窗，飛身穿了出去。

程玉倩呆了一呆，伸手抓起床頭的兵刃及包裹道：「六兒，帶着那瓶解藥，咱

們追。」

她們追出不能算慢，但在蒼茫四合的夜色之下，那裏還有狄飛虹的踪跡。

此後一連三天，結果全是失望，後來找到鄭州，還是踪影全無。

程玉倩還想向西找下去，六兒勸慰道：「小姐，依小婢看，狄公子不見得會去青海，咱們萬里迢迢又撲了空，那該如何是好？」

程玉倩道：「依妳說該怎麼辦？」

六兒道：「梁九蔭大爺交遊極廣，託他找豈不比咱們盲目的瞎闖好得多？」

程玉倩道：「妳是說咱們先回程家堡，再託人尋找狄少俠？」

六兒道：「小婢正是這個主意。」

程玉倩道：「好吧。」

× × ×

拐河街是伏牛山區的一個山鎮，由於地處偏僻，交通很不便，因而民風相當閉塞。

但是這民風閉塞的山鎮，卻能使初到此地之人大爲吃驚，因爲它擁有三多，賭館多，酒館多，妓院多，是其他城鎮罕見的。

那麼拐河街是一個藏汚納垢的所在了，一個窮鄉僻壤的山鎮，爲甚麼會有這等情形？

其實說穿了簡單得很，伏牛山的黑道瓢把子金面虎匡策在此地安窰立寨，這些現象是理所當然。

這天晌午時分，拐河街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蓬首垢面，汚泥滿身，說他是一個要飯的乞兒決不爲過。

但他面色赤紅，雙目如火，一股奔放凌人的氣勢，由週身放射而出。

雖然他的衣着是如此的汚垢，形象是這般落拓，只要向他的面目瞧看一眼，任是何等人物，都會心弦震動，而生畏懼之心的。

他在一家酒館進食，飯後招呼店小二道：「夥計，算賬。」

店小二道：「是，客官，一錢三分銀子。」

客人道：「好，記下賬，下回一併給你。」

店小二呆了一呆，說道：「你想白吃？要飯的！你別弄錯了，拐河街可不興這個。」

拐河街是伏牛山的黑道大本營，到這兒來混吃混喝，那是自找苦吃。

就拿店小二來說，他雖是伺候人的下人，手底下也會個三招兩式，不待客人立起身形，一隻巨靈之掌，已然扣向客人的肩井大穴。

客人哼了一聲，伸手輕輕一揮道：「你這人好小氣，一點點銀子犯得上動手動脚？」

他說得十分輕鬆，那揮出的一掌好像也沒有使用半點眞力，但店小二卻像草人一般，一連幾個翻滾，摔在地上哼哈起來了。

白吃還要打人，這位客人難免犯了衆怒，何況拐河街幾乎全是刀尖上黏血的黑道人物，他這樣怎能不引起一場是非！

在一片暴吼聲中，撲上來五條大漢，這般人比店小二的身手高明得多，結果卻是一樣，一個個丟盔棄甲，摔在地上直哼哈。

白吃的客人身手夠高，但無法嚇阻那般兇神惡煞，他們由店裏打到店外，整個拐河街都騷動起來了。

伏牛山的賊人越聚越多，先是赤手攻擊，現在全都動上了傢伙。

但白吃的客人實在高明，週身三尺以內罡風急湧，舉手投足全是妙着，打到後來沒有人傷到他一根汗毛，摔在地上的賊人則到處都是。

此時人叢中忽然響起一聲叱喝：「住手！」一名身着金色長袍，手中玩着英雄胆的大漢走了過來。

「朋友跟咱們伏牛山有仇？」

「誰說的？在下只不過欠了一錢三分銀子的飯錢，你們就放我不過，在下出手是你們逼的。」

「原來如此，這果然是本山的不是，兄弟作個東，咱們再痛飲幾杯如何？」

「這個……咳，咱們素昧平生，怎好叨擾？」

「這麼說就見外了，四海之內皆朋友嘛，請。」

他們換了一家酒館，便大碗酒大塊肉的暢飲起來。

「在下金面虎匡策，是伏牛山的瓢把子，兄弟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先師只是一個武師，不敢當高人的謬讚，小弟叫狄飛虹，還請瓢把子多多担待。」

「兄弟，咱們一見如故，稱瓢把子就見外了，還有，本山足堪溫飽，希望你能留下來。」

「多謝大哥，不過……」

他語音未落，店外忽然奔進來一名勁裝大漢，雙拳一抱，向金面虎匡策行了一禮道：「稟瓢把子，終南惡客東門亮來了，正在尋找瓢把子。」

金面虎匡策道：「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勁裝大漢道：「一共五個，除了東門亮，還有假道士吳宮，白髮妖婆晋衣秋，另外兩個姑娘，好像是被他們擄來的。」

金面虎匡策問道：「東門亮在那兒落脚？」

勁裝大漢道：「在董寡婦的店裏。」

金面虎匡策道：「你先去招呼他們，我隨後就來。」

語音一頓，回顧狄飛虹道：「兄弟，終南惡客東門亮，是黑道中頂尖人物，走，跟大哥去見見他。」

狄飛虹道：「慢點，大哥，請恕小弟冒昧問一句話……」

金面虎匡策道：「不必顧慮，兄弟，有話你儘管說。」

狄飛虹道：「小弟懷疑東門亮擄來的兩名姑娘是小弟的友人……」

金面虎匡策哈哈一笑道：「好，大哥帮你。」

狄飛虹道：「多謝大哥的善意，小弟心領了。」

金面虎匡策道：「兄弟，還將大哥當作外人？」

狄飛虹道：「大哥言重了，因爲白髮妖婆巳經被小弟震傷，此時八成還沒有痊

癒，吳宮的能爲有限，對付一個東門亮，小弟還有幾分自信，既然無須帮忙，何必拉大哥下水。」

金面虎匡策道：「好吧，如非必要，大哥不動手就是。」

他知道狄飛虹不可能留在伏牛山，隨手掏出一疊銀票，放進狄飛虹的懷裏，道：「兄弟，今後不要忘記大哥，有暇到伏牛山來玩玩。」

一個橫行江湖的黑道巨擘，想不到還是性情中人，狄飛虹無限感慨的道：「大哥放心，小弟不會忘記的，告辭。」

他問明了董寡婦店，大步走了進去，這兒也是一家酒館，生意比適才的兩家差了很多，進門是六張食桌，只有三張坐的有人。

終南惡客一行坐在靠窻之處，他們擄來的兩名姑娘竟然是覃小蝶及拂琴。

狄飛虹不知道她們主婢爲甚麼會落在終南惡客的手裏，難道黃蜂谷巳經冰清瓦解？

他原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之人，此時却心弦狂震，如非蓬首垢面，必然會露出馬脚。

他緩緩走到終南惡客的桌旁，忽然雙掌齊吐，將看守覃小蝶主婢的吳宮及白髮妖婆震飛，同時出手如風，將她們主婢帶得暴退五尺，並以最快的手法，震開她們被制的穴道。

覃小蝶此時才發覺他是狄飛虹，不由興奮不巳的道：「大哥，是你，你怎麼弄成這等模樣的？」

狄飛虹道：「一言難盡，咱們待會兒再聊。」

他們刦後重逢，要聊的話實在太多，但終南惡客巳檢視完了他兩名部屬的傷勢，正向他們緩步迫來。

雙方相距八尺，終南惡客停步喝問道：「你是誰？爲甚麼向我兩名部屬部下毒手？」

狄飛虹道：「在下狄飛虹，我正要問你，舍妹跟你素無恩怨，你爲甚麼將她們主婢抓來？」

終南惡客哈哈一陣大笑道：「你要問理由？很簡單，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我要她們跟着我她們不肯，老夫只得使用一點手段。」

狄飛虹道：「閣下惡名昭彰，果然人如其名，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分個生死强弱。」

終南惡客東門亮身經百戰，一生只敗在萬里雲鵬手下三次，狄飛虹只是一個毛頭小伙子，自然不會放在他的心上。

他們來到街頭，終南惡客冷冷道：「出招吧，小子，你打傷了老夫的兩名部屬，老夫要你嚐嚐生死兩難的滋味。」

狄飛虹不願跟他作口舌之爭，右臂急吐，一掌拍了出去。

他知道終南惡客是黑道上數一數二的高人，因而這一掌巳使出了全力。

終南惡客也拍出了一掌，他却沒有全力出擊，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何須浪費太多的精力！

及掌力推出他後悔了，臉色也爲之一變，因爲他發覺狄飛虹掌力沉重無比，具有急雷撼山的威勢，縱使全力出掌，不見得能賺多少便宜，如今這一輕敵，豈不要落個終身憾事。

所幸他功力夠高，應變夠快，一見大事不妙，立即强提功力，可惜仍然慢了半分。

在一聲巨震之後，他當場倒退三步，一縷血絲由嘴角滲了出來。

一招硬接，名震江湖的終南惡客，竟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底下栽了觔斗，傷勢雖是不重，這種丟人現眼的事叫他如何忍得下去！

一聲怒吼之後，終南惡客展開了强悍的反擊，重如山嶽般的掌力，一掌接一掌的猛攻過來，適才他是在掌力上吃的虧，所以他要在掌力上扳它回來。

狄飛虹雖然在兩種劇毒巧妙的配合之下功力激增，仍然不是終南惡客的對手，他在强大的壓力之下不斷的後退，同時胸部起伏，喘息有聲，再鬥下去他就接不下來了。

旁觀的覃小蝶一聲嬌叱，揮劍由終南惡客的身後攻去，拂琴猛撲側面，主婢二人一起投入搏殺之中。

面對三名年輕一代的高手，終南惡客就難以應付了，十招不到他巳連負三處創傷，再鬥下去，他這條老命很可能擱在這裏。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管他是不是大丈夫，處於如此情形下，不得不走爲上策。

在一聲急嘯之後，終南惡客全力一掌震退了狄飛虹，同時身形拔起，快如閃電，帶同他兩名部屬，向鎭外落荒而去。

狄飛虹等力克强敵，獲得一次得來不易的勝利，如今終南惡客鎩羽而逃，他們應該以歡欣的心情，來迎接此項勝利。

覃小蝶主婢的確是這樣的，因爲她們歷經刦難，終於找到了狄飛虹，一種刦後重逢的喜悅，使她們的粉頰像盛開的花朵，嬌艷欲滴。

然而，當覃小蝶向狄飛虹投下欣喜的一瞥之際，她的笑容忽然凍結，雙目大張，滿臉都是驚愕之色。

狄飛虹的形象原就不太好看，蓬頭垢面，有如乞兒，這是累經災難的原因，覃小蝶不會感到駭異的。

只是他的臉色忽然變得一片赤紅，雙目圓睜，似乎要噴出火來。

而且眉峯緊皺，似在强忍着痛苦，神情十分呆板，好像失魂落魄一般。

覃小蝶伸手撫摸他的額頭，有如摸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之上，燙得她急忙將手縮回！

看來她的大哥是病了，而且還病得不輕。

「大哥，你是怎麼啦？你感到那兒不舒服？」

狄飛虹沒有回答她的問話，忽然暴吼一聲，翻身就向山上奔去，速度之快，宛如電掣一般。

覃小蝶大吃一驚，急得眼淚也湧了出來，她不能讓狄飛虹滿山亂跑，那會出危險的，只得一面呼叫，一面追趕，三條人影像流星逐月一般，向荒山之中奔去。

覃小蝶身負絕學，拂琴的功力也頗爲深厚，她們却無法將彼此的距離拉近，甚至越拉越遠，漸漸連人影都瞧不到了。

但「大哥」，「二谷主」的呼聲仍然迴盪山谷，像杜鵑泣血一般，當眞是聲聲悽楚。

日色逐漸偏西，覃小蝶主婢已經身心皆疲，最後只得坐在一塊山石之上喘息一下。

拂琴瞧瞧日色，再向四週瞥了一眼道：「怎麼辦？谷主，天色已晚還找不到二谷主，咱們只怕連方位都已迷失了。」

覃小蝶銀牙一挫，現出一臉堅毅之色道：「咱們只要多花一點時間，一定會找到二谷主的，走。」

她沒有說錯，而且才越過一個山坳，就已經找到狄飛虹了。

那是一個山溝，潺潺流水，深可及膝，水色晶瑩明澈，清可見底，如果是在炎暑，能夠將身子泡在水中，必然是一種享受，可惜現在是隆冬，流水雖未結冰，其寒却能澈骨。

但狄飛虹却頭枕石塊，整個身子都泡在溪水之中，也許他因爲體溫太高，不如此無法減低體內的熱度。

覃小蝶迅速奔到水邊，出聲呼喚道：「大哥，水裏太冷了，讓我拉你起來。」

狄飛虹沒有回答，原來他已經暈了過去。

覃小蝶顧不得溪水寒冷，一把將他抱了起來，發覺他心脈仍作正常的跳動，臉色也恢復正常，急忙吩咐拂琴道：「快找一個避風之處，二谷主須要調息。」

拂琴道：「左面有一個山洞，好像可以容身。」

覃小蝶道：「去找乾草舖在洞內，再找枯枝生火。」

拂琴動作俐落，很快就舖好乾草，並昇起一堆熊熊烈火，照得山洞一片光明。

現在問題來了，狄飛虹衣履全濕，就這樣穿在身上，可能會弄出病來，但又無衣履可換，這將如何是好？

拂琴見覃小蝶一臉爲難之色，遂面色一正道：「谷主，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覃小蝶道：「好，說吧，我不會怪妳的。」

拂琴道：「谷主與二谷主之間，早已兩心相許，雖然未曾文定，谷主必然不會嫁給他人，何况嫂溺援之以手是從權，如今谷主又何必顧忌？」

覃小蝶的粉頰微微一紅，一雙秋水似的目光顯得堅定無比，她不再說什麼，只是將狄飛虹放置乾草之上，爲他解除身上衣履。

然後將濕衣交給拂琴在火堆上烘烤，再讓狄飛虹盤膝而坐，以內力爲他治療。

狄飛虹體內有一股强大的力道在到處流竄，如不及時引入正途，必然會造成危險，所幸覃小蝶功力極高，仍然竭盡全力，才控制着那股力道。

兩個時辰之後，總算大功告成，此時狄飛虹內力之强，縱然苦練一甲子的絕頂高手相較也不遑多讓。

他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身無寸縷，驚嚇得跳了起來，拂琴將烘乾的衣履交給他，說道：「二谷主身在水中，衣履盡濕，如不脫下烘乾，在如此寒夜，必將導致疾病……」

狄飛虹滿臉尷尬之色道：「我知道，只是……」

拂琴幽幽一嘆道：「從今以後，咱們主婢就是你的人了，莫非你在後悔？」

狄飛虹向調息中的覃小蝶深深一瞥道：「得妻如此，還有何求，只是委屈妳們主婢了。」

拂琴道：「有什麼委屈不委屈的，她要讓你當谷主，你難道還不明白她的心意嗎？」

狄飛虹道：「我明白，哦，拂琴，雙城一戰，咱們黃蜂谷莫非已全軍皆墨？」

拂琴道：「詳情怎樣，我也不太明白，當時衝出重圍之際，由於大霧瀰漫，以致各不相顧，只有我跟着谷主，後來咱們爲了找你，又不幸中了東門亮的暗算。」

狄飛虹道：「這就是了，憑妳們主婢兩人，就算鬥不過東門亮，也不至落入他的手中，原來是中了暗算。」

拂琴道：「他們藏在雪堆之內，叫人如何能夠防備？」

狄飛虹道：「他們師兄弟都不是好東西，這筆賬咱們以後再算。」

一頓接道：「你看着小蝶，我去找些枯枝添加火堆。」

拂琴道：「找枯枝我去，待會谷主會有話跟你說，你最好不要離開。」語音一落，翻身就向洞外奔去。

拂琴所以匆匆奔出洞外，是發覺覃小蝶已經醒來了，小丫頭知情識趣，希望讓他們能夠說幾句體己話兒。

一聲長吁，覃小蝶睜開眼來，未語先笑，並且投給他無限嬌羞，萬縷柔情的一瞥。

狄飛虹忙着蹲在她的身旁，道：「妹子，妳還好吧？」

覃小蝶道：「你體內那股流竄的內力好强，我差一點控制不了……」

狄飛虹道：「多謝妳，妹子，要不你來……」

覃小蝶牽着他的手，讓他挨在身旁坐着，然後嘟着嘴道：「不要跟我客氣，大哥，如果沒有你，我還能活得下去？」

這幾句平實眞切的言語，使狄飛虹十分激動，所謂相識天下，知心有幾人？能夠得到像覃小蝶這樣一個紅顏知己，人生又有何憾。

他情不自禁的伸手摟着她的柳腰，她也順勢倒進他的懷抱，此時無言勝有言，管他怒吼的寒風，翻滾的彤雲，縱使冰凍三尺，寒滿山洞，也無法驚擾他們已經熔在一塊的心，連在一起的人了。

良久，覃小蝶黛眉一揚，道：「大哥，咱們明天……」

狄飛虹道：「咱們先回黃蜂谷，那股力量得來不易，不能讓它就這麼消失。」

覃小蝶道：「然後呢？」

狄飛虹道：「如果妳同意，咱們就舉行婚禮，也許時間不算恰當，但能完成咱們心願。」

覃小蝶幽幽道：「南國紅豆，自縛春蠶，這相思的苦况，竟是如此的令人難受，如今自然一切聽你的，祇不過……」

狄飛虹道：「祇不過怎樣？」

覃小蝶道：「我想程家堡不會放過咱們的，咱們必須釜底抽薪，對程寒超作澈

底的解決。」

狄飛虹道：「妹子必然胸有成竹了，說說看。」

覃小蝶道：「我替你疏導內力之時，發覺你的任督二脈已自然貫通，以你目前的功力，較萬里雲鵬差不了多少，不過要想勝他仍然不易。」

狄飛虹問道：「如果合咱們兩人之力呢？」

覃小蝶道：「合咱們兩人之力可以操六成勝算，只是程家堡高手如雲，讓咱們聯手的機會不會太多，何况程寒超已收服了南天門，此人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狄飛虹道：「如此說來，咱們是一直處於下風了？」

覃小蝶道：「是的，除非……」

狄飛虹道：「除非怎樣？」

覃小蝶道：「除非獲得雷公鎚武功秘笈……」

狄飛虹道：「我可以試試。」

覃小蝶一怔道：「你可以試試？這話怎麼說？」

狄飛虹道：「萬里雲鵬的長女程玉倩與我相識……」

他將與程玉倩結識的經過說出，然後提出意見道：「咱們不妨到程家堡碰碰運氣，妳看如何？」

拂琴第一個就不同意，小丫頭櫻唇一噘道：「不行，我不同意。」

覃小蝶說道：「程家堡如同龍潭虎穴，咱們只怕見不到程家大小姐就陷身其中了。」

狄飛虹說道：「我也知道此行一定危險，只是程寒超既已摧毀各大門派，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咱們黃蜂谷在雙城鎮一戰縱能倖免，他也不會讓咱們生存下去的。」

覃小蝶道：「黃蜂谷易守難攻，再加上鷹蜂相助，縱使千軍萬馬，要攻破咱們仍屬不易，而且咱們只要爭取百日時間，就可以擊敗程寒超了。」

狄飛虹道：「哦……」

覃小蝶向洞外瞥了一眼道：「天色已經黎明，此事待回谷之後再告訴你吧，拂琴……」

拂琴應聲在洞口出現，道：「谷主，咱們這就回谷麼？」

覃小蝶道：「是的，咱們走吧。」

他們一路小心，盡可能避免躭誤行程，直待到達黃蜂谷口之外，終於遇到了困難。

黃蜂谷口形如葫蘆，具有一將守關萬衆莫開之勢，但也有一缺點，如若被人堵着出口，就變成甕中之鼈了。

好在他們早已開闢一條極端隱秘的秘道，縱使大軍圍山，也對他們無可奈何。

覃小蝶等在隣近谷口的山頭往下探視，發覺距離谷口約莫一箭之處，密佈拒馬樹枝等物，整個谷口已被封死，如非另有出路，谷中人當眞成爲甕中之鼈了。

拂琴道：「谷主，敵人躲在山坡之後，好像持有弩箭及火器，這一招眞絕，咱們何不出其不意，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覃小蝶道：「別急，咱們還是先回谷瞧瞧再說。」

她是担心秘道出口也被堵塞，那麼黃蜂谷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及到那兒一瞧，她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習得絕世功江湖除邪魔

覃小蝶是黃蜂谷的谷主，也是黃蜂谷的靈魂，一旦失去了她，黃蜂谷的弟子就像失去靈魂的軀殼，勢將很難活得下去。

如今谷主回來了，黃蜂谷立即掀起狂熱的浪潮，只是狂熱之中帶有幾分清冷，因爲他們的人數較往常少了許多。

覃小蝶向圍在四週的人羣流目一瞥，以激動的口吻詢問道：「還有呢？她們到那兒去了？」

內管事許裳道：「稟谷主，黑白雙姥、冷艷芳葉菁兩位班頭，及司棋、侍書、如畫等帶領三十名弟子，分頭尋找谷主去了。」

覃小蝶緩緩吁出一口長氣道：「原來如此，雙城一戰，咱們的損失怎樣？」

許裳答道：「三名弟子罹難，十二名負傷，死者已經安葬，傷者均已痊癒，只是……」

覃小蝶道：「只是敵人並不放過咱們，可知道他們是誰？外面的情形怎樣？」

許裳道：「由程門四虎之二的鐵衣虎鄔逢午，青衣虎刁樸，及南天門的毒掌風嵐，神抓富司紳，率領兩派武士約七十人，其中部份持有火器，噴筒，連珠强弩等毒惡利器，他們並未向本谷進攻，咱們也沒有出擊。」

覃小蝶道：「吩咐四大巡山加强戒備，只待黑白雙姥她們回谷，咱們就全力出擊。」

許裳道：「是。」

覃小蝶道：「竹姑娘呢？爲什麼沒有瞧見她？」

許裳道：「竹姑娘左腿負傷，目前行動還有些不便。」

覃小蝶回顧狄飛虹道：「大哥，咱們去瞧瞧竹家妹子。」

狄飛虹道：「好的。」

竹蘭君在亂軍中腿部中了一隻飛梭，如非司棋揹她突陣，幾乎送掉一條美麗的生命，見到師哥狄飛虹，她情不自禁的哭了起來。

狄飛虹安慰她道：「不要傷心，師妹，妳比咱們的運氣好得多，我跟妳覃姐姐數度遇險，幾乎回不到來了。」

他們說了一會個人的遭遇，覃狄二人才告辭出來，覃小蝶道：「大哥，咱們先歇息一下，待會我還有重要的事跟你商議。」

狄飛虹道：「好，咱們待會見。」

晚餐之後，覃小蝶交給狄飛虹一本絹冊，道：「大哥，你瞧瞧這個——」

狄飛虹接過絹冊，只見封面寫着「厄度十三式」五個狂草，及翻開封面一瞧，才知道是一種極端凌厲的絕世刀法。

任何一個喜愛武功之人，如若發現一種高深的武學秘笈，就像讀書士子瞧到一篇擲地有聲的好文章，必然會全神投入，細心讀誦，甚至達到忘我的境地。

狄飛虹也不例外，一晃三個時辰，他才抬起頭來，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瞧懂了麼？」

狄飛虹點點頭道：「好凌厲的刀法，怎麼沒有瞧妳使用過？」

覃小蝶說道：「厄度十三式是血刀門的絕學，比較適合男子，所以我從未研習過。」

狄飛虹道：「血刀門？江湖上似乎沒有此一門派。」

覃小蝶道：「是的，血刀門最後一位行走江湖的是血手高陽，他在兩百年前曾經風雲一時。」

狄飛虹愕然道：「這是說血刀門絕跡江湖已經兩百年了，妳從那兒得到這本秘笈的？」

覃小蝶道：「先父當年在無量山採藥，遇到一名身負重傷的老婦，因為傷勢過重，醫療失時，她終於不治死去，在她死去之前，送給先父這本秘笈。」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

覃小蝶道：「血刀門並非邪派，只是刀法過於霸道，難免有傷天和……」

狄飛虹道：「那你還要我學？」

覃小蝶道：「學習絕世武功，為武林伸正義，為江湖除邪魔，有什麼不好？何況萬里雲鵬程寒超包藏禍心，意欲將天下武林置於他管轄之下，咱們如不加以制止不知要有多少生靈遭其塗炭。」

狄飛虹道：「這我就不懂了，程寒超名滿八荒，財雄勢大，應該知足了，而且，年歲已高，為什麼還要不保晚節？」

覃小蝶道：「一個懷有野心之人，貪婪是沒有止境的，此人的心態就是所謂縱使不能留芳百世，也該遺臭萬年，如今他認為已有雄霸天下的能力，這場暴風雨自然要發生了。」

狄飛虹道：「那雄霸天下的能力，莫非就是雷公鎚？」

覃小蝶道：「不錯，畢玉仙送進虎口，他豈不正中下懷。」

狄飛虹道：「妹子，有一點我想它不透……」

覃小蝶道：「什麼事？」

狄飛虹道：「據江湖傳說南天門是一個以殺人為業的神秘門派，沒有人知道南天門是人名還是派名，也不知道它的巢穴所在，它的殺手多如牛毛，而且無所不在，一個具有如此潛力的門派，何以會被程寒超輕易的制服？」

覃小蝶笑笑道：「大哥的思考能力進步了，據小妹猜測，南天門殺手集團可能與程家堡早有勾結，他們既是同路人，自然一拍即合了。」

一頓接道：「為了自救，咱們必須增強實力，這是我要你研習厄度十三式的原因。」

狄飛虹道：「就算我習會了厄度十三式，一人之力有用麼？」

覃小蝶道：「待你習會之後，再挑選數十名資質較佳的弟子予以訓練，以他們為主力，配合五大班頭，四大巡山，我想縱使程寒超習得雷公鎚，咱們也有能力跟他一搏。」

狄飛虹道：「好吧。」

自即日起，他就將全部心力投入厄度十三式之中。

任何一項絕藝，都是經前人殫精竭慮，花費無數心血才能有成功，以狄飛虹那超人的智慧與絕佳的根骨，仍然苦練三十九日才大功告成。

在他苦練絕學期間，黑白雙姥等一般出谷弟子，均已陸續回谷，覃小蝶在數百名弟子之中選出三十六名，再按奇門術數，教給他們一套「天罡四絕陣法」。

此後就由狄飛虹傳授他們厄度十三式，經過百日嚴格訓練，終於造就成數十名使刀的頂尖高手，其中最突出的有五個，他們是廣陵，郁洧、洪彪、札栗，及甄秀等五人，其中只有甄秀一人是女的。

除了天罡三十六弟子，還有金帶四婢也習得厄度十三式，她們有護衛谷主之責，在功力上必須有特殊的造詣。

如今士飽馬騰，應該是行道江湖，揚眉吐氣的時候了，於是黃蜂谷傾巢而出，由秘道出谷逕向巴峪關奔去。

他們並未驚動谷口的敵人，是想出其不意，直奔程家堡，但出谷之後卻聽到一項驚人的消息。

當日各派雲集雙城鎮，實力最強大的是少林寺與黃蜂谷，程家堡採取各個擊破及殺雞警猴的戰略，先襲少林後擊黃蜂，他們的戰略成功了，但戰果並不如預期的理想。

現在他們故技重施，先後毀了飛斧、八卦兩個門派，挑了丐帮九處分舵，在江湖上造成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局面。

以上的消息，是外管事朱丹鳳由一名武當俗家弟子孟去疾口中獲得的，據說程家堡將突襲武當，該派掌門乃下令徵召門下弟子馳援。

覃小蝶對狄飛虹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狄飛虹道：「少林武當是武林中的兩座偶像，偶像被毀，江湖動亂就難以收拾了。」

覃小蝶道：「大哥是說咱們應該去救武當？」

狄飛虹道：「我想率領天罡弟子兼程急進，妹子率衆隨後支援，妳看如何？」

覃小蝶道：「好吧。」

拂琴道：「谷主，小婢也想去。」

覃小蝶道：「二谷主需人伺候，妳去也好。」

竹蘭君原也想去的，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終於忍下來沒有說。

覃小蝶道：「大哥請。」

狄飛虹向覃小蝶雙拳一抱道：「妹子，救兵如救火，咱們要先走一步了。」

狄飛虹當即率領拂琴及三十六名天罡弟子，沿鎮巴，嵐臯，竹山之綫急馳向武當。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趕到武當山麓的房縣，由於連日翻山越嶺，大家都有些疲乏，狄飛虹決定在此地休息一個下午，以便恢復體力。

他們住在一家「鴻來客棧」，午餐之時，狄飛虹詢問店小二道：「小二哥，生意可好？」

店小二道：「好是好，這幾天可忙死人了。」

狄飛虹道：「哦，一個山區縣城會有如此多的旅客？」

店小二道：「這個客官就不知道了，敝縣雖是偏僻，武當可是三清聖地，每年一到香期，咱們總得忙一陣子。」

狄飛虹道：「現在也是香期麼？」

店小二道：「不是，說也奇怪，不是香期那來這麼多的香客？」

狄飛虹道：「你看約有多少香客？」

店小二道：「附近的幾家客棧都住滿了，只怕有三百多口子。」

狄飛虹道：「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縣城的？」

店小二道：「今兒一大早就離開。」

狄飛虹道：「沒有事了，小二哥，你去忙吧。」

待店小二離開，拂琴柳眉一皺道：「二谷主，咱們只怕歇不成了。」

狄飛虹點點道：「相差一個上午，咱們還得緊趕一程，廣陵，你去招呼一下，吃完飯咱們立刻上道。」

廣陵道：「是。」

× × ×

武當山發源秦隴，突起均房，因祀玄武，故亦稱玄嶽，每屆春季是武當香火最盛的季節，一隊隊香客絡繹於途，聲勢之浩大足以令人驚心動魄。

「現在不是春季，却也有如此衆多的香客，這塊道家聖地，果然名下無虛。」

說話的是拂琴，因為黃蜂谷已經追得迫近這批香客，正在登高下望，向他們仔細查看。

狄飛虹忽然眉峯一皺道：「奇怪。」

拂琴道：「二門主是說這般香客全部不會武功？」

狄飛虹道：「嗯，其中雖然有些年輕力壯，身手矯健之人，也只限於年輕力壯而已，這點我相信瞞不過咱們的觀察。」

廣陵道：「二門主，要不要派幾個人下去試試？」

狄飛虹說道：「好吧，但千萬不可傷人。」

廣陵道：「弟子知道。」他向洪彪招招手，兩人展開身形向香隊前面馳去。

「各位且慢……」

香隊領頭的是一名身材瘦長，年約六旬的老者，他停下腳步，向廣陵洪彪打量一眼道：「什麼事？兩位。」

廣陵道：「你們是經由房縣來的？」

瘦長老頭道：「是的，咱們曾經在房縣歇過一晚。」

廣陵道：「那就對了，咱們要搜。」

瘦長老者道：「你們要搜什麼？」

廣陵道：「在下失落一枚碧玉戒指，它是我家祖傳之物，有人告訴在下，是你們其中一人所偷。」

瘦長老者面色一沉道：「小兄弟別信口雌黃，誰說咱們偷了你的碧玉戒指？」

洪彪道：「是我說的，怎麼，不承認了？」

他們這一攔路找碴，立即引起香客的衆怒，雖然他們身帶長刀，仍有二十餘名彪形大漢湧了上來。

其中一人怒叱道：「栽賍嫁禍，侮辱香客，你們的胆量當眞不小，快給我滾，否則咱們絕不饒你！」

洪彪冷哼道：「怎麼，偷了東西還要逞强？大爺教訓了你，再一個個的搜。」

他這一動手，立時引起一場混戰，香客之中有幾人習過幾招莊稼把式，但跟廣洪二人一比，他們就差得遠了，雖然這是一個衆寡不平的搏鬥，香客却一個個的摔倒下去，這還是廣洪二人手下留情，否則他們豈只摔倒而已。

正當這場搏鬥接近尾聲之際，一羣出家人忽然由山林中衝出來，其中有武當掌門昆陽道長，少林初祖堂住持無嗔大師，峨嵋弟子一葦，及各派門下約五十餘人。

昆陽道長大喝一聲道：「住手。」他這聲叱喝是貫注內力而發，聲如黃鐘大鼓，場中的混戰立即應聲而停。

他向廣陵洪彪瞥了一眼，道：「你們是黃蜂谷的？」

廣陵生性機警，一見昆陽道長語氣不善，遂以模棱兩可的言語回答道：「道長認為呢？」

昆陽道長冷冷道：「咱們早已獲得密報，黃蜂谷為惡江湖，要來本派滋事，却想不到你們會向香客下手，識相一點束手受擒，否則咱們就不客氣了。」

洪彪勃然大怒，正待反唇相譏，却被廣陵以手勢制止，說道：「道長弄錯了，咱們不是黃蜂谷的。」

峨嵋弟子一葦道：「不敢承認？敢情黃蜂谷全是貪生怕死之徒。」

廣陵哼了一聲，右手一握刀把，一股凌人的霸氣，忽然由全身奔放而出，道：「血刀門弟子候教，請。」

血刀門？不錯，除了血刀門，天下任一門派，都沒有如此凌人的霸氣。

血刀門下招無虛發，刀刀見血，放眼天下，除了血刀門，再也找不出如此霸道的武功。

血刀門已有近兩百年滅跡江湖，但血刀之名仍能使人談之色變。

如今血刀門下再現江湖，不幸竟被三派出家人遇着。

峨嵋弟子一葦是來武當助拳的，昆陽道長怎能讓他受到傷害，因而雙拳一抱道：「這是一場誤會，貧道願向兩位少俠致歉。」

廣陵道：「事出必然有因，希望掌門能夠說個明白。」

昆陽道長道：「萬里雲鵬程大俠派人通知敝派，說黃蜂谷將大舉襲擊敝山，經派人探查果然不假。」

洪彪哼了一聲道：「程家堡在雙城鎮曾經偷襲各派，程寒超的話也能相信？」

廣陵道：「不，在雙城鎮偷襲各派的是黃蜂谷，咱們握有確實的證據。」

昆陽道長道：「好啦，題外的事咱們不談了，各位還待怎樣？」

昆陽道長道：「香客都是常人，如有得罪之處，希望兩位少俠高抬貴手。」

廣陵道：「咱們失落了一塊寶玉，所以向他們查詢，這件事希望掌門代為問問，告辭。」

他們離開沒有人留難，對血刀門，人們實在不敢招惹。

回到狄飛虹存身之處，廣陵將適才的遭遇作了一番詳細的描述，道：「稟二谷主，這是程寒超的陷阱，一開始咱們就落在他的計算之中。」

狄飛虹點點頭道：「此人心機之深，實在令人可怕，看來他很久就已處心積慮的對付黃蜂谷了，咱們却毫無所知……」

拂琴櫻唇一噘道：「他却沒有想到咱們習得血刀門的武功，嗨，二谷主，我有一個主意……」

狄飛虹道：「妳有什麼主意？」

拂琴道：「血刀門名噪天宇，威震八荒，縱然是有武林泰斗之譽的少林武當也望塵莫及，二谷主旣已習得該門武功，又有三十六名得意弟子，何不就當血刀門的門主？」

狄飛虹道：「我不想當血刀門的門主，只是咱們黃蜂谷受程寒超的陷害，前途是處處荊棘，如果由血刀門出面支援，或許會舒解一下困境。」

拂琴道：「你的意思是……」

狄飛虹道：「冒充……」

他取出一張金色面具戴上，道：「谷主這麼久沒有前來會合，我有點担心，咱們趕回去瞧瞧。」

他們趕回房縣，終於在距離「下店」不遠的山坳之處，找到了黃蜂谷的大隊人馬，但狄飛虹瞧到眼前的景象，幾乎使他目眦欲裂。

原來前面十丈之外是一片窪地，兩邊山高林密，中間只有兩丈寬窄，人在其中如果將兩端一堵，豈不只有死路一條！

黃蜂谷的人馬正是這麼一個遭遇，他們前無去路，後路斷絕，還遭受火器，弩箭，噴筒的攻擊。

黃蜂谷衆人身陷絕境，除了神鷹和黃蜂，毫無反擊的能力。

但火器，噴筒是黃蜂的尅星，連珠強弩是尅制神鷹的利器，黃蜂谷雖是不惜傷亡，但蜂鷹在慘重損傷下，反擊的能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狄飛虹明瞭了當前的狀況，不敢稍有遲疑，回頭向緊隨身後的三十六名弟子道：「散開，愼防敵人的暗器，上。」

堵擊黃蜂谷的是程家堡及南天門，程家堡的領隊爲梁九蔭，南天門的是銀駝梅望，他們以嚴密的計劃，巧妙的安排，希望一擧將黃蜂谷衆殲在這兒。

只有一點他們沒有想到，黃蜂谷會兵分兩路，這一路竟然會變作叫人聞名喪胆的「血刀門」。

現在飛將軍從天而降，但見長刀急閃，血肉橫飛，堵截山口的敵人，在一個照面之下，便傷亡累累，潰不成軍了。

梁九蔭大吃一驚，急縱聲大喝道：「住手。」

狄飛虹道：「閣下有什麼指教？」

梁九蔭道：「朋友莫非是血刀門？」

狄飛虹道：「不錯。」

梁九蔭道：「敝堡與血刀門河井不犯，朋友爲什麼要伸手管這樁閒事？」

狄飛虹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事平常得很，閣下何必少見多怪。」

梁九蔭道：「朋友，敝堡主萬里雲鵬程寒超名列當代絕頂高人，血刀門雖是名震江湖，樹立程家堡這麼一個強敵並非明智之擧，朋友何不三思？」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程寒超只不過是一個武林敗類而已，他也配稱絕頂高人？給我殺！」

血戰再度展開，三十六天罡以摧枯拉朽之勢，向敵人痛加撻伐。

拂琴流目一轉，道：「二谷主，此人交給我，你去接谷主出來吧。」

狄飛虹搖搖頭道：「谷主已無危險，此人却不可輕視。」

拂琴甜甜一笑道：「那你就替我瞧着一點。」說話之間她已跨出數步，長刀一橫，霸氣陡生，同時嘴角一挑，冷冷道：「出招吧，姓梁的。」

鐵手判官梁九蔭，是萬里雲鵬程寒超的義弟，在江湖上也是一位湖海名人，他却想不到一個女孩子一刀在握，居然顯出如此驃悍的霸氣。

不過此人畢竟是一位身負絕學的成名人物，面對震撼武林的血刀門下，他的神情仍然顯得冷靜無比。

噹的一聲巨响，拂琴已經攻出一招。

梁九蔭並未閃避，他要以數十年苦練的功力，與血刀一爭長短。

他的打算沒有錯，拂琴只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內力必定沒有他深厚，只要砸飛她的長刀，他就可以獲得這場搏鬥的勝利。

這一招硬拚，果然勝負立見，拂琴的長刀雖是未被砸飛，她却被震得連連倒退，如非狄飛虹奔過來將她扶住，她可能連站都站不穩了。

薑是老的辣，梁九蔭當眞贏得這場搏殺。

不，他輸了，而且死了，失去半個腦袋，他焉能不死！

勝利是屬於拂琴的，雖是勝得有點辛苦，她畢竟獲得這場勝利。

「二門主，那姓梁的……怎樣了？」

她依偎在狄飛虹的懷裏，面色蒼白，雙目緊閉，還念念不忘這個搏殺的戰果。

「放心吧，他丢掉半個腦袋，早巳向鬼門關報到去了，哦，谷主來了，妳就地調息一下。」

「不嘛，人家身負重傷，你忍心丢下我一走？」

這是鬥場，斑斑血跡，橫屍處處，小妮子不管這些，竟在狄飛虹的懷裏撒起嬌來了。

她賴着不肯離開，狄飛虹倒眞的不忍推開她的嬌軀，只得一手扶着她，另一手撫着她的脊心穴，以內力帮她療傷。

覃小蝶遠遠的就巳瞧見他們，因爲狄飛虹所戴的金色面具十分醒目，她走到他們的身前，道：「大哥，拂琴負了傷？」

狄飛虹道：「是的，她殺了梁九蔭，却被對方强勁的內力所震傷。」

覃小蝶道：「哦，司棋，快扶住拂琴，大哥，此非善地，咱們離開這裏再作詳談。」

他們沒有進入房縣縣城，只在城外一處農莊住下，待一切安置妥當，巳是夕陽含山時分了。

晚餐之後，覃小蝶召集五大班頭，四大巡山、黑白雙姥，及外管事等擧行一項會議，她首先嘆口氣道：「本谷一向很少涉足江湖，一旦發生事故，就有手足失措之感，好在此次只有四人受到輕傷，總算不幸中之大幸……」

狄飛虹道：「這不是咱們很少涉足江湖的原因，敵人有計劃的計算咱們，佈好陷阱讓咱們跳，如果咱們不是兵分兩路，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接着他就將追趕香客，廣陵洪彪遇到武當少林峨嵋三派，以及昆陽道長的言語說出。

覃小蝶長長一吁道：「這一切都是程寒超的導演，那位武當弟子孟去疾自然也是他手下的一顆卒子，如今咱們四面楚歌，成了過街的耗子，你們說，應該如何才能解除咱們的危機？」

黑姥道：「江湖形勢確對咱們不利，但還不足威脅咱們的生存，論實力，咱們只不過損失十幾隻鷹兒，與數百隻黃蜂，二谷主却內力激增，並習得血刀絕學，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有什麼好怕的。」

白姥道：「黑姥說的對，以咱們現有的實力，逐鹿江湖圖霸武林未嘗不可。」

冷艷芳道：「屬下同意黑白二姥的意見，別人既然不讓咱們活下去，咱們實在不必再顧慮什麼。」

覃小蝶點頭道：「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可以這麼做，禍根是程家堡，只要除掉程寒超，咱們的處境必然得以改善。」

覃小蝶道：「好，明天先上武當，不管他們信不信，咱們總得作一番說明。」

× ×

「稟掌門，有人拜山。」是一名武當弟子向昆陽道長稟報。

昆陽道長道：「是什麼人？」

那名弟子道：「是血刀門主與黃蜂谷主。」

昆陽道長愕然道：「哦，他們帶了多少人來？」

那名弟子道：「兩派約有三百人左右，但上山的只有八人。」

武當三老昆陽、青陽、雲陽三人之中，青陽道長是薑桂之性，越老越辣，此時勃然震怒道：「魔徒突然來了，師兄，快傳令全體備戰，管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昆陽道長道：「人家以禮拜山，入山的只有八人，顯然並無惡意……」

青陽道長道：「如果他們裏應外合呢？師兄，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雲陽道長道：「準備應變是應該的，咱們這樣並未失禮，萬一有變不至於措手不及。」

昆陽道長道：「好吧！」

拜山的是覃小蝶，狄飛虹、黑白雙姥、金帶四婢，他們並未深入，因爲武當安排在紫霄觀接待他們。

紫霄觀是武當入山的門戶，規模不能算大，建築却頗爲精緻，且備有賓館供遊山者或香客住宿。

此時紫霄觀內外，戒備一片森嚴，那等如臨大敵的情形，形成一股緊張氣氛。

覃小蝶與狄飛虹並肩來到紫霄觀前，向立於觀前的武當三老抱拳一禮道：「咱們不揣冒昧，趨拜寶山，希望三位前輩不要見怪。」

昆陽道長道：「好說，但不知各位寵臨敝山有什麼指敎？」

覃小蝶道：「不敢，敝谷被人栽贓嫁禍，晚輩只是想作一番澄清。」

青陽道長哼了一聲道：「妳是要本山作城下之盟？」

覃小蝶道：「前輩不要誤會，敝谷弟子現在十里以外，咱們只有八人拜山，怎能說是城下之盟？」

青陽道長冷冷道：「原先是十里之外，如今可能近在咫尺了，妳這種障眼法也能騙人？」

白姥怒叱道：「咱們八人就可以踏平武當，何須使什麼障眼法兒！」

青陽道長大怒道：「久聞黑白雙姥名滿江湖，貧道正要領敎，請。」

昆陽道長伸手一攔道：「師弟且慢，咱們身爲主人，對來客應該禮讓三分。」

覃小蝶道：「咱們是誠心來解說被人誣陷之事，前輩縱然不信，聽聽咱們說明事實眞相又有何妨？」

昆陽道長道：「好，谷主請說。」

覃小蝶道：「在雙城鎭，聽說各派遭受程家堡的襲擊，然後以得勝之師圍攻敝谷，咱們雖然獲得此一消息，可惜爲時過晚……」

青陽道長接道：「你們被程家堡包圍，但程家堡却敵不過你們的老鷹與黃蜂，終於被你們突圍而出，是嗎？哼，故事編得不錯，只可惜沒有人願意受騙。」

黑姥大怒道：「老雜毛，你竟敢一再侮辱本谷谷主，老婆婆非敎訓你不可。」

她手橫鐵杖，凝功待擊，青陽道長擺擺手道：「別忙，要打架貧道奉陪，不過這是武當與黃蜂谷的事，不希望有第三者介入。」

拂琴撇撇嘴道：「這就難了，血刀門是黃蜂谷主的大哥，你縱使心存畏懼，也得勉爲其難。」

拂琴此言一出，武當三老同時面色一變，對付黃蜂谷，武當自信尚堪一戰，因爲黃蜂谷的來人不多，就算揹個倚多爲勝之名，總還估有幾分勝算。

如加上血刀門，勝負之數就難說了。

血刀門刀刀見血的刀法，震撼江湖，令人談刀色變，他們的人數只有五個，一位門主，四名部屬。

狄飛虹面戴金色面具，背負一柄帶鞘長刀，可以肯定是血刀門主，另四人爲金帶四婢，她們除了携帶長刀，更在婀娜之中帶有一股驃悍之氣，使人一見就能斷定她們是血刀門的弟子。

這兩派人數不多，加起來只有八人，誠如白姥適才所說，這八人就可能踏平武當。

就算不至如此之糟，一旦拚鬥下來，武當必然精英盡失，黃蜂谷大隊人馬目前只在十里以外，他們如果聞訊趕來，武當一派將面臨烟飛火滅，鷄犬難留的空前刼難。

武當三老久經事故，如此重大的問題，他們不會想它不到，因而昆陽道長咳了一聲道：「敝派與黃蜂谷向無存見，與血刀門更是風馬無關，貴谷忽然襲擊敝派，的確使貧道驚訝不巳。」

覃小蝶道：「前輩認定敝谷曾經在雙城鎭襲擊貴派，必然握有什麼證物了，何不拿出來讓咱們瞧瞧？」

昆陽道長回顧身後一名弟子道：「一浩，你去丹房將那個葫蘆取來。」

一浩道士應聲奔入紫霄觀，片刻之後取來一只黃澄澄的葫蘆，昆陽道長道：「交給黃蜂谷主。」

覃小蝶接過葫蘆瞧了一眼，道：「請

問前輩，這只葫蘆是從那兒得來的？」

昆陽道長道：「是在雙城鎮由一名龔擊敝派的女子身上獲得，其中還有黃蜂的屍體，應該是一件可靠的證物。」

覃小蝶打開蓋子，果然倒出幾隻蜂屍，她却面色一正道：「前輩受騙了，這葫蘆並不是敝谷的。」

昆陽道長道：「此話當眞？谷主能不能加以說明？」

覃小蝶道：「當然可以。」

一頓接道：「敝谷的葫蘆全是木材所製，並不是眞的葫蘆，此其一，其次敝谷的黃蜂是域外異種，紅頭綠身，前脚及尾針爲黑色，均有劇毒，最重要的一點是葫蘆上共有三個梅花形的小洞，以便空氣流通，否則黃蜂豈不悶死在葫蘆中了？如畫，你將眞假葫蘆及黃蜂讓昆陽掌門比較一下。」

這是一種十分明顯的比照，最重要的一點是贋品沒有通氣的孔，這樣的葫蘆怎能裝有生命的東西？

昆陽道長不愧是一代高人，當他明瞭黃蜂谷是受人誣陷之後，立即改容相謝道：「對不起，覃谷主，這是貧道見事不明，還望谷主多多鑒諒。」

覃小蝶道：「這不能怪前輩，是程寒超的詭計太厲害了，此人不除，往後武林只怕難有安寧之日。」

昆陽道長嘆息一聲道：「谷主說的是，只恨敝派人單力薄，無力與程家堡一爭長短，實在慚愧得很。」

覃小蝶道：「自古邪不勝正，前輩不必爲一時的挫折而氣餒。」

昆陽道長哈哈一笑道：「對，谷主請到觀裏用茶，咱們再作長談。」

覃小蝶道：「敝谷還有要事待辦，晚輩就此告辭。」

他們離開武當山，先與黃蜂谷大隊人馬會合，再度兵分兩路逕向程家堡撲去。

第一批是覃小蝶、狄飛虹、黑白雙姥、金帶四婢，以及三十六名天罡弟子。

第二批是黃蜂谷的大隊，由五大班頭之首的冷艷芳率領。

冷艷芳這一路是明闖，用以吸引程家堡的注意，覃小蝶他們是潛行，希望出其不意，給程家堡凌厲的一擊。

× × ×

江漢碼頭是武漢繁榮地區之一，也是一個龍蛇混雜、藏污納垢所在。

這天晌午時分，風和日麗，晴空若洗，看那滾滾江流，帆影交錯，如果有人來此觀賞，必然會賞心悅目，領略到靜觀萬物皆自在的樂趣。

只可惜碼頭之上最突出的是苦力與貨物，應該是到到地地的逐利場所。一個滿腦子充塞利慾之人，那還會有欣賞景物的閒情逸緻。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例外，今天就有幾位靜觀自在的人在江岸徘徊着。

那是一位虬髯滿腮的藍衫大漢，及一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中年紫衣婦人，他們帶着一個青衣婢女，在岸邊指指點點的笑談着。

一片嘈雜之聲，忽然遙遙傳來，他們扭頭一瞥，原來是一名灰衣大漢，抱着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孩子在沿岸逃亡，身後二十餘人手持兵刃一路追殺，灰衣大漢業已身負數處創傷，自是逃得不快，馬上就被迫得首尾相接。

逃亡者牽着孩子全力反抗，他的功力雖是不弱，但久戰必疲，又須護衛孩子，幾個照面之下，又增多了幾處傷痕。

虬髯大漢扭頭對身旁的紫衣婦人道：「妹子，咱們要不要管？」

紫衣婦人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的本份，旣被咱們遇到，怎能不管。」

虬髯大漢道：「好，拂琴，妳在手底下留着一點。」

敢情這對夫婦是狄飛虹覃小蝶所改扮，拂琴應了一聲，足下幾個起落，便巳撲到鬥場，口中一聲嬌叱，同時，一刀揮了出去。

在一片慘呼聲中，鬥場留下三條斷臂，她出手是留了幾分，但這一刀之威，仍是那麼驚心動魄。

圍攻者估不到會遇上這麼一個可怕的殺星，一個個目瞪口呆，滿臉都是驚愕之色。

良久，其中一名使槍的老者道：「姑娘是排敎的？」

拂琴道：「不是。」

使槍的老者道：「如此說來姑娘是在管閒事了，你可曾打聽咱們是誰？」

拂琴道：「不錯，本姑娘是在管閒事，你們是誰？說說看。」

使槍老者道：「姑娘必然知道萬里雲鵬程老爺子了，這件閒事你還要管麼？」

拂琴呆了一呆道：「你們是程家堡的？當眞巧得很，莫非程寒超也在武漢？」

使槍的老者道：「老爺子不在武漢，不過此地道上的朋友絕大多數是老爺子的部屬，姑娘如果還不識相，老夫担保妳不會活着走出武漢。」

拂琴撇撇嘴道：「有一點只怕你也沒有想到，本姑娘能不能活着離開武漢，那是以後的事，你們如果不挾着尾巴快滾，本姑娘立刻就使你們擱在這兒。」

她說話之間，再度手握刀把，一股驃悍之氣，迅速繞體而生，誰都瞧得出來，只要讓她揮出一刀，必然是雷霆一擊。

程家堡這般部屬瞧得心胆皆寒，有人叫了一聲媽，立即翻身就逃，餘下的也狼奔豕突般的四下鼠竄而去。

被追殺的灰衣大漢鬆了一口氣，向拂琴躬身一揖道：「救命大恩不敢言謝，請女俠賜告名號……」

拂琴連連搖手道：「我只是奉命行事，你謝錯了人了。」語音一落，彈身急馳而去。

灰衣人見拂琴在向狄覃二人復命，知道這對中年夫婦必須是名震當代的武林高人。

他是排敎九江堂主龔驥，具有十分豐富的江湖閱歷，武林中稍有名氣之人他幾乎都能認得出來，對狄覃二人他却感到陌生得很。

但人家手下的一個婢女，就身負深不可測的武功，不管識與不識，他怎敢心存怠慢。

於是他牽着孩子，急趨數步，對狄覃二人長長一揖道：「排敎九江堂主龔驥參

見兩位大俠。」

狄飛虹道：「龔堂主是排敎的？那就不是外人了，敝師妹竹蘭君與貴敎關敎主原是舊識。」

狄飛虹提到關敎主，這位身受多處創傷，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的鐵血漢子，竟然虎目垂淚，放聲哭了出來。

狄飛虹愕然道：「龔大俠不必傷心，關敎主怎麼了？」

龔驥切齒道：「萬里雲鵬程寒超勾結敝敎副敎主烏雲義，他們裏應外合，殺害了敎主全家，在下勢單力孤，只救得少敎主逃亡，仍被他們沿途追殺，今天如非遇到幾位恩人，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狄飛虹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龔大俠不必放在心上，在下狄飛虹，這位是黃蜂谷主覃小蝶，關少敎主如果願意住到黃蜂谷，咱們非常歡迎。」

龔驥道：「原來是兩位谷主，久仰，咱們要去九江糾合敝敎忠義之士，爲敎主復仇，一待事了，當親赴黃蜂谷拜候，兩位谷主如無其他吩咐，咱們就此告辭。」

狄飛虹道：「龔大俠傷勢無礙麼？」

龔驥道：「皮肉之傷不礙事的。」

狄飛虹道：「好，後會有期。」

送走了龔驥二人，覃小蝶道：「大哥，咱們想改扮一下，適才出手救人，只怕瞞不過程寒超。」

狄飛虹道：「妹子說的是。」

他們在武漢歇了一晚，翌晨沿鄂城，廣濟之綫，逕向雙城鎮奔去。

× × ×

浮雲掩月，只有雲端裏鑽出來的幾顆星星，在一眨一眨閃耀着微弱的光輝，此種夜色不能算好，却對夜行人頗爲有利。

其實有利的不只是夜行人，飛行絕跡的黃蜂，更是一點踪影也瞧看不到。

程家堡雖是戒備森嚴，嚴密得像鐵桶一般，但鐵桶阻止不了黃蜂，仍然被他們侵了進來。

近萬隻黃蜂於剎那之間便佔據了全堡，牠們無孔不入，逢人便螫，一片扣人心弦的哀嚎之聲，立即響遍了每一個角落。

野心勃勃的程家堡竟然在不旋踵之間，毀於黃蜂的毒刺之下，這不僅駭人聽聞，也是萬里雲鵬程寒超作夢都想不到的。

此人畢竟是名列當代九大絕頂高人，他雖是冷不防被幾隻黃蜂螫傷，並眼見哀鴻遍地，他苦心經營的程家堡巳毀於一旦，他仍能奮身而起，躍立屋面之上，週身罡風急湧，黃蜂再也傷他不到了。

他向堡前打量一眼，發覺一對仙露明珠般的少年男女正並肩而立，他們自然是狄飛虹與覃小蝶了。

在狄覃二人的身後是竹蘭君、黑白二姥，金帶四婢、以及三十六名天罡殺手，至於五大班頭，四大巡山等則率領所屬弟子將程家堡圍得水洩不通，頭頂上還有數十隻神鷹往返梭巡，萬里雲鵬縱有通天之能，只怕也難以逃過這一刦數。

這是旣成的事實，沒有人能夠抹煞，也沒有人能夠改變。

但程寒超不甘心，他仰天一聲長嘯，發出一股摧心裂帕般的怒吼。

「姓覃的，敢不敢收回妳的黃蜂，咱們憑功力一搏。」

覃小蝶向黑白雙姥點點頭，一股怪異的嘯聲，忽然來自九天之外，滿空飛逐的黃蜂如響斯應的向四週投去，片刻之間巳消失得一隻不存。

萬里雲鵬程寒超由屋面躍下，長劍往懷中一抱，冷冷道：「覃谷主請賜招。」

狄飛虹道：「殺鷄焉用牛刀，閣下太抬高你自己了，上。」舉手一揮之間，三十六名天罡殺手行動如風，立刻將程寒超圍了起來。

任何一種陣法，必然會藉遊走換位，以增加陣法的靈活，並以錯綜複雜的變化擾亂敵人。

只有天罡四絕陣不一樣，它每一個方位並排立着九人，他們不言不動，兀立如山，擺出一種氣吞河嶽的刀式。

四個方位是四種不同的刀式，每一種刀式全是霸氣橫溢，驃悍絕倫，只要讓他們揮出一刀，那將使天地失色。

萬里雲鵬程寒超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他的武功固然高絕，見識之廣也不是一般人能望其項背的。

他瞧出了四週所擺出的刀式，是使人聞名喪胆的血刀刀法，天罡四絕陣正是發揮血刀所長的無敵陣法。

他習會了「雷公錘」，如果是全力出手，或許可以接下一個方位，但另外三個方位他就無力顧及了。

這樣，只有一種結果，他可以攻出一招，在這一招攻出的同時，可能會遭到粉身碎骨的慘死。

他巳將功力提到十成，一記雷公錘足可地裂山崩，然而他却遲疑着，始終不敢攻出一招。

雙方僵持着，好像在比鬥定力。

按常情來說，黃蜂谷這般少年，全是二十上下的年歲，自然比不過修爲有素的程寒超。但事實却不是這樣，三十六天罡的霸氣在隨着時間增强，他們的姿態絲毫未變，威猛的形象更爲厲烈。

萬里雲鵬程寒超的情形恰恰相反，他的面色逐漸變得蒼白，冷汗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暴了出來，最後連嘴唇及手指都在輕微的顫抖，可見他的忍受巳經到達極高的限度。

如若程寒超始終不動呢？

那麼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血管爆裂而死，一是被天罡四絕亂刀分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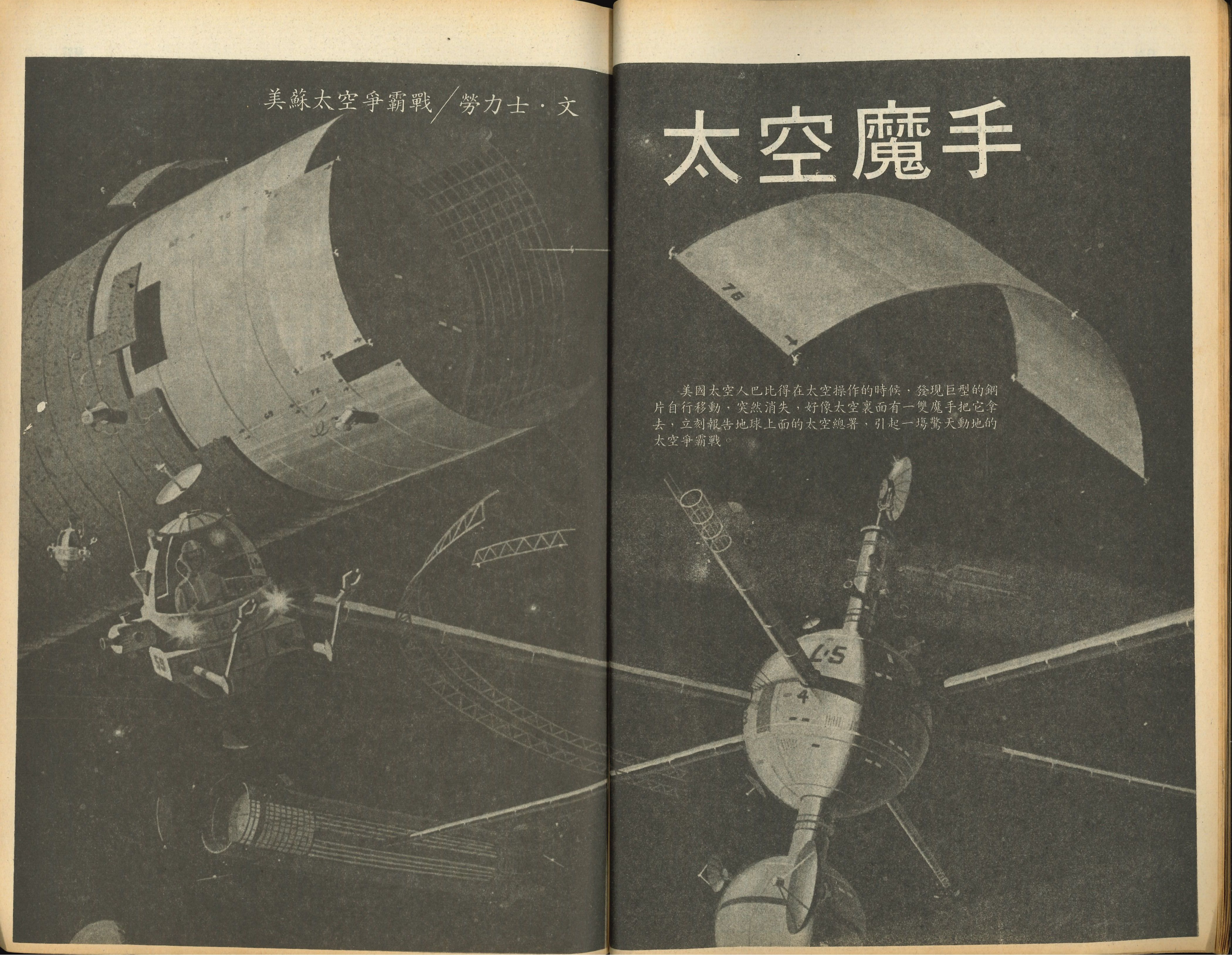
這兩種都不是他願意接受的，他只得拚全力擊出一記雷公錘，長劍也同時攻出了一招。他這記攻勢，引來一陣天崩地塌般的巨響，就此宣告結束。

良久，覃小蝶嘆口氣道：「好凌厲的刀陣，用多了會有傷天和，你說是麼？大哥。」

狄飛虹道：「好在世上只有一個程寒超，拂琴，帶人進去瞧瞧，傷者予以救治，活的人全部廢去武功，還有，找找雷公錘武功秘笈。」

當拂琴帶人進入程家堡之後，覃小蝶指着血污中一些碎紙片道：「雷公錘隨程寒超陪葬了，這項絕世武功，可惜就此絕傳。」她沒有說錯，雷公錘果然在程寒超死亡之時毀了，這固然是一件令人惋惜之事，所幸强敵巳除，今後武林或許會有一段昇平的歲月。

（全文完）



美蘇太空爭霸戰／勞力士・文

太空魔手

美國太空人巴比得在太空操作的時候，發現巨型的鋼片自行移動，突然消失，好像太空裏面有一雙魔手把它拿去，立刻報告地球上面的太空總署，引起一場驚天動地的太空爭霸戰。

黑沉沉的太空，忽然出現一股神秘的吸力，把巨型的鋼板吸去，美國太空總署接獲此項報告，立刻呈報列根總統，展開全面調查，爆發一場史無前例的太空爭霸戰，引致兩種無可比擬的秘密武器，在太空爆炸，同歸於盡。

太空突然出現一雙魔手

列根總統可以說是「太空迷」，除了各種發展太空的秘密武器之外，還有許多關於太空的書籍，甚至有太空漫畫，另外有許多套以太空爲背景拍攝的電影，收藏在一個長方形的房間裏，隨時放映。

他把那個房間稱做「試片室」，很喜歡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一起欣賞，那些朋友當中，最談得來的一個人就是「布吉博士」，比他年輕了十六歲。

「布吉博士」本身是太空物理學家專家，沒有加入「總統府智囊團」之前，在美國「耶魯大學」豹太空系做大學教授，加入了智囊團，有很多貢獻，無怪列根總統對他另眼相看，甚至把內心的憂慮對他說知，盼望他能爲他分憂。

他眞是了不起，能夠替總統解決一些疑難問題，確實做得到「分憂」，不愧是總統智囊團的首席顧問。

他建議製造「紙飛機」，五百架好像戰機似的紙飛機，闖入西伯利亞上空，炸毀「維他哥夫城」，同時毀了四座用熱力熔化空中飛行物體的「粒束炮」，建了大功，並不自滿，對列根總統說：「那些粒束炮雖然厲害，可惜它必須擁有十分沉重的機器才可以發射，太過沉重了，無法搬上太空，不必懼怕它，時間拖長了，我們必然有辦法把陽光變成激光的，可以在太空發射，到時佔盡優勢，安枕無憂。」

列根總統說：「蘇聯的科學家跟美國的科學家立場不同，研究方式各異，同樣的一種秘密武器，如果蘇聯科學家先行研究出來，一定利用它威脅整個世界，必要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的科學家就不同了，他們苦心研究各種秘密武器，只是爲了維持和平，決不會發動戰爭，這種分別，頗爲值得重視，我很担心在許多種武器競賽當中，有一次給蘇聯的科學家佔了上風，弄到天下大亂。」

布吉博士不愧是總統府的智囊團首席顧問，列根總統的心理反應，他摸得很透，對方說完了，他接口說：「總統，你照例是很樂觀的，怎麼忽然有些憂慮，大概心上有些暗影了，是否蘇聯科學家又有新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呢？」

「不，凡是跟太空有所牽涉而我茫然不解，我就有些担心。」列根總統很坦白的說。

「我所料不差，總統果然心上有些暗影，它是甚麼呢？如果你認爲不必保守秘密，請你說出來，也許我懂得它是甚麼，別忘記，我沒有加入總統府智囊團之前，我是太空物理學的大學教授。」

列根總統欣然說道：「我眞的善忘，由於我們接近太多，我險些忘記你最擅長的一套是太空物理。現時使我感到困惑的正是這個科目當中的一環，叫做星空的私語。」

布吉博士說：「我們不是建造了一個龐大的星空收聽器，好像雷達網，此任何一個雷達網更大，借此收聽星空的微細聲響嗎？是否這個收聽器出了毛病呢？」

「不，它沒有出現毛病，負責照料它的管理員兩人，一個叫做巴東，另外一個，叫做薩克，兩人每隔三天親自走到龐大的收聽器上面巡視，一向如此，三年以來，沒有停止過，最近他們聽到太空裏面眞的有些絮絮私語之聲，聽來就像是情侶交談，不過，有時夾着絲絲之聲，十分刺耳，他們從來沒有收聽過這種怪聲，聽了覺得心寒，根本上他們那邊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錄音機去錄音的，事後巴東把巨型錄音機當中的一截啓播，再錄，派人把它專程送到白宮來，還向我請示，懇求我盡快指出那種絲絲之聲是否有特殊的含意，怎樣應付。現時我想把巴東送來的錄音帶啓播，希望你有興趣聽聽它。」

列根總統說完，隨手拿出一個錄音機，扭開了它，讓布吉博士傾聽。

那些音響相當古怪，聽了進耳，好像兩塊鐵板互相磨擦所發出的音響，又似是把一塊絲綢扯裂，發出絲絲之聲。

布吉博士反覆傾聽了一會，說：「總統，這種音響似乎不是以前我聽見過的，也許它眞的有另外一些含意，並非星空的私語那麼簡單，最低限度，我可以指出這一點，它是連綿不斷發出的音響，並非斷斷續續，此外，它本身的音響的確比以前我聽到的音響雄壯了許多。」

列根總統說：「音響是否雄壯了些？這是不容易分辨的，因爲它啓播的時候可以弄出較强的聲響來，至於它連綿不斷的發出同樣聲響，却有些古怪。」

「你懷疑一些甚麼？」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雖然我的懷疑沒有事實根據，只是一種幻想，不過，我有許多次經驗，有時無中生有發生的幻想是有可能變成事實的，我直覺到那種聲響是人工造成。」

「總統，太空裏面怎會是人工造成的聲響呢？如果眞有其事，那就不簡單了，它反映出有些人已經把最新的秘密武器送到太空。」

「你的意思大概是指莫斯科的科學家了，是不是？」

「不一定是蘇聯的科學家才有這種輝煌的成就，那個人可能是土耳其的科學家，亦有可能是法國的科學家，甚至有可能是中國的科學家，應該很審慎的去查探一下。」

「從甚麼地方着手查探呢？」

「首先，你要打電話給星空收聽站的負責人，叫他不分晝夜的收聽星空私語之聲，特別要注意音響每次發出之後延續多少時間才變弱的，此外，它在那一個方向發出較多呢？也是要密切注意的，你推說最近有些科學家推斷銀河系將有顆大星自行爆炸好了，別說它有可能是一種人工造成的秘密武器，免得他們聽了吃驚，消息洩漏到外邊去，打草驚蛇。」

列根總統說：「布吉博士，你的頭腦總是比別人敏捷的，佩服之至！星空的私語根本上就是很荒謬的，不見得有仙女住

在太空。」

布吉博士說：「世界上有許多事情都確是很古怪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明天我要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分別拜訪跟星空私語有關的科學家，同時要做一個有趣的試驗，我自信有本領製造同類的音響，由錄音機收聽，把它啓播，就會聽到你剛才播放的星空私語之聲。」

「布吉博士，你已經有一把年紀，好奇心仍是那麼强，佩服之至！」列根總統由衷的讚他一句。

三天之後，布吉博士再度進謁，帶了一個錄音機以及一疊照片，在機密室之內晤談，說：「總統，這是我製造出來的神秘音響，跟你播放給我傾聽的星空私語之聲極度相似，另外幾幅照片，跟磁場有關，現時先行請你聽聽我製造出來的音響，再談其他。」

列根總統收聽了一會，臉露笑容，說：「布吉博士，你眞有辦法，太空的星空私語，你也可以把它製造出來，那種音響究竟是些甚麼？」

「太過簡單了，它只是電磁之聲。」

「電磁不會出聲的，怎會是它呢？」

「所有人都知道，磁石能夠吸鐵，物理學家却知道另外一種秘密，如果把電流通過磁石，那一塊磁石就有許多種用途，不止是吸鐵那麼簡單，假如它用來吸鐵，當然是更有份量了。」

「聽你的口吻，似乎那一種音響就是電流通過磁石所發生了的聲響，是否如此呢？」

「正是如此，另外的幾幅照片說明我怎樣製造它。」

列根總統看過幾幅照片之後，眉心一皺，說：「我們沒有把磁石帶到太空，如果有人在太空裏面，把電流注入磁石，那些人不管是何方神聖，決不是我們的人，假如這個理論正確，顯然是有人在太空進行一種不利於我們的陰謀了，這是我的想法，你有沒有同類的想法呢？」

布吉博士聽了，說：「我不單是有這種想法，還可以肯定的指出這一點，對方已經製造强大的磁電，在太空進行破壞的工作。你不是說過多次接獲太空站的報告，往往發生鋼鐵在太空自行移動，其中還有些機件自行消失嗎？這種現象反映出在太空裏面有人使用電磁吸去我們的鋼鐵機件，看來這種不利於我們的形勢正在擴大，不可不防。」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我早已懷疑太空裏面有些古怪的行徑發生，就像是有一雙隱形的魔手，我越想越覺得太空裏面有特殊的變化，必須徹底查問。」

五十噸重鋼板突然消失

那天兩人會談之後，列根總統在翌日分別召見太空總署的幾個負責人，特別重視穿梭機的部門，對該部門的主任蘇佛說：「我們已經很順利的製造穿梭機，下一個計劃就是由它負責把乘客送上月球去，變成太空巴士，這一項製作程序是否順利呢？」

「看來它是很順利的，預計一年之內，即可完成這個任務，現時敬請總統看看這一幅大掛圖，那一種雙翼可以收縮或張開的穿梭機，因爲它形如蝙蝠，故此稱做太空蝙蝠，離開地球的時候，全靠左右兩枝火箭，抵達太空，它可以倚賴本身的動力推進，以後不必靠火箭了，因爲它不必降落。」

「如果它負責把乘客送到月球的地面，它本身不必降落月球，只是把一艘叫做飛船的東西，從闊口噴出來，任由那艘沒有帆的飛船降落，因爲它一直留在太空，不必使用任何推進的衝力也可以回到地球來，安全得多，且又節省經費，我們還有另外一種設備，叫做飛天球，協助它抵抗外來的襲擊，照情形看，如果有人企圖利用磁電去破壞它，那是不容易的，從地球邊緣跟太空接觸的一點計算，直達月球，中間就是太空站，有足夠的保護力。」

列根總統說：「我始終認爲在磁電方面製造甚麼秘密武器，蘇聯一定佔上風，不可不防。」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很簡單，北極圈裏面經常有奇異的北極光出現，有時像一塊帳幕，七彩繽紛，有時像一把劍，如果有一個科學家把它吸收，化爲激光！它一定比普通的激光强得多。」

「你說的是磁性激光？」

「是的，我們有沒有進行這一種試驗呢？」

「也曾試驗過，總是嫌空中的電磁不夠份量。」

「假如你想作出這種試驗，可以到南極去的，南極也有磁性的光。」

「我們曾經派人到過南極，實地研究磁性光，但却失望而歸，因爲南極的磁性光散而不聚，而且那邊的磁力不夠强，吸收它並不容易，我們很難派人到南極留下三幾年的，南極核心的氣溫很冷，食物或藥物補充不易，反過來說，蘇聯的磁性光在北極圈出現，那邊就是他們的領土，並非全部冰天雪地，他的企圖吸收磁性光容易得多。」

列根總統說：「我越想越覺不妙，必須另想辦法對抗含有磁性吸力的太空秘密武器。」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說：「我很喜歡實地調查，聽說太空操作當中，我們有些太空人忽然失去了控制力，眼定定的看見一些鋼鐵鑄成的機件飄然而去，你可否找一個曾經如此失去了鋼鐵機件的太空人跟我談談呢？」

「可以的，凑巧有一個太空人休假，剛從太空回來，他是負責製造太空醫院的，叫做巴比得，我可以叫人通知他到這裏來。」

「好的，我眞的想見見他。」

派人通知巴比得，巴比得暫時還沒有露臉，列根總統本想走開，索性更爲深入的談談關於太空的事情，向他望一眼，說：「你剛才說的太空醫院，不見得是派出一批醫生到太空去，它實在是怎樣子的一個機構呢？」

「太空醫院等於修理總站，不過，它的確是附帶供應醫生和藥物的，事實上每一個太空人都受過嚴格的訓練，體能極好，根本上不容易患病，倘有急症發生，很

快死亡，故此他們需要診治的人數比較少，反而機械人出毛病比較多，如果一個機械人突然停止不動，或者發狂，對整體的組織有很大影響，故此我們派出五個醫生長期駐守在太空醫院裏，隨時出動，走到指定地點去醫治人或機械人。」

「那些醫生可能是眞的醫生兼且是製造機械的工程師了，否則，他不可能同時診治兩種人，一種人有生命，另外一種人沒有生命。」

「你說得對，實情確是如此，我們另有一種球體，可以容納他把上半身伸入球體之內，用一雙脚走動，那個球體能夠調節體溫，且又不斷的供給氧氣，如果你想更爲深入的瞭解他，請你看看大掛圖，圖內有一個球形的東西，下邊有一雙脚，他就是太空醫院裏面的醫生。」

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看來我們有資格獨霸太空了，不過，太空裏面經常有一雙魔手作弄我們，總是不妙。」

說到這裏，「巴比得」已來了，穿梭機主任「蘇佛」立刻把他們介紹給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向他注視一眼，說：「巴比得先生，聽說你在太空操作的時候，三次看見沉重的機件自行移動，你曾經報告上峯，我想知道它移動的時候是否有一雙隱形的手把它搬來搬去，抑或它忽然之間消失，此外，我還想知道它移動或消失之際，有沒有絲絲之聲出現，你可否比較確實的說說呢？」

「首先我要說的是聲响，因爲我們在太空操作的時候，頭部伸入圓形的頭盔之內，聽不到外邊的聲音，故此對你提出的問題，沒法回答，再其次，你說的機件自行移動抑或失去，我卻可以回答，有兩次我看見機件移動，卻是很慢的，至於第三次我看見機件移動，卻十分快速，好像突然消失，去得無形無踪。」

「巴比得先生，當時你正在做甚麼操作呢？」

「我們有一個車輪形的太空站，可供飛行物體升降，附設太空醫院，由於太空人或者太空的機械人都需要診治，治療之際，需要較爲沉重的醫學機器，故此當局認爲另闢一座太空醫院好些，我正在想把月球送上來的機件裝嵌，怎料發生了意外變化。」

「當時你一定受驚了，你向上峯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他作出甚麼解釋呢？」

「他是史超奇博士，他的解釋似乎有些牽强，可是，我的太空知識並非超卓，很難找到更加合理的解釋，我只好相信它了。」

「史超奇博士怎樣解釋呢？」列根總統對這件事情有很濃厚興趣，立刻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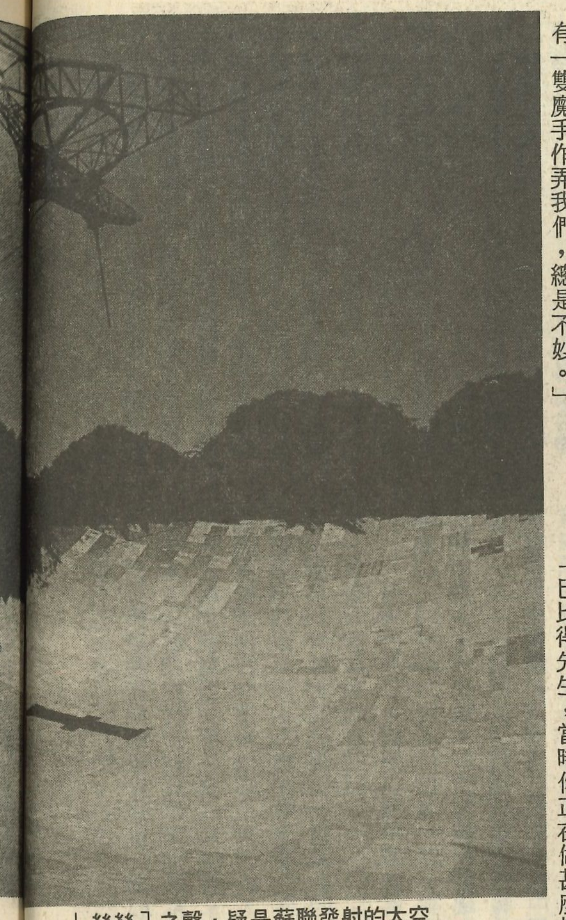
「巴比得」想了想，說：「史超奇博士認爲那種不尋常的現象純然是太陽風作祟，並非受到任何人的干擾。」

列根總統說道：「史超奇博士是目前首屈一指的太空專家，他認爲那是太陽風的影响，必然是有根據的，他怎樣說呢？即使你懂得不多，我也希望你把它轉述一遍。」

「好的，我姑且照他所說的話轉述好了，我們現時居住的地球，屬於銀河系，銀河系之內最重要的一個星體，叫做太陽，並非它是最大的一顆星，它之所以重要，純然是因爲它本身具有高超的熱力，每一秒鐘都有更大的熱力揮發，變成火焰，透過宇宙間必有的微粒，變成了光，由於它的賜惠，太空之內有了火光，不至於變成永恆的黑暗，人類也倚賴陽光過活，萬一太陽的火光熄滅，太空冷到零下一千度，任何生物立刻凍僵，故此太陽的動態認眞值得重視。

「經過長期的研究，最低限度獲悉了這一點，太陽本身並非固體，也不是液體，而是壓縮性的氣體，它永遠互相擠壓，引起爆炸，那些火光就是太陽內部不斷爆炸的影响使然。太陽表面的火焰更是二千五百萬度，到了它爆炸的時候，有一條亘大火柱，噴射出來，那條火柱的熱力達到攝氏七千萬度，簡直是無可想像的，任何物體爆炸之後就會收縮，七千萬度高熱的火柱消失之後，太陽的表面火力突然降低到二千五百萬度以下，那時就有一股寒風噴射出來，叫做太陽風，它從太陽的核心噴出，非常厲害，每秒的時速達到一百萬哩，幸而它並非對準地球掃射，否則，地球就會發生災難。太陽風橫過太空的時候，就有可能出現推動力，把若干留在太空的隕石吸去，送到更加遙遠的太空，史超奇博士認爲我們在太空操作之際，突然失去一些由鋼鐵製造的機件，很可能就是太陽風把它帶走，不管太陽風吸去它或把它推進，送到無限遠的太空，總之，它突然消失，因爲它消失得太快，我們的視覺追不上，看來就像是有一雙隱形的手把它拿去。」

說了這一番話之後，「巴比得」很鄭重的補充一句：「那些話是史超奇博士說的，我只是太空人當中負責操作太空站或太空醫院的一份子，對太陽風所知甚微，只是把它轉達而已，史超奇博士的意見，並非我的意見。」



阿里桑那州的星空收聽站，突然收聽到秘密武器。該圖左下角有兩人走動，反映出

「絲絲」之聲，疑是蘇聯發射的太空星空收聽網多麼巨大。

他最後說的一句，似乎有特殊的含意，列根總統有點興奮，說：「巴比得先生，你的確是一個標準的太空人，有勇氣說出內心的意見，並非人云亦云，坦白點說，我對史超奇博士所講的解釋仍是有些不滿意的，原因是太陽風每隔兩三年發作一次，你在一年之內看見三次機件自行移動，甚至在眼前消失，可見這種景象不是由太陽風引起的了，蘇佛主任是我的親信份子，你有任何一種意見，不妨坦白的說出來。」

「巴比得」聽了，毅然說：「我十分懷疑有人企圖破壞我的操作，換句話說，太空魔手眞有其人，並非太陽風引起，不過，他仍是運用電磁的力量然後有辦法使一部份機件移動或消失，他怎樣做才可以達到目的呢？那就恕我才疏學淺，難以判斷。」

列根總統一向多疑，聽了這一句，沒有甚麼異乎尋常的反應，但是蘇主任就不同了，他無法沉住氣，冷然說道：「巴比得先生，你憑空說出這種話來，太過放肆了，你懂得嗎？你說的話簡直是毫無根據的！」

「巴比得」不服氣，說：「蘇主任，總統叫我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我只是依他的指示去做，它只是我的感覺，我也知道它沒有根據，如果我講出來的話得罪了甚麼人，請你原諒。」

蘇佛主任說：「巴比得先生，雖然你沒有向我直接攻擊，你剛才說的一句，對我十分不利，你分明說有一個蘇聯特務潛入我們的太空陣營之內，我是主管，怎能不負責呢？」

「巴比得」很冷靜的說：「我沒有說過那一雙魔手是蘇聯特務，照我的判斷，剛剛跟你的想法相反，那個人絕對不是蘇聯特務。」

「眞是奇怪了，你說他不是蘇聯特務，必有道理，可以把它說出來嗎？」

「當然可以，第三次我發現一塊巨型的弓形鋼片飄然而去之際，附近正在有六柱激光炮飄浮，假如他是蘇聯特務，企圖破壞我的太空建設，不是偷去鋼板那麼簡單，他可能利用磁電發出來的力量把激光炮引爆，到時我們一連串的太空建設同歸於盡，因此我認爲他是自己人，並非蘇聯特務，他爲甚麼變成太空魔手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蘇佛主任沒有做聲，向他怒目而視，這個場面是很尷尬的，列根總統不想他們二人之間引起爭辯，說：「巴比得先生，我想查問的事情，已經告一段落，稍後我會跟史超奇博士研究太陽風，暫時不必再討論這件事了，我們就在這裏分手，我很喜歡你的態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巴比得」很高興的鞠躬告退。

他走開之後，列根總統對蘇佛主任說：「照剛才的情形來說，巴比得這個人也許平時有些囂張，不過，他提供的意見倒是頗有意義的，值得重視，我覺得他好像滿腹牢騷，是否有這種可能，根本上太空的機件沒有絲毫損失過，只是他胡言亂語呢？」

蘇佛主任說：「總統，雖然我覺得他太過囂張，可是，站在公正的立場，我不能夠因此就認爲他胡說八道，第一點，眼見機件自行移動或者無故消失的太空人，不只他一個，第二點，那一次他報告弓形鋼板消失之後，遍尋不獲，五十噸重的鋼板相當大，無法在太空把它收藏起來，反映出確有其事，此外，巴比得身家清白，行爲良好，我認爲他決不會受人利用，瞎說一頓，至於他滿肚的怨鬱氣，極有可能他的自卑感作祟，所有太空人都是希望當局派出去做機師的，可惜穿梭機的工作單位有限，我們有六百個太空人，其中只有二十個人充任穿梭機的機師，剩下來的太空人就要派到太空站進行各式各樣的工作，待遇雖然相同，不過，不能夠做機師的太空人，總是感到失望，他就是那些人當中的一個。」

列根總統說：「拋開了心理上的反應不談，只談事實，假如有些人在心理上患了偏激症，小題大做，無緣無故的做了些傻事，企圖破壞太空站的操作，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蘇佛主任說：「如果我們拋開了犯罪動機不談，只談事實，任何一個太空人在操作的時候都可以破壞太空站的，因爲那一連串的組合只是擁有太空戰機以及激光炮，針對外來的敵人，沒有人負責監視自己人。」

「那是一個漏洞，爲甚麼你們沒有想辦法改善它呢？」

「這種情況，不易改善，根本上太空站包括了飛行物體降落或起飛的跑道，相當複雜，還有太空醫院，太空物資倉庫以及大量吸收陽光的『雷電球』，此外，還有太空人居留的宿舍以及機械人的房屋，這一連串的建設，另有各種保衞它的太空武器，聯結爲一個整體，浮在太空，實在不容易派人監視，跟月球相距不遠的太空總站，還可以利用月球上面的空軍基地派

人到太空監視它，在月球以及地球之間的太空分站，那就很難派人監視各種活動了，以常情常理推測，沒有人那麼笨，身在太空，竟然想把太空站毀滅，而同歸於盡的。」

列根總統接受他的判斷，分手之前，循例向他致謝，認爲他勞苦功高。

羅拔金的報告引起隱憂

回到總統府，列根總統立刻召見布吉博士，把他親自到太空總署分別接見各部門的主管所獲得的結論講述，另外把他接見太空人巴比得的談話複述一遍，加以補充：「住在地球上面的人，感到苦悶，有許多種方式可以找消遣以及找刺激，但在太空就不同了，某些太空人可能太過枯燥，覺得寂寞，不自覺的發生各種變態心理，我眞的十分担心那種變態心理可能發展到變成流血慘劇，却又防不勝防。」

吉布博士一聽就懂得他的想法，說：

「我認爲有一個方法可以扭轉局勢，比較安全，我的意思是派人到太空去，潛入太空分站，傾全力觀察太空人的動態以及太空分站是否有甚麼漏洞，再行定奪，不過，這個人一定要本身是太空人，並且十分靠得住。」

「我險些忘記了，太空特務這種人，不一定用來刺探對方的虛實，還可以刺探自己人的虛實，不妨派一個特別出色的人到太空去。」

「你認爲最靠得住而又很有份量的一個人是誰？」

「我上次說過的羅拔金，這個人最靠得住，有頭腦，兼且是太空人訓練營的摔角冠軍，可以派他去。」吉布博士極力推薦他。

列根總統點了點頭，說：「好的，這件事情交你辦理好了，必須盡量守秘，否則，危害他的安全。」

假如太空總署想派一個人到太空站，易如反掌，首先，藉口檢查健康，把一個在太空站操作的人撤走，然後由另外一個太空人塡補這個空缺，即可生效，到時新人只消花掉三幾天時間習慣了在太空過活的生活方式，然後到處打聽，展開各種活動，那就夠了，由於太空人的生活很是簡單，往往整天工作，沒有消遣，任何一個太空人都是覺得苦悶的，羅拔金賴本人的背景，到處走動，很容易結交朋友，進一步的獲悉秘密，何况他本人是摔角冠軍，有多少名氣，更加容易達到目的，故此他進入太空站的宿舍居住之後，只是一週，已經有些眉目可尋，第一次從月球的光綫傳出他的心聲。

我們每晚看得見的月色，從月球射到地球來，只要透過特殊設備，就可以把語聲化爲光綫，投射到指定的地點，收到它之後，使它變成原來的音响，每一句都是很清晰的，利用這個方法在月球上面跟地球上面通話，非常方便，唯一的憾事就是地球上面的人不能夠採用同樣的方法傳達語聲，想傳達命令，要透過無綫電的收發機。

羅拔金已經跟太空站的「通訊室」羅絲主任聯絡，有特殊的便利，他在一週之後，立刻向地球的太空總署報告。

第一次報告，他這樣說：「我已經查過，最近一年之內，機件在太空移動的時候突然慢了許多，這種意外事件，先後發生過三十二次，機件消失在太空的意外事件，也發生過七次，有些機件是不重要的，故此他們沒有向總署報告，我認爲最細的機件如果無緣無故的在太空消失，仍是值得重視的，我認爲有一種力量把它吸去，並非消失，這種力量恐怕是磁力，因爲消失的機件全是鋼鐵，沒有一種鋁製的機件消失，可見太空之內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有高度吸力的磁場，或者是電磁，此外，我還有另外一種見解，如果我所料不差，能夠利用磁場吸去我們的機件那一帮人，不是太空站的一份子，換言之，沒有內奸，怎樣對付這種秘密武器呢？由你們定奪。此外，我還想順便報告另外一種見解，失去機件那麼多，必然不是太陽風把它吹去，原因是太陽風絕對不會在一年之內連續吹襲幾十次。」

他居留了二十五天之後，作出第二次報告，這樣說：「綜合我個人查探得來的資料，太空之內確實有一股巨大的磁力，不過，以前沒有發生過同類的事情，不妨把它看做敵人有意展開試探的行動，只是利用較弱的磁力向太空站騷擾，並非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他們決不會永遠停留在試探階段的，試準了便即出擊，切勿拖延時間，應該立刻想辦法對付它。」

第三次報告在第二次報告之後的十五天，這樣說：「最近我獲悉了一項消息，而且由主管的高層人士證實，雖然在太空站沒有一次派出戰機截擊，在月球上面駐守的空軍基地，却三次派出太空戰機追擊一條光，他們認爲那一條光含有磁性，顯然是人爲的，並非宇宙本身具有，由於它接近月球上空的太空出現，故此月球上面派出戰機出擊，可惜三次出擊俱是撲了個空，此事發生在一年之前，以後月球的上空沒有磁性光出現了，反而在太空站那邊陸續出現鋼板消失之類的怪事，可見被月球追擊的磁性光必然是人爲的，也許他們發覺月球上面有大批太空戰機停放，不敢逼近，索性改變目標，向太空站動手，如果有更進一步的發現，立刻報告。」

第四次報告在第三次報告的十二天之後，這樣說：「從月球派出的戰機並非單獨出擊，起碼四架結伴而行，有時在戰機之外還加上了附有激光炮的特種戰機，聲勢浩大，最近我才知道他們並非追擊磁性光，還負責偵查太空之內的可疑物體，一共出擊了五十六次，每次總是撲了個空，顯然他們缺乏攻擊的對象，仍然深信太空之內的某一處係敵人的基地，磁性光由它發射出來，那一處的太空必然是內太空，並非外太空，即是說那個基地肯定在地球的大氣層盡頭伸展到月球的一個範圍之內，由於他們每次出擊總是失去目標，他們有理由懷疑那個能夠發射磁性光的基地可能在北極圈上面的天頂，距離北極圈並非太遠，一旦發現人搜索，立刻退入地球大氣層之內，故此美國多次在月球的空軍基地出動戰機追擊，仍是徒勞無功。」

每一次報告總是呈交列根總統過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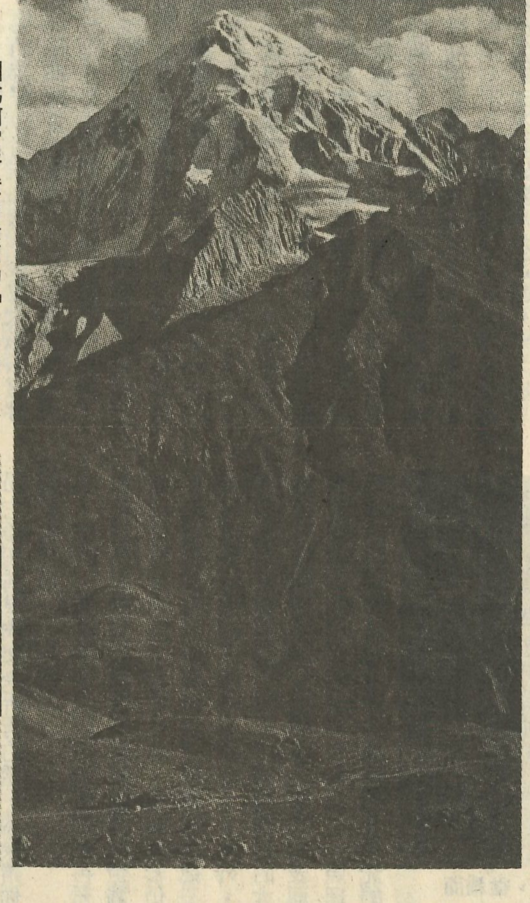
，看過那些報告之後，列根總統眉心緊皺，說：「太空大戰逼近眉睫了，看來蘇聯的科學家已經很順利的造成了一種飛行物體，能夠穿過地球的大氣層，進入太空，又能夠很輕鬆的回到地球來，這種飛行物體可以運用磁性光吸取太空站的機能，一旦太空戰爭爆發，它發動攻勢，就有可能把月球上面所有機械人完全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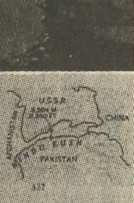
這番話是他向錄音機說的，事後副官立刻把它放在電話機的前面，開啓了它，向電話機傳送到吉布博士家裏的「電話錄音機」收錄，故此吉布博士晚上返家之際立刻可以收聽，不必坐在列根總統身邊。

翌日的晚上，布吉博士單獨進謁列根總統，說：「關於太空出現電磁之謎，至今仍然未有答案，照我想，這件事情越來越複雜了，我認爲一定有一種深不可測的秘密，亦可以說是陰謀，目前正在急速推進，幕後人必然是蘇聯，照理潛伏在莫斯科的特務應該懂得多少，爲甚麼他們沒有消息報告呢？難道海外情報局的人全部睡熟了嗎？希望你單獨召見海外情報局屬於蘇聯那一區的負責人詳談這件事。」

「好的，我明天立刻辦妥這件事。」列根總統說。

布吉博士想了想，說：「最近美國跟蘇聯的外長葛羅米柯在瑞士首都會內瓦召開的核彈裁軍會議，有沒有結論呢？」





圖爲阿富汗境內最高的「卡殊雪上」一部份，亦即蘇聯放射電磁光波的巢穴，小圖爲蘇聯守軍，游擊隊及義勇軍在此仰攻。

列根總統哼了一聲，說：「還沒有舉行核彈裁軍會議，我早已預測到它只是官樣文章，一定沒有結論，果然不出所料，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一口咬定美國必要放棄星球大戰的計劃，然後有商量，假如美國一意孤行，撥欵九百億美元從事發展太空武器，可能招致不測之憂，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在太空取得全面勝利，在地球上面却一敗塗地，甚至整個國家毀滅，那就弄巧反拙。」

列根總統說到這裏，比較沉着的說：

「蘇聯外長的態度十分强硬，有恃無恐，我懷疑他們現已創造新的武器，實力强横，並非大言不慚。」

布吉博士說：「美國不是有能力從太空飛射激光炮把地球高空的子彈擊落嗎？你還怕些甚麼？」

「我所憂慮的是這一點，假如蘇聯眞的發動戰爭，不必宣戰，派遣幾個最有份量的特務，携帶小型核彈，在美國五個大都市同一時間爆炸，美國就輸定了，這種事情隨時可以發生，我不能不担心。」

「是的，這種憂慮在所不免，不過，我仍然覺得蘇聯不會冒險走這一步棋子，即使它能夠毀滅美國本土，並非把所有美國人毀滅，我們在歐洲佈署的潘興巡航導彈以及越洲飛彈，隨時報復，集中火力向莫斯科出擊，它也會在半小時之內全國毀滅的，此外，美國已經奪取了太空的控制權，可以從太空發射激光炮或者附帶核彈頭的太空飛彈，有如蝗虫般向蘇聯射擊，它也難以逃出刦運，憑着常情常理推測，最蠢的人做蘇聯主席也不會發施號令，向美國偷襲，我沒有這種憂慮，只是担心蘇聯運用蠶食的方法，把中東的石油國家逐個吃掉！」

布吉博士不愧是總統府的智囊團成員，他的眼光確有獨到之處。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並非我自私，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在我連任總統的期間之內爆發，那就心滿意足了，假定蘇聯眞的運用蠶食政策企圖控制大局，起碼要過十年八載，我不必担心！」

「是的，總統，你確是料事如神，佩服之至！」布吉博士循例讚他一句。

他們二人分手之後，列根總統當晚就用長途電話向蘇聯的海外情報局負責人—「高基」交談，叫他盡快携帶最新的資料返國述職。

兩日後，高基奉命返美，進入白宮，進謁總統，報告各項重要措施。

列根總統的臉色一沉，說道：「高主任，你沒有一句涉及到電磁激光，難道你的手下沒有一個人打聽得到這種秘密武器嗎？」

「高基」很爽朗的回答：「我們每一個特務都是盡力而爲的，他們當中有些人負責打聽西伯利亞的蘇聯太空研究中心，如果他們把北極光變成磁電激光，眞的大功告成，我們派出去的人一定略有所聞，我不相信有這種秘密武器，反而在阿富汗接近巴基斯坦邊境的卡殊雪山，有些古怪，因爲它涉及巨型的磁石。」

「不管你打聽到的消息是那一方面，只要它涉及電磁或磁石，我都很樂意聽聽！你立刻把有關這塊磁石的事講出來。」

「高基」聽了，說：「我們吃特務這一行飯的人，必然交通廣泛，路路相通，不斷的打聽消息，由於我們的手下有一個人叫做軒利，他的哥哥軒地被派到阿富汗，協助游擊隊對抗蘇聯，發現大磁石這件事情是軒地告訴他的，他還對我說知，大磁石的直徑是二百吋，圓形，有些專家不分晝夜的打磨，希望它的表面光滑如鏡，如果它只是發揮磁石的功用，不必打磨得那麼精細，由此可以推想到它一定是另有妙用，並非普通的磁百那麼簡單。」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高基主任，你所說的話很有份量，多謝你的報告，蘇聯必想是傾全力發展電磁了，說不定莫斯科當局認為西伯利亞太空研究中心的目標太過顯著，索性把它一部份搬到阿富汗的卡殊高峯製造各種秘密武器，你的報告已經完畢，不必留在華盛頓了，不過，你如果有空，可以多玩幾天才回去。」

「高基」很是高興，就此告辭。

先下手為強偷襲神秘基地



「陽光收集器」，利用兩塊吸光板吸收陽光蘊藏太陽能，從扁而刻焚毀。

列根總統把他跟高基交談的話全部錄音，翌日他召見太空總署幾個重要職員，徹底研究此事！布吉博士也在座。

列根總統說：「關於太空磁電方面的事，暫時按下不談，改談地球本身跟磁電有關的秘密，現時請你們公聽聽海外情報局主任高基跟我交談所講的話，然後請你們發表意見。」

扭開了錄音機，列根總統請他們再三傾聽之後，說：「我很懷疑蘇聯當局企圖在阿富汗境內製造秘密武器，那種武器仍是與電磁有關，倘非如此，他們不必把二百吋直徑的大磁石運送到該處了，此外，高主任還很鄭重的告訴我，那塊圓形的大磁石已經夠光滑了，他們還要使它的表面光滑到有如玻璃，顯然另有作用了，照理蘇聯的科學家們可以在北極圈把北極光的電磁吸收，為甚麼要運用笨重的大磁石呢？希望各位專家發表意見。」

磁電專家杜洛首先舉手，然後說：「我並非最有名氣的磁電專家，不過，憑着我多年研究磁電的心得，知道一些秘密，如果蘇聯的科學家只是想製造磁性激光，只是埋頭埋腦想辦法吸取北極光好了，假如他們的眞正目的並非想製造磁性的光，只是想製造肉眼看不出來的隱形光波，那就要在巨大的磁石打主意了，由於那種磁性光波需要投在鏡面似的磁石反射出來，緊束在一起，向指定的一個方向發射，然後有用，它跟北極光毫無關係。」

「杜洛博士，如果你所說的話符合事實，蘇聯科學家製造隱形的光波，如同紅外綫或紫外綫，它眼看不出來，那種隱形光波有甚麼作用呢？」

「它的作用仍是如磁吸鐵，所差異的是這一點，因為它是隱形光波，不會把沉重的鋼鐵製成品像坦克或飛機吸到它的身邊，只是把那種鋼鐵製成品吸住，無法活動。假如它在戰場上面使用，對方的坦克不能夠移動，槍炮不能夠射擊，他的坦克槍炮却可以活動兼射擊，那一場仗是必勝的，最慘的是飛機，突然在空中不能活動，勢必直綫下跌。」

列根總統聽了，說：「假如這種含有磁性的電波已經製造出來，它有效的範圍大概是多少哩呢？不見得它像越洲飛彈那麼犀利可以威脅千里過外吧？」

「當然不成威脅千里過外，即使是巨大的磁石，只是威力達到二百里而已，不過，把這種電磁隱形光波放在高處發射，它的威力就會十分顯著的增加，可能達到五六百哩之遙的一處。」

列根總統衝口而出的說：「對了，蘇聯不惜揮兵進攻阿富汗，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卡殊高峯建立磁電光波發射基地，那一座高峯眞厲害，從阿富汗開始，越過巴基斯坦，進入蘇聯的境地，高一萬三千四百呎，假如它的威力在高峯發射出來，可以達到千哩之遙，勢必征服巴基斯坦，跟着在巴基斯坦的高峯發射，就會控制波斯灣的石油區，任何一處在波斯灣附近的石油產地，如果沒有蘇聯允許，他們根本上無法操作，到時那些石油產國就有可能投靠它，或者每月付出巨額的保護費，等於全面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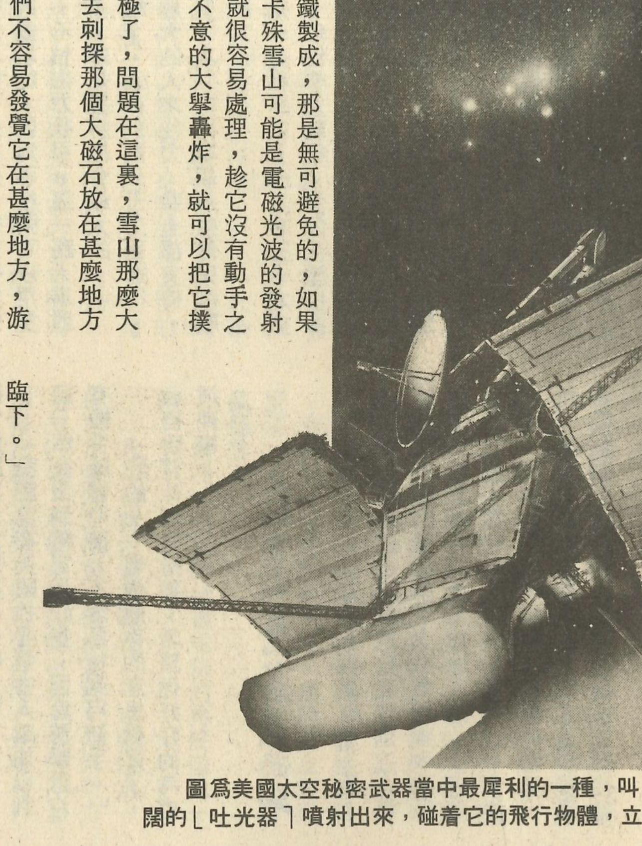
列根總統果然英明神武，一句話就把蘇聯的底牌翻開，確實有些本領，跟着他又說：「照情形看，蘇聯可能玩弄手法，希望我們受愚，也許他們故意派出一些飛行物體到太空去，散佈磁性的電流，令到我們發生困擾，增強月球上面的保衞力，其實他們眞正的目標就是利用卡殊雪山頂上的磁場發射隱形光波，威脅中東，現時我想向各位問一句，從地面深入三千呎過外的地方吸取石油，如果不用鋼管改用鋁管或鉛管，可否發揮它的功用呢？」

「照我看，沒有一種金屬管比得上鋼鐵加入微量的鎢那麼穩定，且又可以抵抗最強大的壓力，鋁質製成的管，沒法抵受壓力，太過輕了，至於鉛管，則又太過沉重，熔點太低，遇熱則變，天冷的時候鉛管還會破裂，故此從地面伸出金屬管往地心泵取石油漿，必須鋼管，坦克或槍炮也

要使用鋼鐵製成，那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我們發覺卡殊雪山可能是電磁光波的發射基地，那就很容易處理，趁它沒有動手之前，出其不意的大舉轟炸，就可以把它撲滅。」

「好極了，問題在這裏，雪山那麼大，憑甚麼去刺探那個大磁石放在甚麼地方呢？」

「我們不容易發覺它在甚麼地方，游擊隊却很容易發覺，在許多次戰鬥當中，起碼有一兩次戰鬥發生意外，有些人逼近雪山的電磁基地作戰，發覺自己手中所握的步槍或手槍無法扳動槍機，倘有這種情形發生，基地就在它附近，一查便知，不過，找到了基地的準確位置，企圖毀滅它，却不容易，原因是它未必放在山頂，假如它在靠近山頂的懸崖中間，掘出大洞，然後放置，我們派出大批轟炸機到空中投彈，對它沒有損害，反之，那些轟炸機很容易被對方的飛彈擊落，弄巧反拙，此外，派出游擊隊仰攻，也是很難取勝的，因為對方隨時可以使用磁性光波令到仰攻的人所持武器失效，雖然我們可以訓練弓箭手出擊，對方也可以用弓箭手對付，一旦交起手來，他們穩佔上風，因為他們居高臨下。」



圖為美國太空秘密武器當中最犀利的一種，叫閣的「吐光器」噴射出來，碰着它的飛行物體，立

太空戰略專家「奧拔博士」兩次談話，把該處的形勢解釋得一清二楚，各人聽了，覺得心上一沉。

列根總統認為這種形勢可能改觀，只要懂得當前的形勢，便有希望戰勝它，不必急急忙忙的找尋對策。

再談了一會，便即宣佈散會，各走各路。

列根總統和布吉博士一起離開，低聲說了一句，請他同返白宮，有話細談，布吉博士會意，沒有做聲。

那晚列根總統和布吉博士同在白宮的機密室晤聚，列根總統跟他薄飲，說：「我先敬你一杯，祝你告捷，照我看，你足智多謀，必有破敵之計。」

布吉博士跟他互祝勝利，對飲了一杯，說：「我是你的顧問，只是依照我的智識和經驗判斷，成敗未可預卜，根據現時我們所得的資料，必須按步就班去做，首先要找到絕對的證據去證實卡殊高峯的確有電磁的隱形光波發射，然後揮兵出擊，否則，勞師動衆去攻一座平平無奇的雪山，獲勝之後，毫無所獲，消息傳出，恐怕被人恥笑，依照我的愚見，想證實那座高峯是否有電磁光波射出來，並不困難，且又不必流血，只要當地的游擊隊合作，必有成就。」

「怎樣合作呢？」

「距離高峯最可疑的一座峭壁底下，在幾個適合仰攻的地點，分別放置貯滿了子彈或手槍，同時有機關裝置，令到每柄手槍隔三個鐘頭之後就放射一粒子彈，過了三天，然後收回，即可證實該處是否有磁電光波發射，如果某一柄手槍到了放射子彈之際，由於機件受到磁力控制，沒法移動，它就射不出子彈，到了另外一段時間，它可以發射，事後檢討，便可獲悉它是否放射過子彈，其中有沒有缺少過一兩粒子彈，在那一段時間缺少。

「倘若某一座高峯受得起考驗，圍繞着它的手槍，所貯放的子彈，全部可以發射，那就證實它的沒有電磁發射過，反之，某一座高峯下面的手槍當中，有幾柄是缺少子彈的，那就反映出它曾經受到磁力的影响了，不管上面是否有電磁發射出來，最低限度知道那一塊直徑二百咪的大磁石，已經搬到山頂，必須盡快毀滅它，預防子彈發射之際有很强的聲响，打草驚蛇，故此每一柄槍都要裝置滅聲器。

「這個計劃很妙，值得讚你一聲，卡殊的主峯雖然高達一萬三千四百呎，未必合用，可能在退居次要的另外一座高峯，積雪較少而高度超過一萬呎的一些高峯，只有四五座，運用你說的方法可以把它測驗出來，甚至可以同時測驗，照我看，那些高峯當中，必有一座高峯是他們的巢穴，要是找到它，怎樣進攻呢？」

「找到了確實證據，看準目標，向一座高峯出擊，可以同時採用三個方法一齊進攻，他們未必想像到我們大舉進攻的，那個巢穴必然被我們摧毀。」

「你說的三種途徑是甚麼呢？」

「第一種進攻的途徑就是我們以前運用過的戰術，派出幾十架紙飛機，準備飛彈炸毀，如果其中有一兩架沒有被飛彈炸毀，直綫降落，機內所貯的炸藥可以把那座高峯炸毀，由於機內有一個指示器，伸出機外，係一條敏感的鐵，到時它被磁石吸引，可能炸到正，機師係機械人，死了算數，不過，這個方法並非絕對可靠，一來對方的飛彈或者仰射的激光槍都有可能把我們派出去的紙飛機全部毀滅，在空中爆炸，二來，漏網之魚的紙飛機，雖然被磁力吸引，以垂直的姿態從空中急降，假如那塊大磁石並非放在山頂，而是放在峭壁鑿空了的山洞，峯頂爆炸，它毫無損壞，如此採用空襲方式去進攻，只是掩眼法，不必期望過高。」

列根總統欣然說：「布吉博士，你的頭腦十分靈活，我聽了也覺得開心，另外兩種途徑必然是從下邊進攻了，是否利用弓箭手出擊呢？」

「一定要帶備兩種武器，弓箭以及槍彈並用，原因是對方可以忽然發射磁力，忽然把它停止發射。」

「好的，我們找到神槍手之後叫他們訓練弓箭手吧。」

「不，神槍手易找，弓箭手難尋，我的意思剛剛相反，找到了擅長射箭的人，然後把他訓練做神槍手。」

「好，這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不必研究了，你說的第三種攻勢，究竟是怎樣子的呢？」

「這一種攻勢是最有效的一種，却是最危險的一種，他們必須全部是扳登雪山的專門人才，沒有別的武器，身上只有短刀以及手榴彈，利用空戰以及仰攻的弓箭手掩護，從大石的下邊扳登，拋放手榴彈，把對方趕盡殺絕，因爲手榴彈可以用塑膠做硬殼，不怕磁力吸引，這一路人馬雖然人數不多，却是獲勝機會最大的。」

「妙極了，這個計劃分三方面進行，相信需要龐大的人才物力，我全部支持，希望你破例一次，自行率領那些健兒作戰，做總指揮。」

「我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有五十六歲了，根本上無法參加戰役，豈能做總指揮呢？」

「話雖這樣說，畢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能夠保守秘密，且又當機立斷，希望你勉爲其難的担任這個職務，下不爲例，如果你認爲置身於游擊隊，太過危險，可以留在巴基斯坦指揮。」

「一個指揮官怎能夠遠隔幾百哩指揮部下作戰呢？還是另找他人好些，假如你容許我推薦一個人，代替我的職位，我想推薦侄兒羅拔金。」

「他就是你推薦到太空站做特務的一個青年嗎？」

「是的，你認爲我值得信任，我認爲他最可靠，故此引薦，相信他永不叛變，此外，他對電磁學素有研究，勇敢善戰，由他來率領健兒們出擊，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

「是的，他確是可造之才，必要時我會考慮他，不過，他在太空所負的任務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想他離開原來的崗位，關於人選，暫時不談，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問一問你，將來出擊的健兒究竟是從游擊隊當中找尋，抑或在美國訓練出來，派到阿富汗跟當地游擊隊合作呢？」

「我認爲在美國找尋適當人選加以訓練，然後派到阿富汗好些，因爲游擊隊沒有機會練習弓箭，不容易找到弓箭手。」

「好的，一切依照你的意思做好了，我仍盼望你做總指揮，希望你好好的考慮這件事。」

直搗雪山巢穴功成而歸

三天之後，布吉博士再謁總統，說：

「我細心考慮過，總統認爲我特別適合做這一次作戰的總指揮，大概是因爲我稍爲懂得科學上各種變化，却之不恭，我考慮一番之後，答應你的建議了，不過，我要把這一項攻擊性的舉動很有條理的講述，向你請示，批准之後，我才把它逐步實現，等於你是總指揮，我不過執行任務代替你到前綫去，這是我的條件，你能否批准呢？」

列根總統說：「我已經授權於你，一切由你調動，根本上不必把各項細節呈送我批准，然後實行，假如你希望我對你的計劃先行過目，我不會推辭的，你是否把整個計劃寫得清清楚楚帶在身邊呢？」

「是的，我已經把它帶來，敬請過目。」布吉博士很鄭重的說。

列根總統接過他呈上的計劃書，說：

「你眞有頭腦，處理這件事，勝過我十倍，根本上你的計劃書無懈可擊，有層有次，佩服之至！你認爲對方決不會無緣無故興風作浪，必然等候最理想的一段時間，然後動手，言之成理，這是事實，如果我下令游擊隊的總指揮沙瓦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使用槍聲試探虛實，毫無反應，別的事情不必多談，顯然那個地方沒有大磁石，也沒有電磁光波，不必理會，反之，有了證據，證實卡殊雪山的確有電磁發射出來，那就趕快佈署一切，在兩個月之內出擊，神箭手可以從各地弓箭塲射箭冠軍亞軍當中徵用，給以高薪，必然有人願意應徵，那是很正確的，另一方面，太空總署必須在兩個月內製造一百架紙飛機，輕而易舉，現時它已經有兩百架紙飛機以及機械人備用，不必担心，此外，扳登雪山的義勇軍可以向美國各處雪山的响導徵求，每位五十萬元，相信有人應徵，只要那個人確是扳登雪山的高手，必然懂得怎樣拋擲塑膠殼手榴彈，這種安排也是很合理的，你一直留在巴基斯坦邊境，等候最後一次出擊，由我透過外交關係通知巴基斯坦的總理以及空軍司令，很易辦得到，不過，你的計劃寫清楚到了最後一天攻擊，你只是單人匹馬，乘坐一架特製的戰機，抵達雪山，以低飛姿態觀戰，我却有點担心，假如對方眞能使用電磁吸力對付所有飛行物體，你仍是逃不了的，難道你忘記了低飛仍是不安全嗎？」

「我沒有忘記，不過，我的飛機確是特製的，沒有絲毫鋼鐵，換句話說，它是全部用黃銅以及橡木製成的，利用電子發電，沒有普通飛機必須具備的馬達或者噴射推進的設備，那就不會被磁力吸引或者被磁力影响到它不能夠發電，至於我把它低飛，大概在一二千呎低空廻旋，自然是藉此避免對方用來保護巢穴的地對空飛彈。它可能有許多個飛彈，由於紙飛機聯羣結隊的在空中襲擊，即使有地對空的飛彈也是用來對付它，不會把我看做假想敵，萬一有些飛彈向我的戰機出擊，我也有辦法保護自己，現時國防部已經正式報告，能夠大量製造只有二十磅重小飛彈了，它是空對空最細的一種飛彈，無法作遠程飛行，但却可以保護自己的戰機，只要在對方飛彈沒有擊中戰機之前，它感受一股强大的熱力，自動迎擊，就將對方的飛彈碰撞，發生爆炸，同歸於盡，照我的預算，一架戰機可以放下二十枚小飛彈，有足夠的力量保衛。說到戰機方面，我想你批准購買英國新發明的垂直升降戰機，因爲它可以在極爲接近地面的地方低飛。」

列根總統說：「我立刻批准，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是否認爲雪山高一萬三千多呎，越是低飛的戰機越加安全呢？」

「並非低飛的戰機一定安全，由於高處有大批紙飛機展開攻勢，擾亂視綫，故此在低處盤旋的飛機欲較安全。」

「你飛到一兩千呎那麼低，有甚麼用呢？」

「有很多用途，首先，我們的游擊隊在山脚走到高處去的時候，沒有顯著的山徑，而且不知道上面那一處係敵人的機槍陣地，故此需要一架戰機低飛，作爲整個部隊的眼睛，此外，戰機除了引導游擊隊登山，還有更加重要的任務，另外一批戰士從雪山的下邊扳登，總會碰上了特別崎嶇之處，他們的一雙眼只是看得見上面的岩石，如果那一塊岩石太巨，石上有些甚麼，沒法看得出來，到時我就飛近他們，用燈色指示，紅色的燈光表示石上有敵人，可以由下邊拋手榴彈，炸死對方的人，然後扳登，另外幾種燈色表示絕對安全或者走錯路，還有些燈色叫他們預防雪崩，最後，他們攻入巢穴，找到那塊巨大的磁石，不知道如何處置，仍是需要我決定的，我的戰機能夠垂直升降，很有帮助。」

列根總統說：「看來你大有希望達成任務，我想多問一句，你在那一份計劃書裏面沒有談及找到大磁石之後如何處置它，現時你可以談談這件事。」

「直到現在，我對那一塊大磁石仍是半信半疑，爲了發射電磁的隱形光波，需要磁石，但却不必需要二百吋直徑那麼大的磁石，而且不必把它磨到變成鏡面那麼平滑，我認爲那一塊奇異的金屬品未必是磁石，倘若它是磁石，我們實在沒法把它搬走，留在原處，萬一蘇聯的空軍反攻，我們必然全部犧牲，故此我認爲這件事應該這樣處理，眞的找到大磁石，索性把它炸毀，免留後患，它再度被蘇聯的科學家利用，這是我的見解，因爲我們攻入巢穴，把對方構成秘密武器的機件搗毀，即時撤退，故此不能夠携帶萬噸過外那麼沉重的磁石。」

「對，你的見解十分正確，盡善盡美，別人實在沒法跟你比擬，我的確是眼光獨到，一切依照你的計劃進行好了，我靜候佳音。」

最後，列根總統很愉快的再度敬他一杯。

凡是偷襲性質的戰役，一定要擬定一份很完整的計劃書，逐步實現，如果對方毫無防備，多數是能夠建功的，布吉博士講得出就辦得到，果然進行得十分順利，最精彩的一部份戰役就是扳登雪山的義勇軍，能夠走到危岩之下，以拋擲鉛球的手法把手榴彈拋到岩石之上，由於守兵沒法看得見岩石之下已經有人佔領，猝不及防，十居其九喪命。

至於仰攻的健兒，碰到十分頑强的敵人，屈居下風，特別是對方放射電磁隱形光波之後，鐵製的槍械失靈，逼於使用弓箭，由下邊仰攻的人，必然吃虧，對方早有準備，不單是有足夠的弓箭手，還有籐製的盾牌，仰攻的人更加吃虧，可以說是全部失敗，幸而扳登危岩峭壁的五十名高手頻頻拋擲手榴彈，殺傷敵人，衝過去展開白刄戰，打贏一塲仗，然後召喚仰攻的游擊隊走上高處，終於奪取最後勝利。

紙飛機一百架全部在空中被炸毀，不單是放置在高峯的「地對空飛彈」厲害，對方還有戰機出擊，這種攻勢白費氣力，能夠攻入巢穴，全憑原定計劃第三路人馬，用手榴彈作爲主要的武器。

不管怎樣，大功告成，敵人的守衛全軍盡墨，三架戰機有一架被布吉博士乘坐的戰機發射的小飛彈擊毀，其餘兩架戰機逃去，整個基地受到美國義勇軍控制，布吉博士喜洋洋的走出來。

他被人帶引到一塊巨大的圓石看看，大吃一驚，它只是普通的花崗石，不過顏色較深，看來有如磁石吧了，其實一點磁力也沒有。

搜索整個基地，他們找不到任何一種能夠放射電磁光波的儀器，布吉博士沉思了一會，說：「如果基地沒有辦法放射電磁光波，健兒所握的槍械，不會全部失靈，由此反映出他們必然有一座很細的電磁光波發射器，甚至細到可以用手挽起來，隨時搬走，極有可能是放在戰機上面，逃之夭夭，現時蘇聯已經佔領了阿富汗，戰機逃往最近的空軍基地，必有一批更爲精銳的戰機起飛，我們立刻撤退，不必炸毀那一塊石。」

說完，他下令健兒把傷者扶住，離開基地，沿着山徑盡快撤退，至於他自己，仍是乘坐垂直升降的英國戰機，從空中以高速姿態飛向巴基斯坦。

照他的估計，蘇聯的戰機即使起飛，追到阿富汗的邊境就算，不會越過邊境進入巴基斯坦，萬一對方過份猖獗，追入巴基斯坦的上空，巴基斯坦的戰機迎戰，對方勢必知難而退，只要那一架垂直升降的英式戰機能夠在巴基斯坦任何一處機塲降落，就會安然而返，因此他在空中感到相當喜悅。

果然不出所料，蘇聯米格機只是追到邊境的上空，就此停步，他安然在巴基斯坦空軍基地降落，休息一天，便即飛回華盛頓，那一架英式戰機離開基地，巴基斯坦派出十二架戰機護送。

兩日後，布吉博士把一叠照片以及其他資料携帶在身，走進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第一句就說：「花了一千萬美元過外，並且賠上二十多條性命，換來的只是一幅照片，證明我初時想像到的事情屬實，根本上沒有二百吋直徑的巨大磁石，打磨得很好的一塊石頭，只是灰褐色的花崗石，不過是一塲誤會，看見了它，我覺得啼笑皆非。」

說完，他呈上照片。

列根總統苦笑一下，說：「布吉博士，我們偷襲阿富汗的雪山基地，可以說是成功，也可以說是失敗，眞的不知道應該喜悅抑或應該愁眉苦臉，照你看，是否完全沒有電磁光波這麼一回事呢？」

布吉博士說：「我可以肯定的說對方仍然沒有發明電磁激光，至於會有磁性的隱形光波，二十年前已經發明出來，他們在這方面，始終沒有甚麼改變，那種隱形光波的力量只能夠從雪山的山頂伸展到山脚，沒有甚麼了不起，我們傾全力進攻，未免小題大做了。」

「不，這一塲戰役並非沒有意義的，明白了它的眞相，不必替中東的局勢担心，這是第一種收穫，蘇聯始終沒法製造磁

性激光，更加沒法使它變成秘密武器，這是第二種收穫，有了這兩種收穫，美國的外交官跟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磋商限制核子武器發展或者討論核彈裁軍會議之際，對方的態度不管怎樣强硬，不必理會它，想到這一點，我認為一千五百萬美元化得值，至於英國垂直式戰機，我們早已想買一架或三幾架，作為研究新型戰機之用，你乘坐的英國垂直升降戰機，沒有損毀，只是列入國防部採購新型戰機的費用之內，不必放在偷襲阿富汗雪山基地的特別費用計算。」

布吉博士聽了，不自覺的鬆了一口氣，說：「我可以睡得比較酣暢了，正如總統所說，此行並非完全沒有收穫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列根總統說：「關於偷襲雪山基地的戰役，已經告一段落了，現時我們有的是時間，不妨比較深入的研究蘇聯這一項陰謀，他們當然知道那一塊石頭只是一個假局而已，為甚麼要製造假局呢？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他們絕對不想游擊隊攻入雪山！」

布吉博士想了想，說道：「總統不是說過蘇聯企圖用電磁光波來威脅中東各國嗎？」

「是的，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只是說他們如果眞的擁有威力極强的電磁，就可以威脅中東各國，最低限度可以控制波斯灣，並非說它製造假局加上了擴大宣傳就能夠威脅中東各國。」

「是的，你現時解釋幾句，我更加清楚了，此外，由於蘇聯最近沒有插手中東兩伊的戰局，對波斯灣多次油輪受到飛彈擊中沉沒的慘劇，隻字不提，顯然它沒有擴大宣傳電磁光波這種秘密武器，照我看，莫斯科當局滿肚密圈，故佈疑陣，必有所圖，我們應該多方面的收集資料，更為深入的研究它。」

「布吉博士，你想獲得的資料是那幾種呢？它必然是跟電磁光波有關的了，是也不是呢？」

「我想獲得的資料不一定跟電磁光波有關，卻跟太空武器有關，照情形推測蘇聯當局千辛萬苦把巨石運到一萬三千四百尺的峯頂，放下三架戰機，另外建築一間神秘的基地，扳登雪山中途還有十多處機槍陣地，派人守衛，其實故佈疑陣，當然它在另一方面加緊發展了，雖然太空上面多次發生意外事件，超過十噸重的鋼板自行消失，我們懷疑它是太空魔手所奪，那就不能不聯想到現時在阿富汗雪山攻陷的假局了，十分懷疑那是整件戰略當中的一環，他們一方面加緊擴展太空的秘密武器，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故佈疑陣，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故此我很想知道最近太空方面有沒有甚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不單是指隱形的魔手，還要注意我們在太空所進行的各種秘密武器是否有甚麼進展，能否跟太空魔手對抗，另一方面，蘇聯多次吸收北極光，一定有重大意義，你上次召見過北極圈以及蘇聯本土的海外情報局負責人，曾經吩咐他儘快把一切電磁有關的資料就是這些。」

「好的，三幾天之內，我就有回音。」列根總統說。

太空戰役兩敗俱傷

五天之後，列根總統有最新的資料告知，包括下列幾種：

第一種資料是北極圈方面的，那邊的北極光比以前出現的次數更密，幅度更加闊，看來好像地質方向有些變化，如果蘇聯企圖運用特殊的科技收集它，一定趁着這個機會，有所活動。

第二種資料是關於西伯利亞雪坑的，最近它似乎有特殊裝置，列入禁區的地方，任何人闖入，立刻喪生，整個軀體好像被烈火燒過，幾乎變成一條炭。

第三種資料是太空站傳送出來的，「羅拔金」說：「近來在太空突然消失的機件，越來越多，並且有七彩的光幕出現，有如北極光，太空上面從來沒有看見過七彩的光幕，煞是稀奇，它可能是太陽發出的一種警告，表示陽光可能加强，亦有可能是太空人試驗一種新奇而又可怕的秘密武器，不容輕視。」

第四種資料是關於美國大太空收集「太陽能」的，那種資料顯示美國收集的「太陽能」所採用的吸光板以及巨型的「吐光器」都有巨大的成就，它除了把「太陽能」供給月球上面的人使用，作為熱力的來源，還可以變成太空的武器，在「吐光器」噴射出來的光，光芒萬丈，可以直接把迎面而來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焚毀，不過，目前它仍是試驗階段，它雖然能有效的吸收太陽能，越貯越多，但卻未能順利的使它變成吐光器所需要的奇異光束，始終停留在激光的階段，不過，吐光器的噴射口異常闊大，並非激光所噴射的範圍那麼窄，這是它比激光優勝的地方。

布吉博士花了一段頗長的時間細心研究這幾種資料之後，對列根總統說：「我已經把你派人送來的資料細心閱讀多次，還向有關方面查問，綜合報道，不妨說太空之戰逼近眉睫。那些資料顯示蘇聯的科學家已經很有效的從北極圈的高空吸收北極光，並且有辦法把它貯藏起來，化為一種極犀利的武器，闖入西伯利亞雪坑禁區的人，全身焦黑，有如火焚，可見它是被那種秘密武器傷害了，至於羅拔金的報告，指出太空魔手加緊活躍，同時太空出現好像北極光的光幕，必然是蘇聯製造的秘密武器已經從地球搬上太空，逐步試驗，總有一天它能夠把七彩光幕放射出來，罩在月球上面，令到月球上面的戰士全部死亡，機械人全部變成廢鐵，照情形看，一部份鋼片只是對方試驗太空秘密武器的時候無意吸去，並非存心騷擾，打草驚蛇，使我們提高警惕，為今之計，必須盡力發展吸收太陽能的一種武器，跟他們對抗，普通的戰機決非他們的敵手。」

列根總統的眉心緊皺，說道：「好的，我立刻督促太空總署每一個單位的負責人提高警惕，準備應付即將爆發的太空之戰。」

一場戰爭如果在地球上面爆發，怎樣進攻以及怎樣防守，有數得計，可是，戰爭在太空發生，那就不同了，特別是美蘇兩國在太空打仗，美國更加吃虧，因為它有太空站以及月球這兩個目標，隨時受攻

，至於對方，却完全沒有目標，故此美國在太空之戰當中必然捱打，假如蘇聯沒有把握取勝，它不會在太空挑戰的，一旦發動攻勢，等於偷襲，美國屈居下風，那是意料中事，列根總統跟布吉博士認為美國唯一對蘇聯有威脅的一種秘密武器，只是「太陽能」收集器，能否跟對方的最新武器一決雌雄呢？仍是一個疑問。

局勢越來越緊，已經進入決鬥的階段，原因是羅拔金說的太空光幕，不單是在太空浮動，還逼近月球，從月球地下室走到月球地面的人，隨時受到無情的襲擊，七彩光幕豪華奪目，有如海中魔鬼魚，不斷翻動，向那個人突然一捲，此人就去得無影無踪。

相當奇怪，那種光幕始終沒有破壞月球表面任何一種建築物。

放在月球地面之下的貯藏倉庫，雖然它所貯藏的糧食可供一年之用，可惜食水只够兩個月之用，不斷的需要地球上面用巨型穿梭機把食水送到那邊，蘇聯的神秘飛行物體守住月球跟地球聯絡的通道，一方面截擊作為運輸糧食之用的穿梭機，另一方面，殺絕每一個從月球地下室冒升到地面的人，只是三個月，月球上面的美國人全部缺乏食水，吃完了液態的罐頭食物，便即喪生。

實情如此，羅拔金在太空站首次告急，太空總署也向列根總統告急，列根總統召集國防以及太空總署的高層重要份子開緊急會議之後，決定出擊，派出五十架太空戰機，携帶大量適宜在太空放射的飛彈，另外加上「陽光收集器」，打算跟對方完全沒有露過面的太空秘密武器硬拚。

這一場仗，在美國方面來說，本來是採取守勢的，那時被逼主動出擊，更加沒有把握取勝，為了援助月球上面的人，不能夠再拖了，上述的太空戰機分別從地球各處基地起飛，先行向太空站報到，然後跟「陽光收集器」取得聯絡，在太空展開廣泛的搜索。

他們的處境很是惡劣，原因是對方好像隱形的惡魔，永不現身，誰也沒有機會看見它，有機會看見它的太空戰士，只是看了一眼，就連人帶戰機一起焚毀，只見一塊美麗得如同織錦的光幕在前面晃動，美國戰機紛紛無故自焚，不過幾個鐘頭，太空戰機毀了一半。

由於那塊光幕沒有出現的時候，整個太空黑沉沉，有如一個噩夢，所有戰機携帶的飛彈沒有攻擊的目標，不會發射，到了他們看見目標，立刻機毀人亡，沒有機會發射它了，最有威力的太空飛彈，形同虛設，這一場戰役的總指揮「卡利巴能中將」逼於作出最後決定，所有戰機緊隨在「陽光收集器」之後，希望它有力量拚一拚，佈陣再度出擊。

本來「陽光收集器」的「吐光器」所噴出的萬丈光芒，仍有一戰之力，可惜它始終失去目標，無法展開攻勢，對方十分乖巧，只是盤旋在它的背後，到了最適當的時候，才施展它最有份量的吸力措施，突然在太空出現一股强大吸力，把它吸去，「陽光收集器」完全沒有力量反抗，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

大概當時蘇聯的太空秘密武器企圖掠奪對方收集的「太陽能」，故此沒有發射電磁的火光，把它焚毀，只是利用强大的磁力吸住它，控制秘密武器的人，忘記了一件事，必要時那個陽光收集器是可以自行引爆的，充其量同歸於盡，由於他們估計錯誤，吸住了「陽光收集器」，等於吞了一個定時炸彈，隆然一聲巨响，兩個太空飛行物體先後爆炸，霞光萬道，同歸於盡。

美國太空總署犧牲了「陽光收集器」，救回太空站以及月球上面的科學家和戰士，雖然毀了二十多架太空戰機，仍是不幸中的大幸。

事後列根總統跟布吉博士在白宮的機密室飲酒慶功，說：「這一場太空之戰，我們能夠毀滅對方的秘密武器，十分僥倖，值得飲一杯，你知道嗎？北極光一直都是逐漸收縮的，收縮到盡，然後放大，蘇聯的科學家只有本領在它放大到極限才吸收它的電磁，平時辦不到，這個機會每隔三百年只有一次，現時它已經毀滅，三百年之內，不必担心它再飛上太空！這種情況是太空總署向我報告的，我認為可信，成為憾事的只是這一點，死了二十多個太空戰士！」

布吉博士說：「這一場太空戰役結束了，我們輸的少，他們輸的多，我們不算吃虧，我想知道在太空橫行無忌的蘇聯秘密武器，究竟是怎樣子的，太空總署在這方面有沒有進一步的報告呢？」

列根總統苦笑道：「沒有一個美國人看見過它的形狀，怎樣報告呢？想再見它，只好等候三百年！」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四

火燒琵琶精(上)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我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姜子牙奉命下山，扶周滅殷。姜子牙在朝歌，打死玉石琵琶精卻因此使妲己對他惱恨，設計陷害，最後子牙只好借水遁逃了。



1 話說崑崙山玉虛宮的元始天尊，一天派人把弟子姜子牙請來，對他道：「此時周室當興，你當爲將相，應早收拾下山，扶助明主。」



2 子牙哀告道：「弟子乃眞心出家，不敢貪戀紅塵富貴，望尊師收留。」天尊道：「你要聽命，不得違拗！」



3 子牙只得拜辭了天尊，告別衆位道友，携帶行囊，出了玉虛宮。他無親可投，想起朝歌郊外友人宋異人，便去投奔。



4 這日，宋異人正在莊上算帳，見子牙來，喜出望外，忙把子牙請進家中，擺下酒宴，爲子牙洗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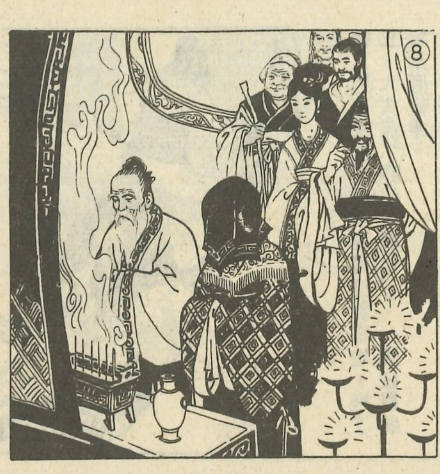


5 子牙見滿桌酒肉說道：「小弟既已出家，豈敢飲酒吃葷。」宋異人道：「酒乃瑤池玉液，洞府瓊漿，就是神仙也赴蟠桃會，吃些無妨。」子牙見言之有理，便開懷暢飲起來。

6 飲酒正酣，異人探知子牙已七十有二，上山修行四十年，無有妻室，便道：「古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明日我與你議一門親，生下一男半女，也不失姜姓之後。」二人談話至晚。



7 次日早起，異人騎了驢兒往馬家莊議親，抵暮而歸。子牙迎出門去。異人喜形於色道：「我今日到馬莊與你議親，那馬家之女，才貌兩全，正好配賢弟。」



8 宋異人擇選良辰吉日，排設酒席，邀莊前、莊後隣舍、親友，慶賀子牙成親。



9 子牙成親之後，終日思慕崑崙，只慮大道不成，哪裏有心思與馬氏琴瑟朝歡。馬氏見他心中不悅，勸他編織些笊籬去賣。子牙依言照賣，可是他不會做買賣，一天下來，連本錢也賠個精光。



10 馬氏與他爭吵起來。宋異人勸道：「那幾個小錢算是什麼？明天從倉裏盛些麥子磨了麵，挑去賣就是。」



11 子牙照宋異人吩咐，收拾籮担，磨一担乾麵，挑了上街叫賣。不料，正午已過，仍未賣得一文錢，倒把肩膀壓得生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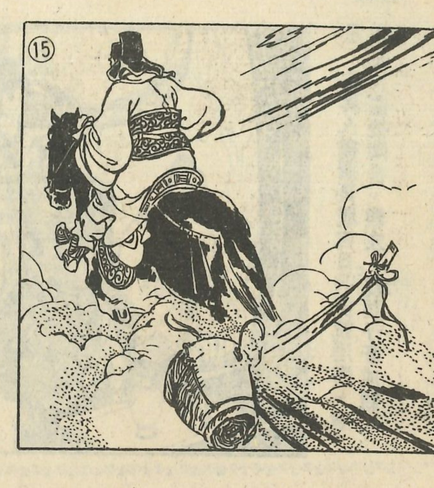


12 子牙只得放下担兒，靠着城墻坐下，怪自個兒時運不佳，不會營生。這時，來了一個人招呼說要買麵。



13 那人走到面前道：「買一文錢的。」子牙不好不賣，只得低頭撮麵。

14 忽然，又聽見後邊有人大叫道：「賣麵的，馬來了！」子牙忙側身讓路，但爲時已晚，騎馬人轉眼已到跟前。



15 馬來得急，把兩籮麵撞翻在地，拖了五、六丈遠，麵都潑在地下，一陣狂風將麵刮個乾淨。



16 子牙急忙搶麵，卻渾身被麵裹了。買麵的見這等模樣，轉身就走。





17 子牙心裏惱火，回頭問一路人：「誰家的馬這等無理。」路人道：「是紂王無道：東南諸侯已反，故騎馬報信者來得甚急。」



18 子牙無奈，忍氣吞聲，挑着籮担，一路嗟嘆，回到家來，馬氏見籮筐一空，以爲麵賣完了，心中暗自喜歡。



19 子牙卻把籮筐一丟，埋怨道：「都是你多事。」馬氏道：「麵賣得乾乾淨淨是好事，反來駡我！」



20 子牙氣冲冲地把軍馬撞翻籮担的情形告訴馬氏，馬氏聽了十分惱火，對子牙劈臉一口啐道：「你真是飯食之徒，不道你無用，反來怨我。」



21 子牙大怒道：「賊婦女流，焉敢啐侮丈夫！」二人扭在一堆。異人同妻子孫氏趕來，將二人勸住。



22 異人笑道：「區區小事，何必口角。」又給子牙五十兩銀子，讓他明日買些牛、馬、猪羊到朝歌去賣。子牙見異人如此仁義，自是無話，只得依言。

23 次日，子牙販了許多牛馬進城去賣。這年因爲紂王失政，奸臣當道，天心不順，旱澇不均，朝歌半年無雨。因此，天子貼出告示禁止販賣屠殺牲畜，求天降雨。

24 子牙哪裏知道天子的告示，趕着牛馬猪羊要進城。守城的官兵將牲畜全部沒收，還斥責了子牙一番。

25 子牙慌慌張張跑回家來，向宋異人訴說沒收牲畜的事。異人笑道：「幾匹牛馬入了官罷了，何必煩惱。與我散散心去。」二人携手來到後花園。





26 子牙見花園地勢優越，風景秀美，問異人：「仁兄，這一塊空地，怎不起樓？」異人道：「起造過七、八次，造起來就燒了，故無心再造。」

27 子牙道：「小弟擇一良辰，仁兄只管起造。上樑那日，我在此壓壓邪氣，便無事了。」

28 異人依子牙之言，擇日興工破土，起造樓房，這日子時上樑，子牙在牡丹亭裏坐定等候，看有何怪異。



29 不一時，果然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播土揚塵，火光影裏，一些妖魅，臉分五色，猙獰怪異。





30 子牙忙披髮仗劍，用手一指，喝道：「孽畜不落，更待何時！」



31 子牙再把手一指，雷鳴空中，五個妖物慌忙跪倒，求饒道：「上仙，小畜不知上仙駕臨，望乞全生，施放大德。」



32 子牙喝道：「好孽畜，火毀樓房數次，侵擾百姓，今日惡貫滿盈，罪當誅戮。」道罷，提劍要斬妖怪。

33 衆怪嚇得拜伏在地，苦苦告饒。子牙道：「你等要活，速去西岐山，聽候所使，有功之日，自然得其正果。」五妖叩頭拜謝，即往西岐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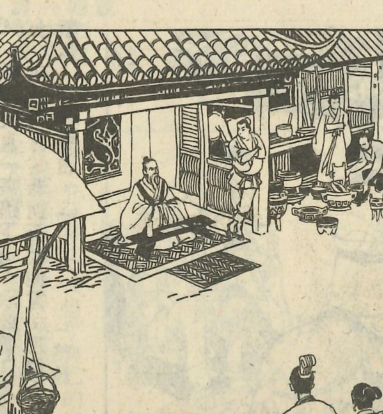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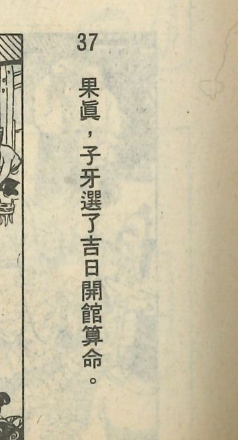


34 子牙正當收妖壓邪之際，馬氏同異人之妻孫氏來到後園，聽見子牙吩咐妖怪。馬氏對孫氏道：「你聽聽，子牙自己說話。這樣一個說鬼話的人，哪有升騰的日子。」

35 馬氏氣咻咻地走到子牙面前問道：「你與誰說話？」子牙道：「我在壓妖。」馬氏不信。子牙道：「我不獨壓妖，還會算命！」

36 子牙的話正好被宋異人聽見。異人道：「賢弟若要算命，在朝歌南門收一間房子便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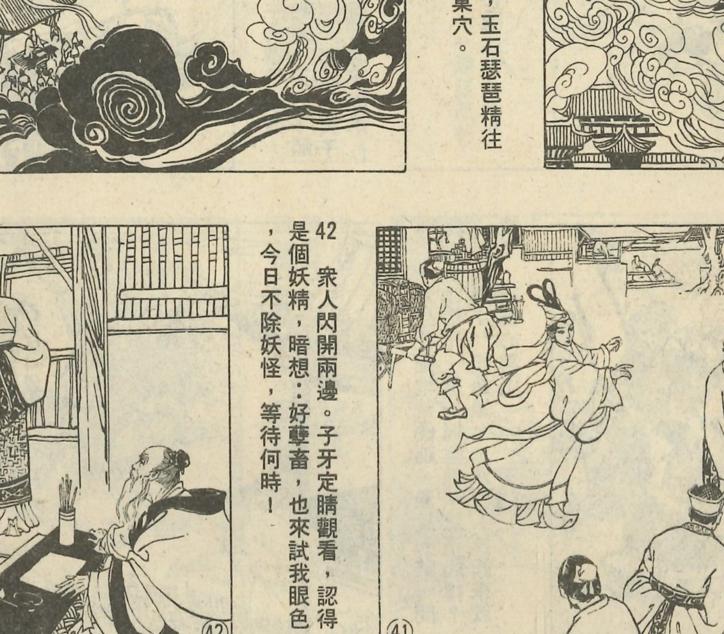


37 果眞，子牙選了吉日開館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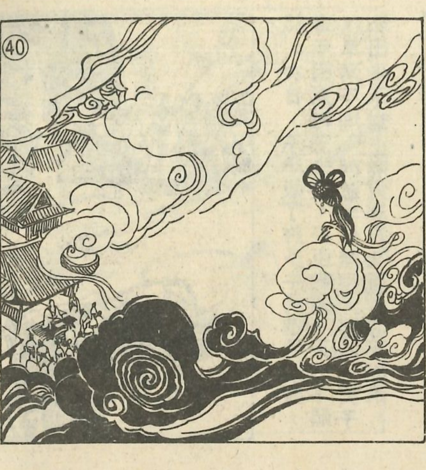




38 不想，子牙算命靈驗，遠近聞名，轟動朝歌。軍民人等，俱來算命看課。子牙得了許多銀錢，馬氏歡喜，異人遂心。



39 話說南門外軒轅墳中，玉石琵琶精往朝歌看罷妲己出宮，欲回巢穴。



40 琵琶精駕着妖光，路過南門，只聽得哄哄人語。妖精撥開妖光看時，却是姜子牙算命，暗思：待我前去算命，看他如何？



41 妖精一化，變作一個婦人，身穿重孝，扭着腰肢嚷道：「列位君子讓一讓，妾身算一命。」

42 衆人閃開兩邊。子牙定睛觀看，認得是個妖精，暗想：好孽畜，也來試我眼色，今日不除妖怪，等待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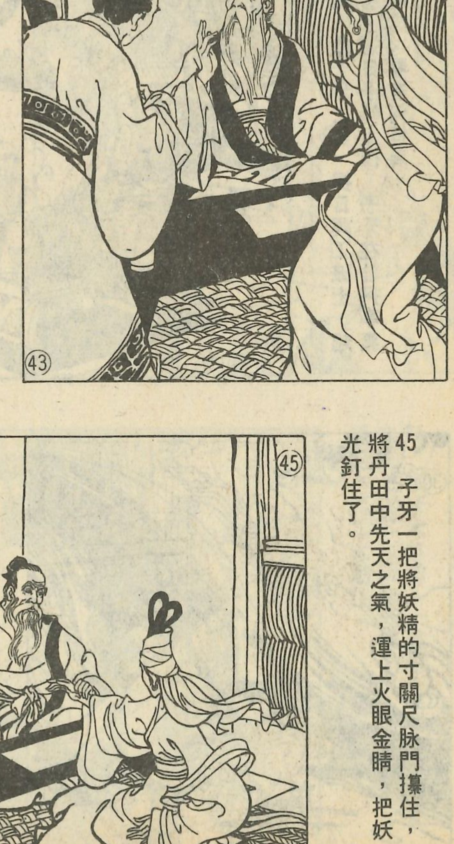


43 子牙對衆人道：「列位算命君子，男女授受不親，先讓這小娘子算了去，然後依次算來。」妖精應聲進了裏面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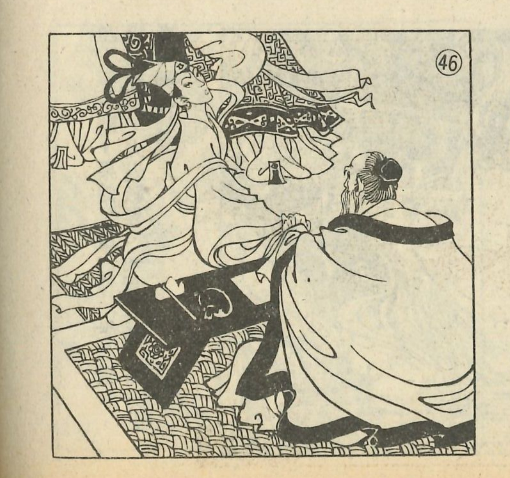




44 子牙道：「小娘子，先看相，後算命，借右手一看。」妖精暗笑，把右手遞與子牙看。



45 子牙一把將妖精的寸關尺脉門攥住，將丹田中先天之氣，運上火眼金睛，把妖光釘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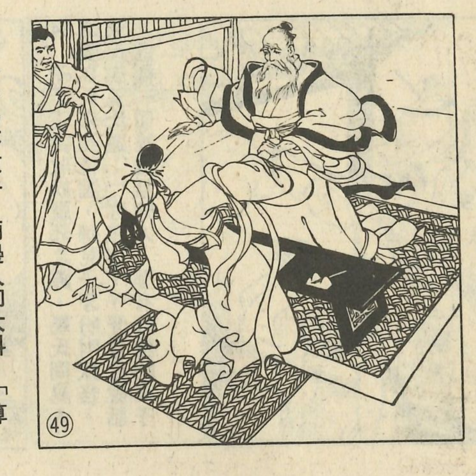
46 子牙不言，只管看看。婦人道：「先生不相不言，我乃女流，爲何拿住我手。快放！旁人看看，這是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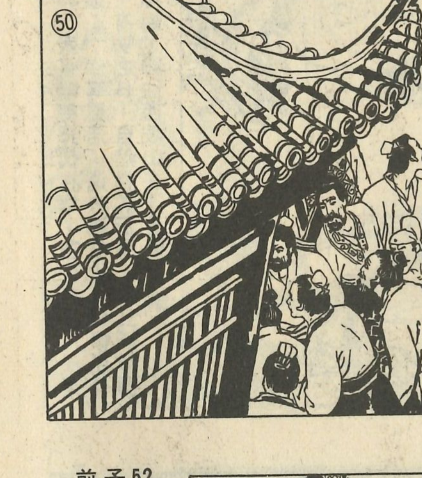
47 旁人不知奧妙，齊聲大呼：「姜子牙，你年紀老大，怎幹這樣事，你貪愛此女姿色，對衆欺騙，實爲可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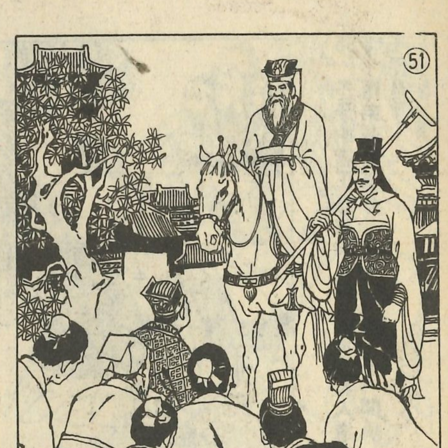
48 子牙對衆人道：「列位，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衆人大喝道：「胡說，明明一個女子，怎說是妖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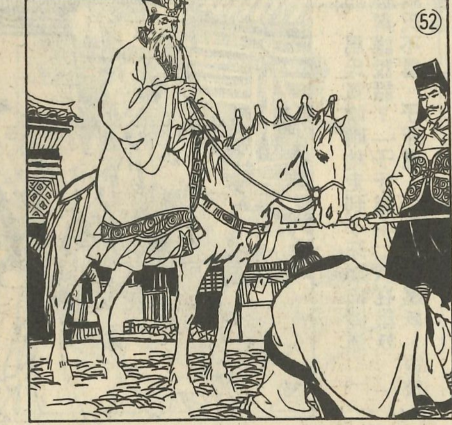
49 子牙暗思：若放了女子，妖精一去，青白難分。我既在此，當除妖怪。子牙順手抓起一紫石硯台，照妖精頭上猛擊，打得妖精腦漿噴出，血染衣襟。



50 子牙仍不放手。兩邊人却大叫：「算命的打死了人！」「莫讓他走了。」人們重重圍住子牙的算命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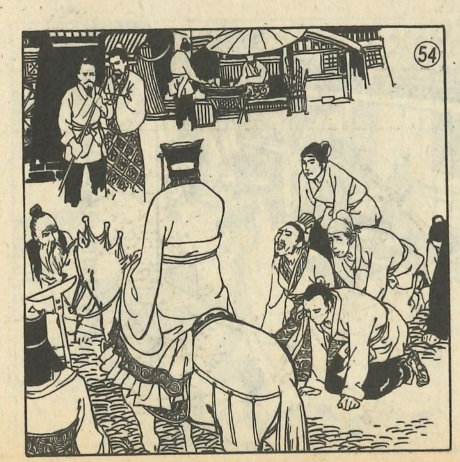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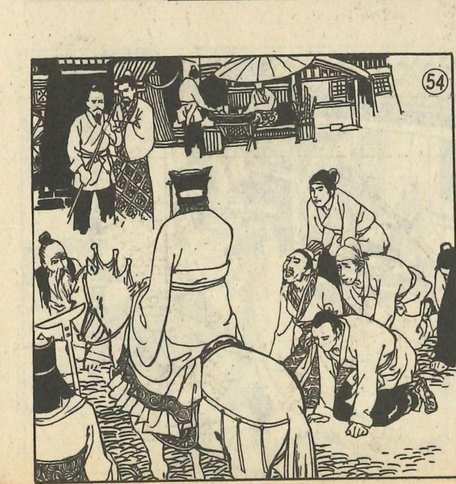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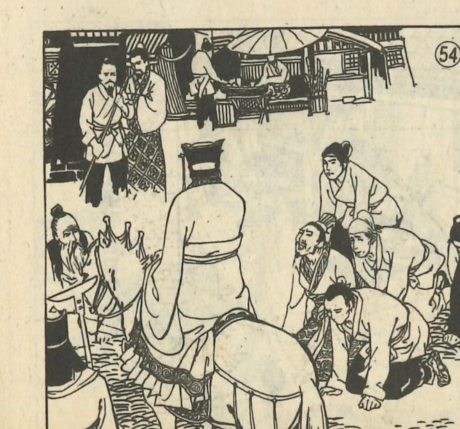
51 恰値此時，亞相比干乘馬路過，聞聲問左右：「爲何衆人喧嚷？」左右剛要查問，衆人讓路下跪道：「姜子牙當衆調戲女子，女子貞潔不認，死於非命。」



52 比干聽到衆口一詞，大怒，喚左右將子牙拿來。子牙一隻手拖住妖精，來到馬前跪下。



53 比干喝斥子牙爲何不知國法，白日欺人？子牙道：「此女實是妖怪，望老爺細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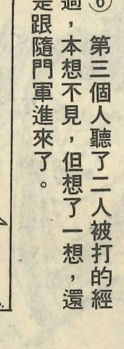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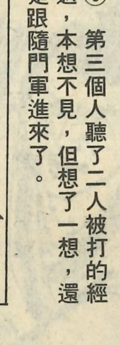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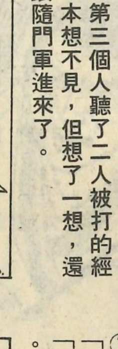




54 旁邊衆人一齊跪下道：「此等江湖術士，利口巧言，老爺若聽他言，可憐女子銜冤，百姓負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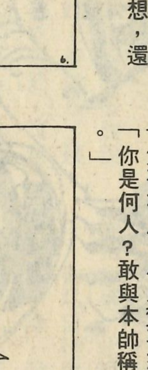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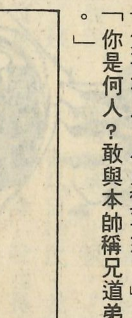
（待續）

農民與元帥

廖洪．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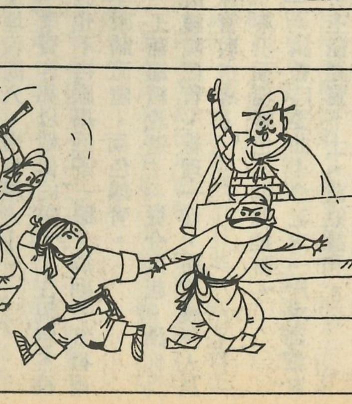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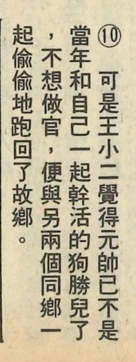
① 一個農民，跟隨起義軍南征北戰，立了大功，當了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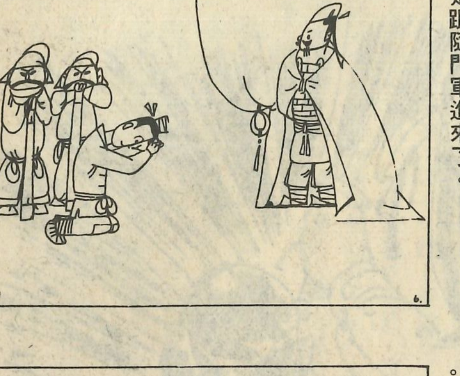
② 一日，小校來報：「稟元帥，您的三個同鄉求見。」元帥命他們一個一個進見。

③ 第一個人見到元帥，心情激動地叫了一聲：「狗勝兒（元帥的小名），你忘了……」沒等他說完，元帥便勃然大怒，命左右將他打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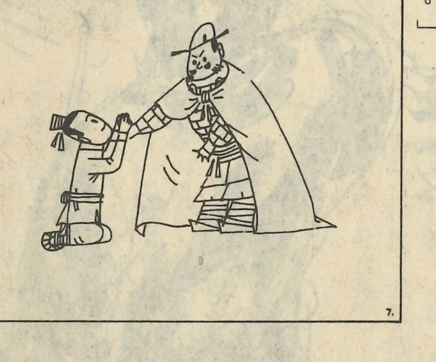
④ 第二個進來，小心地說：「大帥，難道忘了你我小時四方討飯，後來給人下田幹活，一次吃午飯的時候，你不小心打破了罐子，粥湯流了一地，我們只好拾豆充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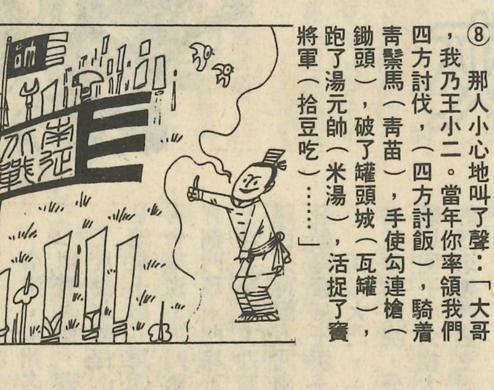
⑤ 元帥見此人揭了自己的老底，頓時面紅耳赤，惱羞成怒，拍案大叫：「一派胡言亂語，分明冒認本帥，快快打將出去！」



⑥ 第三個人聽了二人被打的經過，本想不見，但想了一想，還是跟隨門軍進來了。



⑦ 那人見了元帥，納頭便拜：「大哥在上，小弟賀喜來了」。「你是何人？敢與本帥稱兄道弟。」




⑧ 那人小心地叫了聲：「大哥，我乃王小二。當年你率領我們四方討伐，（四方討飯）騎着青鬃馬（青苗），手勾連槍（鋤頭），破了罐頭城（瓦罐），跑了湯元帥（米湯），活捉了竇將軍（拾豆吃）……」



⑨ 元帥也聽明白了他說的意思，不過他覺得王小二說的動聽多了，所以大擺筵席，還給了他一個不錯的官職。




⑩ 可是王小二覺得元帥已不是當年和自己一起幹活的狗勝兒了，不想做官，便與另兩個同鄉一起偷偷地跑回了故鄉。

短篇武俠故事／青天樓主·文　可飛·圖

易拳遊俠

習得易拳功　全殲萬花幫

洛陽，中州名城，九朝都會於此。地靈人傑，藏龍臥虎。

且說北關邙山下，有座廣闊的庭院，佔地數十畝，周圍蒼松翠柏、院牆高聳，房舍璀巍；正門兩扇朱漆大門上黃澄澄的青銅門環，門樓下巨幅「恭親王府」匾額上斗大金字，迎着朝陽，閃閃發光，輝煌耀目；再配上門兩旁的兩個大石獅子，越發顯得豪氣干雲，氣象萬千。

兩扇大門，「呀」的一聲打開了；四名魁偉的護院，分站左右。稍後，護院敎頭馬回子，大模大樣走了出來，先前走出的四名護院肅立致敬，齊聲說道：「敎頭好！」

五十上下的馬回子，方面大耳，但是天生兩隻小眼睛、鷹鈎鼻，看上去有那麼三分邪氣；未開口，先環視了四位護院，並乾咳了兩聲，派頭十足的說：「今朝王爺請洛陽府名流，務必特別留神，不能有半點差錯；不然，有你們好看的！」

「遵命！」

馬回子背着雙手，搖搖擺擺向內院走去。在他背後有伸舌頭的，有扮鬼臉的，還有面露不屑之色的，更有自言自語的：「神氣什麼？」

王府午宴過後，正廳中仍是鬧哄哄的；酒酣耳熱，總該有個餘興節目什麼的；王爺心血來潮，站了起來，踱向正廳中央，衆賓客也隨之起座，不期然圍個圓圈；王爺隨即朗聲說道：「各位！我想請大家賞光！」

「請王爺明示！」幾乎是異口同聲。

「咱們飯後來個表演節目，讓大家樂上一樂。現在由本府護院敎頭武術特技表演！請各位到大廳前廣場。」

王爺等在台階上坐下，而且，廣場四週也圍滿了人羣，大家爭看馬子回表演。

那馬回子武功却也不凡，贏得不少彩聲；他越表演越起勁，把壓箱的本事儘使了出來，大夥也看得入神。

這時，王爺的茶役奉茶，却不得其道，無法近王爺座前。情急下，突縱身躍登廳頂，然後又輕盈如燕般，飄落於王爺跟前，其間，只是一瞬間的功夫，但是，茶不傾，盤不濕。

大夥目睹這一幕，不覺脫口驚叫：「神技！神技！」

王爺更是驚愕，急扶起茶役，並握其手曰：「罪過！實在罪過！恕老夫有眼無珠；埋沒高人，慢待高人！」

衆賓客都以敬佩的眼光，注視着茶役；誰也不再瞧馬回子一眼，馬回子氣得兩隻小眼睛直瞪，面色鐵青。

王爺繼續說道：「從今天起，請你爲本府護院總管，綜理一切，所有護院人員由你管敎指導！」

茶役面現難色，欲爲推辭。

「請暫時委曲！念老夫一片求賢誠意。」王爺禮賢下士，語氣謙和。

茶役在盛情難却之下，也就答應了下

來。

在場的人士心事表情，可分爲三種類型：

衆賓客爲王爺得一高人，而衷心的慶賀。

王府護院們爲脫離盛氣凌人者的管束，而心情暢然。

馬回子心中懊喪懷恨，怒目直盯着茶役。

說起這茶役，還有一段曲折心酸的往事，不可不知。

茶役名叫凌雲風，乃洛陽西郊安樂窩人氏；他的父親凌漢傑，早年在濟南府担任總捕頭之職，退休後，頤養天年，倒也快活。不過人生際遇風雲變幻，很難捉摸，是福是禍，實在難以預卜，眞個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誠非虛言也！

就在凌雲風十二歲那年，凌家遭遇了一場浩刦。

一天，凌雲風上山砍柴，信手多砍伐了一些，背負着下山，一路上多休息了幾次，等到走近村子，已是夜色茫茫，萬家燈火了。凌雲風拖着疲憊的身子，一步步的走近家門，老遠就興奮的大叫大喊着：

「爹！娘！我回來了！」

凌家兩扇大門緊閉，與往常不一樣；過去不是雲風的爹便是雲風的娘，迎着愛兒百般愛憐的說：「雲兒！叫你少砍些，哎！又砍這麼多！扛太重將來會長不高的呀！」

爹娘邊說會立即忙接下愛兒肩上的一大捆柴，輕撫着愛兒紅紅的肩膀，然後溫馨的說：「下次可不要砍那麼多！快去洗洗！餓了吧！姊姊正在盛飯等着你。」

一股暖流，像電般立即佈滿全身，人間天倫的親情，多麼純眞感人，又是何等激發人生的堅强意志！

凌雲風，可憐的僅只十二歲的凌雲風；他今後再也聽不到爹娘的聲音了，再也無法享受與家人團聚的樂趣了。

爹、娘、姊姊三人，橫三倒四仰面靜靜的躺在地上，雙眼圓瞪，混身泛黑；顯然是中了一種奇毒而亡。

小小年紀的凌雲風目睹這般情形，驚駭萬狀，悲從中來；兩行熱淚如斷了綫的珠子，點點而下，「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想那凌雲風自幼承受父親凌漢傑的薰陶感染，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自有一種沉着冷靜、臨危不亂的氣度，當即擦乾眼淚，面對現實。

凌雲風在族人協助帮忙之下，順利的辦完喪事。此後，孑然一身，孤苦伶仃。

他私自忖度，我現在還年幼，等三年後孝服一除，我也長大了，再決定報仇的途徑。

於是，凌雲風白天仍舊照常砍柴，回家後自炊，空閒下來，不斷的習練爹爹傳授的武功。他每天總有一段時間，在爹娘和姊姊的墓前，默默的坐着，遠望藍天白雲，青山翠谷；腦海裏在想：世間爲什麼有那麼多仇恨？人不能和平相處嗎？過錯在己又爲什麼要怨恨別人？人爲什麼律己以寬待人以嚴呢？

這一天，凌雲風仍然上山砍柴。他信步在山路上走去，一路鳥語花香，氣味芬芳；他把連日的憂傷，暫時抛向九霄雲外；走着走着，凌雲風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他只是感到此處有些生疏，好像這處所在他從來也沒有來過；這兒的花朶更鮮艷，松柏更挺拔，有一種特別靈秀之氣，凌雲風怡然自得，心中非常快活；他抬頭再向遠處望去，前面有一奇峯，傲視羣山，他朝着這座山峯走去。

凌雲風已置身峯脚下，他穿過八棵高大的松樹，忽然發現有一石洞，洞口呈八角形，他走了進去，甚覺開闊，別有洞天；復前行，見有石櫈、石椅、石牀等應用之物，且洞頂上射進光亮，令人感到十分舒暢。凌雲風暗自忖想：我在山上砍了兩年多柴，怎麼從前沒有發現這處所在？天色不早了，是該下山回去的時候，他走出洞口。

他走進原先那八棵高大的松樹林，眼見來時的路徑就在眼前，可是，他繞來繞去，怎麼也走不出去；滿身大汗，一頭霧水。

凌雲風一屁股坐在草地上，閉目養神調息；待睜開眼睛，已是日落西山，霞光萬道，篩進林中。

這位迷失的少年，經過調息，體力恢復，心神寧靜；想到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忽然一道靈光掠過腦際，我何不朝洞口方向走去，回到山洞，起碼這一夜也可以免除在松林中受寒受凍之苦。

主意打定，凌雲風立即起身，朝那八角形洞口走去，非常順利，輕易不費力的走出了松林。

暮色四合，月亮已從東方上昇。

凌雲風摸索着走進了石洞，在石床上盤膝坐定；折騰了半天，早已饑腸轆轆，難受極了，怎麼辦？

此時，月光已從洞頂射進，銀光洒在地上，隱隱約約已可辨物；凌雲風環目四處，突見石床右方有幾片茂盛的綠葉，他一躍而下。

凌雲風從石床上一躍而下，走近那幾片綠葉前，撥弄下，見綠葉長於短短的蔓莖之上，青翠欲滴，從未曾見過這種植物，受好奇心驅使，亦爲求生本能；隨即找了根樹枝，向下挖掘，未及尺深，得一像小兒手臂粗細之條狀物，晶瑩透頂，甚是可愛；此刻，他饑渴難挨，未經多慮，在衣服上擦了擦，輕咬了一口，大爲驚奇。

只覺得生津可口，有淡淡的甜味，氣味芳香；待入胃中，有股緩緩的暖流，立即佈滿週身；於是，凌雲風一口接一口，把它吃完，不一刻工夫，但覺精神百倍，耳聰目明，靜夜細微之聲，他都一清二楚，難逃雙耳；遊目望去，如同白晝，辨物清晰。

凌雲風之歡喜，無法形容；他仰天禱告，感謝蒼天賜予！

此刻，心地仁厚的凌雲風，欲將那短短蔓莖埋入土中，心想也許它還能生長，假以時日，不是又可以長出嗎？於是，他撥弄着土壤，突然，看見一手掌大小的匣狀物，取出後，乃一精緻之石盒，上寫：「易拳秘笈」。右下角有三個較小字體——鬼谷子。

凌雲風自小生長在武學世家，曾聽爹

爹說過春秋戰國時代，鬼谷子爲一曠世異人，韜略蓋世，傳說著有「易拳秘笈」，久已失傳，不知流落何方？如得之熟練，其武功將天下無敵。

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凌雲風一夕連番奇遇，莫非天意？

他小心翼翼的打開石盒，發現盒內有一塊八角形的白玉，光潔怡人，刻有篆文八字：

龍、蛇、順、合、單、雙、回、扣。

翻過背面，但見刻有八個姿勢。

須知凌雲風此刻已非一日前之凌雲風，當他食用過那千年奇靈果後，不僅耳聰目明，精力超人，且頭腦智慧尤有獨到之處。那塊八角形白玉，常人視之僅爲一塊普通白玉，而凌雲風視之，則文字與圖形則清晰可見，此亦常人與超人之別。

凌雲風在石洞中潛心研究，韶光易逝，匆匆三年。這一千一百多個日子裏，他窮究易經八卦進退變化之理，詳研剛柔攻守之法，見解高超，功力深邃；小小年紀，即穎悟謙退自守，韜光隱世之秘。

失踪三年後，凌雲風又回到安樂窩；此刻，他幾已成另外一個人，迥非孩童時代之面貌；他翩翩風度，氣宇非凡，族人盡不相識，其祖業亦爲祖人分之，凌雲風則不計較，他悄悄的到爹娘和姊姊的墓前拜祭後，隻身離鄉走天涯，到了洛陽城內，剛好「恭親王府」招選侍役，立被選中，這十年間，凌雲風並非忘却親仇，他只是韜光養晦，待機而動。

且說馬回子平日盛氣凌人，自凌雲風獲得王爺賞識後，一肚子悶氣，再加上平日受他欺壓的一批護院，冷嘲熱諷，更是惱怒在心，經常想到如何報復。

儘管凌雲風每以禮讓待之，期望他回心轉意，但於事無補。

深秋，月黑風高。

王府一片寂靜，上下都進入夢鄉；只有值更的護院在冷風中執行其職務。

一個陰謀正在悄悄的進行中。

兩個黑影來了，來到凌雲風臥房附近；分開了，一個走到門口，一個走到窗前；看二人輕飄的身手，武功都算不凡。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另一個黑影在窗前那個黑影之後，緊緊的盯着，飄逸的身手，極爲高超。

門前的那條黑影，撥開門拴，潛入了凌雲風臥室；窗前那條黑影右手剛抬起；同時聽到：「噹、噹。」兩件兵器落地之聲。

「噗通、噗通。」兩個人倒地之聲。

凌雲風房中的燈光亮了，地上躺着的是馬回子，兩眼圓瞪，不能言語。一個全身紅裝標緻少女，拖着一個中年婦人進來，那婦人看到躺在地上的馬回子，望了眼，無奈的眼皮塌了下來。

凌雲風出手奇準，解開了馬回子的穴道；紅衣少女也解開了中年婦人的啞穴。

馬回子與中年婦人，「噗通！噗通！」雙雙跪在凌雲風跟前，磕頭求饒。

「大人不記小人過，請總管寬恕我們夫婦兩個，我倆願意作牛作馬報答總管。」馬回子眞是前倨後恭，一副小人嘴臉。

「去吧！我不計較啦，記取這次教訓，須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凌雲風坦蕩恢宏，一派君子之風。

「凌總管饒了你倆，還不給我快滾，滾得越遠越好，別讓我下次碰到，就沒有你倆好過的。」紅衣少女說。

馬回子夫婦倆爬了起來，走出房門，消失在黑夜裏。

「姑娘你……」凌雲風開口。

「總管，再見！」紅衣少女說着嫣然一笑，像一朶彩雲，飄了出去。

黑夜終將過去，黎明跟着來臨；秋天的陽光，雖然洒滿大地，但畢竟是那麼無法令人有溫暖的感受。

新的一天開始了，人們也該有新的工作。

「凌總管，有件事煩請你走一趟，這檔事只有你出馬，最合適，我也最放心！」王爺端坐正廳太師椅上。

「請王爺吩咐！」

「下個月十五，是天津奕親王的壽辰；本來我打算親往拜壽，現因無法離開，就請你代表我前往，携帶一份貴重壽禮，這一路還請務必當心！」王爺繼續說：「這樣吧！你回去收拾準備，明日即刻動身前往，壽辰前當可趕到天津。」

第二天一早，凌雲風押着一車壽禮，隨帶四名護院，馳騁在東向的官道上。

一路上過鄭州，經開封，由徐州渡過黃河，曉行夜宿，饑餐渴飲，且這不表。

這一日夜宿泰山山脚下的一個小鎮，投宿在「悅來客棧」。

進得店內，店主人迎了上來。

「客官，住店還是打尖？」店主長得獐頭鼠目，眼珠滴溜溜轉，上下打量着凌雲風。

「可有上好的客房？」凌雲風說，但一眼也不瞧站在面前的店主。

「有，有，後院整潔寧靜。」

凌雲風耳聰目明，判斷正確；傍晚，便將四位護院叫到跟前，悄悄的吩咐了他們。

深秋了！北國的夜裏，更顯得肅殺冷清，人們多沉睡在暖暖的被窩裏。

是子牌中段時分，六條黑影，身手矯健，「唰、唰、唰……」翻越了「悅來客棧」後院高聳的圍牆，分成兩夥；一夥兩人走近凌雲風的住房，另一夥四人則走近護院的住屋，這批夜行人分別撥開了門拴，當他們剛躡手躡足踏進屋內，後院中突然亮起五盞「氣死風」明燈，將整個後院照得十分光亮。

「朋友！請出來吧，我們在院中恭候多時了！」凌雲風豪氣干雲的說道。

那六人見行藏敗露，乃奪門退出；一齊奔向凌雲風，把他團團圍住，冀求以多勝少，一擧除掉凌雲風。

四位護院也衝了過來，想爲凌雲風助陣，凌雲風大喊道：「請你們站立一旁，讓我一人來收拾他們！」

那六人分進合擊，招招狠毒，必置凌雲風於死地。六人合攻，眼看十招已過，未傷及凌雲風毫毛。此時，凌雲風轉守爲攻，發揮「易拳」變化之理，剛柔並濟，旋轉如電，捷迅如光，施出「易拳」八式，將六人籠罩在一片拳影之下，只聞凌雲風輕呼「着、着、着……」，六人立即躺

臥平地，痛呼不已，凌雲風說道：「馬回子！你同你太太這已是第二次了，只有在一再二，這次去掉你一隻耳朶，以示薄懲，下次再沒有那麼便宜了！」

秋風起矣，黃葉飄零，令人有種冷清落寞的感覺。

凌雲風一行奔馳在官道上，一部馬車，五匹驃騎，車馬過後，揚起塵烟縷縷。

這一日，進得山東濟南府，但見街道整齊，楊柳遍植路旁，戶戶門前清泉，大有江南景色；不過，時屆深秋，落葉舞秋風，難免令人有種凄然之感。

南大街「高陞客棧」的三層樓房，特別醒目，分外氣派；凌雲風一行下得馬來，店小二立即迎將上來，躬腰欠身，面帶笑容。

「二大爺一路上辛苦了！請裏面歇脚用茶！」

看官要知那店小二爲何稱呼客官二大爺，而不尊稱大爺呢？常說入鄉問俗，就是這個道理。想各位都知道武大爺，潘金蓮，西門慶，武松那檔子膾炙人口的事了，武松是武大郎的弟弟，排行老二，是景陽崗打虎英雄，豪氣干雲，義薄雲天，受人尊重，武大郞身不滿三尺，一生窩裏窩囊，雖然罪不在己，但畢竟不太光彩。所以在山東地界，你若稱人大爺，包你挨揍吃拳頭，至少也遭白眼；若是稱人一聲二大爺，受者無不笑逐顏開，樂在心中，這是閒話，就此撇過。

凌雲風一行進得店來，但見偌大的廳堂內，飲酒的，喝茶的，吃飯的，擠滿一廳，擾擾攘攘，熱鬧非凡，他們選擇三樓的兩間客房住下。

凌雲風盤算，今個是初二，奕親王爺的壽辰是十五，到天津不會超過十天，在濟南停留一兩天沒什麼碍事，壽誕前一天會趕到的；於是他決定在濟南稍作盤桓。

四位護院及趕車的樂得歇脚休息，趁此也好到濟南附近大明湖等名勝處逛逛。

問清府衙所在凌雲風邁步走去，到了府衙門前，守門衙役攔住，大聲問道：「你找什麼人？胡闖瞎碰的。」語氣凌人。

「在下凌雲風，路過濟南，想拜見貴府總捕頭。」語氣謙和，彬彬有禮，「煩請二位通報一聲。」

「你與我們總捕頭什麼關係？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關係，也沒甚麼大事。」

「那爲什麼找總捕頭？」衙役直瞪着凌雲風，「走，快走開！」揮手讓凌雲風快走。

「先父凌漢傑十多年前在貴府任總捕頭之職，臨終前有一事囑我轉告貴府總捕頭。」

「啊！原來如此，那就請裏面坐，待我通報。」發覺凌雲風有幾分來頭，亦即見風轉舵。

稍頃，一位方面大耳，約莫五十上下，相貌堂堂，身體魁偉的大漢走了出來，面對凌雲風：「這位是——」

「在下凌雲風，先父凌漢傑——」

「你是凌總捕頭的兒子，啊！長得這麼大了！」來人不等凌雲風把話說完，就急忙搭了上去，「好，請坐。」

這位魁偉的大漢正是當今濟南府總捕頭于世忠，凌漢傑在任時，他還是一名捕快，爲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忠於職守，是凌漢傑的一名得力助手。

「剛才你說先父，難道你父親——」

于世忠兩眼逼視着凌雲風。

凌雲風長嘆一聲，將他父親遇害的情形，原原本本說了個仔細，最後說道：「到現在我還沒有查出仇人究竟是誰？說來眞是慚愧透了！」凌雲風感慨萬千，「我今天來打擾你，就是想在我父親任內找些綫索，看看能不能發覺一些蛛絲馬跡。」

于世忠一直極爲用心的在聽凌雲風的述說，沉思不語，像是已經入定。

「會不會我父親在任內得罪了什麼人，以致結下深仇大恨，因而——」

于世忠突的站了起來，把十多年前他隨同凌漢傑查辦的一件案子，靠近凌雲風，輕聲細語的說了個大概，像是還有什麼顧忌，不敢大聲明言。

「好吧！既然如此，眞還有些棘手。」凌雲風說：「等我這趟天津差事完結後，辭掉王府的職務，我再到濟南，專門了結這段恩怨，以慰先父在天之靈。」

于世忠心想小小年紀有何能耐，敢出狂言；不期然在凌雲風身上打量了一番。

凌雲風何等機智，早已窺透于世忠的心思，但也不明言自己的本領，反正以後自有事實證明，多言又有何益。不過，他還是說：「以後仰仗之處，尚請總捕頭大力相助。」

「那裏話，凌總捕頭當初待我恩重如山，處處提携；只要今後有用到我于某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快人快語，眞鐵錚錚男子漢也。

濟南逗留了兩日，他們繼續到天津的路程。越過了山東地界，進入直隸地段。

這一日，晌午時分，路經東光縣，途經一處丘嶺，嶺上樹木倒也叢叢，除幾株松柏外，其他樹木都是光禿禿的，樹梢上只剩下三兩片殘葉，在冷風中搖曳。

從那片樹林中，突然奔出一羣男女，約莫有二十多位，當他們看到凌雲風一行，便七嘴八舌的嚷道：「快回頭走吧！前面林中有强盜呀！」

凌雲風一聽說强盜，便火冒三丈；這批混帳打家刼舍，欺侮善良行旅客商，可惡透了。

於是吩咐：兩名護院留守車輛，隨帶兩名護院，躍馬入林；當他看到一幕慘景，更是火上加油，忍無可忍。

但見一名老太婆，跪在兩名强盜身前，苦苦求饒，凌雲風耳聰目明，非常人所及，他老遠就看得明白，聽得清楚，那老太婆聲音沙啞，磕頭如搗蒜：「大王，你們行行善，饒了我吧！車上値錢的東西你們都拿去了，我這只玉鐲子是祖先傳下來的，代代相傳，你們拿去沒有用，不値錢；可是對我這老太婆太重要了；大王，我求你行行好，老天爺會保佑你的！」

那老太婆悽惋堪憐，一臉無奈，不停的求饒。

「少嚕唆，別惹火我，宰了你！」

凌雲風老遠已認出他是誰，雖然他黑布罩臉，只露下兩個洞洞，凌雲風喃喃道：「賊性難改，十惡不赦！」

老太婆繼續求饒，那强盜豈肯饒她，

一聲大喊：「拿來！」

老太婆縮回左手，右手緊按住那隻玉鐲子；那强盜伸手拉起老太婆的左臂，用力想把玉鐲拉下，是情急，還是老太婆皮膚乾燥，就是脫不下手；但是那强盜獸性大發，手起刀落，將老太婆左手活生生砍了下來。

鮮血直流，老太婆痛得就地打滾，哀號凄慘！

凌雲風大吼一聲，如雷貫耳，同時自馬上一躍而起，捷如飛箭，射向兩名强盜跟前，揮拳如電，擊倒兩名强盜，順手扯下兩人面罩，大聲叱道：「禽獸不如的東西，該死！」

其他的嘍囉見勢不好，掉頭飛跑，凌雲風也不去管他，任其逸去。

凌雲風指着躺在地下的馬回子夫婦：「我一而再的寬恕你們，可是你們從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厲，眞是死有餘辜！」

凌雲風揮起一拳，馬回子立刻魂歸地府。馬回子的太太，則口口聲聲求饒：「都是馬回子的餿主意，我勸他，他不聽；請你高抬貴手，就饒了我這條狗命吧！」

一位紅衣少女突然出現眼前，嬌喊道：「馬婆子！這是第幾次求饒了，我看你還有臉活下去，何不自己了斷？」

「我看不給她一點血的教訓，她是無法改的！」凌雲風說着立即舉起右手，一掌砍去，砍向馬婆子左手。

馬婆子「哇」的一聲，大叫起來，但這賊婆娘還是忍痛爬起，向遠方跑去！

奕親王爺壽辰的前一日，凌雲風趕到了天津，完成恭親王爺交付的差事，便匆匆帶領着四名護院，一輛馬車，趕回洛陽府，向王爺報到交差。

「雲風！你這趟辛苦了，我要好好獎賞你！」王爺隨召喚總管進來，說道：「發護院總管紋銀一百兩，護院四位每位紋銀二十兩，車伕紋銀二兩。」

「王爺給我的恩賜，凌雲風心領了，其他護院，車伕的照發。不過，在下有一事相求，尙請王爺能夠成全。」凌雲風說道。

「什麼事？你說說看。」王爺有些愕然。

「我想離開王府，遠行一趟，了結一些私事，如果一切圓滿，他日再報王爺知遇之恩。」

「這怎麼行！不過你有私事，自不便强留；不然，就太不近人情了！我誠心希望：你的事辦妥後，能夠再回府來。」王爺亦性情中人，知道强留無用，王爺繼續說：「紋銀百兩帶着，總有用途。」

「謝過王爺，凌某這些年來，在府中承王爺厚愛，也薄有積蓄，夠用上一陣子了！」凌雲風俠心義胆，視金錢爲身外之物，從不過求。

凌雲風單騎離開洛陽，獨個馳騁在東行的官道上，曉行夜宿，饑餐渴飲。

這一天，到了開封府，住進南關的「大來客棧」，一眼看到那紅衣少女也在，先是一驚，但立即就恢復了鎭靜；雖有兩面之緣，但都未曾交談；她的姓名、來歷一無所知。那紅衣少女先啓櫻唇：「凌大俠好！是不是又要遠行辦事？」

「咦……」凌雲風驚疑，她怎麼知道我姓凌，一時竟不知如何答話。

「凌大俠該是納悶我何以知道你姓凌，對嗎？」紅衣少女說：「其實，我早就認識你了！你在恭親王府那招『凌空御風』眞令人嘆爲觀止，當今武林中，你該是最爲出類拔萃的了！」

凌雲風武功雖然蓋世，但那是人生奇遇，事屬天意；至於江湖閱歷，則差人多矣！

「姑娘！你到那裏去？」

「雲遊四海，那裏都去！」紅衣少女說：「如果凌大俠不反對的話，我倆結伴同行如何？」

凌雲風滿臉通紅，有生之年尙未與異性交往過，如今遇到如此坦率的少女，眞不知如何應付，怎樣答話。

那紅衣少女已看出凌雲風的靦覥，接下去又說：「我們同行，但各自獨立生活，彼此有個照應，這樣好嗎？」

凌雲風羞怯的點點頭，紅衣少女非常滿意。

「我知道你的姓名，你對我毫無所知，這樣不公平，對嗎？我姓龍，叫彩雲；聽爹爹說娘生我時，剛好是傍晚，滿天彩雲，就這樣取下名字。洛陽東關那家『龍飛鏢局』，就是我爹開的。」

這位坦率純眞的少女，看似胸無城府，倒也未必。須知：當一位少女喜愛上她心目中的男性時，她會比誰都胆大，別看龍彩雲小小年紀，講江湖閱歷可並不差。

第二天，往徐州的官道上，兩匹駿騎，一男一女，男的英俊飄逸，女的一身紅裝，大方秀麗，宛如一朵彩雲，雙騎馳過，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羨慕的眼光。

人的相識，貴在接觸；常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是極有道理的。一路上，凌雲風和龍彩雲不時談笑，進而相互了解，其感情呈現直綫上升。

龍彩雲知道了凌雲風的身世，也清楚了他的心事，她願意不惜任何犧牲，來帮助凌雲風完成心願，而不愧爲人子，以告慰父母及姊姊在天之靈。

老馬識途，這一天，到了濟南府，仍住南大街「高陞客棧」。

凌雲風約了于世忠，閉門深談。

「總捕頭，晚輩這件事還請你大力相助；你在地頭上熟悉，一定方便多了！」凌雲風說。

「凌少俠……」

「你當年與家父共事，也算父執輩了，以後就叫我雲風好了，這樣才不見外。」凌雲風打斷于世忠的話。

「好，恭敬不如從命。」于世忠說：「近些年來，濟南地界發生了不少案子，都類似當年的情形，其手段之狠，與凌總捕頭遇害情形，也相雷同，上面催着破案，我們也一直查訪，但苦無明顯綫索。」

「總會有頭緒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說得對。」

「我也可以帮忙呀！」龍彩雲從旁說道。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地方上不安寧；最近京裏要派幾名高手，不日就可到了，看情形，上面決心要剷除這股黑道上的惡勢力。」

正談話間，有敲門聲。

「誰呀！」龍彩雲說，走近門口。

「濟南府捕快趙鵬，總捕頭可在嗎？」來人說話聲音不大，但有些急促。

「什麼事！」于世忠站了起來，急忙跨到門口。

趙鵬進入房間，在于世忠耳邊悄悄數語。只見總捕頭臉色泛白，憤憤的說道：「反了，非攤牌不可。」于世忠一面說一面急急的隨趙鵬往樓下奔去。

凌雲風機智過人，龍彩雲亦富江湖閱歷，她微笑着對凌雲風說：「準是又發生了重大案子。」

凌雲風點點頭。

且說在凌漢傑担任濟南府總捕頭時期，有一黑道組織，號稱「萬花帮」，帮主爲一蛇蝎美人，「色」與「毒」兼施，軟硬並用，一旦中其媚道，則永難脫離掌握，任其差遣，如需要置人死地，則施其「萬花奇毒」功，很少失手，死者全身呈黑褐色，兩眼圓瞪。所以，不少武林敗類功夫高强者，無形中受其控制，甘心接受驅使。

凌漢傑當年聯同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再加上泰山青雲觀、勞山雲海寺、直隸齊天劍雙俠、直魯豫三省丐帮，以及濟南各鏢局等力量，明暗佈置，隱密籌劃，一舉將「萬花帮」剷除殆盡，可惜僅走脫了總護法烏不語葉蝶飛，一直消聲匿跡，無所蠢動，地方也十分平靜。凌漢傑退休後，也把這件事淡忘了，想不到回到家鄉，息隱林泉，仍遭其報復遇害。此後，「萬花帮」又在濟南一帶死灰復燃。

這一天，已是臘月初八，陰沉的天空，不時飄下片片鵝毛，那濟南的名勝大明湖，顯得格外冷清，傍晚時分，只有幾隻烏鴉，在湖邊光禿禿的樹枝上，偶而發出幾聲哀鳴，益顯得凄切，悲愴！

湖中一艘大型畫舫，靜靜的停在水面上；從彩色的窗櫺中，隱約的透出光亮！

那艘畫舫前後都有全身勁裝者守護，「萬花帮」就在其中舉行一年一度團圓會。帮主烏不語葉蝶飛，花枝招展，妖艶媚態，坐在虎皮椅上，左右二護法，兩旁站立，葉蝶飛張開血紅的雙唇道：「本帮一年一度的團圓大會，本應在城中徐家大宅舉行，奈因最近風聲太緊，不得不暫避風頭，移地舉行，這樣較爲安全；今晚，醇酒美人，請各位盡情的享受。」

當葉蝶飛「受」字尙未出口，艙間前後忽然冒出熊熊的火苗，艙中盡是易燃之物，火勢蔓延奇速，驚喊、慌亂，大家團團轉；那凌雲風現身在葉蝶飛面前：「帮主，該還債了吧！」

「你是——」

「我是凌漢傑的兒子凌雲風！」

葉蝶飛舉起右手，就要施展「萬花奇毒」功，說時遲那時快，凌雲風「易拳八式」龍、蛇、順、合、單、雙、回、扣，一氣呵成，葉蝶飛即粉身碎骨。凌雲風「一鶴冲天」、「凌雲御風」，飄落岸上。

「雲風，你沒事吧！」龍彩雲脈脈含情，是愛憐是關懷。

凌雲風與龍彩雲離開了濟南，此後，人們經常看到兩匹駿騎，馳騁在北國的大道上，行俠仗義。（摘自海光週報）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立賭約引來色怪　訂援助提出要求

臥龍生・文

信陽州西南十里王家寨，雖不是州治縣府的所在，但却是非常富有的大村落，兩千多戶的人家，大都能豐衣足食。

但最著名的還是王家寨那座三官廟，遠近皆知，香火鼎盛，平常日子裏，已是香火不絕，到了每年四月初八的廟會日期，更是人山人海，方圓數百里以內的信徒，潮水般湧來這裏，也吸引了江湖上的各行各業，趕往大撈一票，也使得王家寨一年一度的三官廟會愈來愈熱鬧，原來只有三天的會期，不知怎的竟然一下子變成六天。

六天的熱鬧，自然是比三天好玩，也廣受趕廟會的百業歡迎。

今年的廟會規模更大，兩台大戲對唱，趕會的人潮，日達十餘萬，廟會場中百藝雜陳，叫人眼花繚亂。終年難得出一次家門的大姑娘，小媳婦也趕來問卜求子，順便買些胭脂花粉，這就使三官廟會上的紅男綠女更具特色，每天，排隊等候上香的香客，直排了二里多長。

王家寨三官廟會的規模，連信陽州的市面都受到了影响，會期之中，市況蕭條。

百藝雜陳的會場中，最受歡迎的是一個五旬老者帶的一對賣藝的姊妹花，一大早開了鑼，就被人羣圍的水洩不通。

三官廟廟會期間，有不少走鋼索，上刀山的江湖雜耍，但從沒有這一對姊妹花來的哄動過。

自然，這兩個姊妹長的漂亮，好看，這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兩姊妹表現的技藝很引人遐思，而這些，都是前人從未有過的表演。

那是一種充滿着挑逗性的特殊技藝，兩姊妹輪流仰臥在一張方桌上，用一對金蓮小足，挾着一塊青磚，只要有人能把青磚由她那對蓮足中拔出來，就算勝了這場賭約，勝的人，可以把仰臥在桌子上的佳人帶走，爲妾作婢，悉憑尊便，而且，還有五百兩銀子陪嫁。

兩姊妹都纏的一雙好小脚，金蓮三寸，盈盈一握，只要稍有一把氣力的男人都相信，此事輕而易擧，別說可以雙手齊用了，就算是只用兩個手指頭，也不難一下子拔出青磚。

但怪也怪在這裏了，看容易的事，偏偏就是那麼困難，三官廟會已開始三天了，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够在那對金蓮足中拔出來那塊青磚。

既是賭約，當然得要有輸有贏，參加的人必須先付一兩銀子。

一兩銀子，能贏一個千嬌百媚的俏佳人，還帶五百兩陪嫁的銀子，可算得是一本萬利，何況，看上去，又是那麼輕易可勝。

但三天下來，參與這場賭約的不下一千多人，竟然是沒有一個人能把青磚拔出來，這情



形，使得那老者和兩姊妹日進斗金，她們每天都能賺上個三五百兩銀子。

輸的人雖然很多，但不信邪的人更多，前仆後繼，連綿不絕，有些人，昨天敗過，今天仍然要賭。

事實上，有些人是別具用心，拔不下青磚，却能順手揑一下那對蓮足。

兩姊妹也知道有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化一兩銀子，志在有機會揑一下那雙小脚，也只好裝作不知道，反正，還隔有一層紅緞子鞋面，和三尺裹脚的白綾，既然是拋頭露面走江湖，總不能像大家閨秀那樣嚴守男女授受不親的禮防。

今天生意特別好，還不到中午時分，放在桌子前面的收銀木箱子，已經堆滿，那老者心裏有數，約略估計一下，已有五百兩銀子左右，那就是說，這兩姊妹一個上午，已經應付了五百個顧客。

看樣子，這一天撐下去，恐怕也有上千兩銀子的進賬。

天下還有什麼生意，能有這麼一個賺法。

看看日已近午，老者突然抱拳一個羅圈揖，高聲說道：「諸位鄉親好友，日已近午，兩個丫頭也累了半天，讓她喘口氣，吃點東西，休息片刻，再向各位領教，今天上午就到此爲止，有興緻的朋友們下午請早，反正，廟會還有兩天半，時間正長，機會很多，小老兒父女們很感激諸位仁義大哥們捧場，我這裏再謝謝了。」

說完話，又是一個羅圈揖。

這當兒，突聞人羣中有人高聲嚷道：「王武擧來了，諸位請讓讓路吧！」

人羣聞聲分開，即見一個身穿青綢子褲褂、虎背熊腰的大漢，此時正大步行入了場中。

但聞一個尖嗓門的聲音，嚷道：「這一下成了，王武擧出了頭，咱們王家寨這個面子，總算是搬回來了……」

另一個粗重的聲音接道：「說的是呀！輸了銀子事小，要是傳說出去，王家寨八九千口人，竟然連人家大姑娘一對小脚挾着的磚頭都拔不出來，那可是大丟面子的事。」

一個老邁的聲音說道：「這種事要是傳出去，不但王家寨沒有面子，只怕信陽州的人，聽了都會臉紅。」

那尖嗓門的聲音又道：「王大伯，你看，王武擧有把握麼？」

「當然有把握……」老邁的聲音說：「王武擧能擧三百斤的石担，耍四十斤的關王刀，開牛角硬弓，那丫頭一對金蓮，能有多大的力氣？……」

那老者耳聽八方，已聽到了人羣的嚷叫、對話，打量了步入場中的青衣大漢一眼，抱拳道：「王擧人？」

「不敢，在下王青。」

他身材魁梧，但說話却溫文有禮，好像習武之外，還讀過書。

「小老兒譚文通。」

王青點點頭，道：「譚老丈。」

他話雖說的客氣，但擧止之間，却是保持擧人的身份，不肯抱拳還禮。

譚文通道：「無君子不養藝人，小老兒帶着兩個女兒，路經貴寶地，趕上了這場廟會，因爲缺少川資，才設下賭擂，貴寶地人氣旺盛，財富雄厚，肯捧小老兒父女的場，我們父女感激不盡……」

王青瞧瞧木箱裏的銀子，淡淡一笑，接道：「老丈你這不是籌措川資，一日聚財數百兩，那是設局行詐了。」

譚文通淡淡一笑，道：「王武人言重了，咱們父女也是憑本事贏來的銀子，談不上行詐

兩字。」

王靑臉色微變，道：「說的也是。憑本領贏來的，在下也可以出手試試了？」

譚文通略一沉吟，道：「可以，不過，你王爺是舉人身份，小老兒覺得……」

王靑伸手由衣袋中取出一錠銀子，道：「在下也按規矩行事。」

隨手把銀子丟入木箱之中。

他這塊銀子特別大，足足有三兩左右。

譚文通伏身檢起，在手中掂一掂，笑道：「這塊銀子太多了，咱們作生意童叟不欺，多的奉還……」

暗運功力，手指用力一捏，一塊銀子，竟被生生剪作兩段，把一塊約莫二兩重的交給王靑，道：「此地沒有天秤，大約不會差的太遠，請王舉人收下。」

王靑臉色一變，道：「老丈好功力。」伸手接過銀子，只覺上面仍然微微燙手。

譚文通道：「王舉人請吧！」

王靑踏前一步，暗中運氣，行近木桌。

這時，兩個姊妹，也都站起身子，二姝並肩而立，春蘭秋菊各具其美，王靑看的暗暗點頭，忖道：二女如此姿色，勿怪那些人一個個趨之若鶩了，一次輸了紋銀一兩，竟也不會心痛。

譚文通道：「左面長女叫瑤華，右邊是幼女若華，王舉人請頎選一個。」

王靑原來十分堅强的信心，此刻突然間動搖了，只憑那老者的兩指挾斷銀兩的功力，分明是一位江湖高人，這份功力，王靑自知不如，來時一股傲氣，現在已然消失，再看二女，貌美如花，雖在江湖上走動，却無風塵之氣，心中亦生敬慕，笑一笑，道：「在下王靑，那一位姑娘願意指教？」

瑤華回顧了若華一眼，道：「妹妹，該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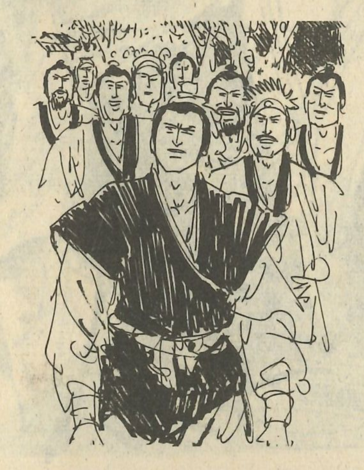
若華嫣然一笑，點點頭，雙肩微聳，人已飛上木桌，仰身而臥，右面金蓮輕挑，把一塊靑磚挾在雙足之中。

她動作快速，一氣呵成，四週數千隻眼睛，竟然沒瞧清楚，她如何把一塊靑磚，挾入兩隻金蓮之內。

王靑暗中運氣，兩隻手臂上，頓然暴出了一片靑筋，道：「姑娘小心了！」

若華道：「王爺請。」

王靑右手抓住一截靑磚，大喝一聲，用力一拉，若華半踡的雙腿，竟被拉直，但那塊靑磚，仍在一雙金蓮之中，未拉出來，不禁一皺



眉頭，暗中加勁，右手微轉。但聞波然一聲，靑磚中斷，洒落一片靑色粉末。

譚文通笑道：「王爺好臂力，秋色平分，未分勝負，以例要退回王爺的銀子。」

王靑淡淡一笑，道：「在下沒有赢，不敢收回，就此告別。」

一轉身子，大步而去，擠出人羣不見。

譚文通四顧了一眼，高聲說道：「王舉人手下留情，小女應敗未敗，貴寶地人情厚重，小老兒衷心敬服，此刻起，小老兒和兩個丫頭即收攤子，不再獻醜了……」

「慢着……」一個身着寶藍長衫，年約二十四五的年輕人，緩步行入場中，笑一笑，道：「老丈準備停手了？」

譚文通目光一轉，見來人面色白中透靑，骨瘦如柴，但衣着華麗，雙目開闔之間，閃動着一股冷森的寒芒，以譚文通江湖經驗的豐富，一眼之間，已看出對方是一位眞正的高手，不禁心頭一震。

不容譚文通答話，藍衫人已自笑一笑，接道：「三官廟的會期還有兩天，在下希望老丈賺足了川資，到最後一天，在下再出手碰碰運氣，想不到的是老丈竟要中途罷手，這就迫的在下不得不提前試試了。」



譚文通道：「兄台怎麼稱呼？」

藍衣人道：「不敢，不敢，區區在下還不到三十歲，怎敢當得兄台二字的稱呼？」

譚文通道：「閣下的大名是……」

藍衫人接道：「區區還未勝過兩位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先行通名報姓吧？」

譚文通微微一怔，道：「兩位姑娘……」

藍衣人接道：「對！老丈有兩位女兒，並未說明只有一個人參加賭約，自然是兩位姑娘都算在裏面了。」

譚文通道：「這個……」

藍衣人冷冷接道：「在下兩個都要，當然，在下會付出兩份賭金。」

這時，站在譚文通身後的瑤華姑娘，臉色一變，接道：「你有把握勝過我們？」

「有……」藍衫人淡淡一笑，說：「如若區區沒有把握，怎會來此獻醜。」

目光打量了瑤華一陣，又轉到若華身上，接道：「兩位姑娘都生的如花似玉，在下如若只得一位，豈不是一樁很大的憾事？」

在萬衆注目之下他談笑自若，語涉輕侮，竟沒有半點羞愧之色，神情冷傲，目中無人。

譚若華嬌嗔頻生，不由怒道：「你想的好啊……」

譚文通伸手攔住了若華，緩緩的說道：「只是可惜晚了那麼一步，老朽已經決定收攤子了？」

「不行！老丈說過，要作完這檔會期，如若食言背信，那就是老丈的錯，如何能令在下……」藍衫人冷冷一笑，接道：「不過，區區可以放棄那一千兩銀子的陪嫁，只要帶走兩位姑娘。」

譚文通抬頭看看天色，道：「閣下如此執意迫逼，老父女只有勉力從命，不過，現在日已近午，兩個丫頭累了半天，體能不支，午時

過後，再讓她們姊妹領教如何？」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一言爲定……」

聲音突然低沉接道：「如果老丈和令媛想借午餐開溜，那就別怪區區心狠手辣了。」

譚文通竟然點點頭。

藍衫人微微一笑，突然行前兩步，伸手在譚文通身上拍了兩下，說道：「如是老丈不想讓兩位姑娘當場出醜，區區倒也想好了一個辦法。」

「噢！什麼辦法？」

藍衫人低聲說道：「三官廟會期完後，老丈把兩位姑娘交給區區帶走，當然，在下會有補償，付老丈百兩黃金，而且，區區還保證廟會期間，老丈父女平安無事。」

說完話，轉身而去。

譚文通似乎是受到電擊一般，呆呆的站在那裏，不言不語。

四週看熱鬧的人逐漸散去，一則是天近午時，既是趕廟會來的，身上都帶着錢，應該好好吃他一頓午飯，二則看熱鬧還有一段辰光，四月的初夏，天氣已熱，圍在四週的人逐漸散去。

譚文通仍在呆呆的站着，瑤華疾快的向前兩步，低聲道：「爹，你怎麼了？」

大熱天，譚文通靜立的身體，却似是有些發抖，不知是因心中氣忿，還是心頭已寒，對瑤華姑娘的叫聲，竟似未曾聽到。

若華行過來，輕輕推了一下，譚文通才如夢初醒一般，回顧了兩個女兒一眼，道：「爹錯了，不該讓妳們拋頭露面，賺這種錢的。」

若華嗤的一笑，道：「爹，你是怎麼啦？失魂落魄的，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少年不識愁滋味，那知老父心中苦。

譚文通看了若華一眼，凄然一笑，道：「快些撐起篷帳，好好的坐息一下。」

大兩歲的瑤華，似是已感覺事態的嚴重，低聲道：「小妹，帮忙我撐起篷帳。」

兩人動作熟練，片刻間，已撐起了一個用油布做成的帳篷。

譚文通已收下木箱銀兩，進入帳篷之中。

原來，這王家寨客棧不多，除了一部份借宿親友之家外，大部份行商、小販，都自帶篷帳休息。

瑤華姑娘似是已感染到這股低沉的壓力，神情也變的嚴肅起來，低聲說道：「爹，你在爲那藍衫人煩心麼？」

譚文通點點頭，歎口氣，道：「爹錯了，要害了妳們……」



若華接道：「哼！有什麼好怕，我不信他能勝過姐姐，再說，還有你老人家撐着呀！」

「是啊，爹……」瑤華低聲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譚文通搖搖頭，黯然接道：「兵來將擋，談何容易，妳們可知道他是誰呀？」

若華道：「他不敢報出姓名，自然是一個無名小卒了。」

瑤華姑娘道：「爹認識他？」

譚文通道：「唉！本來不認識，但聽他陰沉强橫的口氣之後，我却想起了一個人來，形貌、神情，和江湖上的傳說一樣，大概是不會錯了。」

瑤華道：「什麼人啊？」

「魔郎君西門玉……」譚文通的雙目中，閃動着顫慄的光芒，似乎心中已想到了某種可怕的後果，臉色黯然的，接道：「近年中崛起江湖的一位黑道高手，手段冷酷，喜愛美色，但非絕色不愛，看來，妳們逃出魔掌的機會不大？」

譚若華一嘟小嘴，道：「爹也太長他人志氣了，咱們一個人不是他的敵手，我和姊姊聯手，總可以對付他了吧？」

「爹，妹妹說的有理，咱們收了攤子，立刻起程……」

「瑤華，走不了的……」譚文通黯然中，帶着幾分無可奈何。

瑤華接道：「我知道，他已經留下了話，咱們無法在大庭廣衆之前，聯手合擊，他要是追上，咱們就可以聯手對付他了，他攔路搶刦，就不能算比武過招，就算父女三人一齊出手，在武林中也說得過去。」

譚文通苦笑一下，道：「魔郎君西門玉當年搏殺了太行五怪的聯手合擊，那一戰，使他成名江湖，百招之內，刀劈點蒼門兩大高手，使他聲名大噪，這些年來，他縱橫江湖，會戰了不少高人，戰無不勝，從未聞有過敗跡，咱們父女三人，就算是聯手拒敵，也沒有三成勝算。」

瑤華聽說，呆了一呆，道：「這麼說，咱們……」

譚文通神情肅然的接道：「爹現在，就是和妳們商量一下，如何應付這件事情？」

若華道：「爹覺着咱們三人聯手，仍非其敵，還有什麼辦法好想呢？」

譚文通道：「爹讀書不多，也不能安貧樂道，其實，憑爹這把氣力，種幾畝薄田，也可以養活你們姊妹衣食無缺，但我却沒有擅盡父職，傳了妳們武功，偏是妳們兩姊妹又都是練武的好材料……」

「這沒有什麼錯呀……」若華說：「姐姐和我都很喜歡學武，爹有一身好本領，不傳給我們豈不是可惜的很……」

譚文通苦笑一下，接道：「爹深愛妳們，但都不知道如何去教養妳們，把兩個天資聰慧，如花朶般的女兒，教成了江湖中人。」

瑤華道：「爹，我和妹妹從沒有怨過你，江湖兒女也沒有什麼不好，何況，你還請了教書先生敎我們唸過書，現在，我們都長大了，

就是爹讓我們重作選擇，我們還是選擇學習武功，就像現在一樣。」

「對嘛……」若華接道：「爹帶我們在江湖上走動，開了不少眼界，見過不少世面，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何況，遍歷大江南北，這生活好玩的很……」



譚文通搖搖頭，道：「若華，現在，咱們正面臨着生死大關，妳好像全不放在心上？」

若華微微一笑，道：「有爹和大姐，自然用不着我來担憂了。」

譚文通怒道：「二丫頭，妳當眞不懂事情是多麼嚴重麼？」

若華天性活潑，而且，這些年來，在父親、姐姐的呵護之下，從來沒有吃過什麼苦頭，對父親的一身武功，更是敬佩，心中根本就不相信江湖之上，還有人能强過父親、姐姐的。雖經父親叱責，一整臉色，但心中仍是一片燦然，毫無憂慮。

譚文通肅然接道：「爹不懂什麼大道理，但我覺得生死大事，應該由妳們自己決定，不便代庖。」

瑤華姑娘感覺到情勢嚴重了，略一沉吟，道：「爹的意思是？」

譚文通道：「咱們父女眼下有三條路好走！這第一條就是三人聯手，和西門玉拚了，但爹要先說明白，勝算很少，結局是父女三人，無一倖免，這條路不宜走……」



若華道：「第二條路呢？」

譚文通說道：「妳們立刻改裝，混入人羣中，逃亡天涯，由爹斷後，阻止那西門玉的追襲……」

瑤華道：「不行，咱們父女三人都毫無勝算，爹一個人豈不是白送性命，此路不通。」

「這是條最好的路，爹拚上老命，阻止他一陣，妳們應該可以逃出一段路了，不過要從此隱密行踪，日後找個喜歡的人嫁，從此脫離江湖，也許，可以安渡一生歲月，西門玉和妳們並無仇恨，過一段時間，也就不會再追覓妳們的行踪了。」

瑤華接道：「咱們父女相依為命，怎能棄爹而去，此事萬萬不可。」

譚文通道：「難道三個人一齊死了，才是最好的結果不成？」

瑤華道：「要死就死在一處，女兒也不能棄爹不顧。」

譚文通怒道：「糊塗，就這麼決定了，不聽話就是不孝……」

瑤華急忙道：「爹……」





若華接道：「大姐，別叫，還有第三條路呢？也許第三條可行。」

譚文通歎道：「第三條，那就是等他勝了賭約，妳們姊妹跟他去……」

「不要……」若華尖聲接着說道：「我看到他那個樣子，就討厭，跟着他還不如死了的好。」

譚文通歎道：「我知道這樣會斷送了妳們一生的幸福，不過，依照咱們訂下的賭約，取下青磚，就要把妳們帶走，爹是老混賬，走了幾十年江湖，竟然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名言。」

瑤華道：「這些年來，咱們走南闖北，無往不利，何況，這些都是我和妹妹同意的，也不能怪爹。」

譚文通道：「我忽略了妳們已經長大，江湖生涯使爹變的痲木了，我對不起妳們的娘，也從沒有為妳們想過，直到大禍臨頭，才知道過去是多麼的愚蠢。瑤華，帶着妹妹走，給爹一個贖罪的機會，我已老了，死而何憾，但妳們正是錦繡年華，不能就此斷送一生。」

譚瑤華淡然一笑，道：「爹，你既是江湖中人，別忘了我和妹妹，也是江湖中人，我們賣藝江湖，賺錢生活，沒有什麼錯，爹不要再提捨身阻敵，讓我們姐妹逃命的事，西門玉如眞有爹說的高明武功，爹就是拚命護女，我們也沒有逃命的機會……」

譚文通呆了一呆，答不上話。他心中實無把握能接下西門玉幾招，又能讓女兒逃出了多遠？

瑤華接道：「其實，咱們立下的賭約，也該遵守，西門玉來的時候，女兒和他談談，他眞能勝了我，女兒就依約跟着他去，為妾為婢也只有認了，但我要勸他放過妹妹。如能說得動他，希望爹能體念女兒的苦心，帶着妹妹離開……」

若華接道．「姐，妳知道孝順爹，我却整天惹爹生氣，要去由我去，妳跟爹離開，這些年，咱們已積存了不少銀子，足够下半生的生活用度，以後，就不用再走江湖了。」

譚文通想一想，瑤華說的確是有理，也是最好的一個辦法，但想不到的是平常淘氣的若華，竟然也能說出一番道理來，和姐姐爭相犧牲。

「不要和姐爭……」瑤華無限溫柔的望着若華，說：「跟別人不像和爹在一起，一切由妳，寵愛有加，姐姐大妳兩歲多，比妳懂事，也比妳能忍受痛苦，也許姐姐能說服他，改邪歸正……」

譚文通接着說道：「瑤華，妳是眞心如此麼？」

瑤華道：「女兒輸了，應該履約，是不是眞心，那就不重要了。」

若華突然冒出一句話，道：「難道江湖之上，就沒有比西門玉武功還强的人麼？」

譚文通道：「有……但那些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他們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也不肯管咱們這些事情，再說，一時間，也無法找到他們。」



若華道：「咱們趕過不少廟會，像三官廟這樣規模的大場面，眞還不多，難道他們都不來看看麼？」

譚瑤華嘆息一聲。

「就是他們來了，也不會管咱們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咱們是賭輪的，江湖上一個賣藝姑娘，在那些武林大豪的眼中……」瑤華黯然說：「壓根兒就不會放在心上。」

「哼！他們有什麼好神氣的，還不是和我們一樣……」若華大不服氣的說道：「也是江湖人……」

譚文通道：「不一樣，江湖道上，有正有邪，有黑有白……」

若華道：「爹！咱們算正派人物呢？還是邪派人物？」

譚文通微微一呆，道：「不算邪道，因為，咱們不偷不搶，也不巧取豪奪，但咱們算不上正派人物，咱們作的是江湖中下三流道上的賣解生涯。」

譚若華道：「賣解又有什麼不好？憑技藝換飯吃……」

「對！姑娘說的不錯，憑技藝換飯吃，沒有什麼不對，但……」



「什麼人？……」譚文通忽然掀起篷帳。

只見一個身着青衣，年約廿五六的年輕人，含笑站在篷帳外面。

青衣人揮揮手，低聲說道：「西門玉有兩個很得力的手下，帮着他作奸犯科，有如他的左右雙手，很可能早有人混在人羣中監視三位了……」

口中說話，人却直向篷帳中行去。

這座小小的篷帳，本是瑤華姐妹用作臨時休息、更衣的地方，本就不大，如今加上了譚文通和青衣少年顯得有些擁擠。

「閣下是……」譚文通盡量使口氣變的和平說：「西門玉的朋友？」

「不是，如果我是西門玉的朋友，也不會找上門來，帮助三位了。」

「帮助我們……」若華高興的說道：「用什麼方法帮助我們？」

「慢來，慢來……」老於世故的譚文通感覺到事非尋常，這年輕人來的太突然了！「閣下有什麼條件，請先說個明白，也許，我們父女無法答應，那就不便拖累到閣下了。」

青衣人點頭微笑，道：「譚老丈說的是，彼此非親非故的，在下不會白帮忙，就算在下有此用心，老丈也不會相信？所以，在下有兩個辦法，任由老丈選擇一個。」

譚文通道：「老朽請教？」

青衣人說道：「第一，在下可以指點賢父女一條明路，但能否成功，還要看三位的造化了……」

譚文通接道：「愚父女洗耳恭聽。」

「有一家龍鳳大鏢局，總號雖然設在徐州，但在信陽州也設有分號，更巧的是龍鳳大鏢局的總鏢頭，龍旗龍雲在天趕來觀賞三官廟的廟會……」

譚文通急急接問道：「那龍總鏢頭現在何處？」

「正巧的很，中午之前才離開這裏，回到信陽分局去了，不過，我知道他在等一筆生意，至少要兩三天才走……」青衣人緩緩的說：「只要老丈出了足够的價錢，我想龍在天有胆量接下這票生意……」

「為了兩個丫頭，就算老朽盡出所有，也是在所不惜了，不過……」

青衣人笑一笑，接道：「老丈的困難所在，是由三官廟到信陽州這一段行程，是麼？」

「不錯……」譚文通道：「西門玉不會放我們父女離去。」

青衣人點點頭，道：「這是有點痲煩，不過，以老丈的豐富經驗，總有辦法可想，冒點風險，那是在所難免了。」

譚瑤華道：「你說有兩個辦法，還有一個呢？」

青衣人笑道：「第一個辦法，在下等於是透露出一點消息，絕不收任何酬謝，至於第二個辦法，那就要……」

譚若華冷笑一聲，接道：「開出條件來吧！咱們只要付得起，一定照付……」

青衣人接道：「一定能付得出，問題在，譚老丈和兩位姑娘願不願付出來罷了？」

譚文通臉色冷肅，冷冷說道：「一定是很苛刻了？」

「這要老丈自作評斷了，在下不會勉强老丈……」

譚瑤華道：「你說吧，我們把你開出的條件和西門玉的要求，評估一下，兩害相權取其輕。」

青衣人道：「由在下負責保護二位姑娘和令尊的安全，條件是我要帶一位姑娘走。」

譚若華道：「要姐姐還是要我？」

青衣人淡淡一笑，道：「隨便那一位都行，老實說，兩位姑娘在區區的心目中是一股份量，要我選擇一個還眞是有些為難。」

譚瑤華道：「你眞能對付西門玉？」

青衣人道：「咱們談好了條件，三位的安全包在區區身上，西門玉要傷害三位，必須先得殺了在下。」

譚文通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青衣人接道：「我明白老丈的意思，在下既然不怕西門玉，應該不難取下兩位姑娘蓮足中的青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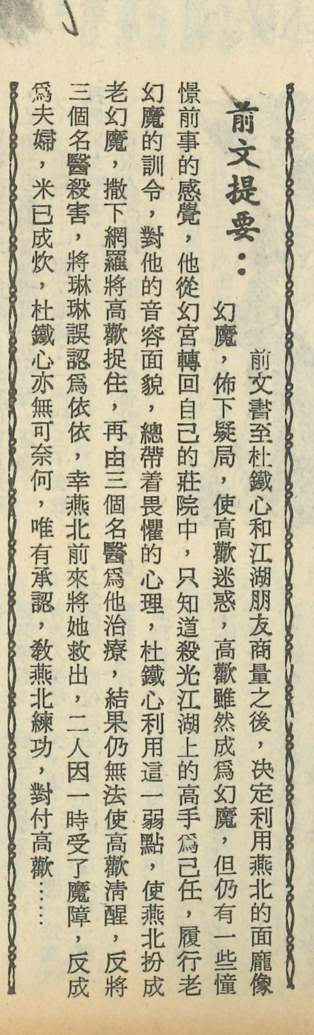
譚若華接道：「是啊！你既然有此本領，為什麼捨易就難，我們雖然是跑江湖賣藝的人，可是對信諾二字一向遵守。」（未完．一）

俠情詭異小說



幻魔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心和江湖朋友商量之後，決定利用燕北的面龐像幻魔，佈下疑局，使高歡迷惑，高歡雖然成爲幻魔，但仍有一些憧憬前事的感覺，他從幻宮轉回自己的莊院中，只知道殺光江湖上的高手爲己任，履行老幻魔的訓令，對他的音容面貌，總帶着畏懼的心理，杜鐵心利用這一弱點，使燕北扮成老幻魔，撒下網羅將高歡捉住，再由三個名醫爲他治療，結果仍無法使高歡清醒，反將三個名醫殺害，將琳琳誤認爲依依，幸燕北前來將她救出，二人因一時受了魔障，反成爲夫婦，米已成炊，杜鐵心亦無可奈何，唯有承認，教燕北練功，對付高歡……

鑄鴉劍不慎　女兒先命喪

烏鴉侍候在他左右，每一次在他殺人之後，總是將死者的劍拾起來，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高歡也一樣，也沒有追問。

除了幻魔，燕北、以及那柄鴉劍，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再引起他的興趣，他一面無疑是幻魔的化身，充滿了邪惡，另一面却是與白痴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那樣追尋自我令他很苦惱，也所以他迫令烏鴉去找尋鴉劍那樣的一柄劍。

也所以烏鴉將他帶到劍街。

×　　×　　×

周圍數百里，就是武林世家也有十數家，多的是武林江湖中人，用劍的沒有一萬，也有八千，懂得鑄劍自用的却是少之又少。

用劍與鑄劍完全是兩回事。

既然有這麼多人用劍，鑄劍賣劍的店舖自然也不會少到那裏，也理所當然的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條街道上，這條街道也就因此而被稱爲劍街。

高歡原是劍街的常客，但自從變成幻魔的化身後，劍街甚至巳完全沒有記憶，一直到烏鴉將他帶到來，才又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烏鴉告訴他劍街這許多店舖中，也許能夠找到一柄那樣的鴉劍，他毫不猶疑的逐間店舖觀看打探，連分辨說話眞假的能力他也巳都喪失。

他當然不知道，烏鴉在將他導進岐途，旣然是幻魔的奴才，侍候了幻魔那麼多年，烏鴉又怎會不知道幻魔那柄鴉劍乃是幻魔親自鑄造，幻魔乃是衆多用劍的人當中懂得鑄劍的其中一個，那是他在請別人鑄劍，屢次都不能夠滿足自己的要求後，苦學十年得來的成果。

他到底是一個天才，也所以他鑄出來的劍全都是一流的好劍，質素甚至可以說凌駕劍術的任何一個鑄劍師之上，這却是一個秘密。

在燕北來說當然不是，在烏鴉也不是，仍然將高歡帶到劍街，絕無疑問是有他的目的。

他顯然並不是像忠心幻魔那樣對高歡，也顯然在拖延時間。

當然，他就是做夢只怕也想不到在劍街竟然能夠眞的找到一柄那樣的劍。

劍就是杜鐵心鑄的，他也是衆多的劍客中懂得鑄劍而且又有相當造詣的一個，只是師父傳授，年青的時候偶而爲之。

倉猝間要弄來鑄劍的工具，實在不容易，再加上巳放下多時，多少都缺乏一點信心，所以他找到劍街最好的鑄劍師相助。

那一個才是最好的人選他當然分辨得出來，鑄劍的技術他雖然丟下生疏，但分辨劍師的功力在他來說都是最簡單不過。

除了那個鑄劍師，杜鐵心還找來了燕北琳琳，爐火方面需要燕北的帮助，而非常突然的就是他發覺那其實是一種極佳的練功方法。

琳琳的到來，却完全是爲了琳琳的安全，杜家莊經巳不是安全的地方，以杜鐵心的名氣，高歡總會找到去，他未必想得起杜鐵心這個人，却一定會挑戰杜鐵心這個有名的劍客。

只要他找到去，給他遇上琳琳，後果不堪設想。

琳琳太像依依，而依依則是他受制於幻魔之前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人，絕對會勾起他的回憶，所以才會有當夜在雜木林子裏的事給他再遇上琳琳，同樣的事不難會再發生。

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是永遠那麼好。

×　　×　　×

鑄劍師年輕的時候叫做小許，現在當然叫做老許了，巳經是六十多歲的人，鬚髮俱白，一雙手却仍然那麼準確有力，鑄造出來的劍仍然是那麼的實用。

他目的在實用，所以賣的劍不在乎裝璜，也所以喜歡買他的劍的人並不多。

眞正懂得劍的劍客也事實不多。

他的店子正如他的劍一樣，不重門面，可以說是劍街中最不起眼的一間，對店子正如對劍一樣他着重本質，只要懂得劍的人他以爲一定會找上門來。

儘管生意不大好，維持生活絕不成問題，而他對生活的要求也一向不高。

好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一般也會看得很透的了，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並不奇怪，難得是對工作的熱誠維持到現在仍然不會變。

杜鐵心既然懂得鑄劍，又怎會看不出劍街所賣的劍的優劣，所以他才選擇了老許。

他也不是第一次光顧老許，對這個老顧客老許當然也很喜歡，老許又怎會還不知道這個老顧客是一個眞正懂得劍的人，也難得有一個伴兒。

老年人最難堪的到底還是寂寞。

× × ×

高歡找到老許的店子的時候，店面只有老許在，看見老許所鑄的劍，高歡的眼睛便發了光。

他也不是第一次到劍街，潛意識中是有劍街的存在，也仍然能夠分辨得出那一間店子賣的劍是好劍。

一個眞正懂得用劍的劍客，又怎會分辨不出劍的好劣。

之前他所用的劍也大都是買自老許這間店子，在杜鐵心這並非秘密，却是以爲在失去自我之後，高歡也忘掉之前一切，而一心一意急於打造一柄鴉劍那樣的劍，他也沒有想到那麼遠。

看見高歡，老許與看見杜鐵心一樣高興，他並不知道那許多，杜鐵心也沒有告訴他。

既沒有考慮到高歡找到這裏來，杜鐵心當然不會告訴老許那許多，最主要是老許並不是武林中人，並沒有知道的必要。

老許也沒有問杜鐵心爲什麼要打造一柄那樣的鴉劍。

看見高歡這個老顧客，老許立卽迎上前去，一面親切的笑容，他喜歡懂得劍的人，對於老顧客尤其是別有一種情懷。

高歡省不起老許是什麼人，只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面上也不由露出了笑容。

「大爺又來了。」老許迎上前，一面搓着雙手一面又客套一句：「大爺還是那麼的龍馬精神。」

他不大懂得說話，以不習慣訶諛，心裏有一句便說一句。

高歡看着他，看了好一會才問：「你是那一位。」

「年輕的時候大家都叫我小許，現在大家都叫我老許了。」老許笑着應，這已是老話，他說了也不知已有幾千百遍。

「小許老許？」高歡省不起來，只是多少有一些印象。

「大爺一段日子沒有到這裏來了。」老許接嘆息。「這年頭懂得劍的人，已越來越少。」

這也是老話，高歡又一陣似曾在什麼地方聽過的感覺，回問：「我已經有一段日子沒有到這裏來了？」

「有三個多月，」老許思索着。「上一次大爺到來，本來是只買一柄劍的，後來看上了三柄，都買了去，難免有一段時間不會到來。」

高歡一面聽目光一面從店中掛着的劍上移動。「上一次我買了三柄劍。」

老許笑了笑。「我雖然一大把年紀，記性還是很不錯，不會記錯的。」

高歡又問道：「我買那三柄劍有什麼用？」

老許一怔：「大爺雖然沒有跟我說，但好像大爺那麼有名的劍客，總要有一些好劍在手才是。」

高歡道：「我很有名啊？」

老許道：「大爺若是也不算得有名，還有什麼人？」

高歡忽然又再問道：「我到底是那一個？」

老許脫口一聲「高歡——」怔住，他實在想不到高歡竟然會那樣問。

「高歡又是什麼人？」高歡怔怔的望着他。

老許怔怔的望着高歡，道。「大爺怎樣了？」

「你看我怎樣了？」

老許繞着高歡打了一個轉：「沒有什麼。」

「眞的沒有什麼？」高歡又呆想了一會，再問那一句，道：「高歡到底是什麼人？」

老許儍了臉，道：「大爺不是跟我說笑？」

「那有這種事，我是眞的不知道。」高歡着急的道：「你快快告訴我。」

老許忽有所悟的。「大爺其實並不是高歡？」

「我不是高歡又是什麼人？」高歡嘟喃着：「認識我的都叫我高歡。」

老許有些明白的點點頭，高歡又道：「我可是想不起他們怎會認識我。」

「大爺記不起以前的事了？」老許試探着問。

「情形好像就是這樣。」高歡苦笑。

老許奇怪地。「怎會變成這樣的？」

「一個鳥頭人，幻魔——」高歡很想將事情說清楚，可是一說到幻魔，他的幻覺便湧現。

倒立又正立——頭戴着鳥頭面具的幻魔，破碎的鴉劍，破碎的鳥頭面具。

幻魔的本來面具——

幻覺一湧現，高歡整個人便沒有了主意，沒有了思想，怔住在那裏。

老許看着奇怪，不由伸手往高歡眼前招一招，高歡立即有反應，一手落在老許的手上，正好彈正老許的掌心穴道，反應是那麼敏銳，認穴是那麼準確。

老許一隻手立時痲痹起來，高歡隨即問：「怎會變成這樣的？」

「這個人莫非是喪失了記憶？」老許生出了這個念頭。「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

高歡聽不到老許回答，又問：「你其實並不知道？」

「我是眞的不知道。」老許搖搖頭。

「有那一個知道？」高歡追問下去：「告訴我，有那一個知道？」

老許苦笑，倒退了一步，高歡立即迫前：「你不能告訴我？」

老許道：「我只知道大爺是很有名的劍客，除此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高歡歎息。「很有名的劍客，我若是高歡，就是很有名的劍客。」

「大爺不是高歡又是什麼人？」

「算我就是高歡好了。」高歡目光又落在掛着的那些劍上。

老許目光順着一轉。「我這裏賣的都是好劍，只要是眞正懂得劍的人，都絕不會失望。」

高歡嘟喃着，道：「這裏的割是最好的。」

老許豪氣立時又湧上來。「整條劍街，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劍了……」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高歡已揮手。「我看得出。」一頓却又問：「我怎會看得出？」

老許不覺接口：「因爲大爺是眞正的名劍客，眞正懂得劍的人。」

「我是的、我是的——」高歡目光回到老許的面上，探懷拿出一方白絹。「可是我在劍街上一路找來就是找不到一柄這樣的劍。」

他的思 顯得有些混亂，老許却想到了另一面。「劍街那些店子根本弄不出好劍，大爺當然找不到。」

他以爲高歡只是要找一柄好劍，然後突然有些氣惱：「大爺什麼時候對我這間店子失去信心了？」

「你這裏有？」高歡急問。

「我就是不明白，以大爺的見識，怎會再去找那些店子。」老許却隨又會意的。「我明白了，大爺是有病，一時省不起來。」

「我有病。」高歡一面緩緩將白絹抖開，白絹上畫着一柄劍。

那柄劍的劍柄是一隻烏鴉，劍鋒與一柄劍截然迥異，當中描出一道亮光，有如箭矢般投向鴉眼。

「我要找的就是這樣的一柄劍。」高歡夢囈也似的，目光落在白絹上，他的幻覺便又湧現。

老許目光落下，當堂怔住，然後脫口叫出來：「你要找這柄劍？」

高歡居然分辨得出老許的神情，追問：「你這裏有這柄劍。」

「有是有，但不全是我打的。」老許有些遺憾的。「這柄劍形狀是很特別，但除了形狀特別，不見得就比我這裏的任何一柄劍實用。」

高歡只是追問：「這柄劍在那裏？」目光緊接周圍搜索起來。

「這柄劍還沒有弄好。」老許疑惑的。「你只是要找這柄劍？」

「只是這柄。」高歡緊張的。「這柄劍在那裏，可以不可以拿出來？」

不等老許答話，他又道：「一定可以的，這柄劍我可是要定了，多少錢？」

「這柄劍我可不能拿主意。」老許搖頭。「這柄劍我只是從旁協助。」

「你一定要賣給我。」高歡更顯得緊張了。

「賣不賣你問老杜好了。」老許沉吟着。「我看他是絕不會出賣。」

「老杜是那一個？」高歡盯着老許。「我要他賣給我，多少錢我也不在乎。」

老許想想。「大爺志在必得，當然會出一個好價錢，有生意我當然也不會替老杜推掉的。」

「老杜在那裏？」高歡追問。

老許自顧嘟喃道：「那個老小子，難怪那樣子神神秘秘的鑄造那樣子的一柄劍，原來算準了一定有人買，也一定會賣得好價錢。」

高歡一再追問：「人在那裏，劍在那裏？」

老許把手一招。「在院子那邊，你去找他好了。」

「劍也是在那兒？」

「在這裏。」老許手指向爐火那邊。

高歡兩步併作三步走近去，果然看見一柄劍柄形如烏鴉的劍放在那邊，劍還未鑄好，顯然才從劍胚中取出來不久，未經琢磨。可是一看那形狀，絕無疑問就是他要找的那種劍。

「不錯，就是這種劍——」高歲的幻覺又湧現，喃喃地再追問老許：「什麼價錢？」

老許果然是一個老實人，搖頭應道：「這柄劍我可不能拿主意，你還是到院子去問老杜。」

「好，我去問他。」高歡才轉身，杜鐵心便從那邊轉出來。

「什麼事？」杜鐵心裝作若無其事的問。

老許回頭望去，不由怔住，杜鐵心頷下的鬍子赫然已全都刮去，束着的頭髮却披散下來，瞇着眼睛，驟看下箇直就像是變了另一個。

「老杜？」老許才叫一聲，已被杜鐵心揮手截住，他到底不是一個笨人，明白事情不簡單，退到一旁。

高歡隨即問杜鐵心：「這柄劍是你打的？」

杜鐵心目光落在那柄鴉劍上，點點頭。「不錯——」

高歡立即追問：「爲什麼要打造一柄這樣的劍？」

杜鐵心笑了。「我們開店子賣劍的當然是有顧客這樣需求，我們才動手。」

高歡接問：「是那一個要你打造一柄這樣的劍？」

杜鐵心現在才放心的正視高歡，他終於明白高歡受幻魔的幻術影响，記性不大好，已省不起自己曾經跟他動過手的人。

「一個老人，沒有鬍鬚的，身上披着一件好像羽毛的披風。」杜鐵心說的其實是幻魔，一心看高歡聽後的反應。

高歡聽着已露出緊張的神色，一面喃喃着道：「就是他，就是他——」到杜鐵心停下說話，立即大聲追問：「他有沒有告訴你他到底是什麼人，現在躲在什麼地方？」

「沒有，留下錢便走了。」杜鐵心試探着問：「你跟他是認識的？」

高歡立即露出迷惑的表情，杜鐵心再問：「是他叫你來拿這柄劍？」

高歡竟然不懂得乘機冒充什麼，搖頭道：「不是，我只是要買這柄劍。」

「這柄劍不能賣。」杜鐵心看着高歡，道：「那位客人約好了時間來拿劍，到時候沒有劍交給他，我們店子是不用開的了。」

高歡追問：「他什麼時候來拿劍？」

「一個月之後。」杜鐵心有些無可奈何的。「這種劍有異一般，不容易打造，

一個月之內，我們是沒有可能再打一柄同樣的。」

老許聽到這裏，終於忍不住插口。「我們也不妨試試，也許能夠——」

杜鐵心看着老許，搖頭，老許隨又道：「有過一次的經驗，要打造另一柄應該是很容易的。」

杜鐵心沉聲道：「這柄劍的圖樣是那位客人所有，在未得到他同意之前，我們怎能夠隨意替別人打造一柄同樣的劍？」

「也是道理——」老許看着杜鐵心。「我不大明白，但我相信你。」

杜鐵心一聲嘆息。「這柄劍只能夠打造一柄，無論什麼人，出什麼價錢。」

老許跟高歡的說話他顯然已聽在耳裏，也所以才會將鬍子刮光披散頭髮跑了出來。

「我明白。」老許背轉身子去整理店子裏的劍。

高歡沉吟着，一會才道：「不管怎樣，這柄劍我是買定了。」

杜鐵心搖頭。「抱歉——」

「這是買劍的錢。」高歡將兩錠金子放在櫃枱上。「我已經問得很清楚，最好的劍也是賣這個價錢。」

「你還是拿回去……」

高歡截道：「一個月之後我來拿劍，然後我會在這裏等那個人到來。」

杜鐵心方要說什麼，高歡又道：「我也會着人監視這個地方和這柄劍。」

杜鐵心到了嘴唇的話不由嚥回去，他知道高歡是絕不會改變主意，說什麼也沒有作用。

高歡也沒有說什麼，再細看那柄鴉劍一遍，轉身往外走，杜鐵心目送去遠，不由一聲長歎，他百密一疏，就是省不起高歡念念不忘那柄鴉劍，找到劍街來。

老許也這才問：「你跟他有過節。」

杜鐵心想想，道：「這個人有意殺盡江湖上所有的高手。」

「看不出。」老許嘟喃着。「他怎會是這種人？」

「這其實不是他的主意。」杜鐵心目光一落，道：「我打造這柄劍原就是要對付他。」

老許又好像明白了一些，面露歉疚之色。「都是我不好……」

「這也許就是天意。」杜鐵心目光再一轉。「燕北，看你了。」

燕北應聲轉出來。「我會加倍用功苦練，希望劍成之日我的劍術亦練好。」

杜鐵心沉聲道：「不能夠只是希望，一定要練好，否則我們便會前功盡廢，甚至未必會有機會由頭再來。」

「我明白——」燕北是眞的明白。

杜鐵心也知道不必再跟燕北多說什麼話。

× × ×

燕北回到店子後面的房間，看見琳琳，熱血更奔騰。

琳琳正在房間內縫着衣衫，那是小孩子的衣衫，她的肚子經已隆起來，但距離孩子出世還有一大段日子，也許這就是女人的天性。

看見燕北走進來，琳琳立即將衣衫藏在身後，燕北看着奇怪，忍不住問：「你在幹什麼？」

琳琳搖頭。「沒有什麼。」

燕北出其不意，突然一個翻身翻到琳琳身後，琳琳要再將衣衫藏起來經已來不及。

「小孩子的衣衫。」燕北笑了。「還有好一段日子呢。」

「就是怕到時候趕不及。」琳琳捶了燕北兩拳。「你不幫忙倒罷了，還來取笑我？」

燕北又笑了笑，忽然一聲歎息，琳琳立即感覺。「好好的怎麼歎氣起來，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燕北沉吟着。「高歡方才找到老許的店子來，看見了那柄鴉劍。」

琳琳一陣緊張。「那爹爹他……」

「他刮了鬍子披頭散髮，高歡沒有把他認出來。」

琳琳鬆了一口氣，燕北接道：「絕無疑問，高歡的判斷能力很低，但那柄鴉劍給他的印象顯然很深，所以他一定要將那柄鴉劍買下來。」

「劍還沒有打好。」

「一個月之後他會再到來，期間他會派人監視着這個地方。」

「爹在一個月之內一定會打好那柄鴉劍。」

「所以我也要在一個月之內將劍術練好。」燕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你沒有信心？」

「有——」燕北胸膛挺得更高了。

× × ×

在店子裏練劍到底不宜，也爲了安全計，燕北隨即與琳琳遷出去，他們由後門離開，杜鐵心却在前門出現。目的當然是爲了誘開高歡的人的注意。

高歡到底派了什麼人在附近監視，他並不知道，細心觀察下來，也並無發現。可是他並不懷疑高歡的話，只知道高歡的目標既然是自己，那只要自己現身，監視的人必定會集中注意自己的行踪，燕北夫婦要離開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高歡事實並沒有說謊，的確叫了烏鴉在附近監視，只是烏鴉並不積極，所以杜鐵心反而看不出來。

燕北夫婦遷到北郊的農村中，那裏建有一幢小莊院，原就是杜鐵心的產業，連帶幾畝田地，都交給一個忠心的老僕人打理。

這當然是一個秘密而安全的地方。

燕北也就在這小莊院內專心苦練，他練的是杜鐵心的家傳劍術，雖然沒有杜鐵心一旁指點，琳琳在一旁並沒有分別，他也果然是一個練武的天才，許多疑難，一經琳琳指點，立即豁然大悟。

琳琳看在眼內，芳心大慰，只以爲只要鴉劍鑄成，燕北鴉劍在手，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

一個月過去，燕北一切招式變化滾瓜爛熟，隨即往老許的店子找杜鐵心。

在他到達老許的店子之前，高歡却已經找到去。

× × ×

鴉劍已經鑄好，杜鐵心一算日子，只恐高歡找到來看見，將鴉劍藏在身上，看準了機會便要離開。

他這邊才將鴉劍藏好，高歡便已找上門來，老許與杜鐵心早有默契，立即迎上前去。

「大爺是來找老杜的？」老許完全是在說廢話，只想拖延時間，好讓杜鐵心作好準備。

高歡看看他。「老杜應該將劍打好的了。」

「這要問問他才清楚。」老許隨即問：「大爺要不要看看其他的劍？這些日子以來本店又……」

「我只要老杜打的那柄劍。」高歡目光一轉。「我知道他在店子內。」

他方要追問，杜鐵心便已轉出來，劈頭第一句又是：「什麼事？」一頓目光轉落在高歡面上，道：「你來了？」

「劍弄好了？」高歡隨即問。

「還沒有，再過兩天應該可以了。」杜鐵心冷冷的看着高歡。

「還要再弄兩天才可以？」高歡有些懷疑的。

「這麼多天你都等了，還在乎這兩天。」杜鐵心冷笑。

高歡又想了一會才問：「眞的再弄兩天便可以？」

杜鐵心點頭，高歡立即轉過身子。「兩天後我再來，若是還沒有弄好，可莫怪我對你不客氣。」

「有你大爺這句說，怎敢不加快弄出來？」杜鐵心暗暗鬆過口氣。

「不能夠再遲的了。」高歡回頭再叮囑一句，往外走。

杜鐵心目送他遠去，冷笑，老許這才走到他身旁。「你打算怎樣離開？」

杜鐵心目光一轉。「不知道你是否願意帮我這個忙。」

「我們是老朋友。」老許打了一個哈哈。

× × ×

杜鐵心也沒有要老許怎樣，只是將他頷下的鬍子刮下來，再要他穿上自己的衣衫，披散頭髮，往前門走出去。

老許完全明白，也就是杜鐵心平時外出那樣子，低着頭，雙手都藏在衣袖裏。

這些日子以來杜鐵心都是這樣子外出，目的也就在爲了這一天。

老許這邊從前門離開，杜鐵心那邊亦從後門走出來，他非常小心，將頭髮重新束起來，也換過老許的衣衫，一路上走來小心翼翼，並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仍然繞了幾個圈子，認爲沒有問題了，才走向那條農村。

來到座小莊院後面，杜鐵心仍然周圍細顧一遍，才翻身躍上牆頭掠進去。

身形落下，他仍然再回頭看一眼，肯定沒有可疑之處，才往裏頭進去，脚步也這才放急，衣衫過處，不覺將一盆花帶動，摔在地上。

他也知道自己緊張了一些，回頭看見那盆花碎裂在地上，一陣不祥的感覺立時湧上心頭，脚步再放急，向琳琳的房間那邊走去。

× × ×

琳琳並不在房間內，送走燕北，一直在前院徘徊，也不知怎的，送走了燕北之後，她的心情便動盪不安，好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似的。

花盆碎落地上的聲响她聽不到，却聽到敲門聲，她以爲是燕北回來，那知道將門打開，出現在她眼前的並不是燕北，赫然是高歡。

「是你——」琳琳意外驚呼。

高歡也怔住，他跟踪杜鐵心到這裏來，不見所踪，但雖然不敢肯定，他仍然要拍門看看。

應門的是琳琳，但在他眼中却是依依，然後他突然省起幻魔闖進他家中，將依依抓起來，破腹取嬰的情景，接着的感覺，却是他就是幻魔。

那刹那他的眼睛變成了血紅色，突然探手抓向琳琳的小腹，同時發出了一聲怪叫。

杜鐵心聽到了這一聲怪叫，到他撲出前院，已來不及搶救。

琳琳浴血翻騰在半空中，到她落在地上的時候，經已奄奄一息。

高歡只是重複當日幻魔對依依的舉動，雙手鮮血淋漓，神態詭異兇殘。

杜鐵心嘶聲大叫，撲向前去，右手不由自主拔出藏在懷中的那柄鴉劍。

高歡應聲回頭，目光落在那柄鴉劍上，大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是在欺騙我的了。」

「高歡——」杜鐵心厲聲吼叫：「你這個畜牲！」

「[illegible]始的時候你不肯將劍賣給我，方才却完全　了另一個人似的，我已經懷疑有問題，劍果然經已鑄好，你藏在身上，不肯拿出來，幸好我跟踪到這裏。」高歡盯着杜鐵心道：「這柄劍你到底有什麼用處？」

「殺你——」杜鐵心揮劍劈去。

高歡拔劍出鞘，一劍將鴉劍擋開，又追問道：「到底是那一個要你打造這柄劍的？」

杜鐵心這片刻已冷靜下來，冷笑。「我就是跟你說你也不明白。」

高歡搖頭。「我怎會不明白？」

你是那一個？」杜鐵心接問。

高歡一怔。「我是那一個？你說我是那一個？」

「高歡——」杜鐵心一字一頓。

「高歡又是什麼人？」高歡追問。

杜鐵心搖頭，他知道怎樣說也沒有作用的了，目光落在琳琳的屍體上，一股怒光又冒起來。「跟你說什麼也是廢話。」

「你不說清楚，我不會讓你離開這裏。」高歡橫劍擋在杜鐵心的面前。

杜鐵心狂笑。「跟你這種人根本不可能將話說清楚。」一劍隨又斬出，都是拚命的招式，他當然明白，這個時候除了拚命，沒有其他辦法的了。

高歡劍在手，殺機亦動，到殺氣盈胸，除了殺掉杜鐵心這個念頭再無他念。

杜鐵心絕無疑問一身本領，但會同那許多高手尚且不是高歡的對手，單打獨鬥又怎可能；高歡的內力排山倒海也似，杜鐵心連接百劍，鴉劍終於脫手，高歡左手將鴉劍接下，右劍長驅直進，刺入了杜鐵心的心窩。

（未完・四）

四大名捕故事／温凉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金鱗領導鮮于仇、冷呼兒和官兵圍攻毀諾城；另方面更有威望的劉獨峯捕神，尤其是在武林中和江湖上更具聲威；其次算是顧惜朝等連雲寨叛徒，攻城的策畧主要是劉獨峯單獨創出勝利局面，他手下有埋火雷、爆破手將毀諾城和隧道機關全部炸毀，官兵長驅直入，城池毀諸一旦，隧道坍塌，把雷捲和唐晚詞困在地下室，息大娘、戚少商等不能救，只好分派沈邊兒秦晚晴打頭陣引開對方主力，使娘子軍分途逃生，約定生還者在南燕縣郊易水再見！劉獨峯雖然攻破城池，卻暗中協助息大娘等人逃避。沈邊兒、秦晚晴却遇到孟有威攔擊……

殺敵逃命

孟有威自己也在搜索。

他知道這一男一女是大官黃金鱗、大當家顧惜朝眼中釘、大對頭，如果能抓住甚或殺了這兩人，必定能使黃金鱗和顧惜朝高興，不管大官還是大當家高興，對他而言，可是件大大的好事。

——先搜殺這一男一女，再伏殺跟着要來的那對男女，這功可立得不小哇！

——老九游天龍只顧着去抓穆鳩平，可給自己獨佔了這個大功！

想到這裏，他就比拾到個大元寶還興奮。

也在這時，麥叢裏又傳來兩聲低嚎。

叫聲方起，便似給割斷了咽喉，再也呼嚷不出了。

孟有威立即挺槍趕了過去。

兩個死人。

連雲寨的人。

金黃的麥穗沾染了血迹。

孟有威忽然感覺到一絲不祥的念頭：

他畢竟在連雲寨裏出生入死，大大小小百數十戰，情形對不對路，一向拿捏得甚爲準確。

全殲叛徒

他這個念頭剛起，麥叢中又傳來撲地的聲音。

孟有威立即掠了過去，剛好來得及看見兩名弟子倒地，另一名帶着莫大的驚惶恐懼，全身發着抖。

那名弟子一見孟有威，一如見救星，舌頭打着結：「他們……他們……殺了……殺了……」

孟有威馬上決定了一件事。

情形看來是不如他所想像的。

走！

× × ×

孟有威馬上發出了一聲奇怪的唿哨，那是召人立即集合的意思。

連雲寨的弟子也立即趕來集合。

總共是四個人。

兩個是連雲寨的叛徒弟子。

兩個是一男一女。

沈邊兒和秦晚晴。

沈邊兒和秦晚晴一點也不像是受過重傷的樣子。

沒有趕來的連雲寨子弟，自然都遭了毒手。孟有威這兒只剩下了他自己，和三名弟子。

孟有威立即知道自己上了當。

他本來還有勇氣一拚，但當他發現沈邊兒和秦晚晴根本沒有被他所傷時，便有一種跌入陷阱的感覺，這感覺使他失去了全部的勇氣。

他大吼了一聲：「上！」當先一槍搠去！

他一槍發出，也不管是否命中，拖槍就走。

那兩名連雲寨弟子見主帥先上，他們也揮手撲上，沈邊兒揮拳，一拳打在刀尖上。

刀節節斷裂。

沈邊兒第二拳打在他的手背上。

那人的手臂立時發出拍拍如乾柴爆裂的聲響，他的指骨撞拳骨，拳骨撞腕骨，腕骨撞臂骨，臂骨撞肘骨，一刹那間，手臂骨節全碎。

沈邊兒並不想使他太痛苦，第三拳便殺了他。

另一名連雲寨的叛徒的刀給秦晚晴雙劍架住，交叉一剪，刀折爲二。

然後雙劍到了他的頸上，交叉一剪，脖子落了下來。

孟有威發狂地奔逃，另一名連雲寨弟子，原早已嚇破了胆，也亡命地逃。

換作平時，沈邊兒和秦晚晴也不想趕盡殺絕。

可是現在他們沒有辦法。

留一個活口，無疑等於把自己推入死路。

沈邊兒疾道：「我抓姓孟的！」

他說完這五個字時已攔住孟有威。

同時間秦晚晴已殺了那連雲寨剩下的唯一弟子。

那名弟子慘呼倒地，秦晚晴的心裏却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

一劍，就毀了一條性命，不分什麼忠奸敵我，不論什麼正邪好壞，倒下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

——爲什麼武林中的生命，竟如此輕賤，非要血來洗滌個人的恩怨不可？

——這些人本來互不相識，但爲了立功受命，他便殺她，結果是她殺了他，他死了，彼此還是互不相識。

——爲了自己活命，已在片刻間殺了一十八條人命，這樣子換來自己的生存，值得嗎？

可是秦晚晴沒有再想下去。

因爲她想起了碎雲淵、毀諾城。

那一家姊妹，爲了保護幾個朋友，結果被人殘殺殆盡。

秦晚晴的眼神融在劍芒裏。

劍尖遙指孟有威。

× × ×

沈邊兒攔住孟有威，還未出手，孟有威掉頭就走。

沈邊兒立即緊追，但孟有威只回頭，沒有走，他的槍自後遽然刺出！

金槍閃電般刺到沈邊兒的腰間，沈邊兒突然一肘往地上沉擊，竟把金槍壓在地上。

孟有威立時棄槍，騰身而上，撲打勁踢，連攻沈邊兒七招。

沈邊兒連忙封開七招，孟有威又抽出金槍，呼呼呼一連三槍，疾攻了過去。

沈邊兒退了三步，架開三槍，反攻一招，把孟有威逼退三步，孟有威怒吼一聲，連轉三道槍花，突然之間，槍上紅纓，全如鋼針，向沈邊兒激射過去！

沈邊兒倒吃了一大驚，危急間疾脫下袍子，一兜一套，已把紅纓針盡數收在其中。

孟有威才射出槍上針，立即返身就逃走。

可是秦晚晴已攔在他前面。

他一槍就刺過去。

秦晚晴雙劍一交，挾住槍首，運力一剪，孟有威這一柄金槍，居然剪拗不斷，同時間啪的一響，槍尖離柄射出，眼看便要刺入秦晚晴腹中！

孟有威手上這一支槍，有這許多機關變化，秦晚晴也意料不到，百忙中，力注劍上，劍藉槍力一沉，秦晚晴躍起，一脚踢出！

脚尖踢在槍尖上！

槍尖倒飛，「嗤」地射入孟有威右臂中！

孟有威大叫一聲，手一痛，指一鬆，秦晚晴雙劍一迫，手中槍便給套了過去。

孟有威反應也快速，立時回身向麥叢中竄去。

但沈邊兒已抱着臂盯住他。

孟有威忽然跪了下來。

「求求你們，不要殺我……」

× × ×

很多人都會爲了生存，做他可能平時很不願意做的事。

孟有威正是這種人。

他正是那種寧可沒有原則，也要立功，寧可不是人，也要活着的人。

所以沈邊兒問他的話他都據實的答。

「毀諾城怎樣了？」

「毀了。」

「你們是在等什麼人來？」

「雷捲和唐二娘。」

「什麼？」

「是雷捲和唐晚詞！」

對沈邊兒和秦晚晴而言，這句回答，無疑是意外之喜！

孟有威也看得出來，所以他馬上抓緊機會哀求：「只要你們答應不殺我，我都告訴你們。」

「好，我不殺你。」沈邊兒道：「但若果只要你說一句謊，我決不讓你多活片刻。」

孟有威當然不敢撒謊。

「毀諾城破了之後，黃大人和大當家就下令我們仔細搜索，鷄犬不留……然後劉捕神去追捕戚少商及息大娘。『連雲三亂』和李氏兄弟去抓鐵手，游老七及冷將軍去追拿穆鳩平，我便和鮮于將軍在碎雲淵的殘垣碎礫中搜查……」孟有威當然不敢仔細詳述自己如何對一些毀諾城的傷殘者殺戮和姦淫，馬上便轉入正題：

「我們搜到一處潰倒的石室，忽然聽到裏面有一些異樣聲音，便叫人把石塊掘開……」

秦晚晴忽道：「慢着。」

孟有威愕然，不知自己說錯了什麼。

秦晚晴却問：「你說那堆巨石堵滿的石室，是不是前面倒着七根紅色柱子的地方？」

孟有威道：「紅色柱子……是有幾根，可是，可是我沒看清楚，總共幾根……」他正後悔自己當時爲何不數個清楚。

秦晚晴轉首對沈邊兒道：「確是二娘和雷捲的石室。」然後厲聲問孟有威：「之後怎麼了？說！」

孟有威立即就說下去，比一頭乖順的狗遇到凶惡的主人還要聽話：

「我們聽到裏面有些奇怪的聲響，像有人想在裏面推移堵塞的石塊，我們以爲是毀諸城的餘孽……不，以爲是貴城子弟，便着人手掘開來，豈知——」

「原來是雷捲和唐二娘，他們倆大概見有人挖掘，便伏着不動，等我們把洞掘大了，他們就突然地撲了出來，傷了我們十六、七個人，我和鮮于將軍不是他們之敵；眼看他們要闖了出去，却在這時，那唐二娘却頓了一頓，直瞪着地上，那雷捲便問她：『什麼事？』唐二娘沒有答腔，只對雷捲說了兩個字：『原來——』便沒說下去了——」

秦晚晴道：「她在看大娘的刻字。」

沈邊兒不明白：「刻字？」

秦晚晴湊過去在沈邊兒的耳邊悄聲道：「大娘用劍在地上刻了九個字，是我們毀諸城的暗號，只有自己人才看得懂，是約二娘在中秋時易水江畔相見，共謀復仇大計。」

沈邊兒也壓低了聲音，道：「那麼說，大娘確知二娘只是困在裏面，並沒有死了？」

秦晚晴幽幽一嘆，小聲說：「老實說，我和大娘都以爲二娘和雷捲只怕難有僥倖了，如果有幾分把握他們仍活着，必先撬開堵石再走。」

沈邊兒憬然道：「那麼，大娘說他們自有通道逃出去，是騙我的了？」

秦晚晴笑道：「甬道倒是有的，但出口已被毀去，你怎麼肯走？現在倒好，雷捲和二娘吉人天相……想必在爆炸時，二娘他們已躲在甬道中，甬道前路已毀，但却能避過炸力，可是出路封鎖，退路亦被堵塞，也當眞是險？……」話音一止，再向孟有威叱喝道：「快說，後來他們怎麼了？」

孟有威却是心中高興，因爲秦晚晴既要對沈邊兒悄聲說話，便無意要殺自己滅口，故不想給自己聽到，只要自己後面的敍述不出錯，大概還能保住性命，於是道：「後來……後來……這阻得一阻，黃大人和大當家便趕到了——」

秦晚晴恨聲的道：「不好，這兩個王八——」

孟有威趁風轉舵，也說：「對，這兩個王八，一上來，就傷了兩位大俠，我便收手不打，兩位大俠負傷闖出重圍——」他除了把激鬥中部份重要情形略過不提外，更把自己背後一槍刺傷唐晚詞後踝更略去不說。

沈邊兒吁了一口氣：「總算也衝出去了。」

孟有威一副是站在沈邊兒這一邊的樣子：「可是那兩個王八狼子野心，趕盡殺絕，一路把兩位大俠逼來此地。」

秦晚晴道：「他們四面兜截，把二娘他們趕來這裏，你們則在這裏預先埋伏，施加暗算，以立大功？」

孟有威連忙叩首討饒道：「三娘女俠，妳大人有大量，就饒了小的罷，我這不過是奉命行事，縱心有不甘，也身不由己呀！」

沈邊兒冷笑一聲道：「怕的是你心無不甘，而且還不甘後人哩。」

孟有威忙不迭地哀告道：「小的一向當戚寨主馬首是瞻，唯命是從，奈何受顧惜朝那王八的挾制，只好虛與委蛇，攻打碎雲淵一事，我本就極不贊同的，但小的武功不濟，又如何有抗命之能？除了任其擺佈，又能如何？請兩位高抬貴手，饒了小的這條狗命罷！」

沈邊兒道：「可是適才你追殺我們，趾高氣揚，不是挺威風十足的麼？」

孟有威一聽沈邊兒的語氣，看來情形不妙，很有改變主意的意思，嚇得變了臉色，指天發誓道：「小的眞無加害兩位之心，只要兩位放了小的，小的今後修心養性，決不作惡，奉二位上檀堂祭拜，如有違言，願血濺五步，死無葬身之地。」

沈邊兒笑道：「你也無須如此毒誓，我們說過不殺你，便不殺你。」孟有威才放下了心，沈邊兒臉色一沉又道：「可是再給我瞧見你怙惡不悛，則要你眞箇死無全屍！」

孟有威忙道：「不會了，不敢了。」

沈邊兒道：「捲哥和二娘大概幾時會到？」

孟有威看着天色，答道：「他們四面包圍，正往內邊逼，大概再過一會，兩位大俠便會退到此處來了。」

沈邊兒一字一句地道：「你老老實實地答我，追殺他們的有多少人？是什麼人率領的？」

孟有威說道：「大概有一百多人，是黃大人、文大人、大當家和鮮于將軍領的隊。」

沈邊兒與秦晚晴相顧一眼，伸手點了孟有威的「睡穴」，孟有威整個人就似如暈死了一般。沈邊兒道：「這幾個人，都不好惹。」

秦晚晴在預算敵我雙方的形勢：「顧惜朝的武功在你之上，黃金鱗的武功也在我之上，文章高深莫測，加上鮮于仇和一衆官兵叛賊，是難有勝機的，除非，雷捲和二娘受傷不重，我們合四人之能對抗，或許還能一戰。」

沈邊兒道：「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要在這兒佈置一下，以便作戰，還是離開這麥田，去找捲哥他們？」

秦晚晴道：「你知不知道這兒離碎雲淵有多遠？」

沈邊兒是幾經浴血才殺出重圍逃來這兒的，混亂中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路，繞了多少圈，於是搖頭。

秦晚晴道：「這兒離開碎雲淵大約十

六里，你知不知道這兒叫做什麼地方？」

沈邊兒也不知道。

秦晚晴道：「這兒叫做五重溪，這一片麥田，其實也是我們的地方。」

「毀諸城」的人也要吃飯進餐，這一大片麥田，便是毀諸城的女弟子耕作的。所以秦晚晴很熟悉這個地方。

她也曾經帶一班姊妹在此播種過。

沈邊兒知道秦晚晴還有話說，他在等她說下去。

秦晚晴用手遙指道：「那兒有三座茅屋，也就是我們耕作後歇息之地。」

沈邊兒順着她尖細的手指看去，果然有三所茅屋，其中一間已坍倒大半，另一間也破舊不堪，只有中間的那茅屋還算完整。

秦晚晴道：「我們在茅屋的地底，挖了一深長的隧道，原本是拿來貯存米穀的，往外通風，大約有半里許長，不過，這地道只供貯糧用，所以並沒有出口。」

沈邊兒眼睛發了亮：「至少，必要時，可以在那兒先躲一躲。」

秦晚晴道：「不過，要是敵人找不到我們，一定會到處搜尋，那地道入口並不算太隱蔽，很容易便會被發現。」

沈邊兒道：「妳的意思是……？」

秦晚晴很認眞的凝望沈邊兒，又說道：「我往下說的話，也許你聽了會很不喜歡我。」

沈邊兒道：「妳說。」

秦晚晴忽然婉約的笑了一下，道：「還是不說了，我太自私了。」

沈邊兒伸手過去握住她的手，道：「我的手既粗魯又染滿了鮮血，妳不嫌棄我麼？」

秦晚晴道：「我的手也染沾了鮮血，你也可以嫌棄我啊。」陽光照在她的臉上，十分美麗，風韻得連麥田的風景都嫵媚起來。

沈邊兒笑道：「我現在不是握住妳的手嗎？」

秦晚晴嫵媚一笑：「這麼會說話！你究竟想告訴我什麼？不說出來，我可聽不懂。」

沈邊兒誠懇地道：「妳說妳自私，但我也是人，我也自私，妳的話，擺在心裏，不說出來，教我怎麼明白？」

秦晚晴笑道：「行了，拐那麼大個圈子，目的是要把我的話逗出來。」

沈邊兒執着她的手，深深地望着她。

秦晚晴低聲道：「我怕我說出來後，你會不喜歡我的。」

沈邊兒只是用力握了握她的手，不說別的，秦晚晴幽幽地歎了一口氣，道：「我在想，我們既然已逃出生天了，爲何還要跑出去送命呢？」

沈邊兒皺了皺眉頭。

秦晚晴馬上道：「我就知道你會不高興，可是，我們挺出去，是不是顧惜朝他們的對手？與其大家抱住一齊送命，不如——」忽然停聲，冷冷的說了一句：

「你罵吧。」

沈邊兒的眼神冷了。

本來熱誠的雙目，現在如同冰封。

所以秦晚晴也不擬再說下去。

武林子弟的江湖義氣，本就不容許婦道人家干涉——只是女人有女人的「義氣」，說出剛才的話，秦晚晴對自己也無法忍受。

詎料沈邊兒冷冷地道：「妳剛才所說的，正是我心裏所想的。」

秦晚晴吃了一驚。

沈邊兒緩緩地說道：「以前我從沒有這種想法，我願爲雷門而活，肯爲捲哥而死——可是，我現在已不只是我，我有了妳……」

秦晚晴望定了他。

沈邊兒痛苦地把臉埋在雙手間：「我該怎麼辦？」他大力揉揉自己的頭髮，道：「我該怎麼辦？」

秦晚晴把他的頭挽過來，伏在自己的胸前，道：「只要我們不出去，顧惜朝他們不知道我們在這裏，我們是安全的。」

沈邊兒道：「如果我們不出去，捲哥和二娘就會在這裏——」

秦晚晴哀呼了一聲：「爲什麼上天要安排我們逃到這兒？」

沈邊兒忽然緊握秦晚晴的手，道：「既然上天把我們安排在這裏，我們就要面對現實，不能辜負上天的安排。」

他要秦晚晴看着他：「妳知道捲哥和我的關係？」

秦晚晴忍着淚，點了點頭：「沒有他，就不會有沈邊兒，沈邊兒早就餓死在街頭，或成爲一頭無用的狗，可是我是沈邊兒，現在的沈邊兒，全是捲哥一手栽培我起來的。」

他吻着秦晚晴的手：「妳明白嗎？」

他用盡氣力道：「我不能背棄他。」

秦晚晴撫着他的髮：「你知道我和大娘、二娘的關係？」

「大娘年紀最輕，二娘年紀最大；」秦晚晴道：「她由小把我照顧到大，在童年時，別家男孩打我，她就跟他們打，結果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是她，有段時候，我們還不會武功，被賣入青樓，鴇母打我，他就護着，結果，她捱了打，臉青鼻腫，那一晚，有個老頭子吃醉酒想要我，她也替了我，我一生的苦，都由她來代受，我爲什麼不能代她受一次？」

她撫着沈邊兒的鬢髮：「我只是捨不得你。」

沈邊兒道：「三娘。」

秦晚晴道：「嗯？」

沈邊兒道：「我們不能躲躲藏藏一輩子。見不得光，作出下半輩子都會後悔的事。」

秦晚晴道：「嗯。」

沈邊兒毅然道：「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挺身而出。」

沈邊兒忽然感覺到手背潮濕。

秦晚晴在落淚。

「可是……」秦晚晴道：「我感到好害怕……」

「爲什麼？」沈邊兒眼中又充滿了狂熱：「我們四人一起聯手，說不定，可以把敵人都殺掉。」

「秦晚晴，你知道我爲什麼不許你喜歡我嗎？」

「……」

「我以前喜歡過的男人，而他又喜歡我的話，那麼，很快的，他們都會因意外

喪生；」秦晚晴顫抖着道：「相師也是這麼說，他說我尅夫，所以喜歡我的男人，都活不長，所以我寧願躲到碎雲淵來。」

「不然，我會一直尅我所愛的人，直至我遇上一個煞氣比我還大的人，也同時尅制回我，那麼，我們便會一起死去；」秦晚晴泣道：「我眞的好害怕。所以我才推拒你。我眞的好怕。」

沈邊兒摟住她，嘴裏也覺乾澀一片，只重覆地道：「不要怕。不要怕……」

秦晚晴的身子仍在抖着：「我怎能不怕？我怎能不怕？」

「這些只是迷信而已；」沈邊兒安慰她，「上天既然使我們逃了出來，就不會讓我們隨隨便便死去的。知道嗎？」

「可是，相師的話，在我過去都應驗了……」秦晚晴道：「現在，我們面臨到的，便是——」

沈邊兒忽然哈哈笑道：「如果眞的靈驗，遲早都要發生的，又何懼之有？何必要躲？人生自古誰無死，能在死前得一紅粉知己，此生足矣。」

沈邊兒豪情萬丈的又道：「橫豎是一死，何不從容就義，救了捲哥二娘，他們日後自會替我們報仇！」

「說不定，」沈邊兒道，「我們不死，死的是那一干狗賊呢！」

秦晚晴也被沈邊兒的豪氣激起了鬥志，喃喃地道：「說不定，捲哥、二娘、你、我，確能跟那干逼人太甚的兔崽子決一死戰哩！」

「便是！」

秦晚晴道：「好，那麼，我們先把這些屍首埋掉，別讓顧惜朝他們發現有人來過。」

沈邊兒疾道：「好！」忽瞥見暈死過去的孟有威：「這人……」

秦晚晴低聲道：「爲了滅口，只好殺了！」

沈邊兒阻止道：「無論怎麼說，咱們不能不守信。」他沉吟了一下，道：「制他重穴，保敎他三天內醒不過來，把他埋在田中土裏，只剩下鼻孔，用麥草覆掩：：三天後就算他出得來，大局已定，想來不致有害。」

秦晚晴笑道：「只是這樣却是費事多了……」

沈邊兒道：「我們埋掉這些人，再退回茅屋裏，接應捲哥和二娘。」

秦晚晴滿懷希望地道：「但願他倆傷得不重……」

× × ×

沈邊兒和秦晚晴很快便明瞭他們有多大失望，當他們第一眼看見雷捲和唐晚詞的時候。

唐晚詞扶雷捲入內室，替他掀開長衫，治療傷口。雷捲身上的傷，一在胸，一在腰。胸上是刀傷，刀傷及肺，腰間是斧傷，肉綻皮掀。

這兩處都傷得很不輕，兩道傷口都是顧惜朝下的毒手。

要是換了別人，早就已經倒了下去。

唐晚詞很驚訝雷捲能一直支撐着。

看不出這個身體單薄，神色蒼白的人，却有這麼堅忍的耐力。

這個人看去像個威嚴的領袖，連沈邊兒，戚少商彷彿對他都十分尊敬，但在唐晚詞的眼中看來，却像個受人遺棄的倔强孩子，正需要人照顧。

——眞的有些像初見……

她想到這點，心裏便生起了疼惜之情，越發覺得這瘦削蒼白的人，緊抿的唇，亮黑的眉，就像當年與她恩情並重的納蘭初見。

故此唐晚詞願意爲雷捲親自醫治。

雷捲的傷，她一直冷眼旁觀留意着。她的醫術，在毀諾城中可以算是最好的，因爲她的醫術，不是在碎雲淵中學得的，而是少女的時候，在青樓中跟納蘭初見學的。

納蘭初見的醫學跟他的詩詞一樣著名，譽滿京師，當時人常把他的醫術與詩才並論，人稱「神針才子」，「神針」便是他一匣子的金針，他金針度穴，沾脈斷症的能耐，只怕連皇上身邊的御醫也得向他請教。

納蘭初見却不願做官，皇上要封他個大官，專替宮裏權貴看病，他就躲到深山裏，只替野外鄉民治病。

皇帝以爲納蘭初見嫌官位小，不重用他的詩才，接納了宰相傅宗書的意見，封了他個主持科擧的官位，傅宗書便派心腹文章去把他從深山裏請出來。

文章軟硬兼施，把納蘭初見「請」了出來，納蘭初見虛與委蛇，到了京城，便躲到妓院裏，不肯出來，天天詐醉佯狂，寫詩給青樓女子，鬧得聲名狼藉，不成體統，皇帝一怒之下，便打消了重用他的念頭。

宰相傅宗書覺得納蘭初見此擧無疑是敬酒不吃，沒給他面子，然後又發現納蘭初見在妓院裏寫了多首譏刺他的詩，於是記恨在心。

文章這次有負傅宗書之託，更感臉上無光，心裏亦欲除納蘭初見而後快。

納蘭初見也無所謂，千金散盡，十分潦倒，常替路邊窮人治病，却不屑跟有錢人家看病，人或問之，他便說：「富貴人家已享福夠了，給病折磨一下又何妨？就算病死了也不枉。」

他常翻起醉眼道：「窮苦人家就不一樣，他們熬了一世窮，病不起的，我不醫他們醫誰去？」

又有人問他現在這般窮困，想起當日有官不做會不會後悔？「後悔？」他叫起來道：「我是聰明！要是在宮裏，像我這種人，還能活到現在？我是作了個明智的抉擇！」

直到納蘭初見在青樓裏遇見唐晚詞。

唐晚詞的名子便是納蘭初見第一次見到她之後便脫口而取的，他認爲這女子就像一卷晚唐的詞卷，一般醉人。

唐晚詞那時正在跟息大娘學武。

納蘭初見見着她以後，再不去別家妓院，再不找別的女子，也再不寫詩給別的女人，只是見她，只是爲她寫詩，只陪着她。

納蘭初見的才華，以及他的個性、脾氣，唐晚詞都極爲欣賞，納蘭初見固執倔强的程度，有時候比一塊岩石還强硬，但有些時候却脆弱得像一個無依的孩子，摟住她的腰，把臉埋在她胸脯向她低訴。

因爲愛屋及烏的原故，納蘭初見也替息大娘和秦三娘取名字，「南晚楚」和「秦晚晴」的名字便是這樣得來的。

息大娘和秦晚晴都很爲唐晚詞感到高興。

納蘭初見跟唐晚詞雙宿雙棲，只羨鴛鴦不羨仙，唐晚詞喜歡納蘭初見替她畫眉時候的多情，見到窮苦人家病困時候失聲痛泣的多愁，和撫琴作詩精通易數醫學的多才，而納蘭初見也把唐晚詞當作是妻子，同時也是可以依傍的母親，以及悉心照料的女兒。

可惜這一段快活似神仙的戀情太過短暫。文章把一首納蘭初見親筆寫的詩呈上給傅宗書並告他一狀，說他詩內有辱皇上，加上傅宗書在旁煽風撥火，皇帝可眞是龍顏大怒，要治納蘭初見的罪。

納蘭初見被抓入牢裏，三天之內，身上沒有一塊肌肉是完整的，喉嚨被爐火炙啞，雙腳十趾被一根根的切光，一隻眼睛被炙棒刺瞎，只剩下一雙手還算完好。

納蘭初見當然明白他們的用意。

——要留下他一雙手，來畫押招供。

納蘭初見的倔强傲氣是誓不低頭，他知道自己已難倖免，便以頭撞牆——撞得頭破血流，可是偏又給文章叫人救活過來，硬向他逼供。

納蘭初見死不肯認罪，文章却不讓他死，慢慢折磨他。

納蘭初見知道這些人的意圖，趁他們一個不防，把雙手伸入炙炭中，將十指灼焦，如此便無法畫押。

文章見心願不能遂，更是懊惱，又怕唐晚詞等刦獄——事實上息大娘，唐晚詞和秦晚晴已刦獄三次，不過面對銅牆鐵壁的大牢，却無功而退——便下令用極刑處死納蘭初見。

所謂「極刑」，是剮人三百二十七刀，只要留人一口氣不死來受苦。

不過當剮到第八十三刀，納蘭初見已嚼舌自盡。

只是招認罪狀還是簽了押，那是文章請來一位專仿人筆跡的文人，擬摹納蘭初見的字畫的押——那位「文人」從來沒想到這臨摹名家的字體，有一日居然還敎他發了一筆小財，只要有錢，這些人沒有什麼不肯幹的。

納蘭初見招了供，天下皆聞，傅宗書等決不讓納蘭初見的寃情爲人所悉，成爲烈士。

根據這張罪狀，凡是納蘭初見的親友，莫不治罪。唐晚詞也在搜捕之列，但她逃了出來，憑她的武功，一般捕快也抓不着她。

這件事，除了息紅淚、唐晚詞、秦晚晴在儘力謀救之外，還有一人也沒法拯救納蘭初見，便是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不識得納蘭初見，他純粹是重材憐才，可惜納蘭初見的罪是「譏刺皇帝」，非同小可，諸葛先生好不容易才把詩意解釋清楚，平息了皇帝的憤怒，然而納蘭初見已經「認了罪」，並被「處決」了。

諸葛先生唯有跌足長嘆。

諸葛先生企圖營救納蘭初見的事，唐晚詞也有所聞。

事實上，當時很多有名的文人，都曾上書希望能夠赦免納蘭初見之罪——納蘭初見爲人雖然狂放不羈一些，但確有才華，而且醫術高明，再加上當時一些有風骨的文人都不願見這一類平白無辜的「文字獄」。

諸葛先生曾聯合這一干文人反映這些意見給天子，可惜還是於事無補！

唐晚詞自然傷心欲絕。

她爲他寫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把他送給她的詞，譜成曲子，一首又一首的唱。每唱一次，就掉一次淚，聽的人也無不落淚。

唐晚詞第一眼看到雷捲，就有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納蘭初見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也假裝完全沒有看到她，但却在心裏替自己取了名字。

雷捲彷彿也沒注意她。

可是她却知道他最留意的是他。

現在雷捲暈了過去，她解開他的衣服：好一個瘦弱的人！

唐晚詞忽然明白了雷捲爲何要穿着厚厚的毛裝了。這使她心裏更生憐惜：納蘭初見便是因爲身體不好，所以不能練武，他精通醫道，便是因爲自己體質薄弱而對醫理萌生救助世人之志的。

唐晚詞替雷捲敷藥，再爲他推宮過血，金針刺穴。

然後雷捲突然醒了過來。

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衣服被掀開，露出瘦骨嶙嶙的軀體。

更令人震怒的是，旁邊是一位陌生人——一個他不知怎的已經注重起來的女子，而不是沈邊兒！

這使得他白了臉，跳了起來。

他一面掩住衣衫，一面嘶聲道：「妳——」隨即他已察覺對方是在爲他治傷。

唐晚詞嗤地一笑，道：「怎麼像個大姑娘一般。」

雷捲是個威嚴的人，他一生人都有權，機智而且堅强，他內心的柔弱決不予他人知道，良久跟隨他的沈邊兒固然得悉一些，但也不敢道破，只守在他身旁克盡所能；他決未想到居然有人說他「像大姑娘般」！

「嘿！」他怒笑道：「妳說什麼？」

唐晚詞聳聳肩，攤攤手，道：「大姑娘啊。」

雷捲怒氣極：「什麼大姑娘？」

唐晚詞的聲音低沉而有魅力，似笑非笑的道：「還不承認？你看，連臉都紅了，像個紅臉大小姐，有時候，又像白臉小姑娘。」

雷捲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躺下。」唐晚詞吩咐道。

雷捲不敢置信：「妳叫我？」

唐晚詞笑道：「乖，躺下，否則，我不替你治傷了。」

雷捲簡直忍無可忍：「妳在跟小孩子說話？」

唐晚詞有趣的看着他：「哦？你是小孩子麼？」

雷捲强忍怒氣，道：「謝謝妳剛才替我療傷，我這傷還死不了，他們還在外面罷？我要出去了。」（未完・十）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千青碰到仙女廟護法地龍簡伯陽、木龍車如海，二人正追問他誘拐聶小香，破壞本門清規，凌千青說出柳鳳嬌派聶小香盜取他的青藤寶劍，聶小香自動送還，事被黑衣魔女所悉，怕她遇害，故將她帶出來，雙方爭持不下，繼而打鬥，凌千青將簡伯陽殺掉，將車如海的臂齊肩斬去，在打鬥中聶小香又被人捉去，便連忙跟踪追尋，原來她是被黑衣魔女捉住困在船艙底下，派出婢女邀請凌千青叙談，凌千青不知是計，希望索回聶小香，反被黑衣魔女用「攝心術」迷住，幸畢雲秋趕至，將黑衣魔女打走，救出凌千青和聶小香……

連殺兩護法　一劍斬冰掌

此人話聲方出，只聽江岸上響起另一個粗壯的聲音喝道：「呔，姓凌的小子聽着……」

他話還未說完，「砰」然一聲，一個人凌空飛出去一丈來遠，往後就倒。

就在這一瞬間，從船頭上飛起一條黑影，已經目射寒星，凜然而立，朗聲喝道：「在下凌千青，就在這裏，本來在下要找的只是柳鳳嬌一個，因爲她和在下有殺父之仇，對仙女廟其他的人無涉，故而一再容忍，避免和朱九通爲敵，不料爾等竟然糾纏不清，此去彼來，如今莫怪凌某要痛下殺手了。」

凌千青這一先聲奪人，倒也頗使來人怔得一怔。

岸上，一共來了七個人，除了被凌千青一記「天雷指」震飛出去的一個黑衣大漢之外，江邊還有三個手執鬼頭刀的黑衣漢子。

另外三個，服飾不同，高矮各異。

站在中間的一個，身穿半截及膝長袍，足登麻鞋，個子不高，但雙肩甚闊，一顆光禿禿的腦袋，也和一般人要大得多，黑夜之中，霎着兩顆像寒星般的眼睛，直向凌千青看來。

他左首是一個頭盤辮子的老頭，却生得一顆尖腦袋，瘦削臉，尖下巴，小眼睛，十足是副獐頭鼠目的相貌。

右邊一個中等身材，濃眉，左目從眉到臉頰，有一道斜斜的刀疤，左眼巳瞎，看去另有一股兇狠之氣。

在凌千青飛身出艙，指震黑衣漢子，朗聲發話之際，畢雲秋和聶小香也巳隨着從船頭飛身上岸。

畢雲秋把從黑衣魔女手中奪下來的紫艾劍，遞給了聶小香，以作防身之用，兩人一言不發的跟着站到了凌千青身後。

穿半截長袍的大頭老者雙目精光熠熠，過了半晌，才陰惻惻尖聲道：「小子，你口氣倒是不小，今晚要痛下殺手，不知如何一個痛下法子？」

凌千青劍眉凝煞，冷然道：「今後只

要仙女廟再有人糾纏不清，凌某就要他們來得去不得。」

大頭老者摸着頦下一把蒼鬚，陰笑道：「老夫不是來了麼？」

凌千青說道：「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去了。」

「哈哈！」

大頭老者尖聲大笑道：「老二、老三，你們聽見了？」

獨眼老者道：「這小子放他娘的狗臭屁，他有多大的能耐？敢對老大這麼說話，小弟先去掂掂他的斤兩。」

他手中提着一根純鋼旱烟管，舉步朝凌千青走來。

畢雲秋笑笑道：「大哥，人家老大還沒出手呢，這個獨眼老頭，交給小弟就是了。」

手提鎮江劍，身形一閃而出。

獨眼老者獨目一注，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畢雲秋笑嘻嘻的道：「你呢？本公子劍下，不殺無名之輩，你先報個名來。」

獨眼老者獨目之中，隱射厲色，獰笑道：「老子隗達。」

「原來是洞裏赤練。」

畢雲秋輕笑道：「你不躲在洞裏，那就活該你倒霉！」

原來這獨眼老者就是常山三怪的老三洞裏赤練隗達，他聞言大怒，口中沉喝一聲：「小子，躺下！」

鐵烟管疾若流星，點打畢雲秋的「魂台穴」。

「出手果然惡毒的很！」

畢雲秋也沒掣劍，只是左手一抬，橫劍封出。

但聽「拍」的一聲，只覺洞裏赤練點來的一記烟管，腕力極爲沉雄，自己橫劍一封，居然給他震得虎口發熱。

隗達也沒想到這年輕後生橫劍一封，內力極强，自己鐵烟管被震得往外盪開，心頭暗暗吃了一驚，口中沉哼一聲，右手揮處，鐵烟管「雲麾三舞」，一招三式，舉步逼近。

畢雲秋倏退一步，右手一抬，嗆的一聲掣出了長劍，左手向上一翻，乂是「嗒」的一聲，封住了對方旱烟管，身子一個輕旋，劍使「撥草尋蛇」，劍尖疾快朝對方「章門穴」刺去。

洞裏赤練鐵烟管橫裏一磕，「倒打金鐘」，磕看畢雲秋劍尖，發出「叮」的一聲輕響，烟管順勢一送，點向畢雲秋的右乳。

畢雲秋後退半步，口中一聲清叱，白光一閃，使的是一招「赤帝斬蛇」劍風拂面，劍勢十分凌厲。

他眞把隗達看作了蛇。

洞裏赤練心頭憤怒巳極，但對方這一記劍勢如電，劃向咽喉，他鐵烟管巳被畢雲秋劍鞘封住，抽收巳是不及，只好上身往後一仰，飛起右足，朝畢雲秋執劍右肘踢來。

畢雲秋劍鞘一沉，朝他膝蓋劈落。

洞裏赤練左足乂起，連環飛腿，捷猛無比。

畢雲秋不由得乂被逼退了一步，正待撳身而上。

洞裏赤練哈哈一笑，巳經搶先跨上，忽然舉起烟管，湊嘴猛的一吹！

這一吹不打緊，烟鍋裏被他吹出無數的火星，飛濺出來，朝畢雲秋迎面激射過去。

畢雲秋只得乂後退了一步。

洞裏赤練乂狂吸了兩口烟。

畢雲秋被他迸連逼退了兩步，心頭更是怒不可遏，雙眉倒豎，長劍迅速豎胸，手臂突然向天直豎起來，一個箭步，直欺上去。

洞裏赤練看他豎劍向天，舉步逼進，不知他使的是什麼劍法？手臂直伸，門戶豈非大開？不覺大喝一聲，一口濃烟劈面噴去，旱烟管同時抖手點出。

就在此時，大頭老者口中大喝一聲：「朝天一炷香，三弟速退！」

聶小香也嬌聲叫道：「二哥小心，他烟中有毒！」

兩聲喝聲，幾乎是同時出口，但場中兩人，在這一瞬間也有了變化！

不錯，畢雲秋使的這一招，正是「朝天一炷香」。

原來他左足一個箭步飛掠欺進，待到得洞裏赤練身前五尺左右，右足足尖在地上一點，一個人巳經「嗖」的一聲直拔而上，躍起三丈多高，在空中打了一個觔斗，變成頭下脚上，手中長劍在身子掉頭過來之際，疾快的一抖。化作「神龍抖甲」，劍光在半空中散開，化作點點銀芒，像疾風急雨般朝洞裏赤練當頭罩落。

這一下因爲他居高凌下，不論你洞裏赤練如何躲閃，都無法躲閃得開！

那獐頭鼠目老者一看情形不對，中長劍一振，雙足頓處，劍先人後，飛身撲起，凌空朝畢雲秋射去。

畢雲秋此時發劍下擊，劍勢巳發，自然無法再揮劍自保，那麼獐頭鼠目老者這揮劍凌空一擊，大有可能把畢雲秋攔腰劈成兩截之勢！

凌千青看得大怒，口中暴喝一聲：「好個不要臉的東西！」

左手握拳，中指直豎，振腕就是一記「天雷指」，凌空點了出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洞裏赤練噴出一口濃烟，旱烟管順勢點出，眼前人影頓杳，方自一怔。

耳中聽到了老大的喝聲，急忙仰首，但見劍雨飄洒，千百點寒芒，當頭疾落，口中大喝一聲，振臂揮起旱烟管。

但聽一陣急如驟雨般的「叮」「叮」輕響，連續响起，眼前劍光頓歛，一時還以爲全被他接住了。

那知這是畢雲秋的師門絕技，「朝天一炷香」，原是一式三招，但變化全在最後一招，這一招的變化，可以因時而異。

他第二招「神龍抖甲」，雖被洞裏赤練接住，可是第三招，他人巳落地，劍光倏隱，名爲「含沙射影」，化作一縷極淡的劍影，貫胸射出。

洞裏赤練堪堪把一陣劍雨擊沒，等到發現胸口有一縷寒氣射到，再待封解、閃避，均巳不及，被畢雲秋一劍穿心而過。

就在洞裏赤練隗達中劍倒下去的同時，那獐頭鼠目老者也被「天雷指」擊中，全身如遭雷殛，「砰」的一聲墮倒地上。

常山三怪，瞬倏之間，三去其二！

這下使得三怪的老大大頭鬼王任青原臉色大變，他跨着八字步，蹣跚的走上幾步，雙目隱泛綠光，轉來轉去，望着凌千青和畢雲秋二人，尖聲說道：「你們兩個娃兒小子，居然傷了我的二弟、三弟，很好！」

凌千青道：「在下早就說過，你們糾纏不清，莫怪在下痛下殺手，你二弟凌空偷襲我兄弟，如何怪得在下？」

大頭鬼王臉色獰厲，沉聲道：「你說，你是南海歐奇峯的什麼人？」

凌千青道：「在下凌千青，並不認識歐奇峯。」

大頭鬼王厲笑道：「難道你方才使的不是南海『天雷指』？」

凌千青心中一動，暗道：「莫非那活死人就是他說的歐奇峯不成？」心念一動，說道：「不是。」

「哈哈哈！」大頭鬼王尖聲叫道：「歐奇峯躲躲藏藏，躲了二十年，居然調教出你這麼一個門人來了，很好，你不承認也沒用，老夫難道會看不出來？」

話聲一落，轉臉又朝畢雲秋喝道：「小子，你說，你是霍神君的什麼人？」

畢雲秋道：「我叫畢雲秋，不認識霍神君。」

他學着大哥的口氣，兩人回答得一般無二。

「好，好，你們都不承認！」大頭鬼王森冷冷一笑，點點頭道：「老夫把你們拏下了，不怕你們的師長不出頭。」

凌千青轉臉朝畢雲秋一擺手，說道：「賢弟，你且退下，愚兄說過，今晚我要他們來得去不得，一個也休想再回仙女廟去。」

大頭鬼王雙目綠光暴射，尖聲笑道：「就憑你『天雷指』，豈能傷得了老夫，不過以你的武功，倒是老夫很少遇到的年輕高手，能在舉手之間，擊斃我二弟，只此一點，確有和老夫動手的資格了。」

聽他這番話，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武功，必然高出他二弟、三弟甚多了。

凌千青傲然道：「那你就發招試一試吧？」

「很好！」大頭鬼王尖笑道：「你小心了！」

舉手一掌，緩緩拍來。

青千青右手提着長劍，凜立不動，冷然道：「在下不用劍，倒要試試你有多大的能耐？」

左手握拳，點出一指，使的依然是「天雷指」；但一指擊出，人已向旁閃了出去。

這是因爲對方說過「天雷指」奈何他不得，故而出指相試。但因對方口出大言，這緩緩拍來的一閃，可能另有妙用，才閃身旁躍，用以避開對方正面的掌勢。

果然在兩股內力一接之下，大頭鬼王這一記掌中之力，夾帶着一道奇寒澈骨的冷鋒，「天雷指」原是專破旁門陰功的指功，但這一擊，竟如泥牛入海，被他陰寒之氣所包滅，有如一點火星，沒入冰雪之中，了無作用。

大頭鬼王尖笑一聲道：「好小子，你還說不是歐奇峯的門下？這不是『天雷指』麼？」

凌千青道：「在下不知道我使的叫『天雷指』，更不認識歐奇峯其人。」

大頭鬼王雙目圓睜，問道：「那你『天雷指』是跟誰學的？」

凌千青道：「在下恕難奉告。」

「好！」

大頭鬼王似是甚怒，喝聲出口，左手一揚，又是一掌劈了過來。

凌千青正身而立，倏地劍交左手，右手直豎，迎着推出。

這一掌，他沒有再使「天雷指」，推出的右手，掌心微凹，略現青色，脚踏丁字步，原地未動，使的是師門「木形掌」，存心硬接對方一掌。「木形掌」，練的是東方乙木眞氣，木中生火，原也是旁門陰功的尅星。

兩道破空勁氣乍然一接，發出蓬的一聲輕震，掌風飛漩，凌千青總究功力尙淺，被震得身不由己，往後退出了一步！

這一步退下之後，頓覺對方掌風中絲絲陰寒之氣，襲上身來，體內感到一陣寒冷，不禁打了一個冷噤，心頭猛然一凜，急忙飄身往後躍退。

大頭鬼王也不由得雙目圓瞪，暴射出兩道綠陰陰的懾人寒光，臉色凝重，尖聲道：「乙木神掌，你小子究竟是何人門下？快說！」

凌千青冷聲道：「咱們既巳動手，你就不用管我是何人門下了。」

大頭鬼王沉笑道：「好，小子，你不肯說實話，會後悔莫及！」

右手又突然急遽迎面劈出。

這一掌，竟然和前面兩掌，大不相同，一道冷颷，勢若席捲，像浪潮般湧出，他左手又迅快的跟着推出。

凌千青但覺對方掌風，寒冷逼人，一陣澈骨奇寒之氣，從四周包了上來，有如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一般！

心頭猛然一驚，口中就大喝一聲，右手抬處，青光暴漲，共起一片濛濛的光幕，朝前推出。

大頭鬼王只覺眼前奇亮，一片晶瑩青光，把自己劈出的「玄冰掌力」悉數逼了回來！

他究是成名多年，見多識廣，立即一吸眞氣，身形離地數寸，急急往後飛退，他退得雖快，但巳被劍芒掃中，左腕忽到一涼，一隻蒲扇大的手掌，已被齊腕切下來。

劍光斂去，兩人相距，已經在三丈之外。

大頭鬼王臉上肌肉扭曲，右手緊握切斷的手腕，駭然道：「天壤一劍，你居然還是劍神王西神的傳人！」

雙足連忙一頓，人如大鵬凌空，疾掠而去。

三個黑衣漢子眼看同來的三大護法，二死一傷，他們早巳嚇得面無人色，急急轉身急奔而去。

凌千青大聲道：「你們回去告訴朱九通，他再派人糾纏，凌某就要劍劍誅絕，一個人也別想回去了。」

畢雲秋道：「大哥方才這一劍，威力

之强，小弟從未見過，眞叫『天壤一劍』麼？」

凌千青點點頭道：「不錯，這招劍法，就叫『天壤一劍』。」

畢雲秋道：「這麼說，大頭鬼王說的沒錯，大哥是劍神王西神的傳人了。」

「愚兄眞的不知道劍神王西神。」凌千青道：「這和他說的南海門歐奇峯一樣，愚兄聽都沒聽說過。」

畢雲秋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你好像有許多奇遇似的，自己學會的武功，連來歷都弄不清楚。」

凌千青目光一轉，發現聶小香站在邊上，却在夜風中有觳觫之狀，不覺問道：「小香，妳怎麼了？」

聶小香臉色蒼白，說道：「我……好冷……」

畢雲秋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眞是楚楚動人，我見猶憐，心中不期也起了一絲憐惜，忙道：「三妹，此時天色巳將明未明，晨露猶重，大概妳衣衫單薄了些，快回艙中去休息一回吧！」

凌千青道：「我看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再找一家附近人家休息的好。」

畢雲秋笑笑道：「大哥，你也不看看三妹，她巳經一晚未睡，身子支持得住麼，仙女廟的人連遭挫折，一時是不會再來了，這船艙之中，有的是現成被褥，何必再去找人家投宿，讓三妹好好睡一回不好麼？」

凌千青道：「如此也好。」

三人這就依然回入艙中，畢雲秋拉起了帷幕，要聶小香到後艙去睡。

聶小香紅着臉道：「小妹這樣坐息一回就好。」

畢雲秋道：「妳還是好好休息一回，等天亮了，我們就要離開，趁這時候，妳還是去睡一回的好。」

聶小香也確實感到困乏，這就掀簾走了進去。

畢雲秋關切的望望凌千青，說道：「大哥，你也一晚沒睡了，我們也就坐息一回吧！」

凌千青點點頭，兩人就在中艙艙板上盤膝坐下，各自緩緩閉上了眼睛，運功調息，便巳漸入忘我之境。

過沒多久，天色就漸漸亮了，三人一晚未睡，自然感到疲乏，這下直到日上三竿，才行醒來。

聶小香睡了一覺，精神也好得多了，一手提着紫艾劍，輕手輕脚的跨出帷幕。

畢雲秋睜開眼來，含笑道：「三妹睡醒了，怎不多睡一回呢？」

聶小香甜笑，道：「辰牌都快過去了呢！」

凌千青道：「不錯，我們巳經休息了快兩個時辰了，也該走了。」

畢雲秋道：「大哥準備去那裏呢？」

「這……」

凌千青呆得一呆，當時因一時同情，勸聶小香跟着自己出來，但她總不能一直跟着自己，在江湖上流浪，本來自己有一個家，但現在等於沒有家一樣，把她如何安頓呢？

突然他想到了住在南陵的管叔叔——雲中鶴管崇墀。

管叔叔自己上茅山學藝，巳經有三年不見了，他是爹的結義兄弟，情同手足，平常他每年都要來丹陽一次，那都是二月裏，爹生日的時候，給爹祝壽來的，要住上十天半個月才回去。

自己把聶小香送到管叔叔那裏去暫住，她暫時不就可以安頓下來了麼？

他想到這裏，眉宇忽然開朗了，含笑道：「我想把三妹送去南陵，那裏是我先父一位知交的家裏，因爲柳鳳嬌既不在仙女廟，天涯海角，我非找到她不可，帶着三妹同行，實有許多不便，所以先去把她安頓下來再說，賢弟，你呢，你準備到那裏去？」

畢雲秋還沒開口，聶小香巳經搶着道：「大哥，你如果嫌我累贅，我自己會走的，不用去麻煩人家了。」

「不！」凌千青柔聲道：「妳一個人，走到那裏去呢？管叔叔是我家世交，爲人豪爽，我盤算再三，妳住到他家裏去，我才放心，我要隻劍尋仇，柳鳳嬌和妳總是師徒，有妳在邊上，我怎好向她下手？三妹，妳應該聽我的安排才是。」

「是呀！」

畢雲秋道：「妳雖然脫離了師門，但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大哥替先人報仇，手刃妳師父，這點，妳應該體念他的苦心才是。」

聶小香低下頭，不說話了。

畢雲秋却抬起頭問道：「大哥是問小弟去那裏麼？」

凌千青道：「沒錯，賢弟打算去那裏呢？」

畢雲秋笑道：「大哥天涯尋仇，不要小弟作個伴麼？雖然大哥武功勝過小弟甚多，用不着小弟幫忙，但有時候多個人商量，也是好的。」

凌千青道：「賢弟這番心意，愚兄極爲感激，只是……」

畢雲秋含笑道：「只是什麼呢？」

凌千青道：「愚兄和柳鳳嬌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找到她不可，只是直到目前，還不知道她去了那裏，怎能要賢弟跟着愚兄跋涉奔波……」

「大哥這話就不對了。」畢雲秋正容道：「我們義結金蘭，情同生死，難道大哥的事，就不是小弟的事麼？不管大哥怎麼說，小弟是非和大哥同行不可，如果大哥不要小弟同行，小弟也不會暗暗尾隨大哥身後的。」

聶小香接口道：「凌大哥，畢二哥說的也是，小妹看得出來，二哥他是情意深長的人，你一個人單身隻劍，行走江湖，自然是有個人作伴的好。」

她當然希望畢雲秋和大哥一路，這樣，她也可以放心多了。

「三妹說得一點不錯！」

畢雲秋露出了一口潔白如玉的牙齒，笑道：「大哥，三個人有兩個同意了，你就不能反對了。」

「好吧！」

凌千青點點頭道：「我們先去南陵，把三妹安頓好了，我們就結伴同行，重入江湖，一路上也可以做些行俠仗義，誅暴安良的事。」

畢雲秋問道：「住在南陵的大哥這位

世交，是不是人稱雲中鶴的管崇墀管大俠呢？」

凌千青道：「賢弟聽誰說的呢？」

「是大哥自己說的咯！」

畢雲秋道：「小弟久仰管大叔的大名，這次也可以去看看他了。」

「哦！」凌千青看了他一眼，含笑道：「管叔叔有一個女兒，叫做秋霜，今年也是二十歲，和賢弟同庚，賢弟如果有意思，愚兄倒可以做個冰人，一個人品如玉，一個嬌憨如花，正好是一對兒！」

畢雲秋臉上一紅，笑笑說道：「大哥還未成家，怎麼輪到小弟？三妹，妳說是麼？」

聶小香雙頰驀地飛起兩朶紅雲，說道：「我不知道。」

畢雲秋故意看着她，奇道：「我說大哥，三妹怎地紅起臉來了？」

剛說到這裏，聶小香又雙手按着胸口，有些想吐，走到艙門，低着頭，嘔出一口黃水來。

「三妹大概是肚子餓了。」畢雲秋連忙道：「大哥，我們走吧，找個地方去吃些東西了。」

三人離船上岸，走了一段路，看到路邊有一個老嫗在賣豆漿和燒餅的攤，正有兩個漢子坐在攤旁喝着豆漿。

雖然是個攤子，卻收拾得十分乾淨。

凌千青道：「賢弟，三妹，我們喝碗豆漿再走吧！」

畢雲秋道：「對，三妹肚子餓了，是該坐下來吃些東西。」

賣豆漿的老嫗看到三人走近，立即含笑說道：「三位要喝豆漿，要甜的還是鹹的？」

凌千青問道：「賢弟、三妹，你們怎麼？」

畢雲秋道：「我要甜的。」

聶小香道：「我也要甜的。」

凌千青道：「那就都是甜的好了。」

老嫗又道：「要不要燒餅，也有甜的鹹的。」

凌千青道：「甜的，來六個。」

老嫗答應一聲，舀了三碗豆漿，加了糖，端到他們面前，又取過一個盤子，裝了六個燒餅，送了過來。

畢雲秋含笑問道：「老婆婆，妳這攤子蠻乾淨，只是手太髒了，指甲裏都是泥垢，方才端豆漿過來，大姆指沾到了豆漿，妳給我們換三碗好麼？」

老嫗臉色微變，說道：「這位公子眞會挑剔，老婆子賣了幾十年豆漿，端碗的時候，是最小心不過了，怎麼會沾到豆漿的呢？」

畢雲秋道：「我明明看到妳左手大姆指在我們豆漿裏浸了一下，妳指甲裏的泥垢，就落到豆漿裏去了。」

凌千青已經端起豆漿要喝，聽得心中方自一動。

老嫗怒聲道：「年輕人，你眞看到了麼？」

突然雙手一提，十指齊揮，隨着彈出兩蓬黃烟，朝三人迎面飛來。

那坐着喝豆漿的漢子也在此時，突然揚手，各人手中握着一柄藍汪汪的匕首，一個左足跨開，使了一記「血染征袍」，快速無比刺到了凌千青的小腹，一個跨出右足，使了一記「揚巾送別」，橫戳畢雲秋胸口。

他們計算得也並沒錯，老嫗彈出兩蓬黃烟，你們就非閃不可，你們還沒閃出，他們兩個已經攔着出手了。

但怎知畢雲秋早已有備，凌千青也已發覺，老嫗黃烟出手，凌千青左手一把攬起聶小香，右手一抬，一碗豆漿隨手潑出，人已一個旋身，施展「乙木遁形身法」，閃了出去。

那漢子一匕刺空，被一碗豆漿潑在臉上，口中發出一聲慘叫，雙手掩着眼睛，滿地亂滾。

畢雲秋也左手抬處扣着那漢子手腕，朝老嫗彈出的黃烟送去，人已飄身閃出，雙手齊發，十縷指風朝老嫗襲去。

那漢子迎上黃烟，立即一個天旋地轉，撲到地上。

老嫗一看情形不對，正待轉身，只覺頸上一涼，身後響起凌千青的喝聲：「別動。」

他沒使軟劍，只是從聶小香手中接過紫艾劍，連劍也並未出鞘，就架到老嫗的後頸。這時畢雲秋的十道指風也襲到了老嫗身上，老嫗自然立被定住。

畢雲秋道：「大哥好快的身法，比小弟指風還快了一步多啦！」

凌千青隨手把紫艾劍交給了聶小香，笑道：「不是賢弟提醒，愚兄幾乎着了她的道呢！」

畢雲秋笑道：「所以咯，小弟和大哥結伴同行，就沒有錯了。」

聶小香道：「二哥眼睛眞尖，怎麼看到的呢？」

「其實我也沒看到。」畢雲秋笑了笑，說道：「只是我在坐下來的時候，從側面看到她大姆指指甲色呈青黑，就疑心她是練過毒的人，賣豆漿的老婦人，怎麼會練過毒？那一定是衝着我們來的了，所以，我故意拿話相試，她還以爲露了馬脚，就出手了。」

這時那兩個漢子一個中了黃烟，倒地不醒，一個被豆漿潑到了眼睛，大概也毒發了。

只有老嫗瞪着雙目，臉色顯然十分獰厲。

凌千青看了她一眼，問道：「我們要不要問問她？」

「這有什麼好問的？她還不是仙女廟一夥的人？」

畢雲秋笑道：「我們一清早還空着肚子，有現成的豆漿、燒餅，先塡飽了肚子再說。」

凌千青道：「這豆漿還能吃？」

畢雲秋笑笑道：「豆漿沒有毒，只是她用大姆指浸的一碗有毒，鍋裏的決不會放毒，燒餅也只是她拿過的有毒，她沒拿過的，怎麼會沾上毒呢，大哥、三妹只管放心吃喝，如果中了毒，由小弟負責。」

說着走到攤上，取了三隻乾淨空碗，揭開鍋蓋，舀了三碗豆漿，加上白糖，分給兩人。

聶小香也從一大盤燒餅中，從中取了五個。

畢雲秋再回身走到老嫗身邊，伸手在她懷中一摸，掏出四五個小瓷瓶來，低笑道：「東西眞還不少！」

他一面看着瓶上貼着的小紅籤，一面說道：「現在你們可不用怕中毒了，兩種劇毒的解藥都有了。」

說着隨手揣入懷裏。

大家也就圍着攤子吃喝起來。聶小香依然胃口不好，只咬了一口燒餅，喝了幾口豆漿，就不吃了。

吃畢之後，畢雲秋站起身，朝老嫗笑道：「謝謝妳的東西，小生照單全收了，妳兩個師兄，就麻煩妳把他們弄回去，救得活，救不活，那是妳的事了，不過小生要警告妳，以後如果再要碰上我，那就不饒妳了。」

聶小香奇怪的問道：「這兩個會是她師兄？」

畢雲秋方才探手從老嫗取出藥瓶之時，手指碰上了她結實而堅挺的胸脯，自然還是年紀極輕的姑娘，但這話他不好說，只是笑了笑道：「她這副老態，自然是裝假的人，唔，我們應該看看她的面貌，以後就可以認得了。」

說話之時，伸手在老嫗臉上仔細摸着，才從她耳角邊揭起一張面具。

老嫗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自然只好由他一會掏摸胸脯，一會摸她的臉上，絲毫也掙動不得。

這回揭下面具，原來竟然只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此時漲紅了臉，瞪着一雙大眼睛，氣得快要噴出火來！

儘管她又羞又怒，一張臉上却生得相當標緻，新月般眉毛，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和薄薄的紅唇，只是膚色稍微黑了些，那是她經常在外面走動，給太陽晒黑的了，但還是很細嫩，很有健康美。

十八九的姑娘一朶花，年紀輕，面貌就不會有醜陋的了。

「眞想不到還是個漂亮的小妞！」

畢雲秋看着她，輕笑道：「妳這張面具做得很精細，人情做到底，也送給小生留個紀念吧！」

老實不客氣又收入懷中，然後說道：「大哥、三妹，我們該走了。」

一面又朝那假扮老嫗的姑娘說道：「妳自然不願意這樣站着，要站六個時辰，穴道才會自解，小生收了姑娘這許多東西，心裏些有過不去，索性好人做到底，給妳解了穴吧！」

他隨着話聲，伸手在她肩上、腰上、腿上，又捏又推，又摩又拍的，一連碰了她十幾處地方（他十道指風就制住了十處大穴），才行住手，回身和凌千青、聶小香一起走了。

那姑娘被他在他身上又捏又摸，心頭自然又羞又氣，幾乎要哭，一張嬌臉，紅得像大紅緞子一般，突然嬌聲喝道：「你給我站住！」

畢雲秋回身，問道：「姑娘還有什麼事？」

那姑娘怒聲道：「你叫什麼名字？敢不敢說？」

「怎麼不敢？」

畢雲秋朝她瀟洒一笑，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又說道：「小生畢雲秋，妳可記住了。」

那姑娘切齒道：「你也給我記着，我不會放過你的。」

「小生記下了。」

畢雲秋朝她拱拱手道：「隨時歡迎姑娘來看我。」

說罷，追上兩人，急步而行。

聶小香抿抿嘴，輕笑道：「二哥當眞風流得很！」

畢雲秋大笑道：「人不風流枉少年，大哥可比我還風流呢！」

凌千青想到在自己後園小閣上，和聶小香兩情繾綣，定情時的光景，不覺臉上一熱，不好作聲。

聶小香聽到他說到大哥，自然也不好開口了。

畢雲秋看得暗暗好笑，忖道：「看來大哥和三妹兩人，似乎情愛很深了！」

他這一想，也不覺沉默下來。

套一句老話，叫做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三人這一路行來，曉行夜宿，倒也沒有再發生過什麼事情。

好像仙女廟派出來的人，一再受挫，就不敢再招惹他們了。

這天，到了南陵。

雲中鶴管崇墀的家，凌千青還是十二歲那年，跟着爹來過，雖已相隔十年，依稀還有些印象，他們找到鵝嶺，差不多已是巳牌時光。

熟悉的山景，依然如故，一條鋪了青石板的道路，直達管家莊門口。

凌千青想起兒時情形，想起了老父，心頭自然感到有些欷歔。

管家莊的兩扇黑漆大門，緊緊閉着，四周靜悄悄的，沒看到人。

凌千青記得，管家莊大門前一塊空地上，從前經常有小孩子在玩，自己也在這片晒場上和不認識的孩子一起疊過石塊，玩過泥巴，如今竟然一個孩子也不見。

當然當年和自己一起玩的孩子都已長大了；但下一代的孩子呢？自然還會到這塊草地上來玩了。

他們漸漸走近大門，凌千青當先走上幾步，跨上石階，擧手叩了兩下銅環。

大門立即呀然開啓，走出一個一身青布勁裝的漢子，目光冷冷的打量了凌千青和身後兩人一眼，問道：「你們找誰？」

口氣顯得不太友善。

凌千青不知他是什麼人，這就一抱拳道：「在下凌千青，是找管叔叔來的。」

那漢子聽他稱「管叔叔」，臉色稍見和緩，點頭道：「你請稍待，在下進去通報一聲。」

說完，砰然關起大門。

凌千青只好站在門口等候，過不一回，那漢子才打開大門，說道：「家師請凌兄三位進去。」

凌千青回頭招呼道：「賢弟、三妹，你們隨我來。」

一同進入大門，那漢子又關上了門，才搶在前面領路。

凌千青其實不用他領路，也自記得，四人穿過大天井，只見階上站着一個兩鬢微見花白的頎長老者，一臉笑容迎了上來，呵呵一笑道：「凌賢侄，幾年不見，你長得高大多了！」

凌千青急忙趨上前去，屈膝道：「管叔叔在上，小侄給你老人家請安。」

管崇墀一把把他扯起，只是打量着他，顫聲說道：「賢侄不須多禮，你想死愚叔了，唔！你同來的這位少兄、和這位姑娘是誰？遠來是客，快快到廳上待茶。」

凌千青朝畢雲秋、聶小香二人道：「這就是我管叔叔。」

一面又朝管崇墀道：「管叔叔，他們是小侄的義弟畢雲秋、義妹聶小香。」

兩人也跟着施禮，叫了一聲：「管大叔。」

「不敢，不敢！」管崇墀含笑，道：「畢少兄、聶姑娘請。」

他把三人讓進大廳，分賓主坐下，一名莊丁就送上了三盞名茶。

管崇墀一指侍立的那個青年漢子說道：「凌賢侄，他是愚叔的大弟子，叫做全長根。」

一面朝他徒弟道：「這凌賢侄是我大哥的令嗣，你年紀比他大幾歲，叫他凌師弟好了。」

凌千青連忙和他握手，叫了聲：「全師兄。」

管崇墀一雙目光，望着凌千青道：「賢侄，三年前，愚叔聽到大哥遇害，賢侄不知去向，連莊上的人，都一個不見，蹤影全無，眞把愚叔急瘋了，到處打聽消息，還派人四出查訪，最後總算找到了從前在局子裏的老黃，他還不肯吐露，是愚叔親自逼着他，他才說出大哥在茅山遇害的，賢侄也上了茅山，旁的就不知道了。

「愚叔爲了明瞭眞相親自趕去白雲觀，只見到丹元子，他說大哥的事，要愚叔不用過問，愚叔問他爲什麼？他說：大哥的仇，自有賢侄去報，愚叔說我是大哥的兄弟，難道兄弟不能問麼？他說：如果愚叔替大哥報了仇，賢侄豈不抱恨終天了？愚叔覺得他說得也不無道理，就是他是什麼人害死大哥的，他說：既然不用愚叔報仇，愚叔就不用再問了，愚叔要求見見賢侄，也被他拒絕了，他說賢侄藝成下山，自會到南陵去找愚叔的，這一等就等了三年。」

管崇墀一面說話，目中却已隱有淚光，一手抓着凌千青手腕，續道：「今天賢侄果然來了，你快告訴愚叔，大哥是被什麼人害死的？」

凌千青眼看管叔叔如此重義，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心頭也極爲感動，當下也不好隱瞞，就把自己父親聽到關外紫衣煞神要向管叔叔尋仇，父親帶了師父昔年相贈的木劍，去找師父，以及在茅山腳下，被柳鳳嬌所害，她如何又向家中尋來，被二師兄啓元子擊退，帶着自己上山……等事說出。

管崇墀聽得熱淚盈眶，砰然一聲，把一張茶几擊得粉碎，虎的站起身來，咬牙切齒道：「是這妖婦……大哥……竟然是爲了小弟一家，才遇害的，我……眞愧對大哥……大哥，你這份厚愛，小弟何以爲報……」

他舉袖拭着老淚，又道：「所幸賢侄得蒙木劍道長收錄，如今藝成下山，也差可告慰大哥。」

目光一注，問道：「哦，賢侄剛下山麼？」

凌千青說道：「小侄下山，已有數月了……」

接着就把下山以來的情形，簡略的說了一遍。

管崇墀連連點頭，說道：「這位聶姑娘能出汚泥而不染，尤爲令人敬佩。」

凌千青道：「小侄前來拜謁管叔叔，一來是叩問金安，二來是有一件事想拜求管叔叔的。」

管崇墀道：「賢侄有什麼事，只管請說。」

凌千青道：「三妹脫離仙女廟，無處可以安身，小侄天涯尋仇，同行又諸多不便，所以想請求管叔叔，暫時住在管叔叔府上……」

「這個……」

管崇墀沒待他說下去，忽然面有難色，沉吟了一下，才道：「此事只怕不妥，聶姑娘離開仙女廟，愚叔是江湖人，江湖上最忌諱的就是收留叛離師門的人，仙女廟朱觀主若是興師問罪，愚叔這點微末之技，如何惹得起他？賢侄此事愚叔實在難以應命。」

他說出這幾句話來，臉上不期流露出痛苦之色。

這也難怪，方才剛剛說過：「聶姑娘能出汚泥而不染，尤爲令人敬佩」，如今一提到要暫時住在他家裏，就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人，誰都難免自私，就因爲有了這點自私之心，自然不無愧怍。

凌千青一向知道管叔叔是個義薄雲天的人，和爹又是結義兄弟，想來這點小事，無有不允之理，沒想到他方才還說得聲淚俱下，慷慨激昂，一下居然變得畏首畏尾起來，一口拒絕了。

道義、交情，原來都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這大概就是「人在人情在」了。

一時不禁氣得俊臉通紅，勉强笑道：「管叔叔既有未便，小侄那就告辭了。」

管崇墀好像巴不得他快走，也不挽留，立即站起身，含笑道：「賢侄有事，愚叔就不好挽留了。」

凌千青道：「二弟、三妹，我們該走了。」

舉步往廳外行去。

畢雲秋看大哥負氣走出，就朝管崇墀拱拱手道：「管大叔請留步。」

說着就和聶小香一同跟了出去，管崇墀送到階前，就大聲道：「賢侄恕愚叔不送。」

凌千青連頭也不回，一路急步而行，出了管家莊的大門，又走了一段路，心裏實在不憋住這口氣，仰天怒笑一聲，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人情冷暖這四個字了！」

聶小香輕聲道：「都是爲了小妹，才使大哥生這大的氣。」

凌千青道：「沒有和妳一同來，還不知道人心竟是如此自私……」

畢雲秋道：「大哥，你只怕是錯怪管大叔了。」

「是我錯怪了他？」

凌千青氣憤的繼續道：「先父和他義結金蘭，也爲了保全他一家，才把木劍送還家師，在茅山遇害的，如今只是要三妹在他莊上暫住，他居然說得出口惹不起魔手天尊，一口拒絕，我眞沒見過如此無情無義的人。」

這種事，任何人遇上了，都會氣憤塡膺，自然不能怪他。

「瞧你，氣成這個樣子！」

畢雲秋望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我看管大叔必有難言之隱。」

「他只是不願意招惹魔手天尊。」

凌千青冷笑一聲道：「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不然！」

畢雲秋微微搖頭道：「我們進門之時，小弟看他看到大哥之時，雖然一臉俱是驚喜之色，但仍然掩不住他眉宇間的隱憂，後來大哥說出要三妹暫住他莊上，他說出推辭的話來，臉上有着無比的痛苦之色，這就可以說，他說出這番話來，並不是他的本意了。」

他可說觀人於微了。

聶小香也道：「二哥說得是，小妹也覺得管大叔相貌端正，不類負義小人。」

凌千青給兩人說得一怔，問道：「那麼他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不僅是難言之隱！」

畢雲秋沉吟着道：「我看管家莊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凌千青一呆，說道：「我怎麼沒看出來？」

「大哥當然也看到了。」

畢雲秋含笑道：「只是你沒去注意罷了。」

凌千青奇道：「賢弟倒說說看？」

畢雲秋道：「第一，管家莊不是孤伶伶的一座莊院，而是山麓間的一個小村落，左右前後，不下數十戶人家，管家莊院前面，有一塊廣大的空地，應該是附近小孩子嬉戲的好地方，但却一個小孩子也不見……」

凌千青說：「賢弟說得不錯，我小時候隨先父同來，就和許多小孩子一起玩過，那裏經常有小孩在玩，方才一個小孩也沒有，我也正在奇怪呢！」

畢雲秋笑了笑，又道：「第二，管大叔退隱已有多年，他徒弟縱然是練武之人，平常練武，只須脫下長衫就行，用不着穿上一身勁裝，尤其他來開門的時候，把我們引入大門，又趕緊關上了大門，好像在防備着什麼。」

凌千青道：「賢弟是說有人上門尋仇不成？」

「很有可能。」

畢雲秋道：「第一點，莊院前面一個小孩都不見，自然是附近人家得到了管大叔的通知，不准孩子出門，第二點，他們人人一身勁裝，自然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敵人上門了。」

凌千青道：「如果是有强敵上門，我們去了不是多了三個帮手麼？管叔叔和先父有過結義的交情，何不明說？」

「這是大哥的想法。」

畢雲秋笑道：「管大叔也許不願意讓大哥捲入這場是非之中，也許因爲來敵太强了，怕累及大哥，因此他看到大哥之時，面有驚喜之色，又攢着眉頭，認爲大哥來的不是時候，等大哥說出希望三妹暫住莊上，他正好以此作藉口，一口拒絕，好讓大哥負氣離開，但這却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說話之時，臉上盡是痛苦之色，覺得這樣做，太對不起大哥，但他又非如此不可。」

凌千青聽他說得入情入理，不覺一呆道：「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畢雲秋笑道：「現在日頭已經過午了，我們先找個地方塡飽肚子再商量也不遲呀！」

凌千青抬頭望望天色，果然日已過午，含笑道：「前面不遠，就有一家酒店，我們去吃些東西再走吧！」

三人走了里許光景，果見樹林間挑着酒帘，正當路口，有一處賣酒菜麵食的小店，搭了個松棚，放着四五張板桌。

凌千青領着兩人，走入棚下。

畢雲秋目光一注，發現左首一支松樹柱上，貼着一張黃紙米書的符籙，不禁臉色爲之一變！

落座之後，一個伙計趕忙送上三盅茶來，問道：「三位客官，可要酒麼？」

凌千青道：「我們還要趕路，你給我們切些鹵菜，下三碗麵就好。」

那伙計退下之後，不多一回，切了一大盤鹵菜，又下了三碗麵送上。

畢雲秋只是手托茶盅，望着遠處，好像在想什麼心事，麵放在面前，恍如不覺。凌千青看他好像沉思什麼，這就叫道：「賢弟，你不是嚷着肚子餓麼？麵來了，怎麼不吃呢？」

畢雲秋「哦」了一聲，拿起筷子，只挑着吃了幾口，便自停住。

聶小香也沒吃鹵菜，只吃了幾筷，也不吃了。

只有凌千青一個人吃着，他望望兩人，說道：「二弟，三妹，你們怎麼不吃了呢？」

聶小香道：「我胃口一直不好，眞的吃不下。」

畢雲秋勉强又挑着吃了幾口，也實在吃不下了。

凌千青望着他道：「賢弟，你有心事麼？」

「沒有。」畢雲秋笑了笑道：「小弟只覺得有些頭昏。」

凌千青道：「這裏離開南陵不遠，不如到城裏找家客店，休息一天再走吧！」

當下會了麵帳，一路趕到南陵，入城之後，在大街上找到一家招商客店。

那店伙看到三人，急忙巴結的道：「二位公子爺要落店？」

凌千青道：「可有乾淨的上房？」

店伙一聽要上房，連忙應道：「有，有，公子爺要幾間？」

畢雲秋冷聲道：「我們三個人，自然要三間了。」

凌千青原想說兩間的，但畢賢弟既已說出口來，也就不好再說。

店伙聽說他們三個人要住三個上房，更加高興，忙道：「三位請隨小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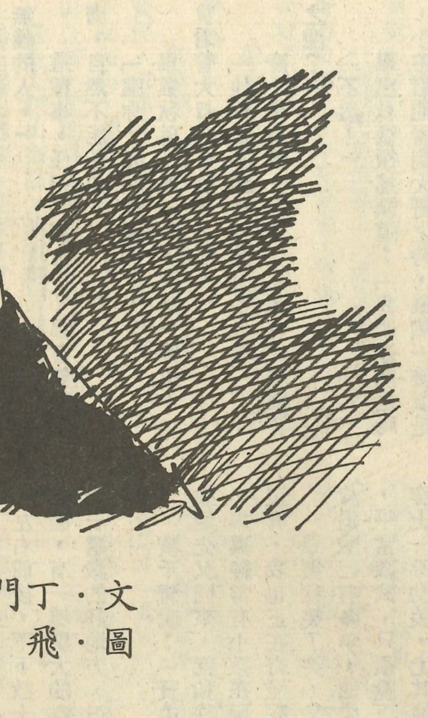
他引着三人登樓，打開房門，一面陪笑道：「這三間上房，是小店最好的房間，公子爺還滿意吧？」（未完・十）

經的秘密

現代奇情幻想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楚雄、黎自添被老蔡——上海黑幇頭子何通倫挾持來到長城尋寶藏，暫時無法逃脫，只好聽從他們擺佈，指東指西，隨遇而安而已……不久老蔡找到一處地下洞室，便派鍾楚雄下去勘探，派許老七協助，二人下去，發覺洞內還有地下洞，洞內藏有五箱珠寶，鍾楚雄知道他們找到寶藏後會對自己不利，看到許老七來勢洶洶，便用楊應龍給他的槍想將許老七轟斃，同時上面的洞又有槍聲傳來，原來楊應龍已先將許老七殺掉，來不及將珠寶箱全部搬出，只携了二箱，一箱撒散用來阻止何通倫和手下追捕，果然奏效，他們才得從容離去……

大娘起盜心　人財兩失落



黎自添道：「你們想想，一個西方近代才能製造的東西，怎會出現在一個三百年前的藏寶洞裏？」

鍾楚雄反問：「你說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黎自添臉上興奮的神色，一掃而光，悻悻然地道：「算了吧，我再說也是對牛彈琴！」

鍾楚雄道：「明天還要趕路，你最好也早點休息，這個盒子，你將來可以拿去跟考古學家研究！」

黎自添喃喃地道：「考古學家懂個屁！」他用力把門關上！

楊應龍罵道：「他媽的，眞是個怪人，對女人沒興趣，對個盒子有興趣！」

鍾楚雄笑笑。「他本就是怪人！」他吹熄燈，重新躺在炕上，一合上眼，想起黎自添的話，也覺得這個盒子來歷有疑，他跟黎自添不一樣，他首先想起那個寶藏的來歷。

何通倫說的可靠嗎？那眞的是李自成的手下藏的？

但不管如何這些東西都是國寶，他也沒有據爲己有的思想，所以很快便睡着了，但黎自添躺在床上雙眼却一直合不上！

不是寃家不緊頭

第二天，鍾楚雄與楊應龍下床梳洗之後，還不見黎自添有動靜，便去拍門，黎自添開門，鍾楚雄見他眼圈青黑，雙眼滿佈紅絲，不由吃了一驚，問道：「你生病嗎？」

黎自添揚一揚手上的盒子，鍾楚雄恍然大悟，問：「你昨晚不睡，在思索這個問題？找到了答案沒有？」

「找到答案，我就不會失眠！」

鍾楚雄正容道：「你的研究精神，我十分佩服，不過也要注意休息，而且咱們還未完全甩掉何通倫哩！」

黎自添聽了這話，精神登時一振，忙道：「那麼快走吧！」

鍾楚雄道：「你先擦個面，老楊出去買布袋！」

黎自添洗了個臉，穿好鞋子，楊應龍剛好也返來了，他買了兩口麻包袋，把鐵箱放在裏面，與鍾楚雄一人一口，提出旅館。

旅館的斜對面便有一攤賣麵食的攤販，三人在那裏吃了一碗湯麵，便又匆匆上路，由居庸關，到北平內城，可還有數十里路，鍾楚雄與楊應龍還不覺得怎樣，但黎自添一夜沒有闔過眼，可有點吃不消，幸而走了一陣，遇到一輛馬車，三人便僱車進城。

鍾楚雄本想在車上跟黎自添討論那個怪盒，但黎自添一上車便倚着車廂，閉上雙眼，也不知是在沉思，還是在打瞌睡。

馬車速度不快，楊應龍十分心焦，走了十來里，遇上另外一輛，連忙換車，繼續前進，但是換湯不換藥，這輛馬車也快不了多少。

馬車沿途停了幾次，到北平城內，已經靠近黃昏，鍾楚紅道：「不如在城內歇一夜吧！」

黎自添道：「不好，不好，到車上睡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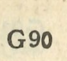
楊應龍冷冷地道：「你跟咱們根本不同路，各有各走吧！」

黎自添瞪了他一眼，道：「誰說的？我也要去天津。」

鍾楚雄道：「別爭，就一起走吧！」

馬車在火車站外面停下，鍾楚雄付了錢，三人一齊進車站，去天津的火車，晚上只剩一班，可是却沒有臥舖，而且還是站住的。

楊應龍道：「買明天早上的吧！」



鍾楚雄也覺得留在北平，危險性較高，正要掏錢，黎自添忽然用力拉一拉他的手臂，鍾楚雄下意識地轉過身來，便見到鄭達帶着幾位打手，在車站裏四週鑽來鑽去。

楊應龍也看見了，推了推他，鍾楚雄提起麻包袋也鑽進人羣，他行動太快，背後的人預計不到，被他推開，有人罵出聲來，反而引起鄭達的注意，只聽他叫道：「在那邊！」

楊應龍說道：「被他們發現了，快跑，快跑！」

鄭達在後面忽然叫道：「那兩個提麻包袋的是賊，快截住他們！」

這一招好毒，鍾楚雄跑得更快，大叫道：「後面那個穿藍長袍亂嚷嚷的是殺人犯！」

他這樣一叫，車站裏登時亂了起來，不知誰說的才是眞的，都紛紛讓開，站在一旁瞧熱鬧。

鍾楚雄三人衝出車站，外面的洋車夫正在招徠人客，他忙叫道：「快上車，去大前門！」

三人各跳上一輛，連連催快，洋車夫立即跑動起來，鍾楚雄見後面的車也跑得快，知道鄭達他們追來，便道：「鑽進胡同，給你雙倍車費。」

洋車夫不明所以，但顧客至上，依言跑進一條胡同，後面楊應龍和黎自添所乘的洋車，也跟着進去，穿過那條胡同，又是另一條大街，人來人往的，十分繁盛。

鍾楚雄又叫道：「往人多的地方跑過去！」

洋車夫年輕力壯，邊跑邊吆喝叫開人羣，鍾楚雄一邊掏錢，一邊令他停在一條胡同口，叫車夫再往前跑去，楊應龍問：「現在咱們怎辦？」

「穿過胡同再說！」

三人在附近兜了一圈，黎自添已跑不動，喘着大氣道：「老鍾，找個地方歇歇腳吧！」

鍾楚雄抬頭望了一下，道：「前面有間小旅館！」三人進店，仍然開了兩個房間，楊應龍吩咐跑堂的準備熱水洗澡。

黎自添道：「叫旅館替咱們準備晚飯吧，別出去吃了！」

楊應龍道：「早說過在城裏歇一天，不是快活安穩嗎？這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鍾楚雄道：「別怪他，這種事，誰也不想，剛才不見何通倫，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楊應龍道：「在北平不怕他，可怕的是劉白楊那羣人，他們是地頭蛇嘛！」

鍾楚雄道：「看來咱們還是在北平城先住幾天，等風聲平靜一點才走！」

楊應龍道：「我沒意見，有時欲速反而不達！」

吃晚飯的時候，黎自添忽然問道：「不知道北平的故宮有沒有開放？」

「當然沒有，你問這個幹甚麼？」楊應龍噴了一口濃烟。「你想去參觀？」

「不錯，我想去找尋答案，說不定故宮還有有關白珠的記載！」

楊應龍笑道：「你還是逃命要緊，這時候還管那勞雜子鐵盒幹什麼？」

「你以爲我是懦夫嗎？」黎自添激動地道：「老實說，這顆白珠，可能跟我祖先來華有關。」

鍾楚雄嘆了一口氣，道：「假如你要去故宮的話，恕我不能奉陪了。」

楊應龍接道：「實與你說了吧，你那個怪盒，可能不是瓦剌的貢品，原來也不是裝白珠的，大概是西洋人送的禮物，後來才用來裝珠的！」

「但三百年前，地球根本還沒有鋁合金！」

「你能肯定。」

「我當然可以肯定，這是顯淺的科學知識！」

楊應龍故意氣他：「那我只好告訴你，長城寶藏不是三百年前的，只有三十年歷史，三百年是何通倫編的鬼話，因爲假如說出眞相，容易犯官非，說是三百年前，起碼罪名沒那麼重？」

黎自添傻乎乎地問：「可是眞的？」

楊應龍瞪了他一眼，說道：「是騙你的？」

黎自添勃然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抓起盒子便開門出去，可是門剛拉開，他又立即退了回來，顫着聲說道：「他們來了！」

楊應龍吃驚地問：「是何通倫？」

「不是，是劉白楊……還……有很多人。」

鍾楚雄低聲問道：「他們有沒有發現你？」

「我不知道……」

楊應龍咬牙輕聲罵道：「他奶奶的，眞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呀！北平城大大小小的旅館，少說也有一兩百家，怎會這般巧的！」

黎自添焦慮地道：「現在怎辦？」

鍾楚雄道：「鎭靜一點，大不了鬧翻了，扭到衙門裏去！」

楊應龍與黎自添同時道：「不好！」

楊應龍道：「這樣送到衙門去，我那個通緝犯的命運可改變不了。」

鍾楚雄推開一縫窗子，向下面望去，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的，沒有什麼異象，他將窗子完全推開，探視情況。

忽然房門拍得震天價响，鍾楚雄輕聲問道：「什麼人？」

「旅館的人，查房！」

「查什麼房？」

「核對住房姓名，請您開個門。」

鍾楚雄一邊向楊應龍打眼色，一邊道：「等等，有人在換褲！」

楊應龍蹲在地上，由門下的隙縫望出去，伸起一隻手豎起四隻手指，表示外面有四個人，鍾楚雄當機立斷，立即抓起一隻痲包袋，爬出窗外。

這是二樓，但窗外座邊的牆壁便有一條去水管，鍾楚雄雙脚在水管上一挾，便滑了下去！

楊應龍身手也十分俐落，緊接着滑了下來，黎自添急得快要哭出來，鍾楚雄不斷向他揮手，這時候，房門被踢得砰砰亂响，黎自添一驚，就從窗口向下便湧身一跳。

鍾楚雄與楊應龍早有準備，放下痲包袋，伸手將他接住，楊應龍罵道：「眞是飯桶！」

黎自添不敢吭一聲，胆戰心驚地跟在鍾楚雄後面，剛走了幾步，屋門巳被踢開，劉白楊在窗口大叫：「人在街上，快追去！」

鍾楚雄三人亡命而奔，華燈初上，街上行人極多，霎時間秩序大亂，忽然附近响起一陣尖銳的警笛响聲！

鍾楚雄首先穿進一條胡同，迎面走來一個女人，雙方目光觸及，却怔住了！原來這女人赫然是三娘！

楊應龍眼尖，在背後見到，首先叫了起來：「三娘，你怎會來這裏？」

三娘問道：「你們匆匆忙忙要到那裏去？」

「咱們給一伙强盗追！」

三娘轉身便跑，道：「快跟我來！」三人跟在她後面，鑽進另一條胡同，她忽然推開一扇木門，道：「快進來！」

那是一棟小院，屋裏的人聽見聲音，探頭出來，道：「三妹，你怎又回來，這些是什麼人？」

「大姐，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三娘替他們介紹：「這是我堂大姐，大姐，他們遇到一伙强盜給人追，我出去剛好碰到，所以帶他們進來避避！」

那女人似乎不太高興，只淡淡地道：「你們隨便坐。」便又縮回房中。

楊應龍問道：「三娘，你怎會進城來的？」

「那天你們走後，中午我那裏又來了一批人客，是來吃飯的，其中有一個姓劉的，以前也曾到我那裏打過尖，大家談起來，他們問我有沒有見到你們，我以爲你們是朋友，便據實回答，那知道他們聽後便一直催我，吃了麵，他們便匆匆上路去了……」

她說到這裏，拿眼瞟了楊應龍一眼，續道：「後來我想想，覺得劉爺的話有疑，因爲他是楡木堡人氏，而你又說一向在南方，怎會是朋友，又見他們行動閃縮，心想說不定還是仇人，這豈不是害了你？所以我連忙趕進城來了，剛剛才到哩！」

黎自添道：「大嫂，你走得倒快！」

三娘道：「那裏，我是坐馬車去車站，再坐火車來的。」

黎自添嘆了一口氣：「難怪，偏偏咱們便想起坐火車！」

鍾楚雄點了一根香烟，問道：「劉白楊他們怎樣打聽咱們的？」

「劉白楊？就是劉爺吧？他說你們一共是三個人，一個眉髮濃密，一個斯文，一個看來英雄，操南方口音，這還不是你們？」

楊應龍道：「想不到還是甩不掉他們，你跟他們熟嗎？還說些什麼？」

「他們只問這些，其他的話他們說得輕，好像在商量什麼，我聽不到！」三娘反問道：「應龍，你跟他們之間有什麼仇恨！」

楊應龍正在沉吟，鍾楚雄巳快口道：「跟他們有仇的是我，不是楊先生！」

三娘微微一笑，道：「那我就不方便問了！」頓了一頓，她又問：「你們吃過飯沒有？」

「吃過了，」楊應龍道：「你大姐家還有什麼人？這裏不太方便吧？」

「我大姐跟我一樣，也是寡婦，不過她命比我好得多，姐夫剩下點家財，家裏有兩間房空出來，你們在這裏過夜，完全沒有問題。」

鍾楚雄道：「不是這個問題，萬一讓劉白楊知道，可要連累你姐姐！」

三娘急道：「對啦，我爲什麼沒想到，那我帶你們到附近的旅館避一避！」

黎自添道：「我們自己去就行，你替咱們看看，劉白楊的人有沒有在外面。」

鍾楚雄又說道：「不必，我出去看一看！」

三娘道：「萬一他們就在外面，你出去不是送死嗎？還是我去吧。」說着長身快步向大門走去。

鍾楚雄一個箭步標前，右手扳住她的肩膊，向旁一推，三娘只退開一步，鍾楚雄吃了一驚，因爲他這招用了巧勁，就算是個大漢，也要被他推開兩步，當下他吃吃一笑：「原來三娘還是個會家子，失敬得很。」

三娘扁着嘴巴道：「原來你不相信我，豈有此理，狗咬呂洞賓，眞是不識好人心？」

鍾楚雄沉聲道：「是劉白楊派你來的？他給你多少錢？」

三娘一扭頭，道：「你放屁！」她霍地將大門拉開，「你們請吧！」

楊應龍忙道：「老鍾，三娘不是這種人！」

黎自添說道：「女人沒有一個是好人的！」

三娘罵道：「你這不孝子，你娘不是女人嗎？你一家的女人都做娼妓呀，怎說沒一個是好的！」

黎自添吃她搶白之後，臉又漲紅了，他結結巴巴地道：「你……就好像不是好女人！」

三娘飛搶過來，一把扭住他的衣襟！大聲道：「老娘又沒陪你睡！又沒在麵條內放毒，什麼地方不好？沒有你妹子的漂亮，是不是？」她用力扭扯，黎自添則用力掙扎，「啪」的一聲，懷中那隻盒子，忽然跌落在地上。

黎自添憤怒地道：「快放手！」

三娘道：「這是什麼東西！是你偷的嗎？」

鍾楚雄走了過來，拾起盒子，伸手去拿揑三娘的腕脈，三娘知道厲害，立即縮手，罵道：「三個男人欺侮一個女人，下流！」

楊應龍連忙關上門，道：「三娘，咱們怎會欺侮你？不過……」

「連你也懷疑我是不是，我不怕人家欺侮，最受不得委屈，你們說，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楊應龍望着鍾楚雄，鍾楚雄顧慮楊應龍對她有感情，一時間也不知如何處理，黎自添收起盒子，道：「走吧，這裏有兩個女人，我渾身不舒服。」

三娘罵道：「你不走的便是龜孫子！」她忽然抓起一隻痲包袋，往地上一抛！

楊應龍忙叫道：「小心，裏面全是寶貝！」

「什麼寶貝，誰稀罕，老娘做娼做妓，也不會稀罕你的寶貝。」

話音未落，痲包裏忽然發出一個怪响，刹那間，廳上四個人全都怔住了，三娘的堂姐大娘，也走了出來，三娘問道：「你裏面裝着的是什麼？」

楊應龍道：「我也不知道！」

「什麼？你當老娘是三歲小孩？」

楊應龍苦笑道：「三娘，我眞的不知道嘛！」

黎自添忽然上前，將痲包裏的鐵箱倒出來，鐵箱上的鎖，雖巳生滿了銹，但仍好好的，這時候，連鍾楚雄也奇怪起來，走過去端詳，三娘輕聲問楊應龍：「應龍，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難道你自己的東西也不知道嗎？」

「我……老鍾，你說吧！」

鍾楚雄說道：「女人最討厭的便是長舌！」

三娘對他可有點顧忌，只瞪了他一眼，黎自添忽然抓起鐵箱，盡力拋在地上，「砰」的一聲過後，鐵箱裏又响起「噹」的一聲，接着叮叮噹噹地响起來，三娘道：「裏面有鈴！」

一忽，叮噹之聲巳止，接着又是一陣的的答答的响聲，黎自添道：「老鍾！我提議打開來看看！」

鍾楚雄碍着三娘在旁，道：「何必急在一時，而且咱們又要替老楊辦事，打開之後，效果就差得遠了！」

「咱們又不是要拿裏面的東西，看看而巳。」

「人家怎知道你有沒有拿！」

黎自添不斷地拍着後腦，用哀求的口吻道：「老楊，你決定吧，說不定裏面的東西，你一生人也沒機會見過！」

楊應龍笑道：「我這生人還未見過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未見過的東西，並不一定要見，你見過女人嗎？」

三娘擂了他一下，道：「我不是女人嗎？」

楊應龍忙道：「我說的是沒穿衣服的女人！」

三娘「咭」的一聲笑了出來，黎自添假裝沒聽見，道：「我負責開鎖，事後再把它鎖上，有誰知道！」

三娘用詫異的口氣問：「你懂得開鎖嗎？這種鎖不是普通的！」

黎自添冷咳一聲望着鍾楚雄，鍾楚雄道：「大嫂你家有空房嗎？借來一用！」

三娘指着一間廂房道：「裏面沒人，有桌有椅也有燈！」

鍾楚雄道：「老黎，你到裏面開，咱們在外面等你開，開了之後再說！」黎自添抓起那口鐵箱便走進廂房，順手將門關上，三娘雖然有點不高興，但鍾楚雄和楊應龍也不進去看，她也沒話好說。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房內的黎自添忽然「哎」地叫了一聲，鍾楚雄連忙搶了進去。

「天籟」

鍾楚雄一進房見黎自添呆呆地站在桌前，房內又响着一串「叮叮咚咚」的响聲，他忙走前探視，順口問道：「老黎有什麼發現？」

他目光一落，只見鐵箱巳經打開，裏

面放着許多東西，最上面的却是一具盒子，聲音便由盒子裏發出來的。黎自添雙眼瞪得老大，神情十分複雜，說不出有多麼的激動，是故他連身子也輕輕地抖動着，他顯然不知道鍾楚雄走進來。

鍾楚雄細聽一下，那連串的「叮咚」聲十分悅耳，似乎是在奏打樂曲。不久，「叮咚」聲巳止，但黎自添仍未回過神來，鍾楚雄忍不住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黎自添身子一抖，「魂魄歸體」地哦了一聲：「你……進來了？」

鍾楚雄問道：「老黎你有事？」

黎自添目光不敢與他相觸，道：「沒有事……嗯，你看這多是大內的珍品，令人大開眼界！」

鍾楚雄道：「你有什麼事隱瞞我？」

「沒有這回事！」黎自添要關鐵箱，鍾楚雄伸手阻攔，他嘴角閃過一絲笑意，道：「老鍾，你是不是打算把箱內的東西瓜分？」

「這本來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鍾楚雄伸手抓起那隻鐵盒，只覺入手甚怪，頗出意料，他雙眼緊瞪着黎自添，道：「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你一定想得到這個盒子！」

黎自添想了一下，道：「不錯，其他東西我一件都不要！老鍾，你在什麼時進來的？」

鍾楚雄心中更是奇怪，覺得此人充滿了謎，當下反問：「你規定不許我進來嗎？這房子是你的？」

黎自添見他兇巴巴的，有點驚悸，忙應着道：「我只是隨口問問，並無其他意思！」

「這盒子裏面有什麼東西？」

「我打不開！」

鍾楚雄用力一扳，果然打不開，他用力拋進鐵箱，那盒子又發出一串悠揚的「叮咚」聲，鍾楚雄沉吟一下，把鐵箱合起，道：「從今天起，這鐵箱由我保管！」說着抓起桌上的鎖，要將其鎖上。

黎自添忽然用哀求的口吻道：「老鍾，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嗎？」

「是有關這隻鐵盒？不行，除非你肯將一切告訴我！」

「什麼一切？我根本……十分清白……你能夠同情楊應龍，爲什麼不同情我？」

鍾楚雄過：「你既然一切清白，又有大量的鑽石，我爲什麼要同情你？你有什麼遭遇，要人家同情？」

黎自添道：「你知道我來華是爲了找尋我的祖先！」

「這是廢話！你連你祖先是什麼時候來華的也不知道，怎樣找？」鍾楚雄抓起那隻鐵盒道：「難道這是你祖先的？」

黎自添喉頭聳動，欲言又止，鍾楚雄道：「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說了也許我會……同情你！」

黎自添呻吟似的喘了一口氣，道：「是的……它好像是我祖先的遺物……」

「這也好像是鍾某祖先的遺物！對不起，我好像不能同情你！」鍾楚雄說着又將鐵箱合上。

黎自添忽然抓住他的手，鍾楚雄覺得他的手掌冷得有點出奇，用眼打量着他。

黎自添道：「鍾先生，我……求你一件事……你要替我保守秘密……」

鍾楚雄想了一下，道：「我一定會考慮，但你也可以考慮不告訴我！」

黎自添嚥了一口口水，道：「這的確是我祖先的！」

鍾楚雄看看那隻盒子，道：「這好像是西洋人製造的音樂時鐘盒子，我知道宮庭裏收藏了幾具，但你祖先是不是西洋人呢？」

「他當然不是……他是從歐洲買回來的！」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這是你祖先的？」鍾楚雄把油燈剔亮，打量鐵盒。盒面有浮雕，雕的圖形好像是雲彩，但又不像是雲彩，又像是風，上面還有些大小不一的圓圈，像是西洋人製的琉璃珠子。

黎自添將門關上，道：「我一定沒有看錯，這的確是我祖先帶來中國的東西，總之我有把握！」他見鍾楚雄無動于衷，忽然雙脚一屈，跪在地上，道：「老鍾，請你不要再問，難道你沒有一絲秘密？」

鍾楚雄心中疑雲更盛，不過所謂殺人不過頭點地，人家一個堂堂的學者跪地相求，他可也不能過份，是以忙將他扶起，道：「你再將你的要求說一遍。」

「我想保存這個盒子！」

鍾楚雄道：「我只能答應你讓你保存一段時間，在任何時候，假如我有需要的話，你都得將盒子交給我！」

黎自添臉色十分難看，但他考慮了一陣，終於點點頭，道：「我答應！」說着急不及待將鐵盒搶在手中，好像怕它會飛掉般。

鍾楚雄又看了他一眼，然後將鐵箱鎖好，暗中立定了主意，要揭開這個謎，便道：「你將盒藏好，不然不好對楊應龍解釋！」

「謝謝！」黎自添將鐵盒放在懷中，鍾楚雄才把門拉開，楊應龍正與三娘說話，大娘却不知那裏去了。

三娘笑口吟吟地道：「我大姐去煮宵夜了，你們今晚便在這裏過夜吧！」她好像巳忘記剛才的不快。

鍾楚雄問道：「三娘你貴姓？」

「咱這個姓可不簡單，大明皇帝便是咱們的老祖宗！」朱三娘轉頭問：「黎先生，你查出那是什麼東西在響嗎？」

鍾楚雄道：「他還是弄不開鐵箱上的鎖！」

朱三娘臉上掠過一絲難信之色，楊應龍見到心愛的女人，也沒心計較鐵箱裏的東西，只道：「三娘，我剛才的話你考慮了沒有？」

朱三娘半轉過身子，道：「現在又不是滿清時代，那有這樣急的？假如你是個可靠的人，我自然會嫁給你！不過你小心會給我尅死！」

楊應龍哈哈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才不怕哩！」

「不害羞！」朱三娘啐了他一口，轉身進灶房，「我去帮大娘燒火！」

鍾楚雄心中忖道：「想不到老楊對女人沒一絲定力！希望朱三娘不是存心要他的！」

楊應龍道：「我跟三娘說過了，咱們在這裏住兩天，等風聲不那麼緊，再上路

未遲！」

鍾楚雄略一考慮，道：「我沒意見！老黎你呢？」

黎自添有點坐立不安，道：「我要跟你一道上車。」

朱三娘又從灶房跑出來，去收拾床炕。過了一陣，朱大娘便捧出幾碗麵來，道：「家裏沒什麼好東西，請勿見怪！」

「多謝大娘招待，咱們走時會放下錢給你！」

朱大娘的性格跟朱三娘大不一樣，頗爲靦覥，寒暄了兩句便進房去了。黎自添道：「老楊，這個女人比……更好……」

楊應龍冷冷地道：「所以我將她留給你！」

黎自添紅着臉道：「我最痛恨的便是女人，你以後不要再把我跟女人連在一起，要不咱們便不是朋友！」

楊應龍道：「如果你不是怪人，便不是男人！」

黎自添道：「我先此聲明，今天晚上我獨個兒睡一張床！」

「那老鍾睡那裏？」

「他跟你睡！」

「那我豈不是……除非……老鍾跟大娘睡……」

話音未落，只聽朱三娘道：「黎先生說得對，你跟鍾先生睡，我跟大姐睡！」她手指兒往楊應龍額上一戮，嗔道：「你把我跟大姐當作什麼人？」楊應龍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朱三娘又道：「你不知道我是個寡婦？是個守婦道的寡婦？」

楊應龍有點明白，忙道：「這個我知道……我剛才是跟他們開玩笑的！」

「快吃吧，我等你們洗碗！我還有話要跟大姐商量！」

三人吃了麵，朱三娘收了碗，帶他們進房，黎自添就住在他剛才進去開鐵箱的那間房。房裏原本沒有炕，現在只用床板搭了一張簡陋的床鋪，他皺一皺眉，謝了一聲，便將門關上。

鍾楚雄將鐵箱搬進房中，關上門便脫下外衣，楊應龍問道：「你剛才跟他進房這麼久，談了些什麼？」

鍾楚雄示意他說話輕聲，提防他聽見，兩人躺上床後，鍾楚雄才道：「鐵箱裏面有個會奏音樂的盒子，他認爲這跟他祖父來華有關，要我送給他！」

「你答應了？他媽的，他的話值得相信？」

「我暫時讓他保存，需要的話，隨時可以向他取回！」

「他這個人簡直難以理喻！那有男人不喜歡女人的道理？」

鍾楚雄自然也覺得黎自添很怪，但他心中認定的那個「怪」字，跟楊應龍的有點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什麼地方，他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覺得黎自添的一切都充滿令人難以理解的謎。

他將鐵盒交給黎自添自然另有主意，所以當楊應龍打着鼻鼾，他仍毫無睡意，忽然他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心頭一動，立即裝作熟睡，閉上眼打着鼻鼾。

片刻，脚步聲又響起，却是由近而遠，又過半晌，他便聽到一個「叮咚」的音樂聲，於是輕輕走下床，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只見黎自添的房門關着，但門隙却透出燈光，他湊眼望進去，只見黎自添坐在桌前，在看那個盒子，桌上的油燈光綫十分微弱。

片刻，鐵盒的音樂聲巳止，黎自添不知怎樣弄，盒蓋忽然彈開，黎自添的表情又顯得異常，連雙手也微微發着抖。鍾楚雄心中暗道：「盒子裏有什麼東西？剛才他爲什麼說打不開？」他很想衝進去看個究竟，但終於忍住，看他怎辦。

忽然黎自添雙眼垂下兩行眼淚，喃喃地道：「天籟，天籟……這間工廠早巳關閉……」忽然「啪」的一聲將盒蓋合上。

鍾楚雄更爲奇怪，忖道：「他喃喃自語，說的是什麼意思？這盒跟天籟有關，還是天籟工廠出產的？」他心念未了，忽覺房內一暗，原來黎自添巳吹熄了油燈，抱着鐵盒上床。

窗櫺有光透進，房內的情景，依稀可見，只見，黎自添側身而睡，但過了一陣，他雙臂環抱，面向下，頭枕手臂，反身而臥。

有人研究睡相，說反身而臥的人，必是心中不安，或者有嚴重的自卑感。黎自添心中有何不安？他雖然「怪」，但並沒有明顯的自卑感！

鍾楚雄看了好一陣，黎自添的睡姿都沒有改變，估計他巳入睡，自己也回房睡了，却不知他剛關上房門，隣房也閃出一個女人來，悄悄地走到黎自添門外偷窺，她行動輕捷，有如一頭小貓，連耳目聰靈的鍾楚雄也沒有發覺。

× × ×

楊應龍是被人推醒的，他睜開雙眼，陽光滿窗，床前站的是滿臉焦急的鍾楚雄。「老楊，老黎不見了！」

楊應龍跳了起來，道：「是何通倫幹的？」

「別緊張，我猜他是自己逃走的！」

「他爲什麼要逃去？」楊應龍塞了一根香烟到嘴裏，自問自答：「啊，對啦！他是爲了那隻鐵盒？操他奶奶的熊，沒一點義氣！」說着抓起桌上的火柴，劃火點烟。

鍾楚雄道：「我估計他還走不遠，想去找找他！」

「北平城這麼大，你去那裏找？」

「火車站！你去不去？」

楊應龍沉吟道：「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冒險，要就一齊走！」他立即握着手槍。「我去跟三娘說一聲。」

鍾楚雄把鐵箱拋進炕裏，也啣着一根烟出房，只聽朱三娘說道：「他去就由得他去吧，應龍你別冒險！再說你還未吃早飯哩！」

鍾楚雄過：「老楊，你留下吧，我自己去！」

楊應龍雖然好色，却頗有朋友義氣，轉頭道：「三娘，等我回來再吃吧！」他忙隨鍾楚雄走出院子。

胡同裏的人都匆匆忙忙的，也沒人注意他倆。鍾楚雄帶頭出胡同，踏上大街，大街行人更如過江之鯽。鍾楚雄目光一瞥，不見有劉白楊的人在附近，便快步走了一段路。

楊應龍緊跟在他後面，街角停放着幾輛。擦得光亮乾淨的洋車。兩人跳上車，便吩咐車夫去火車站。

車夫有了生意，跑得帶勁，但鍾楚雄與楊應龍却十分焦慮，又害怕被何通倫和劉白楊的人盯上，沿途不斷注視周圍的路人。尤其是鍾楚雄，他對黎自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決心揭開他身上的謎，更不能放他獨自上路。

雖說黎自添也會回上海，但到上海再去調查他，不但困難大，而且黎自添也可能會拒絕再跟他接觸。

剛好有火車到站，車站裏被旅客和接客擠得水洩不通，鍾楚雄和楊應龍好不容易才擠了進去，四處亂竄，老實說，就算黎自添眞的在車站裏，也不容易找得到，鍾楚雄不禁有點氣餒。

楊應龍道：「我去售票處那裏走一走，咱們大門口見面！」

鍾楚雄繼續向前擠，忽然他在人叢中找到一張熟悉的臉孔，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黃夢華！」

黃夢華是上海人，中小學都跟鍾楚雄同班學習，元宵他回上海省親，鍾楚雄陪了他玩幾天，想不到來到北平，又會遇到他！

黃夢華見到鍾楚雄也驚喜地叫道：「鍾楚雄，你怎會在這裏？」

他叫聲頗响，鍾楚雄吃了一驚，連忙抓住黃夢華的手，要拉他到一旁去，黃夢華道：「喂，有話等下再說，我是來接我的教授！」

鍾楚雄道：「你住址在那裏？你在上海給我的地址，我沒帶在身上！」

黃夢華忽然大聲叫道：「崔教授！」說着掙開鍾楚雄的手，擠上前去。

只見一個頭髮半白，精神奕奕，將近六十歲的男人，向黃夢華走過去。鍾楚雄見他長臉長鼻，額高而窄，便知道此人必是崔教授，因爲他生就一副典型的學者相貌。

那男人一手搭在黃夢華的肩上，有點担心地問：「夢華，只你一人來嗎？」

黃夢華接過他的行李，道：「師娘犯了點小恙，我不敢讓她知道，她知道一定要來！」

崔教授忙問：「她犯什麼病？是風濕病嗎？」

黃夢華支吾地應了一聲，一眼望到鍾楚雄，忙道：「鍾楚雄，我來爲你介紹，這是燕京大學的崔教授。崔教授是歷史學家，精通中西歷史！」

鍾楚雄伸手跟他一握，道：「崔教授大名，夢華常提及！」晚輩鍾楚雄，有機會請教授多多指教！」

崔教授十分謙虛，道：「鍾先生客氣，學海無涯，誰也不敢指點誰，大家一齊研究吧！」

黃夢華道：「教授，我這位中小學的同學，在上海可大大有名哩，他是上海出名的『通天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玄學相理，哲學歷史，無一不曉！」

鍾楚雄紅着臉道：「教授千萬別聽他說，這是朋友們拿來取笑晚輩的！」

崔教授道：「年輕人能吸收多方面的知識，是可喜的現象，不過要更上一層樓，便得擇一而專心鑽研，才會有成就！」

鍾楚雄連聲應是，却暗中擂了黃夢華一拳。黃夢華道：「老鍾，你還未告訴我，何事來平？對了，不如你跟咱們一齊走吧！」

鍾楚雄道：「不，現在我還有點事，你把地址給我，我一有空便去找你！」

黃夢華報了地址後，便扶着崔教授去了，鍾楚雄在車站裏找不到楊應龍，走出車站外，果見楊應龍站在那裏左右張望，一見到鍾楚雄便迎了上來，道：「找到沒有？」

「沒有，你當然也找不到！」

楊應龍將烟蒂狠狠地往地上一摔，道：「他嗎的，不曉得他跑去那裏！你準備去那裏找？」

鍾楚雄心想假如黎自添已經上車的，則再找也沒用，假如他是匿在旅館裏的，則恐他們兩個外地人，想在此大都市找個人，無疑大海撈針，是以道：「不找了，先回去吧！」

兩人乘洋車重返朱大娘家，可是拍了好一陣門，都沒有反應，楊應龍暗叫不妙，鍾楚雄道：「我爬進去看看！」他翻牆進去，不見一人，拉開門栓，讓楊應龍進去。

楊應龍一進屋便叫道：「三娘，三娘！」他直接跑進大娘的房，不見有人，但見房內的抽屜和衣櫃，都打開着，甚是混亂。

鍾楚雄則到灶房去找，隨即返回昨晚睡的那間小房，只見炕上一片凌亂，炕口外多了一些炭灰，他大吃一驚，伸手進去一摸，卻摸了個空，不由叫了起來：「老楊，不好，那兩個女人是賊！咱們可是送羊入虎口！」

楊應龍也跑了過來，道：「我看不是，她房內也有被人搜索過的痕跡，也許是何通倫他們找上門來了！」

鍾楚雄道：「這樣說來，老黎極可能已經在他們手中，受不住拷打，所以將咱們供出來！」

「一定是的！操他奶奶的熊，我早就說他不是人！」楊應龍憤恨不平地道：「我剛才已看過，後門虛掩着！他們一定是由後門溜掉的！」

鍾楚雄道：「咱們再搜一搜，看有沒有什麼綫索！」

人不可貌相

黑暗之中黎自添的房門忽然無聲地滑開，門外那女人，悄悄地溜進去，像是鬼魅。床上的黎自添毫無所覺，那女人取出一塊手帕來，在黎自添雙臂與頭之間的空隙放下去，黎自添仍打着鼻鼾，那女人則用手掩着鼻。

過了一陣，她輕輕推一推黎自添，黎自添毫無所覺，那女人將她身子一扳，變成仰睡，然後收起手帕，雙手伸到黎自添的背下，忽然她的手又縮了回來。定一定神，才再做相同的動作，把黎自添抱了起來，走出房外，轉頭望了一下，轉進灶房，過了好一陣才出來。

她先到黎自添房內，再回她房中去。

天亮之後，鍾楚雄才發現黎自添失踪了！

當鍾楚雄和楊應龍離開之後，朱大娘

首先將門關上，道：「三妹，你跟我到灶房去！」

「還要燒水嗎？」

「不，我有點東西要給你看看！」

朱三娘心中雖然奇怪，但仍然跟她進灶房，朱大娘將乾麥桿撥開，原來麥桿裏面有一口水缸，她再把水缸拿開，下面便露出一個洞口來！

朱三娘問道：「大姐，下面是什麼地方？」

朱大娘道：「拿油燈跟我下去你就明白！」她首先下洞，裏面有道木梯，約莫七八級，便到地底。下面十分乾燥，而且並不氣悶，看來通風設備弄得不錯！

朱三娘跟着下來，目光一及，忽然叫了起來：「他怎會在這裏？」原來牆角有兩根木柱，其中一根綁着黎自添！

黎自添的嘴巴塞了一塊黑布，手脚被綁得緊緊的，看見有人下來，不斷地掙扎着。

朱大娘道：「他當然不會自己跑下來，是我把他弄進來的！」

「大姐，你爲什麼把他弄下來，爲什麼又騙應龍和鍾先生？」

朱大娘冷笑一聲：「三妹，你今年幾歲了，還問這種話？他們帶來的麻袋，裏面全是寶貝哩，難道你不知道？」

「大姐，你想吞掉他們的財產……萬一他們回來後，你怎樣向她交代？」

朱大娘哈哈笑道：「傻丫頭，難道我會留在這裏，等他們回來嗎？到他們回來時，咱們早已遠走高飛了！我問你一句話，你肯不肯跟我合作？當然大姐不會少了你那一份！」

朱三娘道：「大姐，你生活無憂，根本不必要再做這種事，又何必冒險？」

朱大娘道：「傻丫頭，錢還會嫌多嗎？有了這些財產，咱們便可以快快樂樂地過下半生！怎樣？你念着那姓楊的恩情？男人都是這樣，當覺得那個女人還新鮮時，叫他將心掏出來，他也會答應你！但當你失去吸引力時，他便恨不得一脚將你踢掉！」

「應龍好像不是這種人！」

「有了錢，還有九分美麗和青春，還怕找不到一個更好的？莫說一個，一百個也找得到！」

「大姐，小妹不是那種人？」

朱大娘冷笑一聲：「你是什麼人，難道大姐不知道？做過一天婊子的女人，一生一世都是婊子！」

這句話像一根箭，射進朱三娘的心中，她不由撕下臉皮。「你以爲我也不知道你的醜事嗎？五十步笑一百步罷了！」

朱大娘臉色一沉，道：「我只要聽你一句話，你肯不肯？」

朱三娘一字一頓地道：「不肯！」

話音沒完，朱大娘便向朱三娘標去，一拳直搗，這一拳的迅速和動力，竟然不亞于男人！

朱三娘冷笑一聲：「是你先動手的，可別怪我欺侮你！」她雖然不懼，左臂一翻，格開朱大娘的拳頭，右掌乘勢望其胸膛推去！

朱大娘閃身一跳，飛起一腿，蹬向朱三娘的腰際，道：「你想摸你大姐的大奶子，還沒資格！」她出言粗鄙，跟昨天表現出來的，完全不同！

朱三娘雙掌一沉，拍開朱大娘的腿，冷笑道：「不害羞，你的奶子幾時比我的大！」他倆的拳脚工夫和「嘴」上的工夫都是半斤八兩！

朱大娘連攻幾拳，都落了空，反而吃朱三娘一掌。「你一向都打輸給我，還兇什麼？」

「現在跟以前可不一樣！以前二個大洋可買一担一的稻，現在才剩一担呢！朱大娘故意賣了個破綻，朱三娘一向輕視她的武功，未及細思，標前一步，搶了進去，一把抓住朱大娘的衣襟！

朱大娘突然一個風車大轉身，朱三娘跟着她轉，五指仍緊握不放。朱大娘反向她迫過去，朱三娘退了一步，後背已貼牆，這時候她才發覺不妙，正想翻掌攻擊，但朱大娘比她更快，只見刀光一閃，她左手已抽出一把刺刀，架在朱三娘脖子上。

朱三娘原來知道這個堂大姐的性格，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且說得出做得到，現在又見她雙眼露出兇光，心頭一怯，不由放了手。

朱大娘道：「三妹，你我一場姐妹，我自然不會殺你，你放心，不過你得聽我的話……」

朱三娘微笑道：「大姐，你要小妹怎做？」

朱大娘摸出一塊手帕來，拿到朱三娘鼻端，道：「你用力吸幾口氣！」

朱三娘吃驚地問：「大姐，這……是什麼？」

「別動，否則刀下無情！這只會讓你睡一兩個鐘頭而已！等下你的楊哥哥自會來救你！」朱大娘邊說邊將手帕捂在她鼻上，只片刻，朱三娘便已暈倒。

朱大娘冷冷地道：「你要跟你大姐作對，還差得遠哩！」她收起手帕和刺刀，再把朱三娘拖到木柱下，用繩將她縛緊，再用布碎塞住她的嘴。

黎自添把這一切都看在眼中，可惜他嘴巴被塞得緊緊的，喊不出聲來。朱大娘鬆了黎自添身上的繩子，她忽然停止動作，過了半晌才紅着臉伸手去摸黎自添的臀部，輕啐一聲：「怪人！」又拿出那塊迷魂帕來，走到黎自添身前，道：「現在又輪到你了！」又捂住黎自添的鼻，不久，黎自添又暈死過去。

她把黎自添拖上灶房，重新把出口蓋好，然後拖着黎自添打開後門，向外面探視一下，這胡同只有幾戶人家，外面靜悄悄的沒一個人。朱大娘拖着黎自添，走到對面那間陳舊宅去。

這舊宅是朱大娘在幾個月前買下的，準備改建一幢房子出賣，現在還空着。她安置了黎自添，又返回家裏，到房內搜索那兩隻鐵箱。

她不但聰明，而且心細如髮，只看了幾下，便伸手到炕裏拉出那兩隻麻包袋，再回身到自己的寢室，取出細軟現欵，最後施施然到舊宅去。

她估計鍾楚雄與楊應龍就快回來，所以不敢立即離開，匿在對面暗中監視。果然過了十多分鐘，鍾楚雄與楊應龍便回來了。

（未完・五）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月下婆婆將常掛珠、呂足金、肥娘、方孟海等人送到東坑一座八角亭下，便叫他們自己去羊牯坑找楊大官人楊羊山，就和他們分手回西坑去，因為西坑之人只能到此為止，如要繼續東行必須徵得楊大官人的同意，衆人無奈，扛着受傷的沈必理，雖然知道楊羊山的厲害不凡，連恨帝也認為他是心腹大患，只好硬着頭皮去碰碰運氣，在路上見到鬼神和尚帶着七個黃袍僧人，却遭到被人暗算，以鬼神和尚的武功尚且死去，還死去一個冷血毒心索命客潘五郎，旁邊還死了十個人，衆人找到錢有多帶去見楊羊山，才知道天恨帮圍攻羊牯坑……

攻打羊牯坑　追捕三刀客

楊羊山道：「不是不想要，而是不能要。」

呂足金道：「難道你已無法可以再守得住羊牯坑？」

楊羊山道：「守是可以守下去的，但要守多久？」

呂足金道：「天恨帮能攻多久，就守多久！」

楊羊山道：「再守下去，是要付出代價的。」

呂足金道：「天恨帮再攻下去，也同樣要付出重大代價！」

楊羊山道：「這是一塲賭博，但我已再輸不起了。」

呂足金道：「你若眞的已經輸得乾乾淨淨，老娘自然是沒話說的，但你現在最少還可以再賭一次。」

楊羊山道：「用甚麼來賭？」

呂足金道：「用我們這一夥人的性命來賭！老娘決不相信，咱們這一夥人完全抵擋不住天恨帮的侵襲！」

楊羊山陡地大笑。

呂足金臉色倏變，喝道：「你敢瞧不起咱們嗎？」

楊羊山道：「妳弄錯了，並不是楊某瞧不起諸位，而是你們都太輕視了天恨帮的力量！」

肥娘乾咳一聲，道：「這一次，天恨帮帶了多少人來打羊牯坑？」

楊羊山道：「人數多寡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來的是甚麼人。」

常掛珠道：「在春雨坡那邊，潘五郎已跟鬼神和尚拚個同歸於盡。」

楊羊山沉吟半晌，道：「潘五郎練的是『無音刀』，再加上潘氏祖傳下來的『綿綿無絕催魂勁』，就不難會成為鬼神和尚的致命尅星。」

常掛珠吸了口氣，道：「鬼神和尚是了陀大師衣鉢傳人，卻連潘五郎這一關也闖不過去……」說到這裏，不禁搖頭嘆息，神情沉重之極。

楊羊山道：「了陀大師神功卓絕，那是衆所週知的，但鬼神和尚乃是半途出家的，功力與其師父大有差別。」

肥娘皺着眉，道：「了陀大師與鬼神和尚之事，已不必再提，倒不知道大官人以後怎樣打算？」

楊羊山幽幽道：「既然天恨帮志在必得，楊某就把這羊牯坑雙手奉送，免生枝節。」

呂足金立時用力搖頭，道：「此乃下下之策，萬萬不可如此。」

楊羊山道：「莫非諸位想出了上上之策麼？」

呂足金道：「依老娘之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楊羊山說道：「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這八個字，說來响亮動聽，但實則無聊兼蠢鈍，只有眞眞正正的笨蛋才會作此舉！」

呂足金不以為然，道：「這絕非無聊蠢鈍，而是正氣凜然！」

楊羊山嘆了口氣，道：「正氣凜然不是不好，但却也害苦了無數本來可以活得更長久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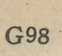
「胡說！」呂足金慨然道：「與其苟活偷生，何不慷慨就義？」

楊羊山搖頭不迭，道：「慷慨解囊，已是羊牯之所為，慷慨就義，更是等於白白送死，實乃智者所不取也！」

呂足金聽得為之勃然變色，忽然拉着白世儒衣袖，道：「咱們走！」

「走？」白世儒呆了一呆，道：「走往那裏？」

呂足金冷笑道：「這聚羊廳俗氣薰天，再耽下去，必死無疑。」



楊羊山却嘆了口氣，道：「但照楊某看，羊牯坑最安全之地，莫過於此。」

呂足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尊駕深懂明哲保身之道，只可惜道不同不相為謀，再說下去也徒是枉然！」

鮑正行怔怔地看着她，道：「妳甚麼時候說話懂得如此文縐縐了？」

呂足金啐了一口，罵道：「老娘說話怎樣，干你娘屁事！」

鮑正行舌頭一伸，怪笑道：「忽然又不斯文了，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舒一照立時補充，道：「貓嘴鴨嘴牛嘴蚊嘴蝴蝶嘴以至茶壺嘴也是長不出象牙的。」

呂足金大怒，正待抽出足金金刀，忽聽一人輕輕嘆了口氣，道：「同室操戈，又豈是對付敵人的辦法了？」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聚羊廳內，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氣度沉穩的白衣書生。

「唐飛！」常掛珠首先叫了起來。

「唐二十四少爺！」鮑正行接着嚷。

白衣書生緩緩地走了過來，凝望住呂足金半晌，才問道：「芳駕就是『江東老娘』？」

呂足金瞪着眼道：「好說，你就是蜀中唐門的二十四少爺唐飛？」

「正是。」白衣書生有禮貌地頷首回答。

呂足金動容道：「老娘也曾聽說過你這一號人物。」

唐飛淡淡的道：「區區賤名，不足掛齒。」

呂足金道：「你怎會來了這裏？」

唐飛道：「作客而已。」

呂足金「哦」了一聲，接道：「二十四少爺認識楊大官人多久了？」

唐飛道：「不足三年。」

呂足金道：「楊大官人為人如何？」

唐飛道：「未可以常人而度之。」

呂足金道：「那就是不倫不類了！」

唐飛笑笑，道：「若說眞正不倫不類的人，世間還多的是。」

呂足金眉毛一挑，冷冷道：「你在說老娘嗎？」

唐飛道：「芳駕固然不倫不類，江東五傑更加不倫不類，但更不倫不類者，尚有一人。」

呂足金道：「這又是何許人也？」

唐飛嘆了口氣，緩緩道：「這人就是區區在下。」

呂足金奇異道：「二十四少爺何出此言？」

唐飛道：「在下自蜀中出道江湖迄今業已三年有餘，却還是一事無成，無聊之事倒是天天都幹了不少。」

楊羊山淡淡道：「二十四少爺最無聊之事，就是認識了楊某。」

「楊兄此言差矣，」唐飛搖頭晃腦道：「事實剛好相反，這三年來，小弟最慶幸之事，莫過於能夠在羊牯坑中作客。」

鮑正行却在這時說了一句：「羊牯坑是羊牯集中之地！」

唐飛又自搖頭道：「此地雖然以羊牯坑為名，但決非一味只是愚虐江湖朋友之所。」

呂足金道：「錢有多呢？他算不算是

個羊牯？」

唐飛微微一笑，目光轉移到「九省棋俠」錢有多臉上。

錢有多臉上沒有半點不妥，也沒有半點尷尬，只是聳了聳肩，道：「老夫貪財，已是大忌，技不如人，更是該死萬分，如此之人，根本連做個羊牯也不配。」

唐飛道：「若連做羊牯也不配，又配做甚麼了？」

「奴隸，」錢有多坦然一笑，朗聲道：「老夫在這裏幹了三年奴隸生涯，但却幹得十分愉快。」

唐飛微笑着，道：「做奴隸居然也會很愉快嗎？」

錢有多悠然道：「一個人愉快不愉快，最重要的只有一點。」

「那一點？」

「最根本的一點。」

唐飛想了想，忽然笑說道：「我明白了。」

錢有多凝視着他：「二十四少爺眞的明白了嗎？」

唐飛道：「一個人愉快不愉快，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心裏覺得怎樣，而不是這個人正在做皇帝，還是正在做乞丐、做奴隸！」

「對了，就是這樣！」錢有多臉上發出了光，笑道：「老夫雖然在這裏做了幾年奴隸，但却也學了不少本領，見識過不少事物，也在這裏遇見過不少江湖中的大人物！」

楊羊山淡淡道：「所以，你就在這裏差點不願意走了？」

錢有多乾咳一下，笑道：「羊牯坑固然很好，但老夫在外面還有不少朋友，若不出去亮一亮臉皮，人家會以爲『九省棋王』已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楊羊山揚了揚眉，道：「你現在還以『九省棋王』自居嗎？」

錢有多道：「這招牌是老夫在外面的光棍皮，缺少了就不夠份量了。」

楊羊山「唔」一聲，道：「你是『九省棋王』，我呢？」

錢有多笑道：「大官人自然是『第十省棋王』了。」

楊羊山哈哈一笑，好一個『第十省棋王』，原來你的威風只跳在九省之內保持，一到了第十省就不靈啦。」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眞人不露相，當年之敗，老夫是敗得心悅誠服的。」

楊羊山道：「你肯認輸，也是風範上佳，令人欽佩，今日既然有緣再聚一堂，這把劍你就拿來做個紀念罷。」說着，從牆上摘下了一把形狀奇特的劍，遞給「九省棋王」錢有多。

錢有多接過這把劍，臉孔倏地變得一片紅。

方孟海吃了一驚，連忙問：「錢大哥，你……你怎麼啦？」

錢有多深深吸了口氣，過了半晌才緩緩地搖了搖頭，道：「老弟，愚兄沒事，沒事！你……你瞧見過這把劍沒有？」

「瞧見了！」方孟海也兩眼發直地凝望着錢有多手裏這一把劍。

錢有多的手居然有點發抖。

他終於把劍從鞘裏拔了出來。

——劍長長，劍彎彎，劍圓圓，劍花花。

——這是一把三尺三寸的長劍，但在劍鋒之上却有兩道裂痕。

——這是一把好劍，而這兩道裂痕，是鑄劍師父在鑄劍時候故意留在上面的。

——太完美的兵器，往往會變成兇器，變成不祥之物，所以，這劍鋒其中一邊，它的裂痕是彎彎曲曲的，所以就叫劍彎彎，而另一邊的裂痕，却串着五顆圓圈了，所以又叫劍圓圓。

——劍太鋒利了，它精芒四射，使人看得連眼都花了，所以又叫眼花花。

× × ×

當年，錢有多就是爲了這一把劍，而不捨得離開羊牯坑的。

也就是爲了這一把劍，他在羊牯坑裏做了三年奴隸。

在最後的一個月裏，羊牯坑來了一個不速之客，那是血花宮宮主練驚虹。

練驚虹爲甚麼會在羊牯坑出現？

當時，錢有多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只知道，練驚虹有兩個很可怕的綽號，一個叫「茹毛飲血鬼獨夫」，另一個叫「六親不認斷腸人」。

這樣的一個武林巨擘親臨羊牯坑，當然不會只是隨便來逛逛的，但他有甚麼目的，跟楊羊山說過些甚麼，錢有多就眞的諱莫如深了。

這時候，錢有多捧着這一把令人怦然心動的劍，簡直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就像個暗戀多年的男人，忽然獲得美人青睞一樣。

楊羊山盯着錢有多的臉，道：「你可知道這把劍的名字？」

錢有多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我只知道，這把劍一出鞘，我這對老眼立刻就會昏花起來。」

楊羊山道：「就算你再老眼昏花，也可以看見它有兩道奇特的裂痕罷？」

錢有多點點頭，道：「看見！看見！當然看見！」

楊羊山道：「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二痕』。」

「二痕劍？」

「是的。」

「這把劍是誰鑄造的？」

「鑄造這把劍的，並不是一個著名的鑄劍師父。」

錢有多道：「江湖中奇人異士不可勝數，一個眞正的鑄劍高手，並不是一定在江湖上有名，那是毫不足爲奇的。」

楊羊山搖搖頭，道：「不，這人的名字，一個江湖人都絕對不會陌生。」

錢有多陡地一呆。

「大官人不是說過，鑄造這把劍的，並不是一個著名的鑄劍師父嗎？」

楊羊山眨着眼睛，緩緩地說：「一個著名的江湖人物，並不等於一個著名的鑄劍師父，最少，他在鑄造兵器這個行業裏，並不著名。」

錢有多沉吟着，過了很久才用力地點點頭，道：「老夫明白了，已是茅塞頓開，全憑大官人這番指教。」

鮑正行早已忍耐不住，搶着問：「二痕劍到底是誰鑄造的？」

楊羊山道：「他姓練，練驚虹！」

「甚麼？」錢有多大爲詫異：「練老宮主居然也懂得鑄劍嗎？」

楊羊山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雖然他在江湖上享有盛名，但從來也沒有人說過他會鑄造兵器，可是，這一把二痕劍，偏偏就是練驚虹老宮主親自鑄造的。」

錢有多道：「他爲甚麼要鑄造這一把劍？」

楊羊山道：「你數過星星沒有？」

「星星？天上的星星？」

「是的。」

「數過了，而且數過不知多少遍。」

「那麼，我倒想問問，你爲甚麼做這種無聊的事？」

錢有多乾咳着，道：「很簡單，那是因爲無聊。」

楊羊山道：「對了，一個人無聊的時候，甚麼事情都會幹一番的，就像楊某在無聊得發慌之際，便會到處去找羊牯加以作弄，唉，說穿了，還是無聊這兩個字在作祟。」

錢有多皺了皺眉，道：「這麼說，練老老宮主也是因爲無聊而鑄造這一把二痕劍了？」

楊羊山點點頭道：「正是這樣，但一般江湖中人，根本就不知道這把劍的存在，更不知道這把劍是練驚虹所鑄造的。」

錢有多把二痕劍緩緩插入鞘內，道：「這把劍，怎會落在羊牯坑中？」

楊羊山道：「是練驚虹送的。」

錢有多一怔：「他爲甚麼把二痕劍送到這裏來？」

楊羊山道：「也是因爲無聊。」

錢有多奇道：「練老宮主爲甚麼這樣無聊？既無聊於前，復再無聊於後？」

楊羊山道：「他無聊，也許是因爲心情不好，但無論怎樣，練驚虹是個走江湖，也是條老狐狸。」

錢有多仍然捧着二痕劍，忽然轉眼望着方孟海：「這把劍怎樣？」

方孟海微噫一聲，神情沉肅地回答：「這眞是一把罕世難逢的好劍，想不到居然還是出自練驚虹之手。」

錢有多道：「你喜歡不喜歡？」

方孟海怔了怔，過了半晌才頷首答道：「喜歡！」

錢有多道：「那麼，你拿去，以後好好使用它。」

方孟海吃了一驚，擺手道：「怎麼使得？」

錢有多兩眼一睜，說道：「誰說使不得？」

方孟海道：「這是楊大官人餽贈給你的，小弟又怎可奪人之所好？」

錢有多搖搖頭，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這把二痕劍是神兵利器，唯有能者方配擁之，你是學劍之仕，更兼後生可畏，自然比我這個老頭兒更配使用二痕劍。」

方孟海道：「錢大哥，小弟並非故意推搪，只是實在無法貿然接受下來——」

楊羊山陡地呵呵一笑，目注着方孟海，道：「這位少俠怎樣稱呼？」

「晚輩方孟海，與錢大哥乃八拜之交。」方孟海恭聲回答。

「方孟海，這名字很好。」楊羊山淡淡道：「名字很好，人也很好，就只是未免拘謹一些，迂腐得緊。」

方孟海怔了一怔，道：「大官人可否說得清楚一點？」

楊羊山嘆了口氣，道：「練驚虹把二痕劍送到羊牯坑，用心何在，各位可曾知道嗎？」

方孟海道：「大官人昔才已說過，那是因爲練老宮主感到無聊，所以——！」

「無聊！無聊！」楊羊山乾笑着，道：「除了無聊之外，練驚虹心中還有一個想法。」

錢有多忙道：「這想法又怎樣了？」

楊羊山道：「他要楊某把二痕劍送出去。」

「送出去？」錢有多更不懂了，「那又是甚麼意思？」

楊羊山道：「練驚虹鑄成二痕劍之後，決定不讓這把劍留在血花宮中，因爲他有一個預感：倘若這把二痕劍留在那裏，遲早會惹起一場可怕的災刼。」

錢有多兩道灰白眉毛緊皺着，嘆道：「這種預感，多半都很靠不住。」

楊羊山道：「靠不住也好，靠得住也好，情形的確就是這樣。」

錢有多道：「練驚虹把二痕劍送到羊牯坑之際，曾否說明心中此想？」

楊羊山道：「當然說明了，否則楊某又怎會知道？」

錢有多道：「練驚虹把二痕劍送給大官人，難道大官人就不怕災刼會降臨到羊牯坑這個地方？」

楊羊山道：「二痕劍也許眞的會不利於血花宮，但跟羊牯坑却沒有甚麼相干，而且，楊某從來都不是個迷信的人。」

鮑正行叫了一聲，道：「你是在說練老宮主迷信了？」

楊羊山知道這人從來口沒遮攔，也就不怎麼理會，續道：「練驚虹其實也極喜愛這一把劍，但他也知道，楊某雖然喜愛收藏寶劍名劍，但却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劍客。」

錢有多道：「那又如何？」

楊羊山道：「所以，他給了楊某一件差事，就是必須負責把二痕劍送給一個眞正正的學劍高手。」

錢有多道：「羊牯坑高手如雲，學劍之仕想也不少罷？」

楊羊山道：「確然不少，但能夠令楊某眞正欣賞的，却沒幾個。」

錢有多道：「但你最後却把二痕劍送給我這個江湖老騙子。」

楊羊山道：「別把自己的地位貶得太低了。」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我說的本來就是事實。」

楊羊山沉吟了半晌，才緩緩道：「你雖然不是一個眞眞正正學劍的人，但却在這裏做了三年奴隸，而且還令我感到很滿意。」

錢有多道：「可是，奴隸畢竟還是奴隸，和一個眞正學劍之仕，可說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楊羊山道：「但你有一個金蘭義弟，他是練劍的，而且年輕有爲，其師父更是

俠名滿天下的『無塵羽士』謝不害，謝九先生！」

方孟海訝異極了，他怔怔地看着楊羊山的臉，怔呆了很久才道：「楊大官人，原來你早已知道晚輩的一切？」

楊羊山哈哈一笑，道：「江湖上無疑有許多秘密是不容易爲外人所知的，但兩位在長安城內所發生的事，却還瞞不過楊某這一雙耳朶。」

錢有多恍然大悟，叫了一聲道：「這就難怪大官人願意把二痕劍相贈給我這個奴隸啦。」

楊羊山道：「錢兄在羊牯坑委屈三載之期已滿，早已不是甚麼奴隸。」

錢有多道：「大官人知道老夫必然會把二痕劍轉贈給方孟海？」

楊羊山眨了眨眼，道：「只要法眼無差，此乃順理成章之事，而且按照錢老兄爲人脾性，這番轉贈，必然會在楊某面前進行，以示光明磊落。」

錢有多慨嘆一聲，道：「大官人明察秋毫，手段更是超凡脫俗，老夫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啦！」

楊羊山淡然一笑，轉眼望向方孟海，道：「這把二痕劍，我已給了錢棋俠，如今錢老兄再行轉贈，那是合情合理之擧，除非方老弟一點也不喜歡這把劍，否則便當立刻收下，免得大家都不高興！」

方孟海這才長長的吐出口氣，道：「既然如此，晚輩接受下來便是。」

楊羊山、錢有多兩人互望一眼，不禁同時發出了喜悅的微笑。

常掛珠也呵呵一笑，但接着却又沉重地嘆了口氣，對唐飛說道：「二十四少爺，這番很是不妙！很是不妙！」

唐飛「哦」一聲，問道：「如何不妙法？」

常掛珠道：「你可曾看見，這聚羊廳裏有一個羊牯睡着了？」

他說的這個「羊牯」，自然就是躺在担架上的沈必理。

唐飛笑笑，向沈必理那邊緩緩地走了過去……

沈必理不是羊牯？他是不是睡着了？

答案是：既非羊牯，也不是睡着了。

沈必理若是個羊牯，練驚虹就絕不會任命他爲碧血樓台的總調度。

他現在也不是睡着了，而是中了「唐斷氣」劇毒在先，繼而服下了練驚虹的「不變不驚不死丸」，所以才會陷入了昏昏睡睡的境界。

唐飛看了沈必理一眼，接着就問常掛珠，道：「他怎會這樣的？」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一言難盡，總之，他中了『唐斷氣』這種劇毒，形勢不妙之極。」

唐飛道：「是誰下的毒手？」

常掛珠眼珠子轉了轉，接着把當時詳細情形一一向唐飛說出。

唐飛聽了之後，眉頭大皺，道：「要解此毒，極不容易……」

「不懂解除此毒之人，自然是無計可施的。」常掛珠臉上堆着笑容，「但二十四少爺乃唐門高人，這點小事，必然可迎刃而解，甚至是不費吹灰之力！」

唐飛嘆了口氣，道：「尊駕未免說得太稀鬆平常了。」

常掛珠說道：「事情本來就不太嚴重的。」

楊羊山忽然也走了過來，哂然一笑，道：「閣下眞是樂觀的很。」

常掛珠道：「應該樂觀的時候，難道還要大大悲觀不成？」

楊羊山乾笑着，繼而嘆道：「楊某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也曾聽說過有十幾位江湖高手先後中了『唐斷氣』這種歹毒的暗器，結果……結果嘛……」

常掛珠忙道：「結果怎樣了？」

楊羊山搖搖頭道，沉聲道：「沒有一個可以活下去……」

常掛珠臉色一陣煞白：「眞的這麼厲害？」

楊羊山道：「『唐斷氣』這種暗器若不厲害，也沒資格喚作『唐斷氣』了。」

常掛珠立刻瞧着唐飛，說道：「二十四少爺，求你行行好，馬上救治這個姓沈的……」

唐飛却搖頭不迭，道：「不能。」

常掛珠眼色一變，道：「爲甚麼不能？是否要談妥條件才肯出手救人？」

唐飛道：「我沒有任何條件，因爲我根本就沒有能耐可以解除這種劇毒！」

常掛珠聞言，不禁心中涼了一截：「連你也救不了沈必理？」

唐飛道：「實在救不了，正是非不爲也，是不能也。」

常掛珠焦急地跺了跺脚：「你不能，誰能？」

唐飛道：「我爺爺。」

「唐門老太爺？」

「對了，只有找他老人家，這位沈先生才有機會可以繼續活下去。」唐飛緩緩地說。

鮑正行「哎唷」叫了出來，道：「早知如此，羊牯坑這一趟寃枉路就用不着走啦！」

常掛珠叱道：「別胡說八道！」

楊羊山略爲蹙了蹙眉，道：「從這裏到蜀中唐門，路途十分遙遠，再就誤下去，沈總調度就倍加危險了。」

常掛珠也是憂形於色，道：「俺也知道，眞不曉得應該怎辦才對了。」

肥娘插口道：「速往蜀中，救人如救火，急不容緩！」

常掛珠苦着臉，道：「眞乃苦差一件也！」

肥娘笑了笑，道：「倘能以苦爲樂，苦差也就等如優差。」

鮑正行道：「如此論推，倘若能以臭爲香，那麼豬糞也就等如珍饈海錯了？」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罵道：「餿主意！廢話！放他媽的狗屁！」

唐飛道：「你們還是同他速往蜀中好了。」

白世儒忽然道：「沈總調度之事，固然緊急萬分，但羊牯坑危如纍卵，咱們又豈可就此一走了之？」

楊羊山「唉」的一聲，道：「連我這個羊牯坑主人也要溜之大吉了，諸位又何必再留於此？」

白世儒搖搖頭，道：「一走了之，誠屬下下之策，徒然使天恨帮大大得益！」

楊羊山微微笑一笑，說道：「只怕未必！」

白世儒詫異道：「却是何故？」

楊羊山沉吟半晌，道：「天恨帮侵襲羊牯坑，其實志不在坑！」

白世儒道：「志不在坑？那麼却又志在甚麼了？」

楊羊山道：「志在取人。」

「取人？取那一個？」鮑正行急問：「是不是志在取楊大官人？」

楊羊山搖搖頭，道：「楊某的腦袋，還沒有那麼值錢。」

白世儒道：「難道在羊牯坑裏，還有另一顆腦袋會更吸引天恨帮嗎？」

楊羊山道：「你說對了。」

白世儒皺眉道：「是誰的腦袋？」

楊羊山道：「濟南齊鄔侯。」

「齊鄔侯三大刀客？」肥娘的臉色立刻變了，連聲音也變得有點異樣。

楊羊山點點頭，道：「正是。」

鮑正行目光一閃，道：「齊鄔侯三大刀客是何方神聖？」

楊羊山道：「濟南府在二十年前，有三大家族，分別姓齊、姓鄔和姓侯。」

鮑正行「哦」一聲，道：「那又怎樣了？」

楊羊山道：「這三大家族，原本一直相安無事，但在二十年前臘月，齊、鄔兩姓家族發生火併，侯氏家族也分成兩派，一派擁齊家，而另一派却擁鄔家，終於爆發出一場可怕的浩刦。」

鮑正行道：「誰打勝了？」

楊羊山道：「全都敗了，而且還敗得很慘很慘！」

鮑正行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拚個三敗俱傷，那眞是慘烈的很。」

楊羊山道：「經此一役，齊、鄔、侯三大家族勢力在一夜之間就完全崩潰下來，而在此役一年後，鐵掌帮勢力漸漸在這地方抬頭，直至現在，濟南府潛力最龐大的帮會，仍然是鐵掌帮。」

唐飛點了點頭，道：「據外間一般忖測，齊、鄔、侯三大家族發生內鬨，乃是受到奸細從中挑撥離間所致，而嫌疑最大的，就是鐵掌帮。」

楊羊山道：「但楊某却知道，昔年齊、鄔、侯三大家族火併，禍因並非如此，而是另有奸徒從中擺佈。」

唐飛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楊羊山答道：「是『蓬萊鬼手』李枯梅。」

唐飛點點頭，道：「不錯，我爺爺也曾經這麼說。」

方孟海聽得爲之出神，忍不住問：「李枯梅又是甚麼人？」

唐飛道：「李枯梅本乃南海一燈島『伴海老人』柴向懷之髮妻，這對夫婦在一燈島上過了三十年平靜歲月，但想不到在兩人都已鬢上斑白之際，一燈島上居然來了一個風騷冶艷的人間尤物，不到一個月就把柴向懷弄得爲之神魂顚倒，李枯梅雖然極其震怒，但却也無可奈何，終於一怒之下，遠赴東海，在『仙人二島』停居下來。

「『仙人二島』共分南、北兩島，南島地勢平坦，但却寸草不生，只有無數毒蛇匿藏其間，而北島則有一座『北仙宮』，宮主『蓬萊仙劍』鮑一鶴與李枯梅乃是同門師兄妹。

「李枯梅在北仙宮住了半年，終於傳來了柴向懷之死訊，原來那風騷冶艷尤物乃柴向懷仇家之女，此女爲報大仇，不惜犧牲色相誘惑柴向懷，然後伺機將之殺害，最後，兩人同歸於盡，雙雙死於一燈島中。

「柴向懷死後，李枯梅性情大變，未幾即渡舟進入中原，到處興波作浪，而濟南三大家族發生火併，也就正是李枯梅一手擺佈出來之傑作！」

衆人聽到這裏，都不禁爲之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唐飛又道：「李枯梅爲人本來不壞，但却晚節不保，成爲了罪孽深重之人，然而，據本門（即蜀中唐門）外三堂堂主追查所知，在李枯梅背後，還另有人在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

常掛珠勃然道：「這狗頭崽子到底是誰？」

唐飛道：「恨帝！」

「恨帝？」常掛珠氣得咬牙切齒，揑拳睜目：「又是天恨帮的傑作？」

唐飛頷首道：「是的。」

常掛珠怒哼一下，道：「李枯梅呢？她現在死了沒有？」

唐飛嘆道：「早在十幾年前就已死了，她是忽然感到極度後悔，終於狂吞鐵釘而死的。」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如此妖婆，活着也是害人多多的。」

白世儒却問楊羊山：「如今齊、鄔、侯三大家族，還有多少人仍然活着？」

楊羊山道：「活着的還有五六十人，但眞正懂武功的只有三個。」

白世儒吸了口氣，道：「就是剛才提及的齊鄔侯三大刀客？」

楊羊山點點頭，道：「不錯。」

白世儒道：「這三人武功很高？」

楊羊山道：「不俗。」

白世儒蹙了蹙眉，道：「何謂之不俗？可以戰勝大官人嗎？」

楊羊山道：「只要有其中兩人聯手，楊某就敗多勝少了。」

白世儒道：「若三人聯手，大官人豈非必敗無疑？」

楊羊山道：「不但必敗，而且還會敗得很慘很慘。」

白世儒道：「天恨帮是否早就要殺這三人，以除後患？」

楊羊山道：「初時還沒有這麼緊張，但其後，江湖上傳出了一個使恨帝寢食不安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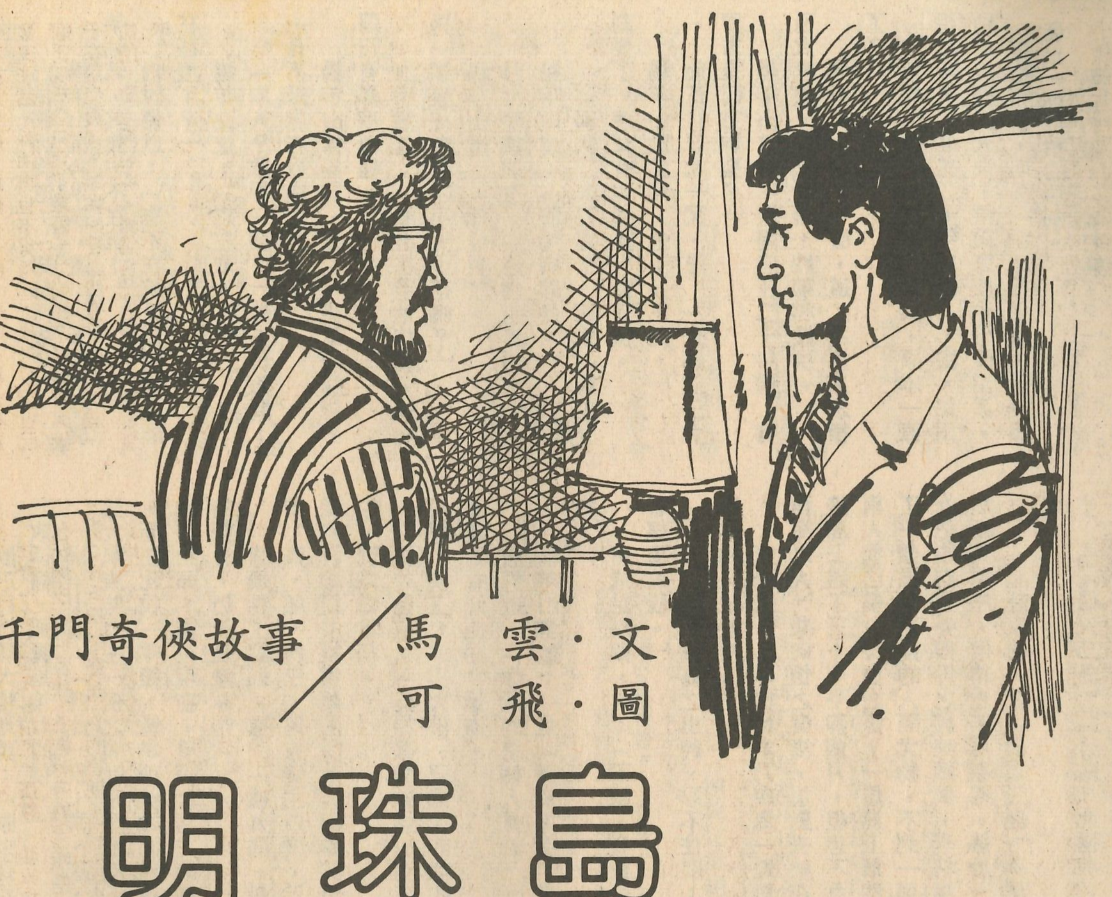
白世儒皺眉道：「甚麼事？」

楊羊山道：「齊、鄔、侯三位刀客，正在研創一套威力無邊的刀陣，只要這刀陣練成，即使强如恨帝或者是萬層樓那樣的絕世高手，也會抵敵不住。」

衆人都是爲之一愣，常掛珠首先追問：「這是不是眞的？」

楊羊山嘆了口氣，道：「這就難說得很啦，但據楊某看，這消息還是吹牛多，實際少。」

（未完・廿三）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明珠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栢堯是個富商，但目前他却陷於困境，隨時有破產的可能，正當心慌意亂之際，他遇上了中學時代的好同學袁嵩，當袁嵩知道他的近況之後，決定助他一臂之力，原來許栢堯多年前買下一座小島，叫做明珠島，當袁嵩知道這事後，立刻到明珠島觀察一番，接着心中馬上有了一個主意，他決定利用這座明珠島來助許栢堯渡過難關，但他却要許栢堯一切聽從他的指揮，最後收益兩人四六分賬，許栢堯將信將疑，又怕袁嵩攪出犯法的事而害了自己，到時將會身敗名裂，但許栢堯面對破產的威脅，唯有聽從袁嵩的擺佈……

設下騙局 開發荒島

許栢堯失眠了一整晚，因爲他要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翌日一早，他又從半睡狀態中扎醒；他內心的矛盾始終無法統一。

他要翻身，目前這個顯然就是機會。但是，他又怕袁嵩拖他落水，最後弄得身敗名裂。

後來他去找律師研究，終於也簽了那一份協議書給袁嵩；授權他全權處理明珠島發展事宜。

袁嵩把簽署好的協議書弄到手之後，立刻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計劃。包括按年包下一架直升機，以及數艘高速快艇，作爲來回明珠島的交通工具。

此外，袁嵩又以「許栢堯特別助理」的身份，陪同考古學家古力克博士，到明珠島去考察。

由於事先的默契，許栢堯明是想理也不可以理，只好表面上裝成很忙的樣子，一切都交給袁嵩去處理。

袁嵩不但出力，也出錢，這才令到許栢堯難免感到有些担心。

袁嵩有時一日之間，却來回明珠島數次之多；相反，許栢堯却寧願留在市區的住宅裏。

當初許氏夫婦對袁嵩的做法都難以理解，但漸漸却開始明白了。

報紙有一次訪問古力克博士，講及明珠島可能有古跡發現，因爲博士認爲這是鄭和太監下西洋時，古代船隊到過的避風之所云云。

許栢堯就算更蠢，也想得到這是「伏綫」之一。

果然，不久之後又有「驚人消息」傳出：明珠島發現古跡——是一些古代的器皿。

至此，許栢堯終於明白袁嵩的詭計。

古力克博士既是專家身份，協助他工作的又是本港一位大學教授，所以他的發現立即成爲衆所觸目的國際新聞。

由於鄭和太監是明成祖時開始率領船隊南下的，距離現在已有五百多年，所以被發現的古物均極之珍貴。自然而然就引起舉世考古學家的注意。無奈明珠島乃私人地方，根據本港法例，業主是有權禁止一切閒雜人等進入的。除非先經業主同意。故此，許多人希望到明珠島一看究竟，也被拒絕！

但是經此一役後，許栢堯立刻變成舉世觸

目的人物。許多報紙雜誌紛紛要求訪問他，可惜都被他婉拒。即使在一些公開社交場合被迫發表談話，許栢堯也不肯多講；他只强調自己購下明珠島只爲了避靜，以便將來退休時與妻子在那兒渡過下半世。言語間似乎很不滿這一次的「驚人發現」，因爲自此之後，可能永無寧日呢！

正因爲許栢堯這位大富商毫不在乎的態度，才會更加引起社會人仕的關注。例如今後的明珠島，會不會有更多發現？明珠島會不會公開給外人參觀？

諸如此類的問題，均引起市民注目。

古力克博士終於也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把他和助手們在明珠島發掘到的明代陶瓷器皿，作首次公開，讓記者們拍攝之外，還講解發現這些古物的經過。

此外，古力克博士還聲稱：他將會把這些古物交到美國一間化驗所，以便鑑定出它的年代；不過他又對新聞界宣稱：憑他個人的考古知識，可以肯定這是明代的古物。

由於古力克博士是國際知名的考古學家，又是聯合國專家，所以他的論據自然極有份量。但是古力克仍然作出小心翼翼狀，要利用科學方法作進一步的化驗，故此更加令人信服。

但是最爲市民注目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明珠島上發現的古物，到底歸誰所有？

誰都知道：越古老的古物，價值越高，所以在這個現實的香港社會裏，人們關注的已不是鄭和太監是否眞的到過明珠島避風，而是島上的古物到底値多少錢？到底屬於政府呢，抑或許栢堯個人？

許栢堯已不祇一次被記者們追問，但他只是支吾以對，從未作正面答覆。

後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也有記者向古力克博士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古力克博士說：「各處鄉村各處例，我是美國人，不清楚香港的法例。」

其實許多人都未必清楚，所謂「私家地」只包括地皮而已。甚至香港政府的官契上也有列明：政府出租或者出賣的官地，只是地皮；至於地下如果有寶物發現，包括古董、石油等等，一概歸政府所有！

但是這並非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除了一些地產商人最清楚之外。因此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出這問題之後，也的確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

這件事後來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於是主動加入。

至此，明珠島發現古物的新聞，自然就更加受人注目。

這一次倒輪到許栢堯神經緊張，他急急找着袁嵩，要與他私底下談談。

原來許栢堯担心有關方面發覺其中玄妙，會向他追究，所以把小袁找來！

小袁笑道：「這是我們早已估計在內的事情，不算是意外啊！」

「我仍然不大明白你的意思。」許栢堯担心地說。

「這件事很簡單，我們一定要做到越轟動越好。」小袁又說：「傳播界不久之後還會被我們充份利用呢。」

「你的意思是——」

「由古力克博士和政府的專家們，招待他們到明珠島上去參觀！」

「又是你的安排？」

「本來又是計劃中的一部份。」小袁說道：「不過，我相信他們循例會先來徵求你的同意。」

「唉！我的天啊！」許栢堯啼笑皆非地說：「你是否想害死我？」

「你放心！我這一套計劃是天才的傑作，保證不會害死你。」

「但是，這班是專家，你那些假古物，又如何能瞞天過海呢？」

「你沒有聽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麼？」小袁態度悠然自得地，又燃着了一支香烟。他又說道：「第一，我們合作人之一的古力克乃國際公認的考古學家，憑他的個人資歷和名氣，本港的專家未必敢反駁他的論據。第二，我們用的方法是一種秘方，即使他們利用科學儀器也查不出古物的正確年份。何況博士手上的儀器，又是他自製的。」

許栢堯至此雖則鬆了一口氣，但內心却無法安枕！

袁嵩看見他這樣子，忍不住又安慰他：「這件事說到底也只是我和古力克博士的事，因爲你已循正常的法律手續，授權我全權發展明珠島，將來有什麼事，也是由我負責的。」

許栢堯也聽律師解釋過，他授權袁嵩發展明珠島，利多於害。只要他相信小袁有辦法，他就可以坐享其成。

當然，針無兩頭利，有利亦必有害；他授權袁嵩全權處理，又不用付錢，一切銀行信貸均由小袁出頭，就這樣他已可以分紅。看來這的確是相當便宜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有權處理一切的袁嵩，未必就只依照協議書上所講：小袁只佔全部收益的四成。

換句話說：袁嵩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他的收益肯定超過協議書中的百份之四十。因爲有太多的「無形收益」，例如許多大工程的「枱底回佣」，大量交易的折扣等等。雖則香港有了「ICAC」（廉政公署）之後，這類事件已收斂不少，但也只是不敢過份明目張胆而已，實則依然存在的。

也就是說：「權」字當頭——有權去處理一切的人，要發財總是比較容易的。

許栢堯與律師研究過，他只求翻身，這一紙協議書對他仍然是利多於弊。所以他到頭來還是簽了字！

主要是他本身的經濟情況太壞，又沒有足够能力去再創奇跡！如今難得與袁嵩合作，既有數以億元計的收入，即使自己吃虧一些，還是「除笨有精」的！

政府方面也開始派人與許栢堯接觸！

博物館的專家們，果然一如所料，主動要求加入古力克博士的考古行列，開到明珠島去；由於那是「私人地方」，自然要經過許栢堯同意。

許栢堯因爲事先得到袁嵩的知會，明知古力克有辦法應付他們，所以，也就很爽快地答允了。

明珠島的消息，漸漸佔去了報紙的重要篇幅。主要當然是由於政府專家們的紛紛挿手其間；但明白「內裏乾坤」的人，例如許氏夫婦等，都心裏明白這些「新聞」別具用心。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引起外間人仕的注意，令人覺得明珠島有如一個新發現的寶藏，只要誰有權去發掘，誰就是未來的億萬巨富。

許栢堯想像到：這是袁嵩的巧妙安排，也是最佳的宣傳手法之一。

這天，小袁陪着許栢堯乘直升機視察明珠島。

許栢堯坐在直升機之上，已有一種飄飄然之感，何況直升機機身之上還漆上了他的徽號呢。

袁嵩對他說：「我不敢說你不懂享受，事實上你未能物盡其用。你雖不是一國之君，最低限度也是一島之主啊，怎麼可以表現的太過寒酸呢？」

直升機飛臨明珠島，他們居高臨下，可以

看見腳下的明珠島在汪洋大海之中，的確有如一顆明珠，顯得非常之突出！

直升機低飛時，他們又可以看見那處小山崗之上人影幢幢——那是古力克博士的考古隊，他們正與政府派來的考古專家，携手合作，在島上發掘明代的器皿。

後來當他們的直升機降落明珠島上的直升機塲時，一輛簇新的紅色吉甫車，已在停機坪一旁等候着他們。

許栢堯看見吉甫車上不但安裝了無綫電通訊器，還有車身上的徽號，也是小袁找來專家爲他設計的。

他看在眼裏，想在心底裏，就難免有一種自豪感。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佩服小袁的頭腦和幹勁！

在吉甫車儎着他們到別墅去的時候，許栢堯終於忍不住問：「小袁，這輛漂亮的吉甫車，買了多少錢？」

「不用錢的。」袁嵩道。

「不用錢？」許栢堯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是的，一分錢也不用我們付。」小袁又用手指往小路的另一邊一指，說道：「看見嗎？那邊還有好幾輛同一牌子的汽車，包括爬山車、農夫車等等，全部是有人送給我們的。」

許栢堯循勢望過去，果然有超過十輛的各類型車輛分佈於這小島上各處。過去許栢堯有個想法：就是小袁爲人狡猾，他既然存心佈局去騙別人上當，那麼，對他也是一樣。所以不可以用表面上「他衹分四成」作準，換句話說，小袁一定還有更多收入，包括了間接收入，枱底交易以及暗中回佣等等。故此他估計小袁的實際收益一定會比自己的「六成」更多出了許多。

但是現在小袁竟坦白地說出，眼前所見的所有各類車輛都是代理商免費奉送的。也就等於說：這些都不會「開公數」，亦即不是用在他們合夥的發展公司的支出項目中扣除。

他又忍不住問：「小袁，爲甚麼他們這麼大方？」

「不是他們代理商大方，是我賞面給他們，然後才會在衆多牌子中，選用由他們代理的這種牌子車輛。」

許栢堯仍然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呢？我們又不是電影公司，目前更加不是拍片，絕不可能替他們作任何方式的宣傳。」

袁嵩道：「你以爲明星很了不起麼？告訴你，不久之後，你的風頭比起任何大明星更勁。所以明珠島上所用的每一件物件，也會引起市民的關注。有一間汽車代理公司絕對同意我這種見解，故此送來一批車輛給我們使用，就當作宣傳費。」

「你眞有辦法！」許栢堯衷心地佩服。他又說道：「考古的事進行成怎麼樣了？」

「那是由古力克博士處理的，我相信他的天才和經驗，一切會十分完美。」

許栢堯和袁嵩在汽車後面，前面是由一名外國人做司機。許氏夫婦自從把明珠島交給袁嵩全權處理之後，已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回到這兒來渡假了。許栢堯想不到這兒一切都在變，變得生氣勃勃！撇開他個人可以「經濟大翻身」不談，單是眼前這種景象已夠瞧了！

許栢堯瞪住前面的歐籍司機，向袁嵩道：「小袁，此人也是你僱用的？」

「是的。」袁嵩笑了笑：「香港人的心態你可能還不大明白，只要不是中國人，他們的看法便完全不同了。這是長久以來崇洋思想的影响，所以我要僱用一些歐美人仕到明珠島來工作，還要教他們講廣東話，將來那些香港遊客對我們自然另眼相看！」

「香港遊客？」許栢堯又是一怔：「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袁嵩笑道：「所以我說你成功只是靠運氣，將來要是我成功了，就是靠我的腦袋。」他又向許栢堯解釋：「我們初步已經成功了，因爲『發現古物』的新聞，已深深吸引住香港人的注意。下一步將是發展明珠島上的娛樂事業。到時遊客肯定多到無法估計。因爲香港人生活太過緊張，只要他們每人來明珠島一次，哈哈，我和你的收入便十分可觀！」

「你的構思本來不錯，但是，你如何能確定政府肯批准我們發展各種遊覽事業，又或者是娛樂項目呢？」

「香港最可愛的地方就是一切有法律根據，我們只要依足法理，怎麼會碰壁？放心吧！若非早有計劃，我又怎敢冒這麼大的險呢？」

車子已到了別墅前面，許栢堯見不到他的男女工人阿漢和阿瓊出來迎接，心裏難免感到訝異！

許栢堯落車之後，由袁嵩陪同進入屋內，仍然見不到阿漢和阿瓊二人。屋內一切佈置已變得煥然一新。

許栢堯忍不住回頭問袁嵩。

袁嵩說道：「他們已被我辭退了！」

許栢堯有點不高興地問：「爲什麼要辭退他們？」

袁嵩說道：「你先坐下來，聽我慢慢解釋吧。」

許栢堯只好沉着氣，到處巡視；他發覺這裏佈置得比以前更爲豪華，的確是排塲十足。

袁嵩一直跟隨在他的左右，向他解釋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爲了我們的計劃做到十全十美，我要求這裏的每一個人都百份之百服從我的命令，但是阿漢和阿瓊他們却不夠合作，這樣很易在陌生人的面前露出破綻。」

許栢堯道：「阿漢和阿瓊跟隨我已有好長一段日子，你就算爲大局設想，非辭退他們不可，也應該通知我一聲啊！」

袁嵩歉疚地說：「我以爲他們回頭定會找你投訴，所以我就打算到時才向你當面解釋，想不到，他們終於也非常滿意我的補償！」

「你補償多少錢給他們？」

「每人三年月薪。還包括了年終雙糧在內，也就是每人從我手上拿走四十個月的月薪。我以爲他們仍會不滿意這數目，回頭一定會找你，想不到他們都感到十分滿意呢？要是不滿意的話，早該找你了。」

許栢堯心裏雖然有些不舒服，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也無可奈何。

有個穿上了白色制服的男僕，奉上了香茶給許栢堯，還叫了一聲「許老爺」。

許栢堯回頭看看，也感到排塲十足。

袁嵩在旁又說道：「這些男女僕人，全是經由我細意挑選過的，他們都受過極嚴格的訓練。」

許栢堯眞的想問他：所謂「極嚴格的訓練」，到底是指那一方面？服務主人的，還是瞞騙外人的「演技」？

但是許栢堯還未問，袁嵩又說道：「這裏看過了之後，我想帶你到外面走走，你不到明珠島來已經有好一段時日，一切都改變了不少呢。」

許栢堯也有這種感覺，他一方面覺得小袁的確有點辦法，但另一方面却又有多少留戀昔日的純樸。可惜現在一切既成定局，他也不可能反悔。

袁嵩帶他到外面去，改乘一輛日本最新出產的爬山車，到山崗上面去。

那輛爬山車的車身之上漆了明珠島的新標誌，由外籍司機駕駛；袁嵩則陪着許栢堯坐在後面的座位上，他們沿途瀏覽着島上的新面貌，一邊閒聊。

袁嵩道：「香港到了一九九七年之後，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世界，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時間，要在這十多年的寶貴時間裏面，賺取一筆可觀的金錢。但在另一方面，目前的香港仍是法治之區，我們必須懂得避開法律的審判，故此就不得不找來這一班上好的外國演員——」

「演員？」許栢堯怔了一怔：「他們難道都是來自荷里活的明星麼？」

「不！你誤會了。」袁嵩笑道：「我說他們是演員，只不過是人生舞台上的好演員而已，並非荷里活明星。其實人生的確有如舞台一樣，眨眼間便是幾十年了，要是太認眞的話，只會自討苦吃！」

許栢堯道：「講句眞心話，我現在仍覺有點心驚胆戰呢！」

「你到底怕什麼？」

「當然是担心東窗事發啊！」

「我早已向你講得很明白，我這個人做事一向小心、負責，尤其是對朋友；我設計周詳，決不會害你的。」

車子這時已開到崗之上，古力克博士和大批考古學家正在被挖開的土坑之內。這班人之中，除了古力克博士之外，另有數名擁有博士、碩士名銜的學者在內。其他人分別是由古力克帶來的，還有就是政府派來的，以及博物館派來的考古學家。

好一大班人正在土坑內工作，他們小心翼翼地面對一些明朝的古物。

土坑外面的山坡之上，則羣集了大批記者，這是許栢堯事前意料不到的，所以當他和袁嵩被包圍時，便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反而袁嵩却在二名外籍護衛人員的拱衛下，意志悠閒地對記者們發表了一項「頗爲出人意表」的聲明；這件事不但令到許栢堯十分意外，亦令到所有在場的記者們感到極具新聞價值。

原來袁嵩說他全權獲得明珠島的發展權，是因爲他與法律顧問詳細研究過「明珠島官地契約」的內容，發覺其中有一項比較例外，那就是：這小島位於港外，接近公海，一直爲一處無人荒島，只不過被許栢堯偶然發現之後，才向政府申請購入的，故此它的交易契約與一般官地絕不相同云。

記者們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因爲明珠島如果全部屬於私人所有，包括地下的一切可能發現的寶藏，那麼，它的價值實在無法估計。單是目前已被發現的明代古董，已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目了。

記者之中有人知道許栢堯是明珠島島主，所以各人又將許栢堯包圍。

但是許栢堯表示暫時不置評，因爲所有事情均須找他的法律顧問研究。

儘管如此，事情一經記者們渲染，就變得十分轟動。

土坑內的古力克博士，獨自跑到外面來吸新鮮空氣，立刻又被記者們包圍。訪問的焦點自然集中在至今爲止，到底發掘出多少古物？

古力克博士道：「目前仍在發掘中，所以到底這裏埋藏有若干明代古物，現在尚屬言之過早。不過，站在我們考古學家的立塲而言，古物之多少絕不太重要，而是證明歷史上的紀錄是否要更改，抑或要改它一筆。」

有記者立刻又問：「博士可是已確定鄭和太監的確到過明珠島？」

「這點已確定下來了。」古力克道：「問題只在乎古物方面今後的發現，例如：古物中還有些什麼？若單單只是一些飲食器皿，大概暗示：鄭和的船隊在此小島逗留的時間不會太久。如果讓我們進一步發現炊具，就間接說明他們可能在此逗留過一段頗長的時間。又例如要是發現到一些露營用具，可能表示他們的船隊曾在附近海域遇上了大風浪，爲了避免人口死傷，於是拉大隊上岸露營。」

記者問：「然則，目前是否只發現了飲食用的器皿？」

「是的。」古力克道，「但目前我們仍在發掘中，一切仍屬言之過早。」

後來又有記者問及「古物誰屬」的問題。古力克博士却苦笑道：「大家問得似乎太過現實了吧，何不問『古物到底可以實到多少錢呢？』其實作爲一個考古學家，他的責任是對歷史作出正確的考證，至於古物屬於誰，價值若干等等，我們一概不管！」

這時候，土坑之內又有些人出來休息，他們正是政府派來的考古學家。

記者於是又改變了他們的訪問對象。此等專家不肯說話，只表示「一切有待科學鑑證」云。

許栢堯十分担心西洋鏡被拆穿，於是有意無意地瞥了袁嵩一眼，袁嵩很冷靜，當作沒有見到。

袁嵩是個好演員，可惜他沒有進入戲劇界。當時他表面上沒有什麼，但私心底下却極之不滿許栢堯的慌張與不安。只是他不敢作聲而已。

爲了避免許栢堯在敏感的記者面前露出破綻，袁嵩於是急急將他帶走。

離開了衆人之後，袁嵩就埋怨許栢堯。許栢堯反而苦笑道：「我眞的服了你，裝蒜的本領實在了得啊！」

袁嵩道：「我早就說過了，人生本來就是舞台啊，何況，這一台戲只要演得成功的話，我們的酬勞已足夠我和你下半生的生活費。就憑住這點，已經值得你用心去演出了。」

「好了好了，大導演，我倒想問問你：這一台戲要到甚麼時候才落幕！」

「落幕！你瘋了嗎，戲剛剛才開始，還未進入高潮呢，怎麼會這樣快就想到落幕啊？」

許栢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我自問不是一個好演員，不如你讓我退出吧！」

「唉！我的天啊！到了這個時候，你怎麼可以退出？」袁嵩道，「既然你不是一個好演員，我只可以把你調到幕後去，但是你必須記住，你既是這一台戲的眞正老闆，也是重要演員之一，目前我們已勢成騎虎，就算你明知演得不好，也要硬住頭皮演下去，最多我安排你少些出鏡，以免你露出破綻而已。」

許栢堯無可奈何地問：「那麼，下一步我們怎辦？」

「我無法逐一向你解釋，總之你要裝成滿不在乎，但又十分忙碌的樣子，這樣就可以避過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明白嗎？」袁嵩又說：「下一步是連塲好戲，你無須過份緊張，反而應該以欣賞的心情去處理；因爲這一台戲對你固然十分重要，對我也很重要啊！」

許栢堯道：「是的，本來我已到了破產的邊緣，要不是遇上了你，我可能要找地方躲起來。但是目前這樣子，我又覺胆戰心驚。」

「你也太過胆小如鼠了。我不敢說你沒出息，只是做人如果船頭慌鬼，船尾又怕賊，到頭來一定一事無成。」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我會支持到底的。但我實在很希望知道下一步計劃的詳情，讓我在心理上有所準備啊。」

「好吧，讓我知一些，你也知道一些，希望我們變得更加有默契也是一件好事。」

「請你先解釋一下官契的事好嗎。」許栢堯道：「我知道政府實地契約上的聲明，明珠島下面的一切均屬政府所有，我只是地皮的物

主而已。爲什麼……」

袁嵩不等他說完就說：「你不必問下去了，我已明白你想問一些什麼。」

他跟住又問：「我想問你：目前最令你煩惱的，是什麼事？」

「錢！」

「對了，你全都答對了。」袁嵩笑了笑之後，又說：「換句話說，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秘密可言，有錢就有辦法。我和你目前也在爲錢而動腦筋，對嗎？」

「我仍然不明白，難道你在暗示用錢去收買一些政府官員麼？」

「也猜對了！」

「我的天啊！你可知道這是犯法的事情？」許栢堯的確給他嚇壞了。

「我當然知道。其實貪污這回事，只要是雙方自願，就於心無愧。」

「於心雖然無愧，但於法不容啊！」

「只要我們不作聲，試問還有誰會知道？如果不是剛才我對你說，你也不會明白的。對嗎？」袁嵩又說道：「何況一九九七問題正困擾着香港大多數人，人人都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賺一筆錢之後才離去，做官的自不會例外。」

「你不要越扯越遠好嗎？」許栢堯說道：「你還沒有正式告訴我：這件事情到底怎麼攪的？」

「你這個人怎麼耿直成這個樣子？」袁嵩笑道：「剛才我不是講得清清楚楚嗎？難道還要我畫公仔畫出腸麼？」

「你的意思可是：你用錢令他們更改那官契？」

「大意是如此！」

「這件事牽涉範圍極廣！我實在替你担心啊！」

「放心！這是我的事，保證不會牽涉到你的身上去。」袁嵩道。

「但是萬一將來出了事，自然而然就會扯到我身上來啊！」許栢堯很認眞地說：「我早已聲明：你怎麼樣都可以，就是絕對不可以犯法。」

「你不要這麼緊張好嗎？這件事不管發展成怎麼樣，包保你不會有事的。」

許栢堯無可奈何，因爲目前他已是勢成騎虎。

晚上，許栢堯在市區住所裏看見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知道有什麼政府官員已失踪超過四十八小時，有關方面要求市民提供消息。再聽下去才知道，那名官員正是負責官地契約的。

許栢堯立刻很敏感地想到這宗新聞的背後情形去，而且極有可能與袁嵩有關。因爲小袁曾經暗示過，他曾用一筆金錢去買通負責官地契約的官員，現在這麼巧又有消息傳出，田土廳又有個官員失踪，會不會就是「他」。

新聞報導中提及的官員叫郝烈。但小袁並未在許栢堯的面前說出那名受賄的官員姓甚名誰。

儘管如此，他也感到有些不妙。

政府公開追尋郝烈此人的下落，可見不限於「內部問題」，萬一眞的與小袁有關，又萬一事發東窗，結果將會怎麼樣呢？許栢堯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

許栢堯本來想致電找小袁談談，但他不在家。

稍後，電視台一個綜合性節目又出現古力克的影子，他應邀介紹明珠島的最新發現。同時還帶來幾件剛從明珠島發掘出來的「明代古物」——包括飲食器皿，以及一件殘破不堪的兵器。

許栢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說實在話，他內心更充滿了恐懼，只因爲他無法估計這一連串事件的後果，到底發生一些甚麼不幸的事。

一直以來，他是個正正當當的商人，想不到倒霉起來，樣樣都失敗，這才令他欠下了不少債務；不過由於過去他記錄良好，所以才不會被人追上門而已。

今次小袁設計種種分明是騙局，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當然可以「翻身」，但是，事情剛開始已經發生了這許多令他不開心的事情——例如跟隨他們夫婦多年的男女僕人不聲不响地被辭退；又例如田土官的神秘失踪……等等，以後究竟還會發生一些什麼更令他不安的事情？天曉得！

翌日，報章又爭相報導明珠島有關古物的新聞。

許栢堯仍然無法可以與袁嵩取得聯絡。

突然間許太太由房間裏走出來，手裏拿了一疊報紙，揀出其中一張不安地對她丈夫說道：「你瞧！這個男人好像有些似阿漢呢。」

許栢堯放眼望上去，不由得暗自吃了一驚！因爲他妻子所指的圖片，分明是一具男屍。那段新聞報導說：「昨晚一艘漁船在返港途中的海面上，無意中發現一條男屍，船主及其家人即將該浮屍撈起，抵達碼頭後立刻報警。……該男屍巳死去多日，身上並無明顯傷痕，亦無任何足以證明身份的文件。初步懷疑可能是偷渡客……。」

許栢堯讀完這段新聞之後，輕輕舒了一口氣！

他回頭對他的妻子說：「明明是偷渡客，怎麼妳會說他像阿漢？」

許太太仍盯實那份報紙，說道：「阿漢在我家超過了十年，即使他死了，化了灰我也認得他的。」

許栢堯自然也明白他的妻子是個念舊的人，更加明白她對阿漢、阿瓊那一份主漢之情。於是他又再三看了那份報紙的報導。

許太太說：「你看那些新聞幹嗎？我只叫你看看那幀照片啊！」

那刊出的黑白圖片是一個死人的樣貌，背景是一個碼頭。

那圖片上的死者，雙目半閉，彷彿死不瞑目似的。

那死者是被撈起之後，由船家抬上碼頭時，給記者搶先拍攝下來的。

許太太又說：「圖片中人分明就是阿漢，我想你陪我到殮房去看看。」

「去殮房？妳瘋了！」

「你沒有看見麼，報紙也列出了警方的公佈，要求市民協助調查此人身份，如果他是阿漢——」

「不會的，不會的！」許栢堯不讓他的妻子說下去！

其實當時他心裏也在想：要是這圖片中的死者是阿漢，他的死因便可疑；而且可以肯定，一定與小袁有關。

許栢堯想到這裏，難免又想起阿瓊的下落；如果阿漢爲小袁所害，那麼，阿瓊會不會…

他也未想得完，他的妻子又在旁說道：「小袁那個人什麼事也敢做，也只有你才會相信他。」

「我不明白妳爲什麼這樣說。」

「還要我畫公仔畫出腸麼？如果阿漢眞的死了，那麼，他一定是給人推落大海浸死的，可以百份之百肯定不是自殺！」許太太又說：「而且極有可能是一項有計劃的謀殺！」

許栢堯道：「別胡思亂想，小袁爲什麼要謀殺阿漢呢？」

「爲什麼我不清楚，但是，在情理上，阿漢被他趕走，他沒有理由不及時知會我們的。

何況還有一個女工人阿瓊呢。」

「是的。這件事我也質問過他，但他說，已補了一大筆錢給他們；他們既然滿意了，自然不會再來嚕囌我們啊！」

許太太生氣地說：「你怎麼可以太過相信小袁這種人呢？」

是的，許栢堯的確信得太過份了。無奈這時他後悔已遲，因爲他們曾經簽署了一份授權書啊！袁嵩既然有全權處理明珠島上的一切，現在許栢堯想過問也不可以；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找小袁談談。

其實許太太還有些事情非常之反感，只是她一直不敢在丈夫的面前提及。

有一次，小袁這傢伙趁住許栢堯不在，竟約了她外出，談話中充滿了挑逗的成份。原來過去他們是有過一段情的，只是爲時不長。後來許太太翁美華終於嫁了給許栢堯，而袁嵩也未見死纏下去。雙方就此不了了之；想不到事隔多年，袁嵩竟敢舊情重提！

這件事發生之後，許太太一直不再見小袁；有時即使她丈夫叫她一齊與小袁出去吃飯，她也借故迴避。

儘管如此，小袁似乎仍不死心，許多時仍會揀着她丈夫不在家時，致電找她，甚至有時竟敢找上門來！

許栢堯不知道小袁有此行爲，只以爲有了這個人之後，他就可以徹底翻身，自然許多時即使他過份，也被迫忍讓。

今次報紙上的新聞雖則暫無根據，但許太太却有一種很可怕的預感！

她對許栢堯道：「這件事我總覺得有些古怪，你到底陪不陪我去殮房一次？」

許栢堯爲難地說：「現在不是我肯不肯，而是我們應不應該去——」

許太太不等他說完就反駁：「爲什麼不應該？」她生氣地說：「要是阿漢和阿瓊眞的不幸被殺，我們身爲他們的主人，自然要爲他們報仇；最低限度亦要報警啊！」

「報警？」許栢堯敏感地怔了一怔：「妳瘋了！不管這件事發展到什麼地步，我們也不可以報警的，否則我們全盤計劃就會徹底失敗。到頭來小袁未必要坐牢，反而我們就非入獄不可！」

許太太當然也明白他說什麼；許栢堯分明是投鼠忌器，她毫無辦法，急得想哭。

許栢堯婉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亂想，甚至連那份報紙也取去！

不過許栢堯並非將那份列有「浮屍圖文」的報紙扔掉，只是放入口袋中去，準備質問小袁而已。

其實許栢堯的腦海中也存在着許多疑問。例如袁嵩最後的目的是否就只是爲了錢那麼簡單？

他雖然不知道小袁對他的妻子仍然餘情未了，但也知道求學時期的翁美華有「校花」之稱，追求她的男生當然不祇他一個啊！

因此，許栢堯就算更忠厚，也會想到男女私情那方面去的。

無論如何，目前他也算是騎上了虎背，不管以後再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他也要作一次徹底的檢討了。

許栢堯爲了解開心中的疑問，終於也把小袁找到了。

他們見面後，許栢堯就質問袁嵩：「這幾天你到底去了那裏？」

袁嵩苦笑道：「我們已洗濕了頭，無論怎麼樣也要硬住頭皮幹下去的，你難道還怕我逃走麼？何況至今爲止，我自問做得很完美。」

許栢堯把那份報紙攤開：「你先看看這是什麼？」

小袁把報紙接過，看了一看，就莫名其妙地說道：「你到底想說什麼？我根本看不出端倪。」

許栢堯這才指指那具浮屍的圖片：「你對這個人不會陌生吧？」

小袁瞥了一眼之後，又細心看看圖片一旁的文字，說道：「這是浸死的逃亡偷渡客，我怎麼可能會認識他呢？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你可否再細看清楚？」許栢堯瞪住他：「圖片中的男子，你應該不會陌生的。」

「嗯——」小袁也的確很認眞地看完又看，終於說道：「可能給你提醒了，這個人，的確似曾相識；他似乎有些像你以前那個男工人呢！」

「對了。如果我說他是阿漢，我想知道你有什麼意見。」

「不可能是他吧！阿漢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不怕對你直講，我懷疑你不是補了一大筆金錢去辭退他，而是殺了他！」

「你瘋了！」小袁面色一沉，當堂認眞起來！「我不明白你怎麼會這樣想。」

「還有阿瓊呢？」

「我早已向你交代過了。難道你以爲我笨到不顧後果，把他們都一一殺了麼？」小袁又說：「我只是求財，殺人的事我才不會幹。不管你怎麼想，我仍會依計行事的。」

袁嵩表面上的「硬直」，令到許栢堯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是小袁爲人坦誠、堅强，他決定下來的事情，不易改變主意，二是此人獨行獨斷，他既已將許栢堯拖落水，就要硬住頭皮，非幹到底不可。

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許栢堯到底應該怎樣做呢？

袁嵩彷彿也窺破了他的心事，說道：「如果你仍然不相信我，你當然可以退出，甚至還可以報警，不過我要提醒你，這事件最終的目的，是爲了助你一臂之力，以便在經濟方面翻身，其次就是爲了這件事，無論在策劃以及籌備費用方面，支出十分龐大，這些金錢上的事也屬事小，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爲了合作這件事，拖了不少人落水，包括本地人和外國人，其中更有不少有名氣的人在內，例如古力克博士之流，要是這件事由你一手促成，現在又由你一手破壞，我倒想請你捫心自問，是否對得住良心？是否對得住朋友？」

許栢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於是這件事又不了了之，阿漢到底被殺，抑或仍然生存，仍是個謎。

另一方面，明珠島的「出土文物」已進入化驗階段。在未有化驗結果之前，許多人又爲此事而展開爭論，例如這批古物到底屬於誰？

有些報章透露，某官員的突然失踪，與一份「特殊情況」下的地契有關。

雖然由於法例所限，報章不敢直言，許多人也不難想到這份合約分明就是明珠島的實地官契，據講其中有些條文是列入「特殊情況」的。

至於最特殊一點，是否島上一切，盡歸買主所有？包括出土文物，以及地下今後所發現的一切寶藏在內。

有人以此質問政府，此事是否屬實？

政府發言人避而不答，只說此事仍在調查中。

也有人以此向許栢堯查詢，但許氏夫婦一直都在逃避新聞界。

原來政府有關部門也正向許栢堯追查有關官契的事，但袁嵩早已安排好數名外籍著名的律師，做許氏的擋箭牌。

這裏仍是法治之區，袁嵩也早已看透了這

點，所以許栢堯可以安然無事，一切由律師處理，除非有關部門向法庭申請，非許氏親自作答不可，否則，誰也不可以迫他說話的。

正當輿論紛紛之際，小袁又在深夜造訪許栢堯授予錦囊妙計。

許栢堯見到袁嵩就埋怨他：「你這樣子攪下去，我好容易會精神分裂的。」他有些生氣地瞪住小袁：「你已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生氣，你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袁嵩却氣定神閒地道：「你何必這麼緊張？他們越渲染，對我們越有利。根據我擬好的發展大計，宣傳對我們最為重要，現在有人替我們免費宣傳，正是求之不得。」

「你倒說得輕鬆，却不知道我現時正處在夾縫之中，一方面做了你的傀儡，另一方面又要迴避輿論，我又為此失眠了好幾晚呢！」

「你祇是庸人自擾，這件事至今為止，一切均按照，和預料中的軌跡發展下去，也就是說：一切均在我們意料之中，只要我們依足原定計劃行事，自然就可以水到渠成。何況有我在你身邊，每一步我都會教你怎樣去做，你担心實在多餘。」

「好了，現在輪到我來問你：負責官契的政府官員，可眞被你收藏起來？」

「你有沒有聽過人各有志這句話？」

袁嵩說道：「我知道有許多人想離開這裏，移民海外，但手上既無足夠的金錢，也沒有門路。現在我們只是在兩方面都甘心情願的情況底下，做成了一次天衣無縫的交易，這又有什麼不對呢？」

「你眞有辦法！」許栢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地說：「虧你說得出口啊！竟然還說這是天衣無縫的傑作，難道你完全不担心政府有關部門追究下去的後果嗎？到那時只怕我們還未發財，已經人在牢獄之中呢。」

「追究什麼？」袁嵩胸有成竹地笑了笑：「他此刻已安居於南美洲，面團團做了海外寓公，誰也奈何他不得。何況他已經改名換姓，恐怕連祖家蘇格蘭的警探也沒有辦法呢。」

許栢堯聽到這裏，又不能不暗暗佩服小袁這傢伙，他竟有辦法把那名高官改名換姓的，弄到海外去隱藏起來。

袁嵩看看時計，又對許栢堯道：「不要浪費時間，我有重要事情跟你商量。」

「又是什麼事？」

「明天你必須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一切我已經安排好了。」

「你又在玩什麼把戲？」

「官契上雖則有一條很例外的聲明：就是明珠島上一切盡歸你所有，但你為表示大方起見，明天在記者招待會上你要宣佈：所有文物盡捐給博物館，一件不留！」

許栢堯感到啼笑皆非地說：「想不到你還要我粉墨登場呢！」

袁嵩笑道：「人生如戲劇，你只要像我那樣看得通透，一切自會處之泰然。」

許栢堯有點不耐煩地問：「我想知道，這一套活劇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才收場？」

「現在才開場，怎麼你就望收場？高潮戲還未到，你到底焦急什麼？」

「我想知道，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收穫？」

「這一句反而問得很好，因為收穫會比我預期中來得更快。」

小袁話猶未完，屋內走出了一個人，她，正是許太太翁美華。

她一邊與小袁招呼，一邊對她丈夫說道：「老符說要找你，你到房間裏去聽電話吧。」

許栢堯也知道房間裏有分機，但不知怎的，只要聽到「老符」這稱號，他就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小袁爭先問：「那個姓符的是誰？」

「符子釗。」許氏夫婦二人幾乎同時開腔回答。

「銀行家？」小袁的腦袋彷彿一副袖珍電腦。

「是的。」許栢堯反問道：「你可是也曾認識此人？」

「不！」袁嵩沉吟道：「這位大銀行家找你幹什麼？他怎麼知道你這兒的電話？你與他是很要好的朋友嗎？否則，他不可能知道你家裏電話的。」

許栢堯立刻又變得很不高興地說：「你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否則一定提早揭底，到時你可能後悔不及呢。」

小袁苦笑，說道：「你放心！我們已握住了皇牌，暫時不須再去打任何人的主意，我要清楚他的來龍去脈，只不過想教你去應付他而已——」

但是許栢堯沒有聽下去，就走了入房間裏去，因為他不想對方等得太耐。由此亦足以反應出來，他對這個人有些畏懼。

許太太代她丈夫答道：「不妨坦白對你說得更加清楚一些，因為我們欠下銀行一大筆貸欵，要不是這個老符本身是一間大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我們目前可能正在坐牢呢！」

「嗯——」小袁又在動腦筋，很認眞地想：「這個時候，他撥電話找到家裏來，會不會追他還債？」小袁喃喃自語地問。

許太太看見小袁一派認眞的態度，也知道他關心她丈夫，於是半開玩笑地說：「怎麼你不趁這麼好的機會約會我呢？」

「妳肯赴我的約？」小袁有些意外。

「如果你安排得好，我可以考慮的。」許太太會心地笑了笑，頓覺媚態橫生。

「那麼，明天下午三點，在山頂茶座見。」小袁說。

「露天那邊？」

「不！有空氣調節的卡座比較好一些。」小袁又焦急地對她說：「他們可能在討論還債的事，妳最好入去看看，示意他：要多少還多少，總之我有辦法！」

許太太幾乎以為她耳朶有問題，聽錯了，所以她反問：「你代他還債？」

「當然不是我，但我有辦法，我可以找來另一間外資銀行支持我們。」小袁又催促她：「美華，少講廢話，大事為重，快些入去！」

翁美華只好轉入臥室裏去。

她見到她丈夫正利用床頭分機與符子釗通電話。但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這時候她不可以揷嘴的，否則對方也會聽到，所以她惟有用紙筆寫了小袁的意思，簡潔地轉告許栢堯。

但見許栢堯態度輕鬆地對住電話筒說道：「對不起啊，老符，你來遲一步了。那一批古董，我較早時已經作出決定，全部捐給博物館，公開讓全港市民參觀。」

當他看見許太太遞上去的字條之後，又說道：「有件事，還想順便告訴你，就是那筆錢債——」

豈料他話未說得完對方就說道：「你千萬別誤會，我今晚給你這個電話並非為了向你追債啊！」

「不！其實就算你不給我電話，這一兩天我也會找你的。」許栢堯說：「以前我向你的銀行貸欵，不過是為了做生意。但是最近我忙透了，生意仍然要做，可惜就是不可以多方面兼顧，所以銀根比較寬了許多，倒不如先給部份貸欵給你。嗯——」他頓了頓，想了想之後又說：「先還你五千萬元好嗎？」

「老許，你先聽我說好嗎？錢根本不是問題，何況我根本從未提過這件事呢。」符子釗在電話的另一端說：「相反，我們銀行方面還希望與你合作，携手發展明珠島。連日以來我一直在找你，除了希望購了那批古董之外，就不是為了此事。你幾時有空，讓我們一起談談好嗎？」

許栢堯這刹那間頓覺興奮，他想不到符子釗的態度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此之前，許栢堯試過不敢接聽這個人的電話，因為他欠下對方屬下一間銀行的債項，數目十分可觀。想不到小袁略施小計，竟然可以令到對方對他完全改觀。至此，許栢堯對小袁這個人不得不由衷地佩服。

他故作猶疑地說：「老符，這件事可否讓我考慮一下？我們是老朋友我才不怕坦白對你說，目前最少有三間外資銀行正與我商洽合作發展明珠島的事，其中有一兩間給我考慮的條件十分好。」

符子釗開始有些焦慮地說：「他們給你什麼條件，我也可以給你什麼優惠條件。何況我們是好朋友，一切好商量啊！」

「是的，我也明白，你對我經常信任，不過——」

「別不過不過了，我明天早上十點，就到你的辦公室來，我會帶同秘書一齊來，與你詳細地談談——」

許栢堯還來不及搭腔，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許太太這時才想留下小袁一個人在客廳不大好，正想對丈夫說些什麼，小袁已由房門口那邊傳來一陣掌聲：「好極！的確好演技啊！」說着他已笑容滿面地走了入來！

這是許氏夫婦的臥室，怎可以隨便闖入來呢？

但是此時此地的許栢堯，對袁嵩這個人完全改觀了；以前他一直在担心被小袁害苦了，但現在已有十分顯著的效果擺在眼前——連一向以穩重見稱的符子釗，也用另一種友善姿態來對待他。

其實講眞心話，此刻要是符子釗眞的向許栢堯追債，超過一億元的龐大數字，許栢堯根本無法應付得來。剛才他竟然依照「字條指示」可以「先還」五千萬元，這情形就好比賭「沙蟹」，好在對方不知他的「底牌」是什麼，否則就不可能相信他，還要反過來求他合作。

許栢堯一邊站起來，一邊衷心地說：「你不愧是個好導演。」

許太太也走過來，她的目的只是阻止小袁再深入她的閨房。後來三個人又回到了外面的客廳來，許太太還親自替小袁換上了一杯熱茶。這種情形，要是在以前，許栢堯可能妒忌得要死，但經過剛才那一幕之後，他不得不佩服小袁的胆量，以及料事如神的腦袋。

小袁笑道：「你終於見盡了世人的心態了，若非如此，目前你可能正為還債而頭痛。但是現在，他們不但不追你還債，還要你繼續借。妙吧？所以說：有我這個好導演，也要你這個演員有好的演技啊！」

許栢堯也覺得小袁說得有道理，若非他裝腔作勢，只怕此刻他正要為還巨債而傷透腦筋呢。

小袁又很認眞地說：「只要大家好好地合作，你的難關固然可以安然渡過，就是將來的前景也十分可觀。相反，要是這件事做得不好，那只是你咎由自取！」

許栢堯還不知道小袁已悄悄約了他妻子明天在山頂見面，所以當他發覺他妻子此刻已返回房間裏面去的時候，他還以為翁美華對小袁仍有成見。

不管翁美華怎麼想，許栢堯經過了今晚之後，對小袁已完全改觀。

他低聲下氣地問：「小袁，明天早上那個銀行家老符就會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到時我應該怎樣去應付他呢？」

小袁道：「你應該心中有數，這一次不但是他有求於你，而且還是希望與你進一步合作；因為這裏的銀行和財團實在太多了。對手這麼多，要你對他垂靑，自然非開出好條件不可。因此，你要壓低利息　其次就是多用考慮字眼，讓他患得患失，也好讓你有點時間回來與我共商對策。」

許栢堯以前對小袁仍存偏見，但經過今晚之後，也決心與他合作到底。

小袁走了！

許栢堯回到房間裏去，發覺他的妻子已倒頭大睡。他惟有放輕手脚，不敢吵醒她。

其實他的妻子翁美華並未眞的入睡，只是在不斷盤算着：以後應該怎麼樣做？

也只有翁美華不但最了解她丈夫的經濟情況，更清楚整個形勢！

毫無疑問，目前她丈夫與小袁等人正在佈下一個局，這分明是個老千局！

後果雖然未知，但目前似乎已漸入高潮；下一步可能是有更多人上當。

翁美華為了本身利益計，她也似乎要及早打算一下了！

所以那一晚她幾乎整夜失眠，反而她丈夫許栢堯睡了最安樂的一覺；只因為符子釗不追債，他心底裏的大石也可以暫時放了下來。

翌日許栢堯依時上班，到他的辦公室去等符子釗。

許太太翁美華午飯後即刻意打扮，未到下午三時，她已親自開車上山頂去！

在有空氣調節的餐室裏，她找了一個環境有利的卡位。

翁美華故意戴上一副黑眼鏡，自然是為了避免遇上一些熟人。

她叫了飲品，不斷在看時計。

不久，小袁終於出現了，這傢伙今天也戴上了一副黑眼鏡，頭上再加上了一頂帽，彷彿電影明星似的。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明白，他這麼樣，並非為了引人注目，而是像翁美華一樣，避免別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而已。

小袁的目光十分銳利，很快就認出了翁美華。他若無其事地坐了過去：「對不起，我來遲了。」

翁美華笑了笑：「反正你已經來了，何況今次還是我有事求你呢！」

小袁一怔：「妳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香港目前的環境，相信你也清楚，但我丈夫的實際情況你却未必清楚。」

「怎麼會不清楚？他欠了人家的巨欵，萬一有銀行申請清盤，他就會宣佈破產，甚至名譽掃地；過去一切成就將化為烏有。」小袁又想說下去，但侍者來，他先要了一杯咖啡。

小袁等侍者走開才說：「現在我千方百計，正是為了救他出險境。當然，如果我對妳說：我一心一意只為了帮朋友，妳會背後笑我胡說八道，但實際上我也為了自己；我當然要有些好處才這麼熱心。此外，也是為了妳——妳，我，他三個人以前是好朋友，又是好同學，於是我就變了義不容辭。」

「你這個人最可愛的地方就是：有時很坦白。」

「說對了，如果說我很坦白，那是騙人，只是因人而異，我並非對每一個人都這麼坦白的。」

「我也是一樣，以前我對你不敢坦白，因為我自問不够了解你。」

（未完．二）

番僧遇煞神　雙臂均離肩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衫少年命隨行老者——菊雲將葛林、李如霜押回九桃谷，自己轉到金府別業找金獨白，因言語不善打鬥起來，狄雲鳳、蘋兒向藍衫少年——年少豐發出暗器炸斷其右臂，葉一龍和田非吾、川東二矮找到年少豐，由他帶去九桃谷領回葛林、李如霜。葉一龍既發現菊雲是來臥底雙燕堡的人，却不揭破，狄雲鳳、蘋兒知道後才不敢下手，原來九桃谷是六合門五行院主派出的暗樁，狄雲鳳是三才院主之女，兩院措行不同，分出邪正，雖同屬一門，互相傾軋，葉一龍亦將自己幾乎遭害告知狄雲鳳，才知道六合門隱秘，二人心心相印，蘋兒暗中撮合，當作紅娘，二人互換信物，共訂鴛盟……

蘋兒柳眉微皺道：「妳別打岔，小姐出來多日，查出江湖動亂無不與本門無關，發覺身後屢屢有人暗中追踪，不禁暗暗警惕，處境有危，是以傳訊命妳等趕來。」說着語聲略略一頓，乂道：「昨日小姐與一異性知己在此敍話後，小姐與我因事離去，才出之不遠，巴上峯與吳錦、王虎三人即向那少俠猛襲，却不料小姐與我去而復返，吳錦、王虎已死在少俠掌下。巴上峯亦被制住穴道，逼問巴上峯狙殺自己之故，巴上峯和盤托出，却不料黑鷹殺手厲白趕至，恨巴上峯洩密，凌空下擊滅口，小姐大怒，暗中出手，那厲白臨死之前也吐露奉命而爲詳情。」

「居然有這樣的事，難怪狄院主與梁丘院主面和心違，」唐嬤嬤道：「巴上峯何在？」

蘋兒答道：「小姐念他尚知悔悟，饒他一命，廢了武功囚禁他處。」

唐嬤嬤忽喃喃自語道：「鳳郡主就鳳郡主，爲何改稱小姐怪彆扭的。」隨即笑道：「小姐孤芳自賞，等閒庸俗不屑一顧，那位少俠必是人中龍鳳……」

蘋兒忽然似有所覺，揮手示意衆人隱藏。

唐嬤嬤等人立即紛紛隱匿無踪。

蘋兒與烏雲飛、黎環一人提起一具屍體穿入翳密竹林中疾杳。

須臾——

人影紛紛掠至，現出六合門洞庭分堂主巴定海，副分堂主薩清，斷去右臂的年少豐、祝同、妖冶狐媚的彭凌仙及另三個瘦長，極似枯炭般，面膚黧黑的禿首無鬚老僧。

三僧雖然裝束一般，枯黑如炭，却貌像不一樣，目光冷沉懾人心魄，手臂間均套箍九隻金環，赤脚芒鞋，土黃僧衣，各執一柄精鋼禪杖。

斷臂殘肢的年少豐依然傲氣凌人，四顧了一眼，冷惻惻笑道：「巴堂主，你接獲傳訊三才院鳳郡主身前的七金釵同唐嬤嬤趕來此處與鳳郡主晤面麼？」

「不錯，」巴定說道：「此處名謂綠竹崗，晤面即在綠竹崗上。」抬面望了天色一眼，接說道：「半個時辰之後即可趕至！」

年少豐說道：「在下出來就是爲了與鳳郡主謀面，巴堂主，如有舛誤，唯你是問！」

巴定海說道：「回少俠的話，決錯不了！」

年少豐略一沉吟，頷首道：「好，兩位先回去，在下有要事與鳳郡主商議。」

巴定海、薩清兩人合掌一抱躬身，騰空穿空而去。

林中唐嬤嬤詫道：「這巴定海乃狄院主一手提拔，爲何與五行院同流合污？」

蘋兒說道：「同是六合門，巴定海乂不知梁丘院主心懷鬼胎，另有異圖，不然，年少豐何以命巴定海、薩清兩人先行離去。」

唐嬤嬤點頭不語。

形如枯炭三僧名金環奪命三佛，爲藏邊達噶寺長老，一身武功怪異，年均逾七旬，釋名爲住月禪師，住雲禪師，住行禪師。

只聽住月禪師道：「年少施主，貴上與三才院主暗中水火不容，少施主猶未能忘情於狄院主愛女，只怕與老衲三人事有干碍。」

年少豐朗聲一笑道：「人非太上，豈能忘情，在下只要鳳郡主一人，說眞的，三位武功雖高，却也未必能勝得了鳳郡主呢！」

金環奪命三佛聞言不禁激怒得面色鐵青。

住月禪師冷笑道：「年少施主莫非存心奚落老衲等？」

年少豐道：「三位眞有生擒鳳郡主的能爲麼？」

金環三佛只覺年少豐之言倒也是眞情實話，鳳郡主在六合門中號稱第一高手，才智無人能及，雖未目睹，却也不可掉以輕心。

住行禪師又問道：「依年少施主之見呢？」

年少豐道：「只能智取，不能力敵！」接着低聲商議。

藏身暗中的蘋兒見狀，不由冷笑道：「他們暗懷鬼胎，意欲算計鳳郡主。」

唐嬤嬤怒道：「不如讓我老婆子把他們生劈了以除後患！」

蘋兒搖首道：「不可，妳若現身恐弄巧成拙，稍時自有人除他。」

正說之間，忽見狄雲鳳與葉一龍雙雙翩然來到。

唐嬤嬤及七女目睹葉一龍玉樹丰神，不禁爲狄雲鳳欣喜，紛紛向狄雲鳳行禮，狄雲鳳爲葉一龍一一引見。

蘋兒疾趨在狄雲鳳身側，手指林外金環三佛及年少豐等人悄語良久。

狄雲鳳星眸泛出一抹殺機，道：「人心難測，居然敢算計到我的頭上來了。」

唐嬤嬤道：「郡主，依老婆子之見，不如先發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猝施殺手！」

狄雲鳳剪水雙眸凝視在唐嬤嬤臉上，道：「是誰傳諭命唐嬤嬤趕來的？」

唐嬤嬤那還聽不出狄雲鳳弦外之音，不由矮了半截，跪下哀求道：「郡主，千萬不要趕老婆子回去，凡事全聽郡主的，如有違忤，請依門規治罪。」

葉一龍見狀大覺不忍，低聲與狄雲鳳求情。

狄雲鳳星眸一轉，唇角泛出一絲笑意，道：「唐嬤嬤，葉公子爲你求情，還不謝過葉公子！」

唐嬤嬤立時向葉公子襝衽施禮道：「謝葉公子。」

葉一龍忙閃了開去，道：「不敢當老前輩如此重禮，些許微事何須言謝。」

唐嬤嬤見葉一龍謙虛誠厚，心中着實感激。

這時，林外忽傳來一聲雄渾長嘯，四外鳴應不絕。

金環三佛及年少豐等人面色微變。

住月禪師說道：「想必是鳳郡主已到了！」

年少豐皺眉回答道：「未必，另有其人。」

嘯聲戛然而止，遠處忽現出六條人影快步走來。

年少豐認出來人正是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獼霍元揆及葛林李如霜郝元霸六人，忙與金環三佛招呼。

金環三佛傲然冷笑一聲，似不將來人看在眼內。

接着——

田非吾等人一行之後乂是陰陽雙煞鄒乾、鄒元領着一干江湖黑道梟雄趕至。

年少豐沉聲道：「田大俠，你等來此意欲何爲？」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說道：「年少俠，老朽不是在九桃谷中說過麼？錯開九桃谷之地若再相見，你我便是對頭冤家。」

年少豐嘿嘿笑了兩聲，目光轉注陰陽雙煞道：「兩位不是去過九桃谷中麼？爲何去而復返？」

鄒乾說道：「老朽去九桃谷爲的是要看看年少俠還在麼？既然仍在，錯過九桃谷內找閣下代友找回過節，不是一樣吧！何況老朽已探出閣下假扮毒人將金萬森誘走。」

「胡說！」年少豐面色一變，喝道：「血口噴人，無恥之尤。」話落人出。

鄒乾喝道：「且慢！閣下只剩下一隻手臂，未必能勝得了老朽。」

年少豐不禁面紅耳赤，神態激怒無比，厲聲道：「在下不愼罹受暗算，但一隻手也可致你死命。」

陰陽雙煞聞言放聲狂笑不止。

住月禪師一撩僧袍跨前，高聲道：「年少施主，枉費唇舌無益，不如讓老朽打發吧！」

金環三佛陡地飛騰而起，揚手投腕，只聽得鏘鏘一片金鐵交擊之聲，十多支金環離體飛出，劃空帶出嗡嗡銳嘯，映日生寒。

打出手法更巧，忽上忽下，後發先至，幻出漫空環影，使人眼花繚亂。

金環三佛身形如大鵬展翅般挾着一片潮湧罡風望陰陽雙煞等人罩襲而下。

突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三人大笑，人已離地飛起，超越陰陽雙煞之前。

只見田非吾人在半空，鐵筆震腕揮出一招「萬星朝月」，筆影旋橫把飛來金環悉數磕飛開去。

川東二矮與金環三佛身形迎撞，轟地一聲巨響，雙方以本身眞力迎擊，立時震得往下飛落。

金環三佛目光怒瞪，料不到對方有此精絕的武功。

田非吾大笑道：「三位似是傳言中藏邊達噶寺內三位長老金環三佛，既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爲何助紂爲虐？」

住月禪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雙掌合什道：「田施主好雄厚的功力，年少施主說中暗算斷去一臂，焉可趁人於危！」

田非吾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等亦不爲甚，」目光望了陰陽雙煞一眼，含笑道：「二位意下如何？」

鄒乾道：「謹依田大俠之意。」

田非吾右掌一擺道：「我等走吧！」

一霎那間已走了個一乾二淨。

狄雲鳳、蘋兒等人只覺田非吾等人似虎頭蛇尾，來得快，去得也快。

但——

葉一龍却微笑不言。

狄雲鳳聰明過頂，是個玲瓏剔透的才女，見葉一龍神情，不由恍然大悟，嫣然笑道：「他們此是受公子指教而來。」

葉一龍道：「不錯，目的是殺殺金環三佛銳氣，而且經此一來，他們亦必會圖窮匕現。」

蘋兒抿嘴笑道：「陰陽雙煞指年少豐假冒毒人，必也是公子之計。」

葉一龍道：「在下所料，引走金府主人金萬森關係年少豐，毒人化身數人，亦

必係年少豐混淆眼目詭計！」

蘋兒哦了一聲，暗覺葉一龍才智不遜於自己與狄雲鳳。

此刻——

金環三佛已拾起被田非吾鐵筆磕飛的廿七隻金環，與年少豐聚在一處。

年少豐說道：「三位武功雖高，但不可輕視中原武林無人，故而梁丘院主沉穩持重，不取得秘笈與返魂珠，未便輕舉妄動。」

住月禪師道：「老衲等未盡全力，不然豈能讓田非吾等安然而退，何況老衲等此來志在與厲白晤商除去鳳郡主。」

「談何容易，」年少豐淡淡一笑道：「三位不可見怪，若說力敵，不要說是三位，就是十倍三位之數，亦動不了鳳郡主一絲毛髮。」

住月禪師道：「那麼說來，年少施主成竹在胸了？」

年少豐點點頭道：「這是當然，稍時鳳郡主來時，三位切宜恭敬，不可顯露絲毫傲慢之色，否則徒貽殺身之禍，要知除去鳳郡主非一朝一夕之功。」

金環三佛互望了一眼，面現不信之色，鼻中冷哼出聲。

年少豐淡淡一笑道：「稍時鳳郡主來時，三位最好不要露面，諒鳳郡主未必識得三位老禪師。」

金環三佛原打算與厲白晤面後，用暗襲手法將鳳郡主制住，但此刻恐事與願違，見年少豐說得如此鄭重，勉強應允，然心內甚是不忿，暗道：「一個女娃兒能有多大氣候！」

驀地——

空中忽傳來一聲鴿哨，只見一隻白鴿疾瀉而下，在年少豐頭頂盤旋三匝。

年少豐面色微變，單掌一招，白鴿逕落在年少豐肩上。

那隻白鴿似為年少豐斷臂驚異，側目咕咕低鳴。

年少豐解開鴿足信管，取出展閱之下迅揣入懷，沉聲道：「去吧！」

白鴿立即升空穿入雲霄而去。

住月禪師道：「院主傳諭何事？」

年少豐淡淡一笑道：「院主諭我等不可違忤令主前令，半年期間不得攬事生非，違者處死！」

住月禪師輕哼一聲，張目四巡，道：「半個時辰已過，怎不見鳳郡主到來！」

一個銀鈴悅耳語聲隨風傳來，說道：「你們是何來歷？想見我們郡主是為了何故？」

年少豐不由自主地心神猛凜，聽出那是蘋兒語聲，他耳熟能詳，從蘋兒語聲中含蘊濃重的殺機，不禁為金環三佛危，忖思自保之策。

× × ×

蘋兒久久不見現身。

年少豐朗聲笑道：「是蘋姑娘麼？這三位老禪師乃在下忘年之交藏邊達噶寺長老金環三佛，蘋姑娘為何吝於現身？鳳郡主何在？」

只聽蘋兒道：「少俠不遵令主之諭在外惹事生非，恐遭殺身之禍，眼前謠諑盛傳，謂少俠就是引走金萬森毒人之一，黑白雙道無不搜覓你的下落，少俠還不速離此是非之地。」

年少豐忙道：「在下只求與郡主見一面，有事稟告，立即回山。」

「郡主因事他去，少俠有什麼話和我說也是一樣。」

年少豐略一沉吟，循聲邁入林中。

只見蘋兒覆一面薄如蟬翼的黑紗，衣裙飄飄如仙立在一株銀杏之下，道：「少俠有何事相告郡主？」

年少豐忽面現為難之色，囁嚅難語。

蘋兒說道：「少俠既有碍難，不如不說。」

年少豐似鼓足勇氣，道：「在下聞聽訊息，本門不少年少高手為覬覦郡主美色，意欲暗算郡主，蘋姑娘轉告郡主日後遇上本門之人，小心為上。」

蘋兒道：「這點郡主早已知道了，蒙少俠見告，不勝感激。」說時朝年少豐斷臂注視了一眼，接道：「少俠斷臂之傷雖說無碍，但傷毒仍在，强行閉凝在空穴內仍虞不時發作！」語落人起，穿空如飛疾杳。

年少豐只覺有滿腹言語未了，料不到蘋兒說走就走，而走得奇快，不禁嘆了一口氣，身形疾躍出林。

那知身形甫一沾地，張口向金環三佛欲言，四外突然紛現出人影，撲勢迅快，年少豐只覺一條黃色人影阻在身前，抬目一望，不禁駭然變色。

年少豐認出那人是苗疆毒龍郝南鴻。

其餘之人除苗疆門下外還有四個灰衣老僧及一雙束髮全眞。

郝南鴻目注年少豐道：「尊駕好歹毒的心機，驅策毒人移禍苗疆，用心究竟何在？」

年少豐冷笑道：「閣下諒是苗疆門主，無形之毒僅閣下精擅，為何謂指在下，請拿出眞憑實據！」

郝南鴻道：「尊駕好一張利口。」

冷面瘟神祝同突跨前一步，沉聲道：「咱們少主為追尋毒人一條右臂被暗算炸掉，郝門主含血噴人未免太過。」

郝南鴻冷厲寒芒朝年少豐注視了一眼，忖道：「莫非傳言是假？」

突聞一蟻語傳聲道：「郝門主不可受他之愚，此人除無形之毒與郝門主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尚擅金蛇蠱之術！」

郝南鴻不禁面色一變，五指迅如電光石火向年少豐抓去。

年少豐不禁心胆皆寒，雙足一躍，穿空飛起。

冷面瘟神祝同與楊花姥女彭凌仙各打出一蓬暗器，騰空護着年少豐而去。

金環三佛高喧了一聲佛號，鑌鐵禪杖勢如萬鈞掃向郝南鴻而去。

郝南鴻哈哈大笑，陡的仰腰倒竄出三四丈外。

金環三佛如影隨形撲去，一到中途，却倏地止住。

郝南鴻猛一挺腰，揚手欲劈。

三佛認為他施展奇毒，心中一凜，故而中止前撲之勢。

郝南鴻冷冷一笑道：「在下如眞個施毒，恐早就屍死魂銷了！」

住行禪師道：「以武論勝，各憑眞實功夫，如施主般鬼蜮暗算，令人齒冷。」

郝南鴻放聲大笑道：「在下志在尋找移禍苗疆之人，三位禪師竟助紂為虐，還責在下暗算！」說着右掌虛空疾拂而出。

金環三佛駭然失色，趕忙屏住呼吸，暗運罡氣護體，不使無形之毒入侵。

郝南鴻又聽得蟻語傳聲道：「郝門主為何捨本逐末，那斷臂少年才與毒人之事大有關係，這三老禿驢却絲毫不知情！」

語聲極細，以內家眞力透出，字字清晰入耳。

郝南鴻不知此人是誰，却知此人一身功力已臻化境，不由向金環三佛揮手道：「三位快走，在下不傷害三位就是。」

金環三佛怒視了郝南鴻一眼，倏地轉身，執杖如飛奔去。

郝南鴻示意門下暗躡金環三佛之後，身形一躍，落在四僧二道之前抱拳笑道：「在下不願妄入人罪，必須找出眞憑實據，故而在下縱之離去。」

一個皓首老者道：「郝檀越之言極是，方才郝檀越未施展無形奇毒麼？」

郝南鴻道：「在下如任意施展，江湖上恐無在下立錐之地了。」隨即又道：「今晚在下打算去金府別業查證是否傳言失眞。」

只見五個黃衣漢子疾奔回來，朝郝南鴻稟道：「金環三佛身法奇快，不敢逼近，不料一晃眼就沒踪影。」

郝南鴻沉聲道：「他們跑不了！」心裏想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但忌諱四僧却隱忍不敢出口。

苗疆一行離去後，金環三佛突現身而出。

住行禪師寒着一張臉，道：「兩位師兄，我們胆子越來越小了，無形奇毒焉能傷得了我們？」

住月禪師道：「話可不是如此說的，年少施主說得不錯，中原武林大有能人，那苗疆門主擅使無形奇毒，我等用的不在爭雄鬥勝，怎能輕易樹敵結怨！」

住雪禪師道：「既然厲白不知何往，又不知鳳郡主何在，留此無益，不如返回五行院……」

言猶未了，驀聞一個陰冷如冰笑聲傳來道：「想走麼？未必如此容易！」

住行禪師面色一變，右腕疾揚，三隻金環脫手作品字形飛出，一前兩後，旋飛若電，帶出破空悸耳銳嘯循聲襲去。

這語聲來自一叢翠篁綠竹內，只見三隻金環投入竹叢之前，突變交錯電旋，那叢翠竹立即倒下了一大片，威力駭人。

突聞叮叮之聲金鐵交擊之聲，三支金環竟然震撞得飛了回來，旋勢更疾，銳嘯刺耳。

金環三佛不禁大駭，住行禪師飛身躍起，雙臂揮飛收回發出三環，但來勢沉猛，差點傷了自己。

只聽一片蒼老冷笑道：「好霸道的奪命金環。」

不知何時，距金環三佛身前兩丈開外現出一個鷄皮鶴髮老嫗和七個幪面持劍少女。

住月禪師口喧了一聲佛號道：「女施主是何來歷？」

老嫗正是唐嬷嬷，面容如冰道：「藏邊凶邪，怎在中原武林撒野，老婆子如非還有幾分武功，定必喪在金環之下。」

金環三佛最忌稱他們邪魔外道，住月禪師目中精芒電射，厲喝道：「出口傷人之輩，休怨老衲心黑手辣！」

唐嬷嬷道：「與五行院狼狽為奸，同流合污，不是凶邪是什麼？」

金環三佛就因為她喝破五行院之事，所以住月禪師猝施煞手。

住月禪師面色一變，道：「女施主來歷可否見告？」

唐嬷嬷說道：「老婆子與五行院主梁丘皇誓不兩立，凡與五行院勾結者，殺無赦！」

住雲禪師狂笑道：「好大的口氣！」

別看住雲禪師個子枯瘦如柴，嗓門倒眞大，震耳欲聾。

七幪面少女身法奇幻，一眨眼就在四外佈設了七星方位，看起來陳陳落落並不起眼，却在行家眼中無異天羅地網，插翅難飛。

金環三佛面色大變，瞧出陣式玄奧奇詭，不禁同時倒吸了一口冷氣，知道唐嬷嬷來歷並不簡單，這七個幪面少女亦很扎手。

唐嬷嬷嘿嘿一笑道：「如何？三位如束手就縛，尚可饒恕你等活命。」

住月禪師低聲道：「師弟，此乃正反七星陣式，若攻向七女必自投困境，有道是蛇無頭不行，愚兄攻那老怪物，二位師弟分攻七星首尾。」話落人出，手掄禪杖一式「神龍擺尾」揮出。

住雲住行二僧猛一翻身，分向七星首尾劈出。

西域武學以詭異見長，但金環三僧剛猛中含蠱奇絕，招中套招，式式連環，風捲雲湧，勁風如山……

× × ×

在年少豐逃去之前，葉一龍悄語道：「姑娘，西域武學蹊徑別走，金環三僧此來與厲白晤面，志在對付姑娘，他們身獲奇學，不見着姑娘他們決不會施展，但最好不要碰面，亦不要與三僧力敵，只宜智取。」

狄雲鳳嫣然一笑，凝眸含情，只點頭不作答。

蘋兒道：「公子，你太小覷了我家小姐了。」

葉一龍俊面一紅，道：「在下怎敢，姑娘若出手三僧必死無疑，但在下認為多造殺孽上干天和，最好生擒活捉，廢了武功放他一條生路。」

狄雲鳳道：「賤妾謹遵公子之命。」

突見年少豐與祝同彭凌仙三人先後穿空遁去，葉一龍忙道：「在下去去就來。」身形一閃追去。

年少豐與祝同彭凌仙三人逃出四五里外，見無人身後追踪，方始身法放緩了下來。

祝同道：「屬下担心金環三佛不敵苗疆毒龍。」

年少豐長吁了一口氣，搖首答道：「西域武學怪異，金環三佛必可自保無虞，唉，在下以不曾與鳳郡主晤面為憾！」

彭凌仙心中不禁泛起一絲妬意，却不形於顏色，狐媚一笑道：「少俠此刻打算何去何從？」

年少豐略一沉吟，道：「在下要去找一位巧匠打造一隻鐵臂。」

祝同道：「少俠不棄金環三佛？」

「他們要殺害鳳郡主，談何容易，說不定要賠上一條性命，依在下看來，厲白必凶多吉少，在下不得不為自己打算。」

行走之間，不覺走近一處茅舍，孤零零地，門前一株老柳繫着一頭水牛，樹旁放着竹笠鐵鋤，茅屋上炊烟縷縷升空，肉香送鼻，令人食指大動。

祝同道：「腹中飢腸轆轆，不如吃飽了再走。」

年少豐頷首道：「也好！」

祝同當先入得茅屋，只見一個老農正端着一碗紅燒鷄放在桌上，灶下鍋內飯香撲鼻，遂朗聲笑道：「在下等趕路錯過了飯店，老丈可否分少許菜飯飽食一餐如何？」說着取出一錠白銀。

這時年少豐彭凌仙巳雙雙趨入。

老農忙笑道：「出外人錯過了宿頭飯舖那是常事，如不嫌棄粗茶淡飯，貴客登門招待尚恐不周，那有接受錢財之理。」

祝同不允，連說那有白吃白喝之理。

老農方予收下，農家不虞米酒菜蔬，又加添了一尾鮮魚。

三人入席後堅邀老農共餐，老農推說老伴及兒媳田間未回，告辭出屋而去。

老農出得門外手中竟多出一紙卷，自是年少豐懷內鴿訊，面泛一絲愉悅笑容。

年少豐等三人酒醉飯飽，已是夕陽歸山，暮靄斷垂之際，只聽屋外一陣人語笑吟之聲傳來，見一白髮老嫗及一雙少年夫妻入內，均是農家裝束，樸厚憨誠。

白髮老嫗道謝三人給予銀両，並謂天色又晚，若不嫌茅屋地狹人稠，歇過一宿明晨再走。

年少豐答稱尚須趕路，委實抱歉，酒好菜好，多謝堅辭居停，詫問老農為何尚未回來。

老嫗笑道：「田間尚待事了，片刻即回。」

年少豐不打算多作逗留，惟恐為人發現，立即告辭上路，三人疾展身法如飛奔去。

屋角一株老樹後忽轉出翩翩不羣的葉一龍及老農。

老農並非原來老農，葉一龍低聲鄭重相囑老農良久，轉身一閃而杳……

這時，金環三佛正與唐嬤嬤七女展開一場激烈拚搏。

雙方均是一身武功登峯造極，唐嬤嬤雙掌震開了漫天拳影，招招都是如同斧劈刀砍，虎虎生風。

七星劍陣玄奧巳極，劍劍都是刺向金環三佛要害重穴，圈子愈縮愈小，只見流芒驚天，如同洒下一片光幕。

金環三佛三支鑌鐵禪杖猶若猛龍翻江，威勢駭人，敢情金環三佛巳動了眞怒，杖勢愈攻愈狂。

忽地，三佛口中同時發出一聲怪嘯，身如陀螺般輪轉，手中鑌鐵禪杖亦隨着疾轉的身形旋劈，劃起一片洶猛的杖風。

隱在林中的狄雲鳳和蘋兒見狀情知有異，雖不知金環三佛變的什麼花樣，却知三佛必出殺手，暗道：「不好！」

只見三佛臂頸間廿七支奪命金環離地，迅若奔電，旋向四外，風助環勢，却無定向，說時遲那時快，廿七隻金環突炸裂得碎片流螢芒雨打向唐嬤嬤七女而去。

唐嬤嬤七女猝不及料，得驚覺有異時巳避去不及，紛紛倒地。

狄雲鳳蘋兒二女大驚失色，嬌叱出聲，疾撲出林。

金環三佛疾轉的身形依然，同聲狂笑，禪杖神龍擺尾般掃下。

倘讓那禪杖擊實，定成血泥肉醬。杖勢如山，唐嬤嬤及七女轉眼就要在杖下身亡。

驀地一條身影宛若箭射，比狄雲鳳蘋兒二女更快，迎向三佛而去。

只聽金環三佛各各喉中發出一聲悶哼，身形猛的倒翻騰起疾飄開去。

來人不言而知正是葉一龍，不待金環三佛飄落站實，雙肩急晃如影隨形而至。

住雲禪師暴喝聲中，禪杖環腰狂劈而出。

葉一龍朗笑出口，左臂迅如電光石火抓住杖環，順勢一帶。

住雲禪師身不由主地望前一衝，却不料葉一龍右掌按實前胸，一股暗勁如山，臟腑立碎，口中噴出一股血雨。

葉一龍迅快無比將住雲禪師軀體推向住月住行二僧，兩手戟指點向二僧「血海」要害重穴。

快如閃電，而且迅雷萬鈞不及掩耳，住月住行二僧雖眼明手快，撥開住雲禪師撞來的軀體，却躲不了葉一龍奇奧手法，雙雙眼中一黑，仰面橫屍倒地。

這時，狄雲鳳蘋兒二女已掠至唐嬤嬤及七女身前，發現氣息巳絕，不禁星眸中淚珠似斷綫般流下。

烏雲飛黎環二人受狄雲鳳之命四外巡視，是否還有他人在，此刻雙雙掠回，見狀不禁目瞪口呆。

葉一龍一躍而回，也不避男女之嫌，伸手一一探懷察視心脈是否巳絕，察覺尚有生機，忙點了穴道，護住心脈。

蘋兒凄然流淚道：「死都死了，無可救治，速就地掩埋。」

「沒有死！」葉一龍搖首道：「還有可治！」

狄雲鳳玉靨綻展笑容，詫道：「眞的麼？」

葉一龍說道：「烏黎二兄請速覓一僻靜之住處，她們非要三天三晚才可甦醒復元！」

狄雲鳳一旁忙道：「你們兩人速去速回。」

這時葉一龍在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倒出八粒丹藥一一喂服口中，並在每人身上點幾處穴道催發生機，使藥性由津液而下。

狄雲鳳蘋兒默默不語，凝視着葉一龍救治情形。

葉一龍點完了唐嬤嬤及七女穴道後，長身而立，如釋重負吁了一口氣，道：「兩位姐姐好險！金環三僧心存毒念，孤注一擲，他那金環乃脆鋼寒鐵合鑄，鋒利無比，端遇強敵以力猛撞，必然炸裂，內貯牛毛毒芒，循血攻入無救，三僧以極巧妙手法，使金環旋飛互撞炸裂，且毒芒未破橫練鐵布衫，所幸在下及時趕到，不然萬無倖理！」

二女聽葉一龍稱她們姐姐，芳心不禁泛起一種甜暢感覺，玉靨霞生。

蘋兒嗔道：「既然喚了姐姐，為何又自稱在下？」

葉一龍自知說溜了口，不禁俊面通紅，他與狄雲鳳巳然私訂終身，但為了行走江湖方便，避免因嫉成仇，早約定仍以普通朋友之交相稱。

他乃聰明絕頂之人，微笑道：「蘋姑娘既然愛在下如此稱呼，何妨等得夜半無人私語時！」

蘋兒嬌啐了聲，嗔道：「貧嘴！」

這時，烏雲飛黎環二人突飛奔回來。

黎環抱拳躬身道：「小姐，在附近巳覓妥一處農舍，屬下巳贈與銀両，承屋主應允過讓五日，領其家人至其岳家作客，屬下嚴囑不得洩露！」

狄雲鳳點點頭道：「他們巳遷讓一空麼？」

烏雲飛答道：「他們巳走了。」

蘋兒道：「好，你們兩個將唐嬤嬤抬去！」

葉一龍守護留此，狄雲鳳蘋兒各扶起二女隨着烏雲飛黎環掠去。

須臾，二女皆返回，又扶起剩下負傷三女，葉一龍偕同烏雲飛黎環提起金環三僧奔向農舍。

農舍內巳燃亮了燈火，酒餚紛陳。

葉一龍在三僧身旁搜出解藥，一一喂服傷者後入席，取出從年少豐懷中竊來五行院主鴿訊遞與狄雲鳳。

狄雲鳳一見鴿訊所諭，不由得花容失色。

葉一龍含笑道：「依在下看來，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保無虞。」

蘋兒詫道：「梁丘院主手諭上說些什麼？」

狄雲鳳冷哼一聲道：「梁丘皇密囑年少豐不管使出如何辣毒手段，必須將我生擒活捉以脅迫我爹就範，從前要死的，如今又要活的。」

蘋兒急道：「敵暗我明，防不勝防，計將安出，依婢女之見不如飛訊與老爺子知道。」

「不好！」葉一龍搖首道：「狄院主無所知悉，梁丘皇認為秘密不曾外洩，在未擒獲狄姑娘及取得返魂珠秘笈之前暫不敢輕舉妄動，不如雙管齊下……」說着低聲向二女密語良久。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說之甚易，行之維艱，那將是一塲凶險無比鬭智鬭力的拚搏，公子為了賤妾步履艱危，賤妾委實過意不去！」

正說之間烏雲飛突自屋外一躍而入，道：「附近發現達噶寺藏僧多人，似搜覓金環三僧下落！」

葉一龍微皺眉頭，道：「此必是年少豐授意尋覓而來，倘搜覓無着，郝南鴻必逃不了干係。」

蘋兒道：「若他們找來此處，如何應付？」

葉一龍略一思索，道：「只有驅殺一途，沒有其他辦法了。」目注烏雲飛，又道：「烏老師千萬不要正面交手。」

烏雲飛立即會意，抱拳道：「烏某遵命！」轉身疾奔而出。

狄雲鳳嘆一聲道：「鴿訊中有一行暗語，晦澀難解，不知有何用心。」

「此必須找到年少豐無法明白？」

「年少豐如今何在？」

「他想覓一巧匠替他打造一隻手臂接上！」

狄雲鳳詫道：「世上眞有這麼一個巧匠麼？」

葉一龍究竟涉足江湖時日太短，對江湖上一切甚是陌生，所知者除了雙燕堡武師傳述外，其餘均經由無名叟及巧手翻天衛童告知，因是無法作答。

蘋兒道：「一定有，不然年少豐決不會無的放矢！」

狄雲鳳玉臂枕頭思索，她對未來之事只覺茫茫無所適從。

葉一龍忽飄然出門而去，月明在天，樹影婆娑，谷野呈現一片迷濛，他踏着如錦碎月，若行雲流水走向谷外而去。

一株參天古幹之上忽疾如鷹隼瀉落一個短衣番僧，銀白月色映射番僧蟹臉蝟鬚，眼如銅鈴，烱烱如電懾人心魄。

番僧阻住葉一龍去路，目光逼視在葉一龍臉上，一言不發。

葉一龍鎮靜如恒，和番僧一模一樣，目光落在番僧肩頭兩把戒刀上。

戒刀似為緬鐵打造，鋒利無匹，並泛閃藍汪汪光華，一望而知淬有劇毒。

葉一龍暗道：「為何武林中到處可見用毒，殺人巳是上干天和，何必非要用毒不可。」瞧那番僧一副窮凶極惡模樣，定非善類，起了重懲誅戮之念。

一盞熱茶時分過去，那番僧終於忍不住了，陰惻惻冷笑道：「你是什麼人？」

這番僧想是久居邊陲，少有涉足中原，漢語並不流利，句輪格磔，聽來極不順耳。

葉一龍面色一寒，道：「這就怪了，在下生長於斯，今晚月色甚好，動了賞月之念信步出遊，在下不問禪師何來？怎麼反問起在下來了。」

番僧只覺得這少年胆大得出奇，暗忖道：「難道這乳臭未乾小輩竟身蘊武功不成？」遂嘿嘿一笑道：「佛爺來自藏邊，來此尋覓三位長老，聽說三位長老死在附近。」

葉一龍道：「禪師說得離奇，三位長老喚何名，形貌穿着如何在下一無所知，再說又與在下何干，閃開！」說時左臂迅如電光石火一撥。

那番僧不由自主的身形踉蹌撞開，大聲喝道：「小狗找死！」右手疾掠，一抹藍電應手揮出，刀沉力猛，捲向葉一龍胸際。

葉一龍見他出刀狠辣，不禁劍眉一剔，身形疾轉，讓開刀勢，五指詭疾無比一把扣住番僧脈門，喝道：「如此心狠手辣，饒你不得。」

番僧只覺腕脈被扣上一道鐵箍，飛痲襲體，不禁面色慘變。

「叭」的一聲脆響，葉一龍右腿飛起，番僧肩胛骨頓被踢斷，一條右臂生生離肩，帶起一道血箭。

那把毒刀迅疾無比換在葉一龍手上。

番僧痛徹心脾，厲嗥出聲，可是凶性仍未稍減，左掌蓄滿眞力撞向葉一龍胸前

，快如奔電。

距離既近，掌力又猛，葉一龍若眞讓這一掌打中，非死必傷。

那知葉一龍左手兩指已自點在番僧「乳中」穴上，番僧只覺眞氣回逆，左臂猛地落了下來，面現苦痛無比之色，軟蛇般癱坐在地上。

葉一龍止住番僧斷處流泉溢血，冷笑道：「素昧平生，一出手即制人死地，留你活命天理難容。」說時震腕一顫，毒刀藍芒緩緩向番僧胸腹划下。

番僧見狀，面色慘變，獰罵道：「你若存心折辱，休怨佛爺罵你！」

葉一龍哈哈朗笑一聲，毒刀回收，指若如飛，點了番僧數處穴道。

番僧猛感萬蛇噬體，兩目瞪得又圓又大，豆大汗珠爆出如雨，這滋味比死都要難受，喉中呃呃出聲，渾身篩糠般顫抖。

葉一龍沉聲道：「你最好把來歷仔細說出，如有半句假話，休怨在下把你折辱個夠。」

番僧雖痛苦無比，內心憤極迸出獰聲道：「你怎能分辨我說話眞假？」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你所尋三人是否金環奪命三僧，想必你也出身達噶寺，你所說的話是眞是假，在下自然能分辨得出。」

番僧聞言心神猛凜，知今日遇上煞神，必凶多吉少。

驀地——

葉一龍面色一變，身形斜飛而出，毒刀揮出一道藍虹，只聽叮叮連珠撞擊之聲，接着騰起淒厲慘嗥，屍體落地之聲。

原來番僧同黨已找來，發現番僧被制，突地撲出，打出一片暗器，滿天花雨般襲向葉一龍而去。

葉一龍聽覺敏銳，番僧同黨未撥出之際即驚覺有異，先發制人，毒刀猛揮，身隨刀出，刀勢凌厲奇奧，砍瓜切菜般把番僧同黨悉數誅戮刀下。

番僧同黨共是五人，各各顱裂藕切，五臟六腑隨着鮮血如泉流出腔外，慘不忍睹。

霎那間，五具屍體漸消，化爲一灘黃水，可見毒性之劇烈。

葉一龍不禁一怔暗道：「怎麼這禿驢有此毒刀，莫非達噶寺是五行院主梁丘皇一處秘密分舵，哼，梁丘皇一定是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我必須問個清楚明白。」

那番僧自身痛苦難禁，百倍於死，目睹同道紛紛戮在自己毒刀之下化爲黃水而亡，不禁心驚胆寒，迸出淒厲語聲道：「施主請賜貧僧速死！」

葉一龍道：「死活悉由在下，就看禪師是否能從實吐出。」

「施主要貧僧說些什麼？」

「禪師說奉梁丘皇之命而來，必有所爲，禪師若毫無所隱從實吐出，在下必放禪師一條生路，永伴我佛，懺悔己非。」

番僧聞言不禁勾起求生強慾，道：「施主的話是眞？」

葉一龍回答道：「言出如山，永無改悔。」

番僧點了點頭，道：「貧僧願從實說出。」

葉一龍兩指飛點而出，解了番僧的穴道……

× × ×

西藏地方，地廣人稀，達噶寺深藏於高山壑谷內，終年積雪，自古不化，寺宇廣袤巍峨，僧衆三千餘人，同修寺內，有彼此老死不曾晤面者大有人在。

那毒刀藏僧隸籍西番，爲方丈座下有數高手之一，他只知方丈與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非但相交莫逆，而且同聽命於一人。

此人是誰？番僧茫然無知。

番僧名圖愕喀喇，奉命覓晤金環三佛，欲對中原武林各大門派不利，五行院主梁丘皇早就網羅甚多高手名僧潛伏臥底，伺機而動。

因燕雲三梟把事弄砸，非改弦易轍不可，究竟爲了何故？眞正動機是什麼？圖愕喀喇茫然無知。

又知梁丘皇對狄雲鳳視若芒刺在背，非拔之而後快，本命年少豐注意狄雲鳳行動，接獲傳訊年少豐行事乖誤，更迷戀狄雲鳳甚深，不足成事，已另遣他人。

他人是誰？圖愕喀喇因事不關己，不願多問，梁丘皇亦未必說出。

葉一龍問完，略一沉吟伸指點了圖愕喀喇睡穴。

狄雲鳳與蘋兒却在一株參天古幹之後羅衣飄飄走了出來。

狄雲鳳道：「龍弟好一手的精絕大羅刀法！姐姐自愧不如。」

葉一龍道：「比起兩位姐姐，不啻雲泥之隔。」說時太息一聲道：「兩位姐姐都聽見了，此後兩位姐姐更是危機四伏，防不勝防，武林各大門派之事，小弟意欲尋覓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先生及川東二矮邱霍兩位前輩相助！」

狄雲鳳嫣然含笑，道：「也只有他們三人才能獲得龍弟深信不疑！」

葉一龍望了狄雲鳳一眼，說道：「雲姐，五行院算計於你，好像妳一點都不憂急。」

狄雲鳳嬌笑道：「憂急何用，照計行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刻梁丘皇已感到焦頭爛額了，蘋兒，速命烏雲飛黎環二人清理屍體。」

蘋兒道：「這禿驢如何處置？」

「與巴上峯及金環三僧囚在一處。」

狄雲鳳言畢與葉一龍雙雙轉回農舍。

葉一龍與玉人偕處，其樂融融，正似花不盡，月無窮，兩心同，此時願作，楊柳千絲，絆惹春風。

其實，狄雲鳳葉一龍愁緒層歷，強顏歡笑，彼此都知前路艱危，浮世歡會少，勞生怨別多。

三日中，葉一龍除了診治七女及唐嬤嬤外，獨自前往府城與田非吾及川東二矮商計。

第三日晚上，唐嬤嬤及七女均已醒來，毒傷半愈，但混身綿軟乏力。

蘋兒熬了一鍋參粥，數碗精緻可口小菜。

吃食之際，唐嬤嬤笑道：「老婆子得能再世爲人，皆鳳郡主蘋姑娘所賜，此恩此德沒齒難報。」語聲略略一頓，又道：「老婆子自知生機已絕，鳳郡主怎有奪天

地造化之力？」

蘋兒盈盈一笑道：「此乃葉公子所救，關鳳郡主何事？」繼說出葉一龍施救詳情，這三天來，葉一龍都將狄雲鳳蘋兒摒拒門外，獨自一人在房內推宮過穴施救。

唐嬤嬤偌大年歲不怎麼樣，七女一聽可不是那麼一回事了，不禁紅霞泛靨，嬌羞無地自容。

狄雲鳳嗔道：「蘋兒；妳怎口沒遮攔，嫂溺援之以手，龍弟從權有何不可！」

蘋兒笑着說道：「婢兒也沒說他錯了嘛！」

唐嬤嬤嚷道：「如今葉公子何在，老婆子須向他叩謝！」

狄雲鳳答道：「他已外出，片刻即就回來。」

突聞屋外響起黎環語聲報稱葉一龍及田非吾川東二矮等人來到。

狄雲鳳蘋兒雙雙起立趨出相迎。

× × ×

驕陽如火，流金爍石。

山道上樹蔭叢中酒帘飄揚，茅竹搭蓋一座涼棚，內有十數張竹木桌兒。

這條路當贛皖邊界，萬山叢中，前後數十里不見村集，酒屋主人年逾花甲，兩老在此開設了數十年，生意買賣不惡。

往常照顧同屋的都是些過往客商，諸如木客藥夫子，獵戶或行商路販。

今兒個却大不相同，十之八九都是肩頭絲穗飄揚，勁裝捷服的江湖豪雄，相識同行的均聚在一桌，彼此各不相擾。

他們不是來自一處，而且目的也不相同，只不過不期而遇罷了，大塊肉、大碗酒，談笑風生，豪笑震耳。

棚角一張竹躺椅上正坐着雙燕堡內巡總管菊雲，面前擺着竹桌，桌上擺了一壺酒，鹵牛肉醬鴨煮花生仁各一碟。

菊雲輕酌淺飲，却濃眉微皺，掩不住心頭愁煩。

他每日午夜，背上金蛇蠱必會發作，發作時痛苦不堪。

這些江湖豪雄顯然不期而遇，到此歇歇腿罷了。

棚外忽走入一少年俊美如玉公子，身着嵌白雲肩天青紡衫，菊雲差點驚呼叫出口來，除了唇角長了一粟米大小黑痣外，與他少主葉一龍竟是一模一樣。

他不禁一呆，暗道：「那有長得這般相像。」目不轉睛凝視着那少年公子。

少年坐定，即向店主道：「來兩斤竹葉青，隨便送上三樣下酒小菜。」一口亮脆的京片子，眼神不時泛出懾人寒芒。

菊雲暗道：「不對呀，我家少主從來未去過京城，亦未聽得少主曾說過京音，只是面目逼肖而已。」

那青衫少年似是酒脫得很，把酒迎風，一副悠然自得模樣。

棚內江湖豪雄三三兩兩紛紛離去，只剩下一桌四人尚在飲酒談心。

驀地——隨風傳來一聲奔馬如雷蹄聲，雨點般似的愈來愈近，山道上突現出兩匹快馬，一先一後，騎上人一老一少，老者是個其貌不揚，村落塾師模樣糟老頭兒，蓄着山羊鬍鬚，穿着一襲黑紡長衫，那少的是：英氣逼人的美少年，衣飾華麗，却帶有一股冷悍驚獷氣質。

兩人在酒棚前下馬，大剌剌地入座，由那糟老頭要酒點菜。

那少年顯然自命不凡，但一眼瞥見葉一龍在座，不禁頻頻注視，只覺葉一龍氣質翩翩猶勝自己，妬念不由自主地油然泛起，微微冷哼一聲。

只見菊雲離座趨前向那糟老頭躬身施禮，自道來歷。

糟老頭面現訝異之色道：「原來是雙燕堡菊總管，難怪尊駕識得老朽，讓老朽與菊總管引見。」用手一指，道：「這位是本門後起之秀韓仲屏韓少俠，人稱玉面哪吒。」

韓仲屏傲然一笑，身子仍倨坐不動，僅抱拳略拱道：「幸會，請坐！」之後就不聲不語。

那菊雲忍着一股怒氣，面色平和含笑謝了一聲坐下。

糟老頭乃五行院第一謀士陰司秀才于冰，滿肚子壞水，在菊雲面前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說道：「菊老師，你也奉命來此麼？」

菊雲道：「菊某奉命與年少豐聯手共謀！」

韓仲屏不禁鼻中發出卑屑冷哼道：「誤事的蔣幹，無用的東西！」

于冰笑道：「不錯，年少豐怎比得韓少俠，他不該多事生非，看來年少豐不敢來了。」

韓仲屏雙目一瞪，神光逼射，道：「他敢！」

菊雲向于冰道：「于老師也是來此與年少豐晤面的麼？」

于冰點點頭，道：「不過另有其事，菊老師雙眉深鎖，滿面重憂，想必遇上什麼棘手難題。」

正說之間，忽見一勁裝捷服漢子奔入棚來。

韓仲屏離座走出。

勁裝捷服漢子向韓仲屏低聲密稟。

只見韓仲屏兩道劍眉頻頻猛剔目露怒光，俟漢子說完即低囑數語。

勁裝捷服漢子喏喏連聲如飛奔去。

韓仲屏回座，道：「年少豐斷去一臂急于續上一隻假臂，業已離開他往不會來了，菊老師也可離去了！」

菊雲不禁一怔，滿腔失望，忙離座立起抱拳一拱道：「菊某這就告辭！」

轉身之際，發現那神肖葉一龍之少年已然形踪杳失，不知何去，心頭不覺一震，快步出棚而去。

韓仲屏目光望隣席四人打了一眼色。

四人即會意，望菊雲去向追去。

司陰秀才于冰道：「此時下手除他未免太早。」

「不！」韓仲屏沉聲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葉楚雄已自投羅網，留他無用，殺之也不會疑心到我們頭上。」說着忽閃出一抹憂慮之色，道：「稍時你我與鳳郡主晤面，不可露出絲毫破綻，下手要快，否則反爲所制。」

于冰道：「老朽已佈下天羅地網，諒不致錯失。」

林內忽傳出一聲輕微哨聲，韓仲屏順手放下一錠碎銀，與陰司秀才于冰雙雙匆忙離去。

（未完・十）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玉田·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從三夫人的引薦入天魔教，未見教主，先要過內三堂的審查，暫時由三夫人帶回自己院落，聽候發落。武家騏從婢女小翠兒口中打聽到魔教總樞有三處，此處不過是衆夫人的居處和內三堂總舵的地方，眞似深宮後苑，妃嬪婢女三千，儼如封建皇朝、公侯府邸，尤其接觸小翠兒，對封建大家庭有反叛性，這次臥底潛來，正如劉姥姥入大觀園，誤打誤撞，增長了不少見識，充實了自己見聞，三夫人凉薄逢人憎；七夫人辣毒掌大權；大夫人淫蕩謀私利；最後見到九夫人青磬紅魚作掩飾，原來赫然是內三堂的總舵主，炙手可熱的人物……

臥底難完成　得益却不淺

九夫人微微一笑道：「我沒有這麼表示啊！」

武家騏眼看對方神態，的確沒有敵意表示！不由微微一怔。

却見九夫人擺擺手道：「你且坐下，稍安勿躁，不妨坦白說出來意，看我能不能帮你忙！」

武家騏一想，不論對方這番話是眞是假，反正情勢已到這種地步，不妨明說，看看對方反應再作計較。

這刹那，他抱定是福不是禍，橫下了心，遂冷冷道：「在下來此，夫人諒必清楚，一，想取神龍寶玦，二，欲營救失陷在貴教中的各門派衆多弟子下落。」

九夫人微微一笑，道：「少俠很坦白，可惜找錯了地方！」

「找錯了地方？」武家騏頓時一呆。

「不錯，神龍寶玦教主並未藏在此地，你要找可到太行山別宮去！」

「那麼，許多失踪的各派弟子呢？」

九夫人倏然裊裊起立，招招手道：「少俠請隨我來！」

說着已俯身移開地上蒲團，再伸手把矮桌上放的一口小鐘一轉，只聽得軋軋一聲輕響，地面倏然移開，露出一個二尺見方的黑洞。

這時，武家騏更加驚怔了，他想不到這房中還有機關，不由怔怔道：「這是做什麼？」

九夫人微笑道：「這是秘道，少俠請下來！」

武家騏不由猶豫起來，冷冷道：「夫人引在下入秘道，有什麼用意？」

「到下面你就清楚，你害怕了麼？」

這番話陡然引起他豪氣，朗笑道：「既來了，怕有什麼用，請夫人帶路！」

九夫人毫不遲疑地在桌上點燃了一支燭台，持在手中，安詳地舉步而下，武家騏飄然躍近秘道口，但見石階層層而下，別無異樣，才謹愼地舉步跨階而下，緊緊跟在九夫人身後，蓄氣戒備，準備若有異樣，先下手奮力一擊。

其實目前情形下，他原可以在她背後下手的，而且他估計在這只容二人併肩的秘道中，只要自己出手，這位九夫人絕對無法閃避。

可是他沒有這麼做，對於她，除非逼不得已地動上手，否則，他依然不忍碰她一碰，唯恐一碰就碎的感覺。

再說，她自始至現在，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令武家騏費解，覺得她的身份和他的話太過矛盾，也由此更增加了他的好奇之心。

走完二十級石階，地勢變爲平坦起來，武家騏邊走邊打量，發現這秘道左彎右曲，不知通往什麼地方。

陡然，只覺九夫人停下蓮步，轉身在左邊壁上一塊方磚上輕輕一按，轟隆一聲，原來天衣無縫的石壁，倏然移開，露出一座門戶。

只見她安詳步入，然後回首道：「請進！」

武家騏一閃而入，目光一閃，頓時又是一驚。

這是一間四四方方的石室，石室中別無他物，却整整齊齊排列着二十具紅漆棺木，令人感到一陣陣陰森之氣。

只見九夫人指了指那些棺木，道：「江湖各派的弟子，在本舵只有一部份，現在全在這石室中。」

武家騏大震，道：「都在這些棺材裏面？」

「不錯。」

「他們都死了？」

九夫人微微一笑，緩步走近一口棺材旁邊，伸手一掀，棺蓋立起，對武家騏說道：「他們都沒有死，只是經過催眠之術，靜靜躺着而已，少俠若是不信，可親自過目。」

武家騏走近一看，發覺這情形與昔日在江淮城外追踪鐵算子時，見鄭簧及蕭雲英躺在棺中的情形一模一樣。

至此，他才解開了昔日那段死人復生之謎，於是沉聲道：「夫人是否可以把他們弄醒？」

「當然可以，但將他們弄醒後，你怎麼辦？」

武家騏冷笑道：「在下要拚力與貴舵周旋，先把他們救出去！」

九夫人微微一笑道：「少俠不必拚命，只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我可以袖手不問，任你所爲。」

武家騏大感意外，懷疑地道：「什麼問題？」

九夫人微微一笑，手一縮，微退兩步，道：「很簡單，我現在就不問不聞，任你動手，請問你用什麼方法，把這二十具棺木運出去？」

武家騏又是一呆，旋即冷笑道：「在下用不到運棺木，只要夫人使這些人醒轉，在下自會帶他們出去！」

九夫人道：「我若使他們轉醒，只怕你對付不了，你要知道，他們記憶已失，見人必當作强敵，那時你還能帶他們走出去麼？」

武家騏頓時想起自己妹妹的情形，劍眉不由一挑，道：「若夫人存心爲善，就該使他們恢復記憶！」

九夫人微微一嘆道：「不是我不爲，而是不能，本教之中，唱綠蕚仙子懂這門『迷心蝕魂』大法，除她之外，別人無能爲力。」

武家騏見她神色不像說假話，眉峯一皺，道：「既然如此，只要妳對手下號令一聲，這二十具棺木，也不難運出去。」

九夫人搖搖頭道：「這點我辦不到，我說過，我只能暗中帮你忙，却不能明目張胆地叛教！」

武家騏冷笑道：「看來妳口蜜腹劍，存心僞善，處處刁難。」

九夫人臉色一沉道：「我對你是句句實話，若你不信也沒有辦法！」

武家騏道：「妳既爲天魔教中內三堂總舵主，若是這點都辦不到，怎能叫人相信妳是存心善意。」

九夫人淡淡道：「你以爲總舵主就能任意指揮一切了麼？」

武家騏說道：「敎主不在，若總舵主不能號令部下，不知敎中還有什麼人物能夠？」

九夫人微嘆道：「當然有，天魔敎中雖分內外、雜司三個總舵，六香堂，但上面還有一層，比我權力還要大。」

武家騏一驚道：「是誰？」

「三位總敎練，三總舵中各置一名，他們平素雖不露面，也不直接發施號令，但若總舵主有什麼地方處置不對，總敎練有立刻否決之權，解除總舵主職務。」

武家騏一愣！他本以爲總舵主一職已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想不到上面還有一個總敎練。

却見九夫人接下去道：「現在你明白了麼，若我現在明目張胆帮你，等於叛教，號令方下，恐怕在本舵中那位總教練就會要我命了，那時有誰還會聽我指揮？而你豈非一樣出不去！」

武家騏暗暗怔住了！他對九夫人的話雖然半信半疑，可是情形如她所說的那樣，自己一切盤算，確是妄想。

這時，他不由暗暗苦笑，覺得查探到了，又有什麼用，看樣子獨力營救，固然不行，從外面攻入，也未必能行得通。

却見九夫人微微一笑，說道：「我知道你此刻很爲難，有進退維谷的感覺是不是？」

武家騏情不由己地點點頭。

九夫人又祥和地道：「但我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什麼辦法？」

「此地所拘禁的各門派弟子，僅是失踪人口中的一部份，大多數據我所知，也在太行山別宮之中，故少俠若能先救出那邊陷落的人，這些人讓我再想其他方法送出去，在你未能設法救出囚禁在太行別宮中的同道前，這二十個人，不妨由我負責安全，保管他們毫髮無傷，不過期限最多半年，遲則無能爲力！」

武家騏一聽這番話，大感意外，懷疑地道：「夫人既能設法，又何必要我先去太行別宮救出其他人以後再放？行善難道還有早晚之分！」

九夫人嘆道：「這一半是爲了多數人的安全，一半却是爲了你！」

「在下不懂。請夫人解釋！」

「很簡單，若我放了此地二十人，風聲走漏，因禁於太行別宮的那些同道子弟，唉！恐怕你再也無法救出來了，你明白麼？再說，反過來說，我只要執管內三堂之位一日，這二十人就無生命危險之虞，這樣豈不比放出去更安全！」

武家騏默然了，覺得這位九夫人之言，若無虛偽，確是中肯已極。

只見九夫人又道：「少俠為今之計，必須先能制住絲蘿仙子，或覓獲能解『迷心蝕魂』大法之人，以作準備，再設法入太行救人，才是良策！」

武家騏情不自禁地點點頭。

九夫人長吐一口氣道：「少俠既然明白了，就離開石室，隨我上去吧！」

說過裊裊輕移蓮步，出了陰森森的石室。

武家騏默默跟着，一言不發地轉着念頭，上了石階，出了秘道，回到了佛堂，九夫人把孔道恢復原狀，蓋上蒲團，這才對武家騏莊重地道：「此處若少俠已無可戀，不如早日離去，設計造成內門，並非良策，我言盡於此，現在送少俠出門！」

武家騏一抱拳道：「能聆夫人指示，在下總算是不虛此行，但是對夫人來說，在下始終難卸疑心！」

九夫人接口道：「要我用什麼證明，少俠才能解疑？」

武家騏坦誠地道：「若夫人能坦白回答在下幾個問題，或有助我對妳瞭解。」

九夫人微笑地點點頭，說道：「請說吧！」

「一，請問夫人既存心有濟世之意，為什麼要嫁給這野心勃勃，不顧人道的天魔教主？」

九夫人微嘆道：「人非生而惡，也非生而善，天魔教主行為雖已入岐途，未始可用佛心去感化他的。」

「夫人高論常人難以企及，但還未回答在下問題。」

九夫人遲疑半晌，才祥和地一笑道：「我可以實在告訴你，我外表名義上雖為教主九夫人，其實並非九夫人！」

武家騏愕然道：「那是什麼關係？」

「父女骨肉之親，這點，任何人都不知道，而家父生心多疑，除我之外，對任何人都不例外，故命名我秘密任總舵主，旨在便於監視控制這麼龐大的部下，你懂了麼？」

武家騏一聽這番話，心頭大震！

他想不到這位總舵主，夫人名義是假的，與天魔教主是父女關係。

於是心念一轉，立刻道：「那麼，請問令尊是怎樣一個人？」

九夫人笑笑，道：「這問題我暫不願作答，也很難回答，對家父行為，我雖不同意，但父親雖壞，總是父親，俗語說：虎毒不食子。做女兒的自然也不能弒父，這也是我無法明目張胆叛教的苦衷，僅能憑一己之力，暗中行善，對他潛移默化而已。」

武家騏肅然起敬，長揖到地道：「姑娘濁世紅蓮，人中奇葩，仁孝無雙，在下剛才不察，多所冒瀆，實在自愧得很，一切只有來日圖報，現在告辭了！」

「好，時間不早，我也不相送了，記住望紅燈方向偏東北角直奔，就可到達關閘，至於那名司閽舵主，諒來不會阻難於你！」

方走到門口的武家騏聞言又是一驚，不禁轉首道：「姑娘好像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原因麼？」

「你忘了小翠兒？」

這一聲小翠兒，使得武家騏恍然大悟，卻見她臉色倏然一沉，道：「但我希望在此地所說的一切，不得洩漏給任何人，我若獲悉有人知道我對你所說的半句話，那人立是死數！」

眼見她臉色這般凝重，武家騏心頭不禁也自一凜，忙道：「在下願守信諾！但還未請教姑娘姓氏，也便於日後稱呼！」

「翁木蘭。」她臉色又轉變得端祥可親，展露出令人神往的笑容。

這一笑，武家騏頓覺如沐春風，整個神思，似乎被這份奇美的笑容所溶化，忘情所以，呆呆望着她，一瞬不瞬。

翁木蘭雙頰陡然飛紅，輕輕道：「少俠還不走麼？」

「啊！……」武家騏被語聲驚醒，猛然回過神來，方覺自己失態，臉色微窘，匆匆一抱拳，轉身推開門戶，長身掠出院落，在半空中略辨那高懸遠處的紅燈，認定東北角方向，身形一起一落，已出了矮牆。

夜色更濃，星光幽黯。

可是那份令人神迷的笑容，仍清晰地在腦中映現着。

「翁木蘭……翁木蘭……」

他喃喃地默唸着她的名字，感到她確如一株險谷幽蘭，自吐其芳。

於是他憶起初見那個外三堂總舵主裘無忌時，已對這麼一個年輕人物，感到驚訝意外，想不到內三堂總舵主卻也是個年輕人物，而且是個奇女子。

這時，他深深感到這天魔教中人物，實在令人無法推測，那麼那三位總教練又是怎麼樣的人物呢？另外那個「雜司」總舵主又會是誰呢？

尤其以翁木蘭那種年齡，對事情的分析處理，恍如飽經世故的斲輪老手，這種非常人必須經過數十年歷練，才能臻至如此的境地，而在她身上發現了，使武家騏感到一陣迷惘。

他想：以她的功力智慧，若行道江湖，怕不立刻震動武林，萬人注視！

就在這陣玄思中，他已望見進來時入口的道路，遠處鐵閘高聳，箭樓上隱約還有燈火閃耀。

他加速眞力，施出雲絮身法，直撲箭樓，方至距離三丈左右處，倏見箭樓上陡然亮起一道黃光，直射而來。

他心中驀地一緊，方想閃避開去，那道燈光却又熄滅，武家騏訝然凝神一望，只見箭樓上那手執孔明燈的人影就是司閽舵主岑參，凌空一提眞元，拔上箭樓，果見岑參持燈微笑而待，見了武家騏，笑道：「少俠果然來了！請樓中說話。」

領先進入箭樓，擺手示坐。

武家騏輕輕飄入，只見箭樓四方臨空，闢門前後一里路近遠景色，一覽無遺，樓中左右兩壁有兩隻鐵鍊絞盤，顯然是啓開關鍵，此刻除了這位司閽舵主外，沒有

其他人，不由訝然道：「舵主怎地深夜不眠，獨立守閘？」

岑參微微一笑，道：「少俠要考慮兩天，這兩天中老朽特意遣開手下弟兄，為少俠讓道，若我一睡，豈不誤了少俠的行程？」

武家騏一陣激動，感激地道：「萍水相逢，承舵主垂青，在下只有心銘了。」

岑參輕輕一笑道：「此時此地不是客氣的時候，敢問少俠此刻就離去麼？」

武家騏點點頭道：「蒙賜警示，自思留此無益，謹納舵主忠告。」

岑參微微頷首問道：「此去何處？」

武家騏回答道：「太行。」

岑參神思微驚道：「去太行莫非是到本教太行別宮。」

「正是。」

「唉！少俠太冒險了。」

武家騏見他神色凝重，慨然道：「為了許多人生命，在下也顧不得了！」

岑參頓時默然。

武家騏故意試探道：「舵主知道總舵主麼？」

岑參搖搖頭道：「老朽屬福壽堂，一切行事，全承福壽堂主之命，總舵主職位更高一層，老朽從未見過，更不知是何許人，少俠倏問及此幹什麼？」

一聽這位司閽舵主與翁木蘭並沒有連絡，武家騏自然不便再洩露什麼，於是笑道：「素聞這內三堂總舵主神秘莫測，在下僅好奇探問而已，再請問有位總教練又是誰？」

岑參又搖搖頭，嘆道：「天魔教中藏龍臥虎，個個譎詭，少俠以後必須極為小心才是。」

武家騏見他也不知，於是話鋒再一轉，肅容問道：「在下有些話，不知該不該問？」

岑參點頭道：「在老朽所知範圍之內，當盡量使少俠滿意。」

武家騏又問道：「舵主示警於前，守候至今，諒必是有心人，敢問何故屈身魔教？」

岑參倏然長嘆一聲道：「說來話長，少俠即將離去，現已過了四更，時間上不允許老朽詳為解釋了！」

武家騏望望天色，道：「五更以前，再走不晚，尚有半個時辰，舵主可否明示本來身分，以卸在下心中疑竇！」

岑參想了片刻，倏然伸手打散頭上髮髻，低頭用手一撥，道：「少俠看過就明白了！」

武家騏凝目注視下，只見岑參灰色的頭髮中，赫然有九個香疤，頓時一愣，失聲道：「舵主原來是和尚？」

岑參搖頭苦笑道：「佛雖在心頭，但却與佛無緣，如今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狐禪了！」

武家騏驚奇之心大起，接着問道：「舵主昔年在何處修行？」

「少林。」

「少林？」武家騏更加大吃一驚。

「少俠不信？但若少俠知道三十年前，一件震動江湖的大事，就清楚老朽的身分了。」

武家騏忙道：「三十年前，在下雖尚未出生，但家父在世時，却時常閑談以往一些武林掌故，舵主何不說一說。」

岑參沉重的一嘆道：「那麼少俠聽令尊提起一名法號普光的少林僧麼？」

武家騏失聲道：「原來老丈就是昔年以三十之齡，名噪江湖，藝冠少林全寺，破例被尊為少林寺達摩院八大長老之一的普光大師？」

岑參這時臉色更加黯然，似乎想起往昔，不堪回首，輕輕一嘆道：「不錯，老朽正是昔年因藝而驕，被少林掌門所逐的普光，難為少俠能知道，三十年來，老衲濁世翻騰，歲月陡增，唉！提起往事，陡然使人傷感而已。」

武家騏肅然起立恭敬一禮道：「晚輩不知老丈原來是前輩高僧，言語之間，多所不禮，還望恕罪！」

岑參慌忙把武家騏按落坐位，道：「老朽已經還俗，如今只是一名舵主，少俠還行這麼重禮幹什麼？」

武家騏更加肅然道：「大師說過佛在心頭，仍表示心在佛門，但如何屈就於此，尚請大師坦告用心。」

普光大師這才長嘆一聲道：「昔年少林掌門所以逐老衲出門牆，只因為達摩院首席長老普明師兄之堅持，但掌門人曾暗暗示意老衲，只要積滿十萬功德，必代為恢復少林寺籍，忽忽晃眼二十五年過去，要積十萬功德，談何容易，不意前年倏發現這天魔教神秘組織，才蓄髮還俗，抱定入地獄之心，以待時機，少俠現在明白了麼？」

武家騏聽得肅然起敬，嘆道：「大師果是德行超人！但請問大師，見過神秘的天魔教主麼？」

「見過。但其終年黑紗蒙頭，使人無法悉其眞面目，僅知其武功絕倫，智機多端，行踪不易捉摸，故少俠以後千萬小心才是，在無把握置其生命之前，還是千萬避開他，如你這次來，老衲實為你担心不少！」

武家騏劍眉一挑，說道：「晚輩就不信！」

普光大師臉色一整道：「老衲從不虛言誇大，你少俠目前功力雖極深厚，却仍非其敵，而且老衲坦誠忠告你，切勿再有偽裝混入的打算！」

武家騏一怔道：「為什麼？」

「天魔教主在教中暗有『奪命神卜』的綽號，由其號可知其人！」

武家騏想起斷魂羅刹也曾告訴過自己天魔教主號為「奪命神卜」，但憑這麼一個綽號，也不能嚇倒人啊！

他正自不懂普光大師的話，却見普光大師已接下去道：「其人目光銳利，善相人生休咎之學，任何人在他目光下，難隱身分，老衲初入教時，就被他一言所驚，經過不少嚴格考驗。」

武家騏大奇道：「他說什麼話？大師又經過什麼考驗？」

普光大師嘆息道：「老衲初見他面時，他就當場嘿嘿一笑道：『相是孤露之相，依理該出家為僧，才是本命歸宿……』老衲當時就暗吃一驚，後來他考過老衲功力才錄取，入教一年後，才從別人口中知道他曾暗下手諭，派人暗中嚴密監視老衲行

動，老衲深爲凜然，不敢稍動，直到去年，才悉解除監視，屈指一算，時已三年，少俠可想一想，這天魔敎主豈是普通的人物！」

武家騏被這番話，說得怦然心驚不已，正欲再問，却見普光大師起立道：「五更已過，少俠也該走了，天色一明，少俠行程就不方便，一切該以生命爲重。」

武家騏抬頭仰視，星光已隱，才快快起立道：「多承前輩指示，但晚輩還有一言相詢？」

「快說吧！」

「當今之世，難道已無能制天魔敎主之人？」

「依老衲想，恐怕沒有了！然則對少俠而言，僅有一途！」

「前輩快告訴我！」

「唯有先設法取得神龍寶玦，練成玦上奇功，方始有望。」

武家騏聽得心頭一怔！

却見普光大師倏從懷中摸出一塊黑黝黝的古錢，一分爲二，塞入自己手中道：「若有需要連絡，就以此半錢爲憑。少俠，前途珍重。」

武家騏忙揣入懷中，見對方頻頻相催，才一揖而別，躍出箭樓，飄向閘外。

× × ×

黎明前的天色，分外來得黑暗。

武家騏離開了天魔敎內三堂重地，迎着夜風疾奔飛掠，腦中若有所思。

在原意，他是以救人爲主，至於那塊神龍寶玦是否能得到，並未在意，武家騏對於自己妹妹的生死，已放在其次，因爲他知道「斷魂羅刹」戚沉香在未得到神龍寶玦前，決不會對胞妹輕易加害，致失去利用自己的憑藉。

因此，他感到如無法取到神龍寶玦，儘可以用別的方法援救胞妹，何況斷魂羅刹只要知道神龍寶玦的地點。

可是，現在地點已經知道了，是否該通知斷魂羅刹呢？

武家騏心中有點猶豫了。

由於普光大師這麼一說，神龍寶玦已變成了一切武林大刦勝敗的關鍵，也變成了主要目標之一，然而告訴了斷魂羅刹，落入她手中是否妥當呢？

若她以天下爲己任，自無不妥之處，但若她並無挽救俠義正道之心意，又該怎麼辦呢？

武家騏覺得有深深考慮的必要了。

在深思中，行程已過半里，驀聽得左邊峭壁上有人喝道：「武老弟慢走！」

語聲入耳，武家騏不由一愣，停身抬頭，只見一條人影，自峭壁上疾瀉而下，飄落道中。

武家騏正在猜測是誰，待來人停身，凝神一望，頓時大駭。

來人神態威猛，長鬚垂胸，一襲葛布長袍，赫然竟是死去的「海天碧影」孫長天！

在東塢嶺的外荒廟中，武家騏明明親睹對方中了斷魂羅刹下的毒，已經死了，怎麼又出現在眼前呢？

這條雙峯夾峙的山道上，光綫更爲幽黑，武家騏此刻情不自禁地渾身悚慄，蹬蹬退了兩步，吶吶道：「孫……孫老丈，你……你不是死了麼？」

海天碧影呵呵一笑道：「不錯，老夫已經死了，不過又活轉過來了。」

涼風習習，吹到武家騏背脊上，冷汗直冒，張口結舌，不能出聲。

世上奇事雖多，但親眼所見已死的人，却又出現眼前，還不多見，使武家騏怎不疑爲幽靈。

只見海天碧影又笑道：「老弟，告訴你，老夫並沒死，死了豈能站在此地，與你說話！」

武家騏吶吶道：「但是……老丈……不是已中毒……」

海天碧影長笑道：「老夫當時確實中了那賤人的鬼計，但發覺之後就護在心脈，閉了血道，哈哈，老夫那時自知在中毒後，無法動手，故意裝死，待機溜脫覓求解藥，日後那賤人知道，她將後悔當時不向老夫補上一劍！」

說到這裏，又是一聲得意地長笑，說道：「老弟，老夫話已說明白，你還怕什麼？」

武家騏這時驚魂方停，吃吃道：「但是老丈怎知小可會到此地的？」

海天碧影又大笑道：「自太岳至此，你不知老夫一直未離你左右麼？」

武家騏失聲問道：「抹去小可沿途所留暗記及在客房中留箋的人，莫非就是老丈？」

海天碧影笑道：「你終算想通了，哈哈！來來，找到那塊神龍寶玦了麼？」

武家騏心頭怦然一震！

那神秘人物之謎終於算解開了，當初却想不到竟是已死的海天碧影，他心頭驟然浮起一層怒意，覺得海天碧影如此做，實在太不應該。現在自己應該說出神龍寶玦的地點麼？他微微有點猶豫了，他覺得海天碧影的私慾之心，似乎比斷魂羅刹還來得重，但是對方於自己終究有傳功授招之德啊！

海天碧影一見武家騏神色，心中頓時明白一半，微微笑道：「老弟莫非已知道了？」

矛盾中的武家騏覺得不能不說了，他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小可已經探悉了！」

海天碧影神色頓露興奮，一挑大拇指，讚佩地道：「好，老弟，你行，老夫總算沒看錯你，告訴老夫，在那裏？」

「太行山天魔敎別宮。」

海天碧影大笑，道：「能探出這一點，成績已算不錯，好，老弟，現在你去那裏？」

武家騏回答道：「小可想去太行山，只……」

話聲未落，海天碧影已急匆匆地道：「對，做事就要一鼓作氣，走，老夫同你一齊去，沿途再與你商量細節。」

武家騏忙道：「只是小可覺得救人要緊……」

海天碧影點點頭，道：「當然，救人也要緊，取得神龍寶玦後，再去救人也不遲！」

「故而小可要先與點蒼三子等前輩設法連絡一下！」

海天碧影忙搖搖頭道：「千萬別這麼

做！」

「爲什麼？」

「咦！老夫在沿途中不是留字告訴你了麼！勞師動衆，豈非會使那天魔敎主發覺，任何事情都要趁人不備，若被對方警覺，就多加一層阻碍了，這點利害關係，你難道不會分析！」

武家騏不同意地道：「老丈之言，雖係實情，但失陷人數衆多，靠小可一人，力是未逮，何況小可與他們連絡，正是欲商量行動上許多技巧問題，自然不會明杖旗鼓的幹！」

海天碧影依然搖搖頭，沉聲道：「老弟，這些事不妨延後些時日，老夫認爲還是先謀取那塊神龍寶玦要緊！」

武家騏心頭一陣憤慨，長長一嘆道：「老丈私慾之心太重了！」

海天碧影神色一變，道：「老弟，這話是什麼意思，別忘了當初老夫是怎麼救你出來的？」

武家騏冷冷道：「大德不敢忘，然對老丈成見，小可不能同意，容先告別！」

海天碧影臉色驟變鐵青，冷笑道：「好啊！看樣子，你想背叛老夫了。」

武家騏一揖，莊容道：「不敢，但在下覺得，萬事以人命爲重，神龍寶玦雖志在必得，不過尙在其次而已！」

海天碧影獰笑一聲道：「老夫素來不容人反抗，老弟，你該想到後果！」

武家騏再也忍不住怒火，冷冷道：「依老丈之見，該怎麼辦？」

海天碧影厲聲道：「除非你聽老夫之話，否則，嘿嘿，老夫現在就追回輸給你的十年功力，三招掌法！」

武家騏慨然道：「可以，老丈與我不妨先離開此地，小可一定奉還十年功力！至於三招掌法，小可立誓今後不用！」

海天碧影厲笑道：「好，好，既要解決，就在此地也是一樣，小子，你先吃老夫一掌！」

語落人動，身形驟然如狂風一般向武家騏撲至，掌式如雲霧凄迷，當頭兜到。

武家騏心頭一凜，施出雲絮身法，巧妙避開，沉喝道：「老丈住手，此地動手，大家都沒有好處！」

海天碧影厲聲道：「你使老夫一番心血白費，老夫現在還顧忌什麼！」

話聲中，掌式弧分，赫然又是一招「鴻濛烟飛」。

掌勁如狂飈一般，使武家騏眼前頓覺一片混濛，勁氣自四面八方壓至。

但武家騏既已會這套「滅寂神掌三絕式」，自然知道趨避之式，雲絮身法展處，又一閃避開，冷冷的道：「老丈既欲追回功力，也不必用動手方式，在下自會交待！」

海天碧影狂怒之中，神色略怔，撤掌停身道：「怎麼交待法？」

武家騏平靜地說道：「請老丈就地坐下，小可逼出十年眞力，還輸老丈體中就是！」

海天碧影狂笑道：「你說得太簡單了，事情豈有這般容易！」

武家騏冷冷道：「依老丈之意該怎麼辦？」

海天碧影獰厲地一字一句道：「廢去你一身功力，作爲老夫賠本利息。」

武家騏大怒道：「想不到老丈竟是這種人！」

海天碧影狂笑道：「不甘心就動手，老夫若今天不把你栽在這兒，難洩心頭氣憤！」

武家騏知道自己再容忍，也避免不了動手，於是悲忿地一嘆道：「既然如此，小可只有拚力與老丈周旋了！」

海天碧影又狂笑道：「好，只要你能逃過老夫掌下，老夫就當場自裁！」

說完，緩步向武家騏再度欺去。

就在這刹那，武家騏身後倏響起一聲冷笑道：「要打架也該另找地方，此地豈容你們撒野！」

海天碧影神色一凜！

武家騏也暗吃一驚！

兩人同時向發聲方向望去，只見一條人影，緩步而來。

赫！不是別人，正是昔爲少林棄僧，今爲天魔敎司閣舵主的普光大師。

海天碧影沉聲喝道：「閣下是天魔敎中那一位？」

普光大師走近兩人中間，冷冷道：「老夫是誰，你不用過問，任何人知道『天魔敎』三個字，即是死數，你老頭子乖乖跟老夫回去聽候裁置！」

那知海天碧影不但不怒，反而大笑道：「閣下不必盛氣凌人，老夫此來就是要奉告貴敎一點秘密，投靠貴敎而來的。」

普光大師冷冷道：「什麼秘密？」

海天碧影一指武家騏道：「這小子混入貴敎，充作奸細，另有密謀異志，老夫就是想通知貴敎防範！」

武家騏一聽，心頭大怒，暗罵一聲無恥。

這刹那，他才發覺這位海天碧影的本性，竟是這麼一個無恥小人。

但是他知道，海天碧影這番話對普光大師說，算是看錯了對象，目光一轉，果見普光大師不在意地望望武家騏，又目注海天碧影道：「原來老兒是告密而來的，可惜，你老兒瞎了眼睛！」

海天碧影神色一變，道：「閣下是不識好歹麼？」

普光大師冷冷道：「老夫當然識好知歹，孫老兒，你知道這位武少俠在天魔敎中的身分麼？」

海天碧影一怔道：「什麼身分？」

普光大師緩緩道：「武少俠已是敎主三夫人的親信，憑這一點，老夫就不能容你欺侮，懂了麼？」

武家騏暗暗叫絕，他想不到這位少林高僧會這麼對答，暗暗覺得普光大師果不愧爲一代高僧，昔年以三十齡，名列達摩院。

却見海天碧影大笑道：「老夫當然知道，只是閣下不明事理……。」

普光大師冷冷接口道：「我就是太明事理，所以知道你孫老兒也爲刺探本敎而來！」

海天碧影臉色一變！他怎麼能想到武家騏與這位天魔敎中舵主已暗有默契。當然他更想不到眼前的天魔敎舵主就是昔年的少林達摩院高僧。

只見普光大師轉首對武家騏道：「少

俠，時間不早，你可以快點走了，這老傢伙就交給老夫來處理！」

武家騏一怔，却見海天碧影大叫一聲：「走不得！」神色顯出焦急異常。

普光大師冷笑一聲道：「誰說走不得，孫老兒，你敢阻擋本教人物去路，吃我一掌！」

身形陡然竄起，右掌一劃，挾着一道凌厲無比的勁氣，向海天碧影攔腰掃去。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位普光大師掌式一展，武家騏立刻心領神往，覺得盛名之下無虛士，這掌式所表現的功力氣勁，果然不愧名家氣度。

海天碧影自想不到會碰這麼一個釘子，身形橫飛，冷笑道：「朋友你既然要打，老夫就奉陪兩手！」

也一圈左手，回擊過去。

這刹那，但見兩名高手龍騰虎躍，你來我往，戰成一團，武家騏目睹之下，頓忘所以，緊張地觀戰起來。

開始他是担心普光大師有失，不忍離去，後來却因雙方掌式俱皆奇奥無倫，看出了神。

就在他心神整個溶化在兩人搏戰中之際，驀聽普光大師喝道：「少俠身負重任，難道還不走？」

武家騏頓時驚醒，抬頭一望天色，已是灰色濛濛，知道再不走，等內三堂中人物發覺，要走也走不脫了，於是急忙叫道：「那麼小可告辭了！」

身形一長，施出雲絮身法，疾如流星，向山下掠去。

只急得海天碧影連連施出煞手想脫出戰圈，追趕武家騏，可是普光大師是何等人物，怎會叫他脫身。

海天碧影急急目光一瞬，見武家騏身形巳只剩下一粒黑點，一口惡氣，無法發洩，急得厲聲罵道：「小子，你跑不了，老夫以後不給你顏色看看……。」

話聲雖大，但武家騏的身法何等快，早巳聽不到了，倒是普光大師接口冷笑道：「有顏色不妨先給老夫看看！」

而此刻武家騏一路飛馳，迎着黎明，可是他心中是沉重的，悲痛的！

這是為了海天碧影，也是為了人性之惡……。

武家騏懷着沉重悲痛的心情兎起鶻落，一口氣跑出二十餘里，方才慢慢收步停了下來。只見自己正處身於一片荒嶺疏林之內，西風颯颯，落葉蕭蕭，更增加了一份淒清蒼涼的況味。

他不知道普光大師與海天碧影孫長天相搏的結果如何？但他知道以普光大師的成就，絕不會吃了孫長天的虧，頂多是相平之局，以孫長天的狡猾機詐，也不會眞的與普光大師忘死相搏，多半是藉機開溜的多。

他仰望着碧空的浮雲，不禁悠悠的吐了一口長氣。

他原本决定直奔太行山魔教別宮去營救大部份失踪的羣豪，但現在，他心中却起了猶豫。

九夫人的話又響在他的耳邊：「少俠爲今之計，必須先制住綠蕚仙子，或覓獲能解『迷心蝕魂大法』之人，以作準備，再設法入太行救人，才是良策！」

事實確然如此，他也預料到太行山之行，不會有什麼圓滿的收穫，第一、太行別宮的實力，不會比外三堂總舵或是內三堂總舵爲弱，以自己的能耐，是否能順利的闖了進去，實在是極難預測之事。

第二、縱然能順利的闖進別宮，也能順利的找到大部份失踪的少年羣豪，但他們俱都心神迷惑，不能解去他們心靈上的禁制，又如何能把他們救得出來。

但莽莽江湖，到那裏去找這解迷心蝕魂大法之人，以天魔教而論，不過只有一個綠蕚妖姬白秋萍，自己又能到那裏去找呢。

那麼，惟一的辦法只有制住綠蕚妖姬白秋萍，迫她說出解除「迷心蝕魂大法」之術，或是脅制她同入太行，施術解除被制的那些少年羣雄。

但這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不要說制服她不易，脅迫她同入太行別宮，施術救人，那更是幾乎辦不通的事。

武家騏滿腹愁緒，茫然忖思，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到散佈在黃河兩岸的俠義道羣雄，鐵面神行客戴宗行，點蒼三子，以及「追魂三判」郭明等人……。

雖然他臥底未成，覺得有些愧對鐵面神行客等人，但天魔教內三堂之行，畢竟收穫不淺，而且眼下勢必要與他們集議一番，才能決定營救之策，於是他決定兼程北上，與鐵面神行客等人會合。

忽然，幾點清冷的水滴洒到了臉頰之上，急忙抬頭看時，方才發覺不知何時天空中彤雲密佈，已經下起了颯颯的細雨。

他輕吁一聲，縱目四眺，只見荒嶺綿亘，秋林蕭蕭，一時竟找不到一個能够避雨的地方。

此刻雖是近午時光，但雲層愈來愈密，一片天昏地暗，雨也愈下愈大，眨眼之間，武家騏巳是衣履盡濕，全身像落湯鷄一般。

他心中十分懊惱，索性冒雨疾馳，又是二十里跑了出去。

雨漸漸停了，但陰沉的天氣，仍然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武家騏擰擰身上的雨水，又收步停了下來。

只見天色是午後光景，四面仍是無盡的荒嶺，此刻他方才悟到，自己巳經迷了路徑。

西風料峭，加上他一身濕衣，滋味實在難受，於是他好不容易找來了一堆比較乾燥的薪枝，尋到一處背風之所，晃燃千里火，燃起了一堆火來。

在熊熊的火堆旁，陣陣暖流襲上身來，濕衣漸漸烘乾，也使他得到了一陣舒適輕鬆之感。

忽然，在瀰漫的濃烟中，眼前似見人影一閃。

武家騏大吃一驚，霍然而起，運目四顧。

只見疏林荒嶺，除了自己與一堆烟火之外，那有什麼人影。

他自嘲的微微一笑，暗道：「這分明是自己看花眼了，在這等荒嶺之中，若有人進入三十丈內，絕難逃過自己的耳目，豈有人巳到了面前又會失去踪跡之理？」

於是他重復坦然的坐了下來，靜坐取暖。

然而怪事又發生了，在他無意中偶一抬頭之時，眼前又出現了方才似曾見過的同一人影。

但不等他看清形狀，那人影又像幻影一般的消失了。

武家騏只覺頭皮發炸，周身起了一層鷄皮疙瘩，他絕不會一連兩次看花了眼，這事只有一個解釋，遇到鬼了！

但他立刻又覺得這念頭實在可笑，不要說他素來不信有鬼，就算眞的有鬼，也絕不可能白晝之間在自己面前出現。

他暗蓄功力，開始仔細搜查附近，一面試探的沉聲喝道：「是什麼人故意戲弄在下？」

「是我！」

聲音就起自武家騏身後三尺之外，聲音雖低，但却低沉入耳，使他不由自主的又出了一身冷汗。

急忙旋身看時，只見一個身着青布短衣，年約四旬開外之人，面凝笑意，一瞬不瞬的盯着他，正是方才忽隱忽現之人。

武家騏悄悄鬆了一口粗氣，吶吶的道：「你！……是人是鬼？」

那青布短衣人露齒一笑，道：「你說呢？」

武家騏面色微紅，話鋒疾轉道：「尊駕輕功絕俗，令人欽服，既是找上在下，想必定有指教之處……。」

話雖說得平淡，但他心中却實在震駭巳極，因爲單就此人的輕功而言，巳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自己得自鐵面神行客戴宗行的雲絮身法，巳是輕功中的上乘之學，但若與此人所露的絕技相比，却仍然瞠乎其後。

只見那青衣人目光一轉，道：「閣下可是江南世家二代武家騏，處心積慮要與天魔教作對之人？」

武家麒心頭不由又是一震，聽這人的口氣，頗似天魔教中人，果爾如此，眼下又是一場麻煩。

此刻他方才看清了那青衣人的面目模樣，只見他神色平板，五官端正，並沒有什麼特別値得注意之處，惟一與常人有些不同的是他雙目的稜光，彷彿一下子就要把人看穿一般。

當下雙眉微皺，不卑不亢的道：「正是在下……不知尊駕高姓大名，何以識得在下？」

青衣人皮笑肉不笑的道：「草野之人，說出姓名來大約閣下也不會知道，在下複姓皇甫，單名一個重字……。」

武家騏困惑莫名，這名字他確實不曾聽過，但如以他的輕功造詣來說，應該是在江湖上出過大名之人才對，爲什麼這名字竟是如此陌生？

當下雙拳微拱，故示平淡的道：「久仰大名，不知有何指教？」

皇甫重搖搖頭，笑一笑，才說道：「不敢當，敝主人意欲奉屈一晤，已在前路相候……」

武騏家又復大吃一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單憑皇甫重那等出神入化的輕功造詣，已似武林中鼎鼎大名之人，料不到他竟甘爲人下。

忖思之間，訝然問道：「貴主人高姓大名，難道尊駕……。」

皇甫重毫不遲疑的道：「在下不過僅是敝主人手下的一名常侍……。至於敝主人的名諱，未得許諾，在下不敢亂說！」

武家騏疑雲重重，如墜五里霧之中，但却不假思索的道：「既是如此，有勞尊駕帶路了！」

皇甫重淡然一笑，旋身而行。

武家騏懷着滿腹困惑之情，亦步亦趨，沿着一帶疏林，隨皇甫重向前行去。

他無法想像即將要見到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但在一股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之下，却使他覺得這人非見不可。

轉過一道山坡，只聽一片飛瀑流泉之聲傳入耳鼓之中，原來數十丈外就是一道峭壁，一條瀑布倒垂了下來，飛珠濺玉，蔚爲奇觀。

只聽皇甫重在耳畔輕聲道：「敝主人就在瀑布之下！」

武家騏早巳發現了站在瀑布下面之人，只是那人面向瀑布，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一襲玄色長衫，肩插玉骨摺扇，乍然看去，完全是一副文士模樣，別無從者，只有一個人負手而立，似是正在欣賞飛瀑勝景。

武家騏大步當先，一逕走了過去。

就當他走到距那人兩丈左右，正欲出口招呼時，却聽那人忽然頭也不回的放聲朗吟說道：「朝遊百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胆氣粗，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渡洞庭湖。……」

音波低沉清晰，令人心弦震顫，武家騏心頭暗驚，默忖此人若非邪道巨擘，就是俠道高人。

那人吟誦既畢，方始轉頭一笑道：「你就是武家騏麼？」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不錯，尊駕是……」

那人呵呵一笑道：「老夫顧隱明，與令先尊是莫逆之交……。」

武家騏雙眉深鎖，哼道：「你是存心要佔在下的便宜麼？」

那人微笑，道：「武賢侄這是由何說起？」

武家騏大怒道：「單憑你的年齡來說，就可知道你盡是說謊言！」

顧隱明拊掌大笑，說道：「這倒難怪了，老夫本巳是年近六旬之人，只昔年遊歷南疆之時，曾在無意中服食了一顆『龍涎參菓』，這種稀世妙品，雖不能使人長生不老，但却能使人青春暫駐，平空年輕了數十之多，是以老夫雖然巳是望六之年，但乍然看來，仍不過二三十歲之譜，是麼？……」

說話之間，目光却始終不曾離開過武家騏，對他上上下下不停打量，利箭般的目光像要把他整個人射穿一般。

武家騏半信半疑，皺眉道：「縱然這是事實，在下也是很難信得過去！」

顧隱明連連頷首道：「那足見賢侄處事態度的嚴謹慎重，自是不該輕信人言，不過……」

話鋒一頓，探手向懷中摸去。

武家騏不知他在弄什麼玄虛，目光緊緊盯注他的手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寒光一閃，他竟拔出了一柄閃亮的匕首。

武家騏大吃一驚，認爲他有意出手相

摶，雖然不知他眞才實學如何，但由他那位常侍的表現看來，分明此人更是武功不可一世，當下那敢掉以輕心，也右臂一振，鏘的一聲掣出了胯下長劍。

却聽顧隱明呵呵大笑道：「武賢侄莫非要動手麼？」

武家騏仗劍喝道：「那就要看你爲何拔出兵刃了！」

顧隱明拈着手中的七首，笑道：「老夫不過是取一件東西與賢侄過目……這七首賢侄是否認得？」

武家騏略一顧視，啊了一聲，叫道：「七寶刃！……這原是陪先父殉葬之物，你……」

顧隱明依然從容笑道：「既是你知道這七首名爲七寶刃，大約也聽令先尊說過它不止一柄吧？」

武家騏皺眉道：「不錯，先父曾說這寶刃共有兩柄，是一位好友……」

目光再在顧隱明手中的七首上盯注了一下，激動的道：「先父的那柄七寶刃大約就是顧前輩贈送的了？」

顧隱明微笑頷首，道：「可惜令先尊殯殮之時，老夫遠在塞外，毫無所悉，……唉！這眞是世事無常……」

武家騏疑念盡釋，連忙深施一禮，道：「晚輩拜見顧前輩……」

顧隱明伸手摻住，道：「賢侄不必多禮，……可曾結婚成家？」

武家麒臉色一紅，道：「江湖滔滔禍亂未巳，晚輩怎有成家立室之心！」

顧隱明笑道：「好志氣……」

又仔細投注了一刻，讚嘆的道：「上上練武之材，萬難選一，難得難得！」

武家騏紅着臉，說道：「顧前輩過獎了！」

顧隱明並未答言，眉宇間却倐然泛起一片殺機。

武家騏並未注意到這些，略一忖思，道：「顧前輩一向住於何處，可知眼下江湖道中所發生的……」

他原想把一切的經過都詳細說了出來，但轉念一想，縱然他眞的是爹爹生前的好友，自己既不曾與他相晤過，還是保留一些的好，故而又把到了唇邊的話嚥了回去。

顧隱明殺機忽斂，笑接着說道：「老夫一向隱居南疆，目前聞得中原道上天魔教日益猖獗，方始輾轉北上，欲圖一盡棉力……」

武家騏大喜道：「顧前輩若肯插手相助，中原武林道上必然大爲歡迎……」

目光一轉，接道：「晚輩此刻就是返回中原，會見幾位鼎鼎有名之人，顧前輩何不就與晚輩同行？」

殊料顧隱明淡淡一笑道：「不必了，老夫不善談吐，與一般江湖俗子，也許話不投機，好在臨來之前，已經致函少林掌門，約好了會晤時地……」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既是這樣，晚輩倒不便相邀了……」

目光四外一轉，接下去道：「晚輩告辭了！」

雙拳一拱，就欲走去。

顧隱明微微一笑道：「且慢……」

武家騏只好收步轉身道：「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顧隱明笑着把那柄七寶刃遞了過去，道：「此刃柄鑲七珠，功能辟鬼驅邪，賢侄……」

武家騏怔了一怔，連連後退道：「這個……晚輩早巳知道了……這等價值連城之物，晚輩不敢收受……」

顧隱明一笑道：「老夫並不是把它送你，而是要你順路帶給一位朋友！」

武家騏面色一紅，接刃在手，道：「不明前輩要送與何人？」

顧隱明伸手遙遙一指道：「由此向北五十里外，有一座玄天寺，寺中有一位瘸腿老僧，這柄七寶刃就煩賢侄交在他的手中，只說是老夫送他的的即可。

武家騏困惑的一轉目光道：「前輩既是也去中原，爲何不順道親自交給那位老僧？」

顧隱明呵呵一笑道：「第一，這七寶刃老早就應允送了與他，但他堅持不收，倘若老夫親去，必然又是推來拒去，第二，那老和尚與老夫巳是七八年未見，必然拚命苦留，反而躭誤了老夫的行程……」

武家騏頷首道：「既是如此，晚輩自當効勞！」

說話之間，巳把那七寶刃愼重的揣入了衣袖之中，又復拔步欲行。

却見顧隱明又復伸手一攔道：「別忙，老夫又想了一件事來！」

武家騏皺眉，問道：「前輩想起了什麼？」

顧隱明道：「太行山天魔教別宮的總管，當年與老夫也有一點交往……」

武家騏又驚又喜的道：「顧前輩何不懇切的勸說他一番，要他棄暗投明，助正滌邪……」

顧隱明面色一沉，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老夫不便干涉他人之事，不過……」

微微一笑，道：「老夫却可暗暗關照他一下，要他多少帮你一些小忙……」

說話之間，又向懷中摸去。

武家騏忙道：「晚輩一時還不想去闖太行宮，前輩……」

顧隱明奇道：「爲甚麼？」

武家騏嘆口氣道：「因爲一時之間，還無法去救被囚的失踪羣雄，必須……」

顧隱明並不在意他說些什麼，打斷他的話鋒道：「那也沒有關係，不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暫且帶在身邊，他日也許終有用得到它之時！」

說着把一件東西遞了過來。

武家騏不便推拒，接過看時，只見得一個小巧的翠玉板指，上面却有兩顆紅紅的瑪瑙，十分鮮艷悅目。

武家騏困惑的道：「這東西不知有何用處？」

顧隱明道：「這是那太行山別宮總管當年送與老夫之物，只要你能喚起他的回憶，對你自然多少會有個照顧。」

武家騏只好收了下來，拱手笑說道：「前輩既不能與晚輩同行，晚輩就此告辭了。」

顧隱明並未再度攔阻武家騏，眼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唇角間却掛上了一抹輕輕的笑意。

武家騏想不到會遇上這麼一位古怪的人物，更想不到他與死去的爹爹還有如此深厚的交誼，一時心中七上八下，說不出究竟是什麼滋味。

但他並不遲疑，逕往正北的方向奔去，及至五十里路走了下來，巳到了白色昏暝的黃昏之後。

那顧隱明並沒有說錯，只見不遠處的平陽之上，果有一座破敗傾圮，但却範圍極大的廟宇，山門上一方歪歪斜斜的巨牆，上面仍可約略的看出四個金漆剝蝕的大字，正是「玄天禪寺」。

玄天禪寺雖是修建在靠山的平陽之上，但林木森森，高可參天，林中歸鴉噪鳴，刺耳煩心，處處皆有一種陰森之感。

武家騏無意久留，儘管此刻巳是天將入夜之時，他仍然沒有在此落脚的意思，只想早些把那柄七寶刃交到那瘸脚老僧之手，自己即刻離此而去。

玄天禪寺並沒有住持之人，山門亦巳不見，處處黃草沒脛，一片蒼凉。

武家騏不禁有些着急起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倘若那瘸脚老僧巳死，或是搬了地方，又該怎樣處理？

他在廟前站立了一會，一面向內走去，一面沉聲叫道：「裏面有人麼？」

但聽回音隆隆，却沒有人應聲。

武家騏皺皺眉頭，踏入了大雄寶殿之內，只見殿中神像東倒西歪，顯然香火巳絕。

武家騏輕輕長吁一聲，暗暗道：「那位顧隱明只怕說得不對了，這玄天禪寺之中那裏還有什麼瘸腿老僧，只怕連瘸腿的老鼠也找不出一隻了。」

此刻巳將到定更時分，廟中黑漆沉沉，一片陰暗。

就當武家騏意欲離去之際，忽聽一片異響由廟後傳了過來。

那聲音中有咔吱咔吱的木器開闔之聲，有脚步走動的蹬蹬之聲，有嘶嘶的怪叫與凌厲威嚴的呵叱之聲。

武家騏大感奇異，心想，至少自己對廟中無人的判斷是錯誤了。

忖思之間，立刻向後進院落走去。

玄天禪寺，範圍十分廣大，前前後後至少有數十重院落，殿堂禪房，不下千間，可以想見當年定是僧衆如雲的大廟。

但是眼前所見却是斷瓦頹垣，一片殘破。

武家騏不敢疏忽大意，蓄勢聚力，步步爲營，保持着隨時出手應變之態，慢慢向後走去。

一連穿過數重荒凉殘破的殿院，眼前忽然一亮。

武家騏不禁脊骨發冷，寒毛森竪，心中暗忖，這次是眞的遇上了鬼，當下閃身疾退，匿伏在一道殘垣之後。

定神看去，只見後面是一座比較寬大整潔的院落，一列三間大殿，裏面並無神像，却排列着數十具新舊不等的棺木。

每具棺木之前，都燃着一盞油燈，發出一縷閃閃綠光，在深夜古刹之中，這情景實在駭人。

武家騏第一個意念是，此處定然是天魔教中的一處所在，那些棺木之中……、但他立刻就否定了這一想法，因爲另一樁駭人的事實，巳出現在他的眼前。

在正殿門前端坐着一個白眉入鬢的古稀老僧，一襲灰袍百補千衲，正雙手合十，瞑目靜坐。

在那老僧的兩側，却分別站立着十二具死屍。

十二具死屍有的巳是枯乾的骷髏骨架，有的却死去未久，肌肉半腐，有的更衣履全新，似是初死之人。

十二具屍體排列得整整齊齊，侍立在老僧兩側，一動不動，似是受過嚴格訓練一般。

武家騏看得心悸神驚，咋舌難下，雖然他是無所畏懼的武林英豪，但這種駭人聽聞的奇事，却還是初次見到。

他屏息凝神，注目靜觀。

只見那老僧原來正在口齒蠕動，分明在唸動咒語。

武家騏注意要看的是那老僧是否瘸腿，但他正在端然而坐，雙腿掩在寬大的僧袍之內，一時倒難以看得出來。

他雖不能推斷這老僧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但由他驅屍役鬼的行徑看來，顯然不是正道中人。

那麼那顧隱明既與這位和尚爲友，想必也是一丘之貉了。

方在忖思之間，忽見那老僧突然雙袖疾揮，發出了一聲長嘯。

只見十二具死屍頓時左旋右轉，繞着那老僧團團轉了起來。

就在十二具死屍團團亂轉之中，那老僧長身而起，伸手一抓，向其中的一具半腐屍體抓去。

那具腐屍並未眞的被五指抓到，但就在那老僧揚掌作勢之中，却身形一歪，跪在了那老僧面前。

另外十一具死屍刹時頓正，寂然環立四周，一動不動。

武家騏此刻巳經完全看清，那老僧果然是一條瘸腿，正是顧隱明託自己將七寶刃交付之人。

只見那老僧雙目大睜，神光如電，五指虛虛罩定那具腐屍的頂部，指光上隱隱射出五縷黃光，厲聲喝問道：「快說出你的身家姓名？」

武家騏大感駭異，這腐屍如果能夠答話，豈不是還陽再生了麼？

只聽那腐屍喉間咯咯作響，果然似是要說話的模樣，但咯咯了一陣，却又沒有了聲息。

那老僧像遭遇了一樁重大的挫敗一般，頽然長嘆一聲，大罵道：「沒用的蠢材，滾回去！滾回去！」

接着一聲長嘯，只見十二具死屍立刻疾若飄風，爭先恐後的向大殿中奔去，隨之是一陣棺木開闔咔吱咔吱之聲，而後又一切沒有了聲息。

那老僧默然良久，仰首向天，喃喃的道：「這就難了，這就難了……」

武家騏默然忖思，自己既受了那顧隱明之託，這柄七寶刃還是送了給他爲是，當下身形一長，向那老僧走了過去。

他故意踏得脚步亂響，欲圖引起那老僧的注意，殊料那老僧却恍若未聞，不理不睬，連眼皮也不曾翻動一下。

武家騏雙眉微鎖，拱手一禮道：「老

禪師……」

那老僧毫無意外之感，淡淡的道：「你的胆子不小，偷看了老衲的驅屍神技，爲何還不離去？」

武家騏淡然一笑道：「在下並無意偷看這種邪魔玩意，只不過受人之託，來給老禪師送一件東西……」

說着由懷中把那柄七寶刄掏了出來。

那老僧白眉微鎖，雙目大睜，兩道精芒盯注在武家騏臉上，奇道：「你說些什麼？」

武家騏手擎着七寶刄，皺眉道：「在下路途之上遇到了老禪師的一位故友，名爲顧隱明，託在下把這柄七寶刄交與老禪師！」

「顧隱會！……」

那老僧困惑的喃喃了一遍，忽然斬釘截鐵的道：「老衲並不認識此人，自然也不便收他的東西！」說話之間，連武家騏手中的七寶刄看也不曾看上一眼。

武家騏大奇道：「這就怪了……那位顧隱明明明說要在下把這柄七寶刄交到玄天禪寺送與一位瘸腿的老僧！」

那老僧說道：「玄天禪寺中只有老衲一人，如果那人說得認眞，自然是指老衲了！」

武家騏道：「那麼老禪師是否要收下這柄七寶刄？」

那老僧猶豫了一下，道：「你且說說看，那人是什麼模樣。」

武家騏耐着性子道：「那人看年齡不過三十歲的樣子，但他說因曾服食龍涎參菓，故而雖巳年屆六旬却無老態……」

那老僧喃喃的接口道：「龍涎參菓，老衲所交往的朋輩中，好像還沒有人有此幸運……」聲調一沉，道：「他當眞叫做顧隱明麼？」

武家騏道：「在下與老禪師素不相識，不過受他之託，代送一樣東西，難道還會欺瞞老禪師麼？」

那老僧苦笑一聲道：「顧隱明，可以說是『故隱名』，也可說是『姑隱名』，分明是那人不願說出眞實姓名之意，老衲怎會相識？……」

武家騏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這話確實不錯，那顧隱明根本不曾說出名字，難怪這老僧不認得他了！

忖思之間，只聽那老僧又道：「也罷，把那什麼七寶刄拿給老衲看看！」

武家騏連忙把擎在手中的七寶刄遞了上去。

那老僧遲遲疑疑的接了過去，略一顧視，哼道：「這是一柄假貨！」

噹的一聲，摔落於地。

武家騏怔了一怔，皺眉道：「假貨？……老禪師看清楚了麼？」

那老僧又哼了一聲道：「老衲精於鑑別上古神兵，無價珠寶，天下尙不作第二人想，怎會連這麼一柄小小的七寶刄也看不出眞假？……」

微微一頓笑道：「你那朋友想是要老衲代他鑑別一下貨色眞假，才僞稱送與老衲，哈……拿回去吧，告訴他這是假的！」

武家騏皺眉一笑道：「老禪師這推斷也並不正確！」

那老僧兩眼一瞪道：「怎不正確？」

武家騏笑道：「那自稱顧隱明之人若是眞的存心要老禪師鑑別眞假，而託在下送來的話，那他實在是笨到極點了！」

那老僧怔了一怔道：「這話怎說？」

武家騏道：「道理十分簡單，如果七寶刄是眞的，既是他說送與老禪師，老禪師收了下來豈不是名正言順之事，何况他又沒留下地址，在下又行踪無定，不論眞假，他都無從收回這柄寶刄，那人怎會做這等傻事？」

那老僧點點頭道：「這話也對……」目光瞥了地上的七寶刄一眼，又道：「雖是假的，但打造精工，幾可亂眞……」

說話之間，又重復彎身拾了起來，拿在手中嗅嗅玩弄，由每一個角度瞅瞅看看，摩挲不已。

武家騏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道：「不論眞假，這不過僅是一柄七首而已，老禪師何必如此小心翼翼？」

那老僧自嘲般的一笑道：「老衲昔年樹敵太多，如今突然有人送來這柄七首，事情過分古怪，老衲不能不小心一些！」

武家騏失笑道：「老禪師莫非疑心這七首塗有毒藥麼？」

那老僧瞪了他一眼道：「這就難說了，因爲老衲有一個怪癖，不論遇上何種兵刄珠寶，都要把它仔細弄清楚，如果那托你送來七首之人，深悉老衲此一毛病，在上面弄了手脚，老衲豈不是上了大當？」

武家騏聞言微微一震，道：「既是老禪師想不起這顧隱明是否相識之人，這七首又是一柄假貨，還是不看也罷！」

那老僧搖頭苦笑道：「沒有用處，老衲的毛病就是如此，如是眞的，倒還可以不看，如是假的，却更要看個清楚……因爲他仿製得實在太像了，就是老衲，也無法仿製得出這樣的贋品……」

伸手撫弄着柄上鑲嵌的七粒明珠，道：「這依七星排列的七顆明珠，本應是價值連城之寶，但這上面却不過是七顆大魚眼睛……」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什麼？大魚眼睛……」

那老僧似乎沒有聽清他說些什麼，顧自又說下去道：「咦，怎麼中間的一顆鬆了！哈……老衲方才誇讚它製做精工，料不到立刻就找出了毛病……」

忽然——

但聽哧哧兩響，而後是那老僧的一聲悶吭，噗通一聲，摔了下去。

這變化來得實在太突然了，快得連武家騏也沒看清是發生了什麼變故，急急躍到那老僧面前看時，只見他巳是滿面鮮血，慘呼不已。

武家騏大驚道：「老禪師！您……」

那老僧掙扎了一下，大怒說道：「好卑鄙的手段，你還對……老衲……假慈悲麼？」

武家騏皺眉道：「在下可以對天立誓，絕不知這七首中會有暗器藏在其內，更不認識那托我送來七首之人……」

原來那鬆動的一顆明珠竟是一粒按鈕，那老僧一按之下，兩點寒星驀然由柄中射了出來，正好射於臉頰之上，兩枚暗器俱是細如牛毛的銀針，早巳深入肌膚，抽拔不出。

（未完・十一）

